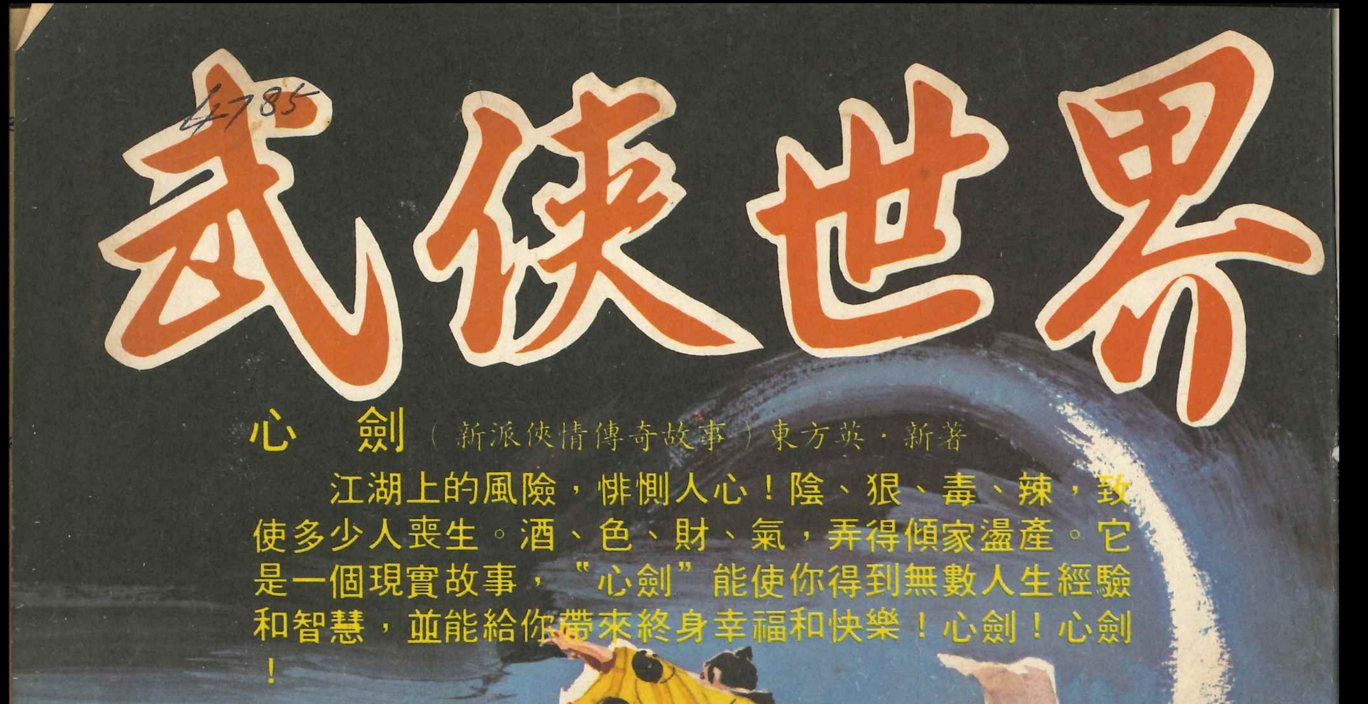


心　劍（新派俠情傳奇故事）東方英・新著

江湖上的風險，悱惻人心！陰、狠、毒、辣，致使多少人喪生。酒、色、財、氣，弄得傾家盪產。它是一個現實故事，"心劍"能使你得到無數人生經驗和智慧，並能給你帶來終身幸福和快樂！心劍！心劍！

$3.50

1061

編者話 一篇好的武俠小說，不但要主題正確，而且對情節構思，僑段扣人心弦也相當重要，我們在每期的刋出長、短、中篇各巨著，已做盡力所能逮的工夫，希望能給讀者帶來點愛好閱讀作品，毋負所望！

秦紅的中篇連載「劍歸何處」有很好的故事題材，它不但把人性中的「善」淋漓盡緻描述出來，也把令人不齒之「惡」抽絲剝繭剖析揭露……該故事情節發展已屆荼薇，高潮迭起。主角南丹青侍親至孝，他的一段戴天之仇更番追尋，未露端倪！在今期裡，也許會給你帶來一點蛛絲馬跡。為他費點心思推理預測下去，可能會得到答案。幸勿錯過。

＊＊　　＊＊　　＊＊

巨型小說今期是東方英的作品——「心劍」，故事內容脫俗新穎，曲折傳奇，行文流暢，描述動人。它把倫理、俠情、恩仇……溶冶於一爐，誠是人生中一個現實故事，閱讀之下，保証滿意。

下期除了刋出繼「兩廣豪傑」後的神州奇俠故事「江山如畫」外，凌波的巨型故事「玄武箭神」也同期刋出，敬希垂注。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厦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81.00
	一年港幣$	16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87.00
	一年港幣$	17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100.00
	一年港幣$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第1061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名作家 龍乘風 精采作品

雪刀浪子遠播威名

名劇「雪刀浪子」播完又播
小說「雪刀浪子」印完又印



港幣二元

新派武俠小說
雪刀浪子
龍乘風

港幣二元五角

環球出版
印刷精美

「雪刀浪子」故事：

▲雪刀浪子
▲最後七擊
血濺黑杜鵑
▲熊族風雲
血洗黃金船
鐵馬魔車
碧血紅鷹
飛鯊浩劫
寶馬奇緣
▲銀狐魅影
▲醫谷驚魂
▲龍鳳追魂簫

有▲者經已出版

雪刀浪子故事
醫谷驚魂
龍乘風著

港幣五元五角



環球出版社發行
新系機構

S857.905/6003 v.1061-1070

巨型俠義傳奇故事

心劍

夜遇奇士　相贈秘笈

東方英・文
盧令・圖

夕陽還掛在天邊，輕風送着江上的歸帆，漁歌掀起了一片歡欣。

忽然，天方一角，出現了一片烏雲，迅快的逐去了夕陽，吞噬了餘暉，霎時，天色一暗，陰風怒號，濁浪排空，閃電挾着奔雷，豪雨連着巨浪……。

頓時把一座人間天堂化成九幽地獄。

古劍軍這時原本站在江邊一座小山頭上，沉醉在天然美景的懷抱裏，一時走避不及，只好躲在一塊岩石下暫避風雨。

驀地一道閃電掠空而下，瞥眼間，只見小山脚下有一艘帆船撞在山石上，而船上人影幢幢，似乎有人還在打鬥厮殺。

眞是，在這時候，還不知同舟共濟。

古劍軍嘆了一口氣，又搖了一搖頭，心上添上一抹悲傷，一抹莫名的悲傷。

風緊雨急，雷聲隆隆，一次一次的電光閃掠，船上的情景，看得更是眞切了。

七個人，圍着一個漢子，打得難解難分。而那個被圍的漢子，還護着一個十歲左右的小孩子，他因爲要護人，又要禦敵，縛手縛脚，打得非常吃力。

古劍軍看得怒惱不已，可惜，他手無縛鷄之力，別說帮不上忙，就要他跳上小山頭的能力都沒有，因爲下臨無路，是一道絕壁。

狂風暴雨，來得快，去得也快，沒有了狂風暴雨，也沒有了雷鳴閃電。

山脚下一片漆黑，什麼也看不到了。

那被圍攻的人，生死如何呢？古劍軍心中一片愁愴。

回到家中，古劍軍想着那幕愛莫能助的景象，轉輾反側，那能入得了睡……

忽然，他似乎聽到一陣輕微喘息聲。

他一挺腰坐了起來，仔細聽去，却又什麼聲音都沒有了。

躺下去不到片刻時光，那喘息之聲不但又起來了，而且更重濁了。

錯不了，一定是有什麼人來了。

古劍軍跳下床，奔到外面，可不是外面正有一個人依靠在門前樹身上。

而且，那人還是他一直放不下心的那被圍攻的漢子。

近乎歡呼的音調，古劍軍三步併作二步，跑向前道：「你果然沒有死。」

這是什麼話，叫誰聽了都不免大吃一驚。

那漢子裂着嘴唇冷笑道：「叫你失望了！」

古劍軍上前的身子，猛然一住，皺着眉頭，道：「你誤會了。」

那漢子冷哼了一聲，沒有答話。

古劍軍解釋地道：「雷雨中，小生看見你們那場惡鬥，心中一直替你担心…」

「多謝你的好心！」

古劍軍道：「小生能帮你什麼忙？」

那漢子說道：「在下想向你討一樣東西。」

古劍軍道：「說出來吧，小生就是手頭沒有，我也會替你去另外想辦法的。」

那漢子現出二道疑訝的目光，道：「你不怕我？」

古劍軍道：「我爲什麼要怕你呢？」

那漢子道：「你可知道，那七個人都被我殺死了。」

古劍軍道：「這才是上天有眼。」

那漢子道：「你認識他們？」

古劍軍搖頭道：「不認識，小生是直覺的認爲他們不好。」

頓了一頓，笑道：「請先到屋裏去吧！我來扶你。」

那漢子一挺腰道：「我自已能走。」

古劍軍的屋子不大，二房一廳，外加豬圈柴房而已。

那漢子打量了全屋一眼，道：「這屋裏就只你一人？」

古劍軍道：「現在是。」當然，過去不是，將來也可能不是。

那漢子抿了一抿嘴道：「你這裏有陳年老醋沒有？請給我一碗。」

柴、米、油、鹽、醬、醋、茶是每家必備之物，古劍軍却苦笑一聲，道：「小生不愛吃酸的，小生替你向別家要去。」

別看他手無縛鷄之力，倒是一個性格爽朗的人，說做就做，帶了裝醋的東西，轉身就走出去了。

走得一點不勉强，那漢子望着古劍軍的背影，出了一陣神。

古劍軍沒有讓那漢子久等，就把醋要回來了，那漢子一口氣喝乾了所有的醋，閉起雙目道：「我要靜坐了，你請去睡吧，有話我們明天再說如何？」

古劍軍了了一件心事，側頭一覺睡得又香又甜，第二天醒來，已是滿眼陽光，一片光明了。

廳中已失去了那漢子，走得沒有留下半個「謝」字。

古劍軍倒不在乎謝不謝的問題，只是一片好奇之心未能獲得絲毫滿足，心中不無悵悵然之感。

忽然身後發出那漢子的笑聲，道：「人無信不立，在下不會不告而別。」

那漢子不但沒有走，而且換了一身乾淨的衣服，帶了一壺酒，一大包鹵菜。

古劍軍也能喝二杯，三杯下肚，古劍軍知道那漢子叫勝全。

勝全也知道了他叫古劍軍，勝全知道他叫古劍軍之後，忍不住笑道：「兄弟，恕我托大叫你一聲兄弟，我看你文不文，武不武，又不像莊稼漢，住在這地方，實在叫人看不出你的身份。」

古劍軍嘆息一聲，道：「小生原本是

220886

讀書人，讀了十幾年書，連個秀才都攷不到手，後來父母雙亡，做了幾天小生意，把本錢又蝕光了，現在正打算投筆從戎，沙場殺敵去，……」

勝全含笑截口道：「你還會舞刀弄槍嗎？」

古劍軍道：「還沒有學。」

勝全道：「從軍報國，那倒是一條正路。」

古劍軍道：「可是，我一時還打不定主意。」

勝全道：「有什麼顧慮？」

古劍軍道：「要從軍，就要做一個執干戈的武士，如果，不能成爲一個執干戈的武士，做一個軍中文員，那就不是本領了，所以，一時難以決定。」

勝全道：「你不會武功，要成爲武士的希望只怕不會大，而你讀了十幾年書，倒非常適合軍中文員的條件，也可以說，你投軍的結果，必爲軍中文員。」

古劍軍嘆了一口長氣，一副無可奈何的神情。

勝全喝了杯酒，正色道：「兄弟，你信不信得過我？能不能叫我一聲大哥？」

古劍軍不加思索的道：「大哥，我信得過你。」

勝全道：「你憑什麼信得過我？」

古劍軍道：「你衞護一個小孩子的仁心。」

勝全哈哈一笑，道：「你可知道大哥可是江湖上一個不受歡迎的人物？」

古劍軍凝目一笑道：「不受歡迎，並不表示就不是好人。」

勝全朗朗敞笑道：「也許你要倒大霉的。」

古劍軍道：「小弟不在乎短時間的得失，爭的是千秋萬世。」

勝全道：「好一個千秋萬世，好，我們定交了，你先把這丸子吞下去。」

一翻掌，手掌心多了一顆鮮紅的小丸子，他是什麼時候取出來的，古劍軍一點也沒看出來。

古劍軍毫不猶豫的吞服了那顆丸藥。

勝全又伸手懷中取出一本小本子交給古劍軍道：「大哥還有要事，現在不能帶你走，你先把這本小本子讀熟，三個月後的今天，大哥再來接你，如果大哥未能趕來，你到廬山匡王谷來找我。」

勝全說完話，就走了。

古劍軍却迫不及待的向小本子上望過去。

首頁寫着「非非集」三字，三字之下，寫着一行小字「勝全輯錄」。

接着看下去，是些練功的口訣，每頁一句口訣，四個字，但註釋的文字，却密密麻麻的佔滿了全頁，全部口訣是九句，計三十六字，此外另有三頁，是幾種手法，有圖有文，非常清楚。

古劍軍也有二十歲了，雖然沒有考上秀才，那只能說他運氣不好，其實，他倒頗有幾分才氣。不完全是個讀死書的人。

非非集上的口訣言簡意賅，勝全加註的文字却清楚明白，詳盡非常，一看就明白，一明白就不忍釋手了。

正當古劍軍看得出奇的時候，一聲乾咳，乾咳之後，接着來人大笑道：「古兄，獨樂不如衆樂，小弟來陪你喝二杯。」

「咦！你一個人爲什麼用了二副杯筷，可是未卜先知，知道小弟這不速之客要來？」

聞聲知人，張介然是一位性情不大相投的朋友，他却像蒼蠅一樣，老愛繞在他四週。

古劍軍懶得答理他，只顧自己看自己的事，只輕「嗯！」了一聲，表示了冷淡的心情。

張介然可一點也不客氣，更不把古劍軍那種愛理不理的冷漠態度放在心上。

他就是這樣子，所謂見怪不怪也。

張介然拉開架式，大口喝酒，大塊吃肉，先吃喝了一個痛快，這才注意到古劍軍在看一個小本子，看出了神。

「你在看什麼奇文異寶，如此專神？」免不了心中也有此好奇，伸手把「非非集」奪到手中。

「非非集」三個字，對張介然可沒絲毫吸引力，但古劍軍那股一驚而跳了起來的神情，却很使張介然對「非非集」大感興趣。

張介然帶笑地道：「只要不是禁書，你用不着緊張，即使就是禁書，你也用不着緊張，別忙了，我們是好朋友哩！」

古劍軍只是第一次看到武功的秘學本子，這個本子雖然使他大感興趣，但他畢竟還不是武林人物，不知這個本子的重要性，當然，也就樂得大方，笑了一笑，道：「要是禁書就好了。」

張介然看了幾行字，大失所望，興趣索然的把「非非集」擲還古劍軍，嗤笑一聲，道：「看來古兄眞要棄文學武了。」

古劍軍見了他那不屑一顧的神情，不免冷笑一聲，道：「棄文學武，有什麼不好？」

張介然陪着臉笑道：「好！好！好！至少這些老朋友都要怕你三分。」

古劍軍收好「非非集」，冷笑一聲，道：「狗眼看人。」

張介然打了一個哈哈道：「狗眼也好，豬眼也好，咱們不談這個，小弟現在是向你討一個回信兒。」

古劍軍雙眉一皺，明知故問地道：「什麼回信兒？」

張介然道：「古兄，你可眞是貴人多忘，齊大戶家那西席之事，你到底就也不就？」

古劍軍說道：「小弟不是巳經回絕了麼？」

張介然道：「小弟還給你保留了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嘿！你爲什麼不再攷慮攷慮。」

古劍軍道：「小弟自忖難爲人師，不必攷慮了。」

張介然一笑道：「古兄，齊大戶眞要找教書的人，也不一定非請你不可了。」

古劍軍道：「所以，這就是小弟不去的原因。」

張介然道：「你眞無情。」

古劍軍道：「感情不是買賣，買賣的感情，怎是什麼感情。」

張介然道：「你就這樣不喜歡他們二小姐麼？」

古劍軍苦笑了一聲，道：「她不是小

弟所要的夢中情人。」

「她不美？」

「美！」

「她性情不好？」

「好！」

張介然道：「那你還要求什麼？」

古劍軍道：「緣！我們沒有緣。」

張介然搖頭大嘆道：「古兄，小弟可要說你幾句了，你要爲人隨和一點，早就飛黃騰達了。」

古劍軍漫吟一聲，道：「各有因緣莫羨人。」

張介然道：「你這種死腦筋，不但害了自己，也害了和你做朋友的人。」

古劍軍一怔道：「小弟還害了誰？」

張介然指着自己鼻子，道：「小弟我！你將會把小弟我的飯碗也打破了。」

古劍軍訕訕笑道：「得罪！得罪！」

張介然嘆了一口氣，道：「古兄，你這樣不識時務，只怕你以後很難混了。」

古劍軍道：「那也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

古劍軍就是一塊頑石，任你怎樣說，就是說不進話去，張介然這人誠然有點討厭，可是，他却沒有一點脾氣，笑了一笑，站起身道：「你一時想不開，小弟下次再和你談吧！」

他不預算把話說到頭，總留一個待續的機會，站起身向外面走去。

古劍軍叫了一聲，道：「張兄，你不用白費心機了……」張介然充耳不聞，頭也不回的走了。

「好討厭！」一個陌生人的聲音，突然起自他耳邊。

古劍軍扭頭望去，不知什麼時候屋簷下面多了一個小花子。

古劍軍皺了一皺眉頭，回身到放米的地方，取了一碗米，向那小花子道：「小意思，米缸裏就只剩這一碗米了。」

小花子搖了一搖頭道：「我不是來要飯的。」

古劍軍一怔道：「你……」

小花子道：「小花子是替一位大爺送信的。」說話之間，他巳走進了屋內，眼睛望着桌上的剩菜殘酒，一連吞了好幾口口水。

看他那副醜像，小花子準是一個小酒鬼。

古劍軍暗笑一聲，說道：「這剩菜殘酒……。」

小花子接口說道：「小花子不在乎這些。」

古劍軍覺得這小花子非常有意思，一笑道：「請！」

小花子拿起酒壺對口灌了一陣，才撫着肚子笑道：「好酒！好酒！」

古劍軍試探着道：「有什麼信要給我的？」

小花子道：「口信，有位大爺，剛才忘了吩咐公子一句話，特要小花子來告訴公子一聲。」

不用問，那位大爺就是勝大哥了。

古劍軍道：「什麼話？」

小花子道：「那位大爺剛才給了公子一件東西吧。」

古劍軍點了一點頭。

小花子道：「那位大爺要你記熟之後，把他燒了。」

古劍軍點頭道：「好，我知道了。」

小花子道：「那位大爺要公子馬上就記，當着小花子的面燒掉。」

古劍軍蹙着眉頭，有點不大高興了，暗暗地忖道：「勝大哥，你就這樣不相信我……。」

小花子好像看穿了他心事，接着又道：「那位大爺又說，他並不是不相信你，而是因爲公子還不知道江湖上的厲害，同時又故人情重，捨不得燒掉他的手筆，所以，他要小花子看着公子你燒。」

可不正說到了古劍軍心眼裏去了，他是讀書人，愛書本是天性，他眞捨不得把他燒掉哩。

古劍軍道：「我還沒看熟啦。」

小花子道：「公子要多少時候可以看熟？」

古劍軍道：「總要個把時辰吧。」

小花子道：「小花子能等，公子請就看吧。」

古劍軍的記憶之力甚強，不到一個時辰，就把全書看熟了。

小花子要過「非非集」，燃起書頁，握在手中讓他燃燒……

火光絲在古劍軍君小花子臉上，全書巳經燒去了不少，忽然，一道勁風括來，小花子好高的警覺性，握書的手一縮……

可惜他警覺性雖高，但，還是慢了半步，手中一輕，那本小冊子，巳被來人攫去了。

來人好快的身手，一來一往，只見一道飛舞的衣影，他是一個怎樣的人，小花子都沒有看清楚，更不要說古劍軍了。

小花子大叫一聲，身子像箭一樣射了出去。

古劍軍看了小花子的身手，這才知道這小花子也是了不起的人物。

看了小花子這身身手，古劍軍對於學武信念更是堅定，生怕把剛才記熟的「非非集」忘掉，忙又聚精會神的默誦起來。

忽然，古劍軍神色緊張的變了顏色，額頭上的大汗像黃豆珠一樣，一顆一顆冒了出來。

「你怎樣了呢？公子！」小花子回來了，也是一臉喪然之色，可是當他看到古劍軍這副神態時又爲古劍軍担起心來了。

古劍軍顯然沒有聽到小花子的聲音，緊張的身心依然如故。

小花子搖着古劍軍的肩頭，大聲喝道：「公子，你怎樣啦！」

古劍軍被叫得一震，回神過來，見了小花子，嘆惜一聲，恨恨的跺脚道：「完了，完了，我眞糟糕透了。」

小花子斜着頭道：「什麼事？這樣嚴重。」

古劍軍道：「我把剛才記熟的文字，忘了一大半。」

小花子一震道：「怎會忘記呢？」

古劍軍道：「我也不知道，就是想不起來。」

小花子也不禁爲之一嘆，道：「唉！你是怎麼一回事。」

古劍軍道：「我往常可不是這樣的，這種情形，從來沒有發生過。」

小花子道：「這就怪了，難道你眞這樣沒有福份……不，不，我想你是一時蹩住了，也許慢慢會想起來。」

古劍軍好不難過，訕訕的道：「但願慢慢能想起來。」

小花子道：「能記多少，就開始練多少，循序漸進，水到自然渠成。」小小年紀說出來的話，一副老氣橫秋的樣子，偏偏他語氣雖然老氣橫秋，態度却又裝作不起來，顯得更是滑稽可笑。

古劍軍忍不住「噗哧！」一聲，笑了起來……

小花子也是一笑道：「好了，有這一笑，就消痰化氣了，小花子也可以放心走了。」說着，扭頭跑走了。

敢情，小花子裝模作樣，原來是逗他消痰化氣的，這小花子眞不簡單。

古劍軍自認是一個很豁達的人，現在和小花子比起來，却又差得多了，暗自笑了一聲，自言自語道：「從今以後，我們眞不可小看九流中人了。」

他自言自語的聲音小得只有自己可以聽見，其實不然，另外還有別人也聽到了，而且，還接口道：「這樣說來，小老兒也可以叨擾公子一杯了。」

一個小老頭子，就站在他門口。

看他樣子，又小又黑，如果不是嘴上長着一嘴立針似的白花鬍子，誰能不說他只是一個小孩子。

古劍軍眨動了一下眼睛，笑道：「殘餚剩酒，只怕於禮不恭。」

那小老頭走到桌邊坐下道：「你如果覺得不够恭敬，那就再去加些酒菜來。」

古劍軍臉色一紅，訕訕的道：「心有餘而力不足，阮囊羞澀，其愧也如何。」

那小老頭子哈哈大笑，道：「你這窮書生倒也坦白可愛，好，老夫請客。」

「客」字出口，掏出一錠銀子，「啪！」的一聲，放在桌上。

古劍軍只笑了一笑，沒有任何表示。

那小老頭子道：「老夫出銀子，你跑腿，咱們好好的喝一杯。」

古劍軍欠身道：「你出銀子，小生跑腿，這算是誰請客?」

小老頭子道：「老夫出銀子，當然是老夫請客。」

古劍軍道：「如此說來，小生是客人了，小生既是客人，豈有去跑腿買酒菜之理，老丈以爲然否?」

小老頭子一怔道：「你難道要老夫自己跑腿去買酒菜?」

古劍軍道：「小生酒菜已飽，老丈不請也罷。」

「非不能也，是不爲也。」古劍軍表現了他的個性。

小老頭打從自出娘胎以來，第一道碰上這種怪人，自己出銀子他都不願跑腿。

皺了一陣眉頭，那小老頭子哈哈大笑着，推坐而起，道：「好，我老頭子請客就請到底，你等着，我自己去買酒菜。」

話聲未了，屋中已不見了他的人影。

他究竟是怎樣去的，古劍軍却是一點也沒有看出來，那小老頭就好像是鬼魂一樣，一眨眼就消失了。

正當他發楞的時候，又有一個人發話道：「這小老頭子叫陰魂不散孟白，最是招惹不得，你最好少和他接近。」有聲無人，說話的人並沒有現身。

古劍軍爲人甚是方正，聞聲不見人，心中微微一忖，道：「是那位說話，請現身一見。」

那人仍在暗中道：「目前我們尚非見面之時，你小心孟白就是了。」

古劍軍笑了一笑，道：「多承關注。」顯然他已不大高興了。

那人也沒再說什麼，四週靜靜的，好像沒有人來過似的。

那小老頭來去奇快，不多久時光，抬了一大食盒酒菜回來。

他可買的不是什麼鹵菜之類的現成貨，而是在望江樓叫了大碗大碗的名貴時菜，眞有個請客樣子，當然也眞花了他不少銀子。

看他那個穿裝打扮，花這樣多銀子，化得心痛死了。

古劍軍心中甚是不好意思，可是回心一想，又不免奇怪起來，彼此非親非故，甚至過去連面都沒有見過，他憑什麼花這樣多銀子?

找理由，實在說不通。

酒菜擺好了，古劍軍心中的不好意思又加上了一份不安了！

望着滿桌的酒菜，古劍軍是一點食慾都提不起來！

小老頭子雙眉一皺道：「公子，你可是看不起我老頭子?」

古劍軍一時說不出話來：「不！不！不……」

那小老頭子冷笑一聲，道：「不是看不起我老頭子就好！請！」親自給古劍軍倒了一杯酒。

古劍軍心中計較着，壯着胆子道：「老丈，小生可否請教你幾句話?」

小老頭子道：「有話痛痛快快的說，不要吞吞吐吐。」

古劍軍道：「老丈，你……你……花了不少銀子吧……。」

小老頭子搖搖頭道：「不多，五兩不到。」

古劍軍伸了一下舌頭，道：「五兩銀子，小生要生活半年了。」

小老頭子道：「銀子固然重要，朋友更重要，老夫不心痛，你心痛什麼！喝酒罷。」

古劍軍忽然一搖頭，道：「不！小生請老丈說明，你爲什麼要在小生身上花這銀子?」

小老頭子怔了一怔道：「咱們不是交朋友麼?」

古劍軍道：「老丈爲什麼要交小生這個朋友呢?」

小老頭子道：「因爲老夫看了你順眼，所以想和你交個朋友，何況，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花幾兩銀子也值得計較麼?」

古劍軍固執地道：「小生要知道老丈的眞正來意。」

小老頭子一瞪雙目道：「你這小子眞土。」

古劍軍道：「常言有道，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軟，小生家徒四壁，兩袖清風，老丈如不吐露眞情，小生只有心領盛情了。」

別看他文質彬彬的樣子，固執起來，眞有一股子凜然之氣，令人不得不對他從新評估。

小老頭子的雙眉早已雙挑而起，面對着古劍軍那股氣概，只有暗嘆了一口氣，道：「你這人，就這樣不通人情?」

古劍軍道：「小生更求心安理得。」

小老頭子道：「眞是書呆子，那麼老夫就眞說了吧。」

古劍軍道：「實話實說，這是交友之道。」

小老頭子道：「因爲你有一個好朋友，所以老夫也想交你這個朋友。」

古劍軍道：「你指誰?」

小老頭子道：「勝全。」

古劍軍道：「老丈可是姓孟?」

小老頭子一震道：「你怎樣知道?」

古劍軍道：「小生還知道老丈又叫陰魂不散。」

小老頭子冷笑一聲道：「勝全告訴你的?」

古劍軍說道：「不是他，老丈既然稱陰魂不散，想必是不達目的不罷手的人物了。」

陰魂不散孟白道：「你知道就好。」

古劍軍道：「看來你這朋友，是非交不可了。」

陰魂不散孟白道：「除非你不怕日後的麻煩。」

古劍軍道：「好！小生交你這個朋友，不過小生也有幾句話說在前面，希望老丈能够首肯，否則，小生寧可與老丈週旋到底。」

陰魂不散孟白道：「有條件就好談，你說吧。」

古劍軍道：「這不是條件，是小生爲人處世之道。」

陰魂不散孟白道：「管你是什麼，你說罷！」

古劍軍道：「我們自己交自己的，不管其他的人，也不管其他的事，你同不同意。」

陰魂不散孟白笑道：「你怕老夫找勝全的麻煩?」

古劍軍道：「小生不做任何解釋。」

陰魂不散孟白笑了一笑道：「小兄弟，咱們喝一杯。」

古劍軍不再推托，乾了杯中之酒，道：「老丈，多謝了。」

陰魂不散孟白正色道：「小老弟，你還這樣稱老夫老丈，就不應該了。」

古劍軍道：「小生……！」

陰魂不散孟白道：「你叫我老孟就行了。」

古劍軍搖頭道：「老丈年尊無此稱呼之理，小生稱你孟老如何?」

陰魂不散孟白笑着道：「孟老似乎比老丈又進了不少，現在老夫只能到此爲止了。」

「陰魂不散」這個綽號實在令人心生戒心，古劍軍雖然是個讀書人，但也做了幾天小生意，知道人與人之間非常不好安排，所以才這樣和陰魂不散孟白打交道。

微微一笑，陰魂不散孟白接着道：「如果說老夫要替你跑跑腿，你該不會拒絕罷?」

古劍軍搖了一搖頭道：「小生沒有什麼事實，敢勞動大駕。」

陰魂不散孟白道：「譬如說，老夫自願替你去追尋剛才被搶去的失物哩！」

古劍軍苦笑一聲，道：「這……。」

陰魂不散道：「不用支吾其詞了，老夫都看到了，而且也知道那下手的人！」

古劍軍輕嘆一聲，道：「其實那東西已經不關緊要了，你該看到，那已經燒去了大半。」

陰魂不散孟白道：「錯了，你們讀書人有聞一知十之說，現在還剩下一半，只要花點時間和頭腦，另外那燒去的一半，未嘗揣索不出來。」

想想這話實在有理由，古劍軍可是又担心陰魂不散孟白別有用心，正自難作決定之際。陰魂不散孟白身形一晃，道：「事不宜遲，老夫替你追下去了！」

古劍軍想叫住他，那能叫得住他，因爲他話聲還沒有出口，陰魂不散孟白早已去得不見了影子。

古劍軍看着滿桌子的菜，由於心中的煩惱，什麼食慾也引不起來，正打算整理一下的時候，門外又有人來了。

古劍軍雙眉一皺，回頭望去，見是小花子去而復回，皺起眉頭一舒，道：「是你，怎麼又回來了。」語氣有點驚奇，但却充滿了輕快。

小花子顯然無精打采的道：「我還要喝二杯。」

喝酒自然不是回來的理由，看他的那樣子準是受了什麼氣或碰了什麼釘子。

小花子一口氣乾了三大杯，放下酒杯，輕輕的罵了一聲道：「他媽的！……」

古劍軍對小花子很是投緣，有心給他慰藉，打趣地笑道：「別罵人，我可沒有得罪你啊！」

小花子似乎不是一個完全沒有教養的野孩子。居然臉色紅了起來，訕訕的道：「公子，小花子不是罵你。」

古劍軍道：「這裏只有我在這裏，你不罵我是罵誰?」

小花子輕嘆一聲，道：「我小花子丟了人，罵自己。」

古劍軍一笑道：「罵自己，這倒新鮮得很。」

小花子道：「我恨我自己太笨了，否則，那小子怎能跑得了。」

古劍軍道：「你追什麼人去了?」

小花子說道：「還不是搶你書的那小子。」

古劍軍道：「小子?」

小花子道：「一個年紀和你差不多大小的小子。」

古劍軍一笑道：「那是年紀比你大了，他是小子，你豈不是小小子了。」

小花子哈哈一笑道：「你們讀書人就會咬文嚼字，鷄蛋裏挑骨頭。」小花子這一笑，什麼不愉快的事都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古劍軍見小花子高興了，更笑嘻嘻的道：「小兄弟，那小子以後的日子，可有得受啦！」

小花子一怔，望着古劍軍幾眼，道：「此語怎講?」

古劍軍道：「你知不知道『陰魂不散

」其人？」

小花子伸一下舌頭道：「討厭鬼！」

古劍軍道：「他也找那小子去了。」

小花子疑訝地道：「您怎麼知道？」

古劍軍道：「他親口向我說的。」

小花子道：「你們是朋友？」

古劍軍道：「他買了這些酒菜，再和我做朋友，同時去追尋那小子，你能拒絕麼？」

小花子說道：「說得也是，這種人一個應付不好，以後的日子，可就不得安寧了。」

「喂！你怎麼知道他是一個叫人頭痛的人物？」

古劍軍道：「我當然不會知道，是暗中有人提起他的綽號，人以名傳，從他綽號上看，我就心裏有數了。」

小花子皺了一皺眉頭道：「那人是什麼人？」

古劍軍道：「不知道，只聞其聲，未見其人。」

小花子道：「古大哥……對不起，小花子稱呼錯了……。」

古劍軍笑道：「你這稱古大哥叫得好，以後就這樣稱呼。」

小花子喜上眉梢道：「這可是你要我這樣叫的啊！」

明明是他自己先叫出口的，現在又推到古劍軍的身上，顯得是個十足十的小調皮。

古劍軍一笑道：「當然是我說的，那麼我該叫你什麼呢？」

小花子笑了一笑道：「你就叫我小花子吧。」

「喂！」小花子的心眼兒可眞多：「古大哥，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發現了沒有？」

古劍軍眞嚇了一跳，問道：「是什麼事？」

小花子道：「好像有很多人都想和你交朋友。」

古劍軍楞了一下，道：「啊……」

小花子道：「我也就是其中之一。」

古劍軍苦笑了一下道：「眞奇怪。」

小花子笑了一笑道：「這種情形，也許將來還會更多。」

古劍軍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朋友多原是一件好事，可是沒有選擇的交朋友，我受不了。」

小花子道：「我也是這樣替你想，你可以不接受別人的交情，但是，你可無法阻止別人向你套交情，整天這樣紛來擾去，把人煩都要煩死了。」

古劍軍搖了一搖頭，又嘆了一口氣，道：「大家爲什麼一下子就這樣看得起我呢？」

小花子道：「這還要問，還不是因爲你有了一個人人仰慕的朋友。」

古劍軍道：「你是說勝大哥？」

小花子道：「勝大爺是江湖中的見首不見尾的一條神龍，也是一個有求必應的血性漢子，所以人人都想和他接近，都想和他做朋友，可是很不容易找到他，所以，就把目標放在你身上了。」

古劍軍道：「這樣說勝大哥是很得人緣的大好人了。」

小花子道：「他正是這樣的人。」

古劍軍皺了一皺眉頭，道：「奇怪，一個這樣的好人，爲什麼還有人容不得他呢？」

小花子一笑道：「這有什麼奇怪，任何一件事情，總有正反兩面，就拿天候來說吧！東家要太陽，西家要雨哩！你說他能又出太陽又下雨麼？」

古劍軍眞沒想到這年紀不大的小花子能說出這種話來，目中奇光連閃，改容相向道：「小花子，你眞了不起。」

小花子一楞道：「我那裏了不起？」

古劍軍道：「你這番看法了不起，連我都一時沒有想出來。」

小花子笑着說道：「古大哥，你太看得起我了，我還不是聽我……他們大人說的。」

這句話有點點語病，小花子機警，改口得快，古劍軍當然一點也沒有聽出來。

古劍軍輕嘆一聲，道：「做人難。」

小花子有小花子的想法，叫了一聲，道：「古大哥，我替你想了一個避麻煩的辦法。」

古劍軍望着小花子，鼓勵他說下去。

小花子笑了一笑道：「咱們到外面去玩一趟去，不就避開了一切麻煩麼。」

古劍軍道：「不能去哩！勝大哥三個月後再來看我。」

小花子道：「我們可以在期前趕回來呀。」

話是一點不錯，可是出門要銀子呀！古劍軍現在少的就是銀子，可是他却說不出口，皺了一皺眉頭，沒有作聲。

小花子眞是個鬼靈精，拍了一拍自己口袋，說道：「要吃要喝，由我小花子請客。」

古劍軍已看出他不是一個普通小孩子，但他也不相信一個小花子能供得起他的吃喝，笑了一笑道：「你可要我學你，向人伸手？」

小花子道：「我也從來沒有向人伸過手。怎會要你向別人伸手。」

說着，從袋中取出一大把銀子，幌了一幌，又道：「有的是銀子。」

古劍軍臉色微微一變道：「你那來這麼多銀子？」語氣沒有說笑的成份。

小花子道：「我自己的。」

古劍軍道：「你自己那來的？」

小花子脫口道：「我家裏帶來的。」

古劍軍一怔道：「你有家？」

小花子道：「誰說沒有家？」

古劍軍道：「那你也不是眞的叫小花子了。」

小花子一笑道：「當然不是眞的。」

古劍軍道：「那你爲什麼要扮成小花子呢？」

小花子道：「扮叫化子好處多多哩，譬如……。」

古劍軍一搖頭道：「我不要扮花子。不扮花子，那是說同意和小花子出去避避麻煩了。」

小花子笑道：「你不扮花子，我小花子可以變書童，你當相公，我當書童，倒是最恰當不過了。」

古劍軍道：「我們到那裏去呢？」

小花子道：「你有想去的地方嗎？」

古劍軍忽然道：「且慢。」

小花子道：「你想變卦了。」

古劍軍道：「你要是小書童，我總不能還叫你小花子吧。」

小花子一笑道：「說得也是，你叫我劍虹……還是簡單一點，叫小虹好了。」

古劍軍點了一點頭道：「小虹，咱們去遊南嶽衡山。」

小花子附和道：「好，南嶽我最熟，你算是選對地方了。」

留書揭秘　紙短義長

小花子卸了花子裝，洗去臉上油汚，白白的臉，黑白分明的眼睛，一看就知道，是一個精明透頂的孩子。

古劍軍還是老打扮，不過換了一套顏色不同的衣服，由灰色換成了藍色。

他們的目的在逃避麻煩，乘着天色將明未明之際，走上前往南嶽衡山的大路。

古劍軍住的地方，叫易家灣，離南嶽衡山並不太遠，古劍軍沒有出過遠門，選了一處最近的地方，這是人之常情。

離開家門，古劍軍說不出心中感受，不知是高興還是什麼，心中總是怪怪的，說不出是一種什麼味兒。

一路上很少談話，走了一程，已是用早飯的時候（湘省魚米之鄉，早午晚三餐都是正餐。）前面路旁已有不少家飯舖。

小虹選了一家路人少的飯舖走了進去，他剛步進去，古劍軍目光所及，急速的一低頭，叫住小虹道：「小虹，我們到別家去。」

小虹可是個鬼精靈，心中一動，就知道古劍軍有了什麼發現，頭一扭，就退到了路上。

當然，古劍軍的動作絕沒有小虹快，當小虹回頭看去時，只見古劍軍已被一位身穿水綠衣裳的大姑娘阻住了去路。

他們兩個人，面對着面，都漲紅着臉，都低着頭，同時誰也都沒有說什麼話。

小虹什麼都懂一點，就只這方面不大懂，回過身來拖着古劍軍道：「公子，快走，不走就不得了。」拖着古劍軍就跑。

他拉跑了古劍軍，心裏還在暗暗的得意，以爲帮古劍軍渡過了一次大難關。

其實他却沒有想到，他在無意之間傷透了一個少女的心。

古劍軍回頭向那少女望去，那少女已扭頭不再睬理他了。

小虹拉着古劍軍轉到另一家飯舖，坐下後問道：「那是什麼人？你爲什麼這樣怕他？」

古劍軍嘆了一口氣道：「她叫齊月英……」只說了一個名字，別的話只用一聲訕訕的苦笑代替了。

一路上也不知怎樣走到衡山的，總之古劍軍的心情一直沒有愉快起來。

這幾天碰巧正是南嶽的香期，朝山進香的善男信女絡繹不絕。

古劍軍一路上的確沉默寡言，使小虹也變得無精打彩起來，兩人雜在人羣之中，跟着大家到了南嶽廟。

南嶽廟規模可大極了，大殿重簷多達七層，廟中人頭擠動，香烟繚繞，不知不覺間耳邊已聽不見小虹的喋喋多話了。

猛然一震，回頭望去，果然不見了小虹。

古劍軍暗暗着急，到處找了一遍，找不到小虹的影子，想了一想，便在廟門口徘徊等待小虹。小虹眞可惡，左等右等就是不見他的影子，眼看太陽已經偏了，香客也漸漸少了。

古劍軍惱怒之下，少不得也四處找尋了一遍，結果，依然不見了小虹的影子。

古劍軍可有點着急起來了。

驀地，一聲：「阿彌陀佛」起自古劍軍身後，古劍軍嚇了一跳，轉身望去，原來是一個遊方和尚，向他合十問道：「施主可是姓古？」

古劍軍點頭道：「小生正是姓古，師父有何見教？」

那和尚微微笑道：「施主請隨貧僧來！」轉過身形，向着廟外一條小徑走去。

這個和尚來得奇怪，行徑更是不合理，古劍軍猶豫了一下，未及立時跟去，那和尚的身形已沒入一片樹林之內了。

古劍軍大叫了一聲：「師父，請等一等！」急忙趕了上去。

當他進入那片樹林時，已經不見了那和尚的影子。眼前只有一條小徑，深入林中而去。

無論誰在這種情形之下，自然是循着小徑一直走了下去，古劍軍當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順着小徑一路走了下去。

樹林不大，不久就穿過了，小徑斜入一道山谷。

頭上的斜陽，已完全陷入山後，天上飄蕩着一片片飛霞。

古劍軍這時心無二念，只想追到那和尚，弄個明白。

走了一程，小徑一分而二，古劍軍似乎毫未注意，只順着原來方向走去。

又走了一程，小徑已沒入一片荒草之中，古劍軍這才感覺到情形不大對頭，再一抬頭觀望天色，天上彩霞早已不見，代之而起的是一輪冰輪，清光如水，徐風拂面，古劍軍神智一朗，暗忖道：「糟了，我迷路了。」

這種念頭一起，古劍軍心境不禁爲之一慌，轉身循路而回。

來時倒不覺得，走回頭路時，却忽然發現這小徑不是單純的一條，而且左分一條，右分一條，就像是蛛網一樣，多得不得了。

古劍軍眞的迷失了。

山風漸漸有了涼意，古劍軍不但未覺衣物單薄，反而出了一身大汗……。

也不知走了多少路，經過了多少地方，忽然飄來一陣隱含吟哦之聲的山風，吹進了古劍軍耳中。

古劍軍心中一喜，順着隱隱有聞的讀書聲尋去……

走了一程，眼前現出了一點隱隱約約的燈光，古劍軍的緊張情緒，鬆弛了下來，暗暗吁了一口長氣，對着燈光走去。

讀書聲出自一棟茅屋之內，茅屋不大，但茅屋前面種植了不少花卉，入眼是一片出塵的清新。

古劍軍接近茅屋時，屋內讀書之聲戛然而止。

隨着讀書聲的停止，古劍軍只覺眼前一花，身前多了一位身穿月白色儒衫的書生，兩道眼神冷劍似的望在古劍軍臉上。

古劍軍不由自主的打了一個冷噤。舌頭僵直得說不出話來了。

那書生望了古劍軍一陣，凌厲的目光，忽然變得柔和起了，笑了一笑，道：「尊駕，可是迷路之人？」

古劍軍雙手抱了一抱拳，不好意思地道：「在下古劍軍，見笑台兄了。」

那書生肅容道：「古兄請！」

茅屋小巧精雅，入目只有一房一廳，書房也就是臥房，古劍軍被請進了書房。

古劍軍欠了一欠身，笑問道：「在下還沒請教兄台上姓高名？」

那書生微現猶豫之色，最後才道：「唐展雲。」

古劍軍雙手一拱，道：「唐先生。」

唐展雲微微一笑，道：「莫客氣。」

目光又向古劍軍身上停留片刻，微微一笑，道：「古兄可是由南嶽廟而來？」

古劍軍點頭道：「正是。」

唐展雲又道：「小弟此地地勢偏僻，沿途甚少幽奇佳境，古兄迷途而來，必有非常之因，不知古兄可願賜告。」

唐展雲觀察入微，古劍軍更不是說謊的人，搖一搖頭，輕嘆一聲，道：「唐兄明察秋毫，在下可不是被人戲弄而來。」

唐展雲神色微微一動，「啊！」了一聲。

古劍軍接着又道：「在下携帶書童一人，初遊南嶽，不意在南嶽廟失散分手，正當在下尋找書童之際，忽有一中年僧人現身，自稱可領在下見到書童，在下因之隨後跟來，途中那僧人閃過一道冷芒，在下於是落後迷途了。」

唐展雲目中閃過一道冷芒，輕笑一聲，道：「可惡！古兄請稍坐，在下有事失陪片刻。」

古劍軍欠身道：「唐兄有事請便。」

唐展雲出去之後，古劍軍枯坐無聊，目光便向唐展雲書架上搜去。

忽然，他的眼睛睜得又圓又大，現出了一片驚訝之色，原來，他發現一册非常眼熟的本子。

他控制不住心中的激動，更顧不得該不該的問題，離座走到書架前伸手取出那本子一看。

可不是，那正是燒去了一半的「非非集」！

更奇怪的是那非非集下面，還有一張紙，上面寫着「非非集」三字。

古劍軍忍不住一探究竟，誰知一看之下，竟是完完整整的「非非集」全文，而且，一字不漏，一字不錯。

「非非集」全文之後，加了展雲戲補四個字。

顯見這是唐展雲看了殘本之後，添補而成的。

由此，可見這位唐展雲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奇人了。

古劍軍驚愕中坐回椅子上，再也不敢妄動任何東西了。

還好，這時他已拾回了「非非集」全文的記憶，記記「非非集」不會再感到無聊了。

不久，唐展雲回來了，不但他自己回來了，而且，小虹也跟着一道回來了。

小虹是個調皮搗亂的小鬼，跟在唐展雲身後，却換了一個人似的，老實得連眼睛都不敢抬，向古劍軍行了一禮，就退到外面去了。

古劍軍一肚子納悶，却又不知從何問起。

唐展雲的目光落在書架上了，古劍軍隨着唐展雲的目光，也落到書架上了。

「糟了，我怎樣沒有把『非非集』放回原處呢？」古劍軍面紅耳赤，暗自惱恨不已。

唐展雲回頭一笑，道：「古兄，你原來認識勝全，倒叫在下失敬了。」

古劍軍訕訕的道：「一次偶然的機會認識的。」

唐展雲道：「於是他送了你這本『非非集』，難得！難得！」

唐展雲顯然有過人的才智，說出來的事實，就像親眼見到的一樣。

古劍軍訥訥地道：「他……他……要在下稱他大哥。」心慌意亂之下，說出來的話，就沒有經過大腦了。

唐展雲道：「你要將『非非集』燒毀，想必已經記熟全文了，在下獻醜補殘，不知錯誤有多少，尚請古兄指正一二。」

起身去取「非非集」，古劍軍漲紅着臉道：「在下已經拜讀過了，唐兄高明之至，眞是一字不錯。」

唐展雲還是將「非非集」取到手中，連同他的補殘一併交給古劍軍道：「有幸相遇，便是有緣，請收下留作紀念吧。」

古劍軍不得不收，收下「非非集」殘本與唐展雲的補殘之後，却更不好意思追問「非非集」殘本到他手中的情形了。

唐展雲話題一轉，便和古劍軍談起詩書來。

古劍軍雖然是一個不第秀才，仕途失意的人，但胸中頗有丘壑，應對之間，尚不致現眼。

只是唐展雲立論之高，知識領域之廣之闊，却叫古劍軍頗生自愧之感。

兩人談得快慰平生，不知不覺，已經渡過了長夜，而現出了黎明的曙光。

唐展雲推坐而起，道：「夜盡天明，古兄可以回去了。」

古劍軍告辭走到門外，唐展雲忽然送給他一把小金劍，道：「古兄有心棄文學武，將來同是武林道中人，這把小金劍贈與古兄留念。」

古劍軍與唐展雲，一席長談，彼此觀感都佳，友情的種子，已經種下了。

古劍軍收了小金劍，別了唐展雲，由小虹領路，不久回到了南嶽廟。

一夜未睡，古劍軍已經疲憊不堪，向南嶽廟要了一間客房，倒頭便睡。

一覺醒來，已是中正時分，吃過中飯，小虹忽然說道：「古大哥，我們下山去吧。」

古劍軍一怔道：「下山去，我們才開始啦！」

小虹道：「我不想玩了，我不知來過多少次數了。」這當然不是理由。

古劍軍一笑道：「這次吃了大虧，是不是？心裏害怕了，是不是？」

小虹一揚頭道：「誰怕了？」

古劍軍道：「你要是不怕，爲什麼急着要走。」

小虹大叫一聲，道：「好，不走就不走，小爺就鬥鬥他們。」

小虹够精靈，只是年紀太小，受不得激，一激就什麼都不顧了。

古劍軍笑了一笑，道：「小虹，現在我已經睡够了，你把昨晚發生的事情說出來聽聽。」

小虹一皺雙眉，道：「沒有什麼可說的，我被他們用迷藥迷倒了，什麼都不知道，醒來就被唐先生帶出來了。」

古劍軍道：「就這樣簡單？」

小虹道：「眞的，就這樣簡單。」

古劍軍道：「你剛才說，要鬥鬥他們，那個『他們』又是誰呢？」

小虹愣楞了一下，道：「我不知道，我一定把他們找出來的。」

古劍軍思索着道：「唐兄一定知道他們。」

小虹點頭道：「是，他一定知道。」

古劍軍道：「走，我們去問他去。」

小虹搖頭道：「不用去問他，他不會告訴你的。」

古劍軍道：「你怎知道他不會說。」

小虹道：「他要會說，不用你問，早就告訴你了。」

古劍軍笑道：「你又聰明起來了。」

小虹怔了一怔，笑道：「古大哥，你這人也不盡可靠了。」

古劍軍笑道：「你可靠麼？我看你就有些話沒有向我說。」

小虹低着頭不開腔了，很顯然，他確然有些話沒有告訴古劍軍。

小虹雖然年紀小了一些，還不是商量正經大事的對象，但純以江湖上的事情來說，小虹所知道的，顯然又比古劍軍成熟得多了。

古劍軍有些事放在心裏實在想不通，同時，也實在忍不住，只有向小虹身上一吐爲快。

古劍軍忽然從懷中取出「非非集」殘本，放在小虹面前，道：「你看，這是什麼？」

小虹張大着眼睛驚叫了一聲，道：「非非集！陰魂不散眞有二下子……。」

古劍軍笑了一笑，道：「不是他。」

小虹更是疑訝道：「那會是誰？」

古劍軍道：「你想想，能會是誰？」

小虹皺起眉頭想了半天道：「我一直沒有離開過你，你也沒有和別人接觸，除非是那位唐先生……。」

古劍軍道：「就是那位唐先生。」

小虹道：「怎會到他手中呢？」

古劍軍道：「我沒好意思問，可是還有你更想不到的事，你看這又是什麼？」

乾脆，把唐展雲的「補殘」也放在小虹前面了。

小虹年紀雖小，可也知道這是一件非常不尋常的事，當時，睜大着一雙眼睛，話也說不出來了。

古劍軍輕嘆一聲道：「唉！我要是多知道一點江湖上的情形就好了。」

江湖上的事情，形形色色，有時候簡直是無理可喩，古劍軍已開始有這種觀感了。

小虹摸着自己的頭，轉了二圈道：「我……我……我們還是離開衡山，到別的地方去玩吧。」

古劍軍道：「你爲什麼老是說要離開衡山呢？你一定有很多事情沒有說出來，你不把我當朋友看了？」

小虹急口道：「不！不！你當然還是我的好大哥，可是，可是……。」

古劍軍說道：「我可什麼話都告訴你了……。」

小虹道：「可是我說了你也不懂。」

古劍軍一笑道：「你眞把我古大哥看成書呆子了。」

小虹道：「可是，我……我……將來怎樣向勝爺交待啦？唉……我要早知道，就不和你到衡山來了。」

古劍軍道：「你知道什麼哩，請你說吧！」

小虹道：「我要早知道唐先生在衡山，我們就不該到衡山來了。」

古劍軍道：「唐先生怎樣？他不是好人？」

小虹道：「我說不上來，人家都說他是個怪人，最是招惹不得。」

古劍軍道：「我看唐先生淸高脫俗，天縱奇才，絕不是怪人。」

小虹道：「勝爺也說，不能招惹他，尤其是我們。」

古劍軍道：「我們又怎樣？」

小虹說道：「因爲我們和勝爺有關係呀！」

古劍軍皺了一皺眉峯，他懂小虹的意思，那是說勝全與唐展雲之間有着某些介蒂存在着。

但是，事情好像又不盡然，唐展雲的對自己，不是好得很麼。

古劍軍笑了一笑道：「你昨天可是落在一批惡人手中？」

小虹點了一點頭，古劍軍道：「是不是唐先生把你救出來的？」

小虹又點了一點頭。

古劍軍又道：「那他爲什麼還要救你呢？」

小虹道：「因爲他當時還不知道我和勝爺有關係。」

古劍軍道：「可是後來他知道我們與勝大哥的關係之後，不但沒有留難我們，而且把『非非集』和他費盡心機添補完整的『非非集』也給了我，那又怎樣說？」

小虹面對事實，原該無話可說，事却不然，他不但有話可說，而且不加思索便道：「你不是江湖人物，你不懂得。這叫賣弄才學，故示大方，這種事情，江湖上多得很，最後却會叫你哭笑不得。」

古劍軍眞的不大瞭解江湖中事和江湖中人，他不便再說什麼了，甚至，唐展雲送他小金劍之事，也懶得說了。

不過，他總認爲唐展雲不是一個不可以接近的怪人。

話到盡頭，沉默了片刻。

小虹又道：「古大哥，我們還是下山去吧。」

小鬼頭本是天不怕，地不怕，唯恐天下不亂的人，這時一反常態，變得胆小如鼠，一個勁的只想離開這裏。

古劍軍微微一笑道：「你已經說過三次，要離開這裏了。」

小虹道：「我還要說第四第五次。」

古劍軍道：「我現在才知道，你的膽子連我這手無縛鷄之力的書生都不如。」

小虹一翻眼道：「誰說我的膽子連你都不如。」

古劍軍有意氣他道：「不必要人說，有事實證明還不够麼。」

小虹道：「你不懂。」

古劍軍道：「我雖然不懂，但我瞭解一件事實……」故意只說一半，讓小虹追問。

小虹果然追問道：「什麼事實？」

古劍軍道：「如果有人要找我們的麻煩，我們就是離開衡山，他們一樣會尾隨不捨，跑到那裏都跑不了，既然跑不了，又何必跑呢？」

小虹道：「話是說得不錯，可是，我……我……在這裏人單勢孤，沒有能力保護你呀。」

古劍軍冷笑一聲，道：「我從前要誰保護過。」

小虹道：「現在與從前不同呀！因為你現在是勝爺的朋友呀！」

古劍軍道：「做了勝大哥的朋友，倒成了廢物了。」

小虹跺脚道：「古大哥，你叫我將來怎樣向勝爺交待呢？」

古劍軍道：「你一個小孩子……。」

小虹立時截口道：「我已經不是小孩子了，今年已有十五歲了。」

古劍軍一笑道：「勝大哥可是要你限制我的行動？」

小虹道：「這倒沒有。」

古劍軍道：「我自己的行動，自己作主，何用你向勝大哥交待。」

小虹道：「萬一你出了什麼差錯，我有保護不週之責。」

古劍軍笑道：「你多大一點，要你保護，已够丟人了，小虹，你省省心吧。」

小虹倒眞有武林人物千金一諾的固執，冷肅的一搖頭道：「不行，不管你怎樣說，我都要保護你。」

古劍軍苦笑一聲道：「你這好意，我却消受不了呀！」

小虹臉色一紅，悶了半天，忽然道：「這樣好不好，你今天不出門，明天都聽你的。」

古劍軍怔道：「這是什麼意思？」

小虹沒有解釋，橫着身子一幌，人已跑得不見了影子。

古劍軍不是一個一意孤行的人，他雖然不明白小虹的意思，也沒有答應小虹什麼，可是，他還是足不出戶的在房中守了一天，沒有到外面去看熱鬧。

過了一晚，又等了半天，仍不見小虹回來，古劍軍輕步出了房門向廟前走去。

廟內的熱鬧，沒有留住古劍軍的身形，古劍軍一念好奇，很想再去找唐展雲談一談，看看這個人家眼中的怪人，是否眞的怪人。

青山翠谷，陽光遍地，順着山徑緩步慢行，古劍軍身心舒暢無比。

幾經轉折，唐展雲的小茅屋已遙遙在望，古劍軍急行幾步，眼前一花，但見茅屋所在位置，突然變成了一叢花樹，朝着花樹走了一程，又見到了茅屋的屋角，又走了一程，茅屋忽然又不見了。

走走行行，古劍軍開始發覺有些地方不對了，茅屋花樹時隱時現，可是，老是隔着那麼遠近，好像永遠走不近似的。

難道眞是白日見鬼了麼？

古劍軍心中一動，暗忖道：「唐先生莫非佈了什麼奇門陣法？」

「昨晚為什麼通行無阻呢？難道這是他才佈下的？那是為了什麼呢？是防我呢？還是防別人？」

問題一個接一個，等於當頭潑了古劍軍一頭冷水，他想拜訪唐展雲的一股熱潮，頓時冷了下來。

古劍軍暗暗嘆惜一聲，轉身回頭之際，忽然耳際傳來一聲輕喝道：「有人來了，快躲起來。」

古劍軍方待看清情勢時，只覺一股大力，拖着自己身子向一塊人立石頭後面奔去。

當他奔到石頭後面，才看清楚拖他的人是一個和小虹差不多大的孩子，而且，向他笑了一笑，並做了一個禁聲的手式。

其實，古劍軍他想說話也不敢說了，這時來路上已經現出了三條人影。

二個三十左右的壯年人，一個二十四五歲的女子，二位男士一人背上揹着一把吳公枴，那位女士背後插着一把黃穗飄飄的寶劍。

他們三個人個個精神抖擻，氣宇昂昂，就古劍軍也看得出，他們都有了不起的武功。

他們三個人走到前面不遠之處，忽然停住了身形，打量起來。

不久，便聽那女子叫道：「大哥，你看前面樹影後面，是不是有一座茅屋。」

其中一個漢子接口道：「對！就是那座茅屋了……」話聲未了，身形一起，已當先射了出去。

接着，另一個漢子和那女子也疾追而去。

古劍軍回頭望了一望那大孩子，那孩子不待古劍軍發話，便自己先說道：「我叫輝兒，公子就叫我輝兒好了，剛才那三個人，在江湖上可是了不起的人物，親兄妹三人，老大陳昌，老二陳吉，老三陳玉，並稱藍田三星。」

古劍軍道：「他們奔向茅屋，準是去找唐先生。」唐展雲比他年紀大，一身才藝超凡絕世，古劍軍打心底佩服他，唐先生之稱自然流露出來。

小輝望着古劍軍微微一笑，道：「他們那能見得到唐先生。」

不久，只見陳氏兄妹果然飛掠而回，但他們沒有停身，却朝另一個方向又奔了出去。

小輝嗤笑一聲，道：「藍田三星，這一次可要成為藍田三貓了……。」

話聲未了，只見陳氏三兄妹又氣喘喘的跑了回來。

忽然，陳玉尖號叫了起來道：「怎麼？我們又回到原處了。」

陳昌道：「眞是邪門。」

陳吉冷笑一聲，道：「有什麼了不起，這樣捉弄人，準不得好死……。」

小輝聽得雙眉一揚，輕喝了一聲：「該打！」

那邊只聽陳吉：「唉喲！」一聲，撫着嘴巴跳了起來。

古劍軍雖然沒有看見小輝出手，可知道定是他使了壞。

小輝那聲「該打」，可沒有逃過陳氏兄妹的耳目，陳玉的動作更是快疾非常，人影一閃，已奔到了古劍軍他們面前。

陳玉只氣得柳眉倒豎，嬌叱一聲，指着古劍軍喝道：「你給姑娘滾出來！」

禍是小輝惹的，陳玉却找上了古劍軍，當然，誰也會找古劍軍，絕不會找小輝，誰能想得到是小輝出的手。

小輝這時却禁聲不响，把身子一縮，躲到古劍軍身後去了。

古劍軍整理了一下衣襟，向前走了二步，長揖道：「姑娘，請暫息雷霆之怒，且聽在下一言！」

「小子可惡！」老二陳吉挨了打，氣可火了，人便撲了過來……

只是，他又猛急的身子撲到古劍軍身前時，忽然又發出一聲大叫，身子倒飛了出去，

顯然，又是小輝出的手。

陳昌與陳玉都認為這是古劍軍下的毒手，可是，他們都沒有看出古劍軍是怎樣出手。

在這種情形之下，只有一種解釋，那就是古劍軍的身手太高了，高明到陳昌與陳玉根本看不出來。

陳昌與陳玉都大吃了一驚，同時也更惱怒了，只見陳昌打了一個「哈！哈！」，道：「高明！高明，愚兄妹少不得要班門現醜了。」

口中說着，二人目光一對，心意相通，「鏘！」的一聲，都將兵器取到手中。

他們兩人兵器到手，神態一肅，雙目之中，殺氣騰騰，慢慢的一步一步向古劍軍逼近。

古劍軍方待發話之際，小輝扯了他一下衣襟，細語如絲的道：「公子，別作聲，讓他們把注意力集中在你身上，小輝就有機可乘，把他們打跑了。」

古劍軍見他們殺氣騰騰，怒目佈滿了血絲，顯然，已到不可理喻的境地。

刀劍無眼，非傷卽死，古劍軍可不敢再和他們講理了，只有照着小輝的話故作聲勢，望着他們兄妹微微作笑。

過份的冷靜，給人的錯覺是凌厲的殺手。

陳昌和陳玉心神不由都是一震，暗暗打了一個冷噤。兩人的目光，把古劍軍看得更是絲毫不漏。

這時，古劍軍身後的小輝，忽然發出一聲尖叫，接着，把古劍軍向旁邊帶了出去……。

這是非常的變化，陳氏兄妹倒也非常老練，並未因此分散心神，減少對古劍軍的注意。

可是，他們的鎭定，結果反而上了當，不知什麼時候，他們兩人但覺手執兵刄的虎口發出一陣劇痛，痛得他們立時握不住兵刄，將兵刄掉落地上。

兵刄落地，這是非常危險的處境，陳氏兄妹，當機立斷，身形急速的退了一丈，這才向自己受傷虎口望去。

但見虎口之皮，並未破裂，只不過釘着一顆黃豆般大小的三角鐵片。

鐵片帶着鮮紅的紅色。

鐵片不大，入肉也不深，但却令人痛澈心肝，痛得叫人實在忍受不住，而叫了起來。

這是非常不尋常的情形，普通毒藥暗器，只是發麻發痹，這是什麼暗器，却有着使人難以忍受的痛苦力量。

非常的東西，定有非常的後果，這是每一位江湖人物公認的原則。

陳氏兄妹只痛得額頭上汗珠比黃豆還大，却不敢輕易取去手上那塊小三角鐵。

這時，小輝却笑嘻嘻的跑到他們面前，仰着臉道：「兩位還兇不兇？」

這是什麼話，叫別人怎能回答，陳氏兄妹氣得直要吐出血來，却發不得狠。

小輝忽然身形一現，出手如電把他們虎口上的小三角鐵取了回去，然後，面色一正道：「你們也不看看自己有多大的道行，居然在這裏口出大言，如今略施薄懲，你們滾吧。」一副老氣橫秋的口吻，也不知他自己有多大的氣勢，多大的道行。

藍田三星原不是省油的燈，可是剛才吃的苦頭，乃鐵一般的事實，再則，在這裏奔跑了半天，明明看見的茅屋就在眼前，却又無法接近半步，這些種種，都叫他們心裏存着一份警戒之心。

小輝只是一個小孩子，但他旁邊還有一位年輕書生，一個小孩子給他們吃了這大的苦頭，那個年輕書生，又會有些什麼手段呢？

老大陳昌輕嘆一聲，揮手道：「退！」領着一弟一妹，疾馳而去。

小輝望着他們遠去的背影，嗤笑一聲：「他們三個小子眞不經一唬，一唬就唬跑了。」笑了一笑，又轉向古劍軍道：「公子，走吧。」

古劍軍一怔道：「去那裏？」

小輝道：「你不是想見唐先生麼？」

古劍軍道：「你也認識唐先生？」

小輝道：「我要不認識唐先生，敢在這裏擋住藍田三星麼？」

古劍軍道：「唐先生肯見我麼？」

小輝道：「廢話，走吧！」

小輝走在前面，路上什麼阻碍都沒有，很快的就到了茅屋前面。

小輝做了一個鬼臉道：「你自個兒進去吧。」轉身便待跑開。

屋內傳出唐先生的呼聲，道：「小輝，你也進來。」

小輝皺了一下眉頭，走在古劍軍的身後。

唐先生這時還在作畫，畫面是一隻雄鷄，站在一塊屹立的岩石上，面對朝陽振翼而啼。

唐先生擲筆微笑道：「歡迎，歡迎，小輝，去準備些酒菜來，招待古兄。」

小輝一笑，跳躍着跑走了。

古劍軍道：「唐先生……。」

唐展雲搖手道：「古兄為何忽然客氣起來，還是除去先生兩字的好。」

古劍軍道：「昨晚不知先生……。」

唐展雲哈哈大笑道：「虛名誤人，古

兄，不要把那些放在心上吧，否則，就不好交談了。」

古劍軍微微一笑道：「唐兄，小弟恭敬不如從命了。」

唐展雲說道：「古兄，我們可說是一見如故，有話但請直說，不知古兄有何見教？」

古劍軍原本是有很多話想說，那知被唐展雲開門見山的一問，想好的話，忽然說不出口了，訥訥地說道：「在下……在下……。」

唐展雲含笑道：「古兄不說，在下說兩句話可好。」

古劍軍唯唯地道：「請！請！」

唐展雲道：「在下與古兄交朋友，及古兄與勝兄交朋友，這乃是各交各的朋友，兩不相關之事，古兄自可不必從中作難，古兄以爲然否？」

唐展雲與勝全之間，到底有些什麼恩怨與過節，古劍軍一無所知，只不過從小虹口中知道那麼一點點而已，實也說不上什麼。

古劍軍笑了一笑道：「在下只想說一句話。」

唐展雲道：「在下洗耳恭聽。」

古劍軍道：「毋忘蒼生。」

唐展雲道：「承教。」

接着唐展雲望着古劍軍微微一笑道：「古兄在衡山還有多少日逗留？」

古劍軍道：「今日見過唐兄之後，在下明日就下山了。」

唐展雲道：「在下有一事相煩古兄，尚請見允。」

古劍軍點頭道：「但憑吩咐！」

唐展雲說道：「在下所托之事，可能給古兄帶來不少麻煩，古兄不要答應得太快。」

古劍軍一笑道：「唐兄想必已經考慮過，在下最適當了。」

唐展雲道：「古兄不怕麻煩？」

古劍軍說道：「唐兄爲朋友怕過麻煩麼？」

唐展雲哈哈一笑道：「我就拜托古兄了。」一面取出一封寫好的信，交給古劍軍。

信封上沒有姓名，也沒有地點，古劍軍不由一陣納悶，正要問個明白時，唐展雲已道：「古兄回家之後，自有人將地址道上，古兄無需掛懷。」

古劍軍告辭唐展雲，回到南嶽廟，只見小虹在廟前急得轉來轉去像沒頭蒼蠅。

古劍軍叫了他一聲，他欣喜若狂，大叫一聲，道：「古大哥，你要是再不回來，可要把我急死了。」

古劍軍道：「到唐先生那裏去了。」

小虹道：「我也是這樣想……」

古劍軍道：「我們明天下山回家。」

小虹舒了一口氣，道：「好極了。」

第二天一早，古劍軍和小虹剛走下衡山，只見路旁立着三人，不由得皺起了雙眉。

原來，那三個人正是藍田三星陳氏兄妹。

不是冤家不聚頭，眞有這樣巧的事情，昨天剛結了寃，今天就碰頭了。

古劍軍一低頭，希望他們沒有注意到他。

事實上他們怎會不注意古劍軍，他們早就看到古劍軍了。

陳吉冷笑一聲，橫在路邊中央，道，「公子還認得我們三兄弟麼，眞是山不轉路轉，想不到這麼快就見面了。」

古劍軍漲紅一張臉，笑道：「三位……三位……」

小虹的眼睛可是雪亮，幌身搶到古劍軍身前，冷笑一聲，道：「三位讓路！」

小虹除了怕唐先生，別的江湖人物，他可都想惹一惹。

小虹不是小輝，陳吉可沒把他放在眼裏，暴喝一聲道：「小孩子，這裏沒有你的事。」右手一揮，就要把小虹推開。

小虹冷笑一聲，道：「你也想王爺動爪子，哼！」右手一翻而出，便扣住了陳吉揮來腕脈。

陳吉沒想到小虹出手一招，如此精奇莫測，大意之下居然陰溝裏翻船，被小虹一招扣住了腕脈。

當然，陳吉絕不是這樣不中用的人物，可是倒霉的人，就偏碰倒霉的事，這時，他却沒有辦法了。

「嘻！嘻！嘻嘻！你太大意了。」點到爲止，小虹居然沒有再給陳吉難看，輕輕的放了手！

陳吉臊得滿面通紅，却是氣也不是，哭也不是，人家還只是一個小孩子哩！

總算他還算是一條漢子，楞了一陣，忽然發一聲長哼，身形急射而起，連哥哥妹妹都不招呼，便落荒飛奔而去。

而陳昌瞪了小虹一眼，抱了一抱雙拳，道：「後會有期。」帶着陳玉，急急的追去。

小虹點頭一笑道：「藍田三星倒算是個人物，他們眞要不顧面子的出手，我們可就慘了。」

古劍軍問道：「他們三個人都很厲害麼？」

小虹答道：「至少不會比我差到那裏去。」

古劍軍道：「你却勝了他。」

小虹笑道：「這叫做取巧，不算眞工夫。」

古劍軍說道：「他們三個人眞倒霉，昨天被小輝打得哇哇叫，而今天又遇上了你……。」

小虹截口道：「小輝，誰是小輝？」

古劍軍道：「唐先生跟前的人，年紀和你差不大，昨天我們和藍田三星起了衝突，剛才，他們來找我，就是爲了昨天的事。」

小虹既然沒有注意古劍軍後半段話。「啊！」一聲，道：「我知道了，那小輝就是搶你『非非集』那小子，我和他還沒有了啦！」

古劍軍一笑道：「算了吧！非非集不是又回來了麼。」

一路上再也未發生別的事故，來回十幾天，古劍軍又回到了自己的家。

家還是好好的，但是當他們走近家門時，却覺得有一股極濃厚的酒香從屋內發散出來。

小虹秀眉一挑，冷笑了一聲，身子一幌，便向屋內衝去。

古劍軍全家就只他一個人，他自已不在家，那來的酒香，當然是有人鵲巢鳩佔了。

古劍軍心中也是不自在，急步向屋內趕去。

門關而未閂，一推而開。

門開見人，赫然是陰魂不散孟白，還在椅桌上大吃大喝。

陰魂不散孟白舉起酒杯，嘻！嘻！哈！哈！笑道：「兩位才回來呀，老夫已等候多時了。」

小虹瞪眼一笑道：「陰魂不散，你這次可栽筋斗了吧！」

陰魂不散孟白斜着頭笑道：「咱們賭點什麼？」

小虹說道：「五十斤大麯賭你砸了招牌。」

陰魂不散孟白從懷中取出個小包，向桌上一拍道：「你看，這是什麼東西？」

小虹道：「你先說是什麼東西。」

陰魂不散孟白道：「非非集，你自己打開吧。」

小虹笑嘻嘻的將那布先打開，裏面確然是一本燒殘了的非非集。

小虹臉色一變，轉眼向古劍軍望去。

古劍軍當然看得出來，那「非非集」三字，不是勝全的筆跡，微微一笑道：「你打開裏面看看。」

打開裏面，只是一些白紙，半個字也沒有，顯不是原來的非非集。

小虹這下可精神了，哈哈笑道：「這種非非集，要多少本我都可以做出來。」

陰魂不散孟白張目結舌，愣愣地道：「不對，我到手的那一本，裏面是有字的，不是這一本。」

說着氣得將那本非非集向地上一擲。

一隻小封套，忽然從夾頁中飄了出來，上面寫着「劍軍兄」三個字。

小虹拾起那小封套笑道：「沒有話說，這五十斤大麯酒，你是輸定了。」

信封封了口，古劍軍認得那字跡，正是唐展雲的手筆。

信箋上只寫了「朱衣巷，七十六號。」七個字。

古劍軍心中一動，點頭微微一笑……笑紋方綻之際。他忽然又輕「啊！」了一聲，笑紋便僵化了。

原來，朱衣巷七十六號，不正是齊大戶的府第。

說起齊大戶，古劍軍心裏就有點不自在，不是說齊大戶對他不起，而是太對得起他了！

尤其齊二小姐，有着他承受不了太過多的恩情。

小虹看着古劍軍臉上神色變化不定，好奇的問道：「古大哥，有什麼不對？」

古劍軍道：「你看。」把信箋放在桌上。

小虹看了等於沒有看，苦笑着搖頭道：「這有什麼意思？」

古劍軍苦笑了一聲，沒有再作解釋。

陰魂不散孟白大叫一聲，道：「吃飽了，喝足了再說吧。」

古劍軍心中耿耿不安，那能吃喝得下，拱了一拱手道：「兩位請先用，在下出去片刻就回來。」

古劍軍硬着頭皮到了齊大戶府第門前，却是他提不起勇氣跨進大門，只在門前徘徊不已。

當然，齊大戶不會沒有人看見他，當先跑出來迎接他的只是他的討厭的朋友張介然。

張介然高興得嘴都合不攏來了，迎着他哈哈大笑道：「古兄，你這幾天到那裏去了，可眞難爲你居然想通了。」

古劍軍冷冷的說道：「小弟要見齊大戶。」

張介然連連道：「請！請！」

齊大戶家古劍軍原是常來的，只因提起二小姐的婚事後，古劍軍才不大來齊家了。

客廳就座，齊大戶不待相請已自迎了出來！

古劍軍取出唐展雲托他轉交的信遞給齊大戶道：「老先生，晚輩受人之托，有書信一封面呈老先生，請老先生收啓。」

齊大戶楞了一下，望了那信封半天，這才點頭道：「是！是！」將信封接了過去！

接着，透露着一種奇怪的表情，又道：「劍軍老弟，請你隨老夫來一趟。」

古劍軍想婉拒，但齊大戶已轉身走出客廳，古劍軍只好隨在他身後跟去。

先進入齊大戶書房，然後齊大戶啓開一道秘門，請古劍軍進入一間秘室。

這間秘室古劍軍不但沒有來過。而且也從未聽說過，心中不免又多了一份疑惑之感。

齊大戶請古劍軍落坐之後，又將那信封交還給古劍軍道：「請老弟讀給老夫聽一聽。」

有錢人的臭架子，最是叫人難以忍受，但古劍軍的好奇之心，戰勝了他的惱怒，雖不心願，也不拒絕的打開信封，取出信箋看去。

劍軍兄……

這封信竟是寫給他的，古劍軍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而看不下去了。

齊大戶的聲音，道：「唸下去。」

「劍軍兄，你本非姓古，亦非易家灣人氏，欲明身世，可請教齊齊山。」

古劍軍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身世有問題，現在見了白紙寫上的黑字，還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身世有問題。

古劍軍不但不相信，而且還產生了一些反感，語氣生硬地道：「前輩就是齊齊山？」

齊大戶點了點頭道：「齊齊山是老夫過去的名字。」

古劍軍道：「前輩認識唐展雲？」

齊大戶道：「我們關係很深。」

古劍軍說道：「前輩莫非也是武林人物？」

齊大戶道：「未來易家灣之前，老夫一直在武林中打滾，來到易家灣之後，老夫算是洗手江湖了，也很少人知道老夫的過往了。」

古劍軍道：「前輩什麼時候到易家灣的？」

齊大戶道：「老弟什麼時候來的，老夫就是什麼時候來的。」

古劍軍搖了一搖頭，道：「我還是不

相信我不是姓古。」

齊大戶道：「我想你也不會相信，不過事實上你確不姓古。」

古劍軍苦笑一聲，道：「你怎樣知道我不姓古？」

齊大戶沒有直接回答古劍軍的話，但却說出了叫古劍軍更驚訝的話：「不但你不姓古，連你死去的義父也不姓古。」

古劍軍修眉一蹙，說道：「什麼？義父？……。」

齊大戶道：「是的，他只是你義父，並不是你的親生之父。」

古劍軍目中射出一道不禮貌的神光，望着齊大戶，齊大戶正目相對，並無絲毫愧怍畏忌之色，顯得他有恃無恐。

古劍軍原想說幾句不客氣的話，當和齊大戶目光一對之後，心中那不服不信的氣，又自壓抑了下去，冷笑一聲道：「當眞？」

齊大戶含着微笑道：「當然當眞，你可知道老夫與你義父從小就是好朋友，我們雖然一文一武，但從小就推心置腹。」

古劍軍思想往事，覺得他的父親與齊大戶很少來往，如說他們從小就是好朋友，那就叫人費解了。

齊大戶的每一句話，都叫人生一次氣，但過多的驚人之語，反而使古劍軍不再激動了。

古劍軍笑了一笑道：「這倒出人意料之外。」

齊大戶說道：「還有更出人意外的事哩……。」

古劍軍懶得搭腔，齊大戶只有自己接下去道：「老夫手中的財產，也有一半是你義父的。」

古劍軍也忍不住，打了一個哈哈，大笑道：「前輩，你到底安了什麼心，請直說吧。」

齊大戶一點不以爲忤的道：「老弟，別忘了，是你來找老夫的啊！如果沒有唐展雲的信，你就是叫老夫，也別想聽到老夫半句話。」

不差，這原是自己引起齊大戶話題的，如說有什麼問題，那該是唐展雲。

古劍軍啞然答不上話來……。

齊大戶走動身子，從一處隱藏在地下的洞穴中，取出壹隻小鐵箱，放在桌上，道：「空口說白話，誰也不會相信，但這一箱子都是證據，老夫爲了等你今天，已經等了十幾年了。」

古劍軍看了那箱子，就是不相信，也不由得激動起來，便伸手去開那箱子。

齊大戶出手阻住他道：「還是老夫一件一件給你看吧。」

打開箱子，首先取出一張退了色的紙片遞給古劍軍。

紙片上的筆跡，古劍軍入眼便識得，那是他父親的遺墨。

紙片上的話不多，但却字字如針，看得古劍軍心痛如絞。

劍兒：你確實不姓古，我也不姓古，事實如何？紙短言長，着不盡意。你聽齊伯伯的話就對，他的話句句可信，句句可靠，父字。

古劍軍什麼都可以懷疑，但父親的親筆字是無法置疑的，因爲縱然有人造僞，也瞞不過他的眼睛。

古劍軍堅强的陣營，被這張小小的紙片，整個的擊潰了，他泣不成聲的向齊大戶拜了下去：「齊伯父……」

齊大戶扶起古劍軍，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今天總算等到了。」

古劍軍抑住悲懷，輕輕的嘆了一聲：「齊伯父……」

齊大戶長嘆一聲，搖了一搖頭，道：「不堪回首話當年……。」

原來，古劍軍本姓王，父親王鎭南，手中一柄柔絲，在江湖上被譽爲「劍魄」，與齊齊山和古劍軍義父都是至交好友，有一天，王鎭南忽然將出生不到一週的古劍軍付托給古劍軍義父馬善義，並請齊齊山一同在易家灣隱居下來！

當時，齊齊山與馬善義，也不知道事情眞像，但由於一個「義」字，都無反顧的答應了王鎭南。

直到若干年後，王鎭南全家被人殺得無一幸存，他們兩人才曉得王鎭南的一片苦心。

不久之後，齊齊山收到了那隻箱子，也知道了王鎭南被殺的眞像。

爲了怕仇家發現古劍軍斬草除根，所以，從小就沒叫古劍軍練武，這才使得古劍軍的身世始終未被仇家發現。

古劍軍畢竟只是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文弱書生，了解自己身世之後，心中雖然傷心難過到了極點，却沒有喪失理智。

飲泣了一陣，古劍軍悲嘆了一聲，道：「齊伯伯，你們今天把小侄的身世揭開來，可是小侄該有什麼作爲的時候了？」

齊齊山點點頭道：「是的，你有了機會了。」

古劍軍惑然地道：「我有了機會，我這手無縛鷄之力的普通人會有機會？你們爲什麼不叫我學武功呢？」

齊齊山道：「是，你的機會來了，勝全替你把機會帶來了。」

古劍軍一怔道：「勝全！勝全是小侄的仇人？」

齊齊山道：「勝全並不是你的仇人，但你可以從他身上找到你的仇人。」

古劍軍慘然而笑道：「我手無縛鷄之力……。」

齊齊山道：「武功不一定可以憑藉，令尊的武功，雖不能說放眼天下再無敵手，但也是武林中少見的身手了，他還不是保不住自己的性命。」

古劍軍點了一點頭道：「伯伯說得是……聽說勝全在江湖上的聲譽不壞，他怎會與小侄的仇人……。」

齊齊山說道：「你仇人的聲譽也不壞的。」

古劍軍道：「他到底是什麼人呢？」

齊齊山把鐵箱子內的東西，全取出來，放在桌上。

計有：人頭指環一枚，葛布衣袖半隻，鼻烟壺壹隻，共三樣東西。

齊齊山分別說明了那三樣東西：「人頭指環是王鎭南留給古劍軍的一件信物，因爲古劍軍離家之後，他母親又生了一對雙胞胎，每人留了一枚人頭指環，給他們三兄弟做信物，以便相認；葛布斷袖是他殺父仇人所留下的；鼻烟壺也是他殺父仇

人所留，尤其鼻烟壺裏的鼻烟，是一種特製品，是非常有價值的一件證物。」

齊齊山一口氣說了半天，把三件東西的作用都說明白了，可是，古劍軍總覺齊齊山雖然說得清楚，却還是一個解不開的謎。

古劍軍皺了一皺眉頭道：「小侄兩位兄弟的名字叫什麼？可有他們的消息？」

齊齊山道：「不知道。」

古劍軍又問道：「齊伯伯，剛才聽您口氣，小侄的殺父仇人，你好像已經知道了。」

齊齊山道：「是的。」

古劍軍道：「他是什麼人？」

齊齊山道：「我現在不能告訴你。」

「什麼時候告訴我呢？」

「等你自己找出他之後。」

似乎是有意作難他，古劍軍苦笑道：

「爲什麼？」

齊齊山道：「我沒有證據，也許說錯了人，你先知道了不但沒有好處，也許造成更多的紛擾。」

古劍軍輕嘆一聲，點頭道：「伯伯說得對，小侄告辭了。」

古劍軍從密室出來，身上多了三件關係重大的證物，同時，也增加了滿身的悲忿與辛酸。

將離開齊府之際，在門首遇見了齊二小姐齊月英。

古劍軍明白了自己與齊家的關係之後，對齊家的觀感已經完全改變了過來，因此，對齊二小姐更有着一份歉咎和不安之感。

面對着齊二小姐，古劍軍先自堆上一臉笑容，迎上去喚了一聲：「二小姐。」

「哼！」二小姐一扭頭，理也不理的轉身走了。

古劍軍好沒趣的楞了半天，便低頭走了。

齊二小姐生過氣之後，心裏又甚是過意不去，站在門後，看着古劍軍一副落寞的身形，忍不住一串珠淚流滿了雙腮。

忽然，一隻手搭在她肩頭上，回頭望去，是她父親。

齊齊山笑了一笑，道：「不要再生他的氣了，來！爲父有話與你說。」

齊二小姐隨着父親進去了，古劍軍也回到了家中，這時陰魂不散與小虹早已酒醉飯飽，泡了茶正在高談闊論。

古劍軍出去了一趟，却是什麼東西都沒有吃，肚中原有些餓，却又不便出口，只有向他們二人笑了一笑道：「我不能奉陪二位，還有些事情要整理一下。」接着走進書房，並且關上了房門。

陰魂不散孟白輕輕道：「小虹，你看古劍軍有什麼地方不對？」

小虹道：「是有點不對。」

陰魂不散孟白道：「我們偷偷的看着他。」

小虹搖手止住陰魂不散孟白站起來的身形，道：「如果你是他的朋友，就不應該探視人家的隱私。」

陰魂不散孟白道：「是朋友，就該關心人家，咱們不去看看，從何關心起。」

小虹道：「你的方法不對。」

陰魂不散孟白道：「你就從來不偷看人家的隱私？」

小虹正色道：「從不。」

陰魂不散孟白聳了一下肩道：「我到外面去看看。」

陰魂不散孟白離去之後，小虹却去敲起古劍軍的房門，道：「古大哥……古大哥……。」

古劍軍像從夢中驚醒似的問道：「是誰？」

「小虹。」

古劍軍開了房門，小虹望着古劍軍的眼睛，驚訝的叫着道：「你哭過了，爲什麼？」

古劍軍這才想起掩飾，手袖擦去留在臉上的淚痕，訕訕的道：「不是，剛才眼裏進了一些灰塵。」

小鬼頭小虹雖然不贊成暗中偷看別人的隱私，但當着面却是無縫不入，頭一低，從古劍軍脅下鑽進房內，眼光一掃，就看到桌上放了三樣東西。

古劍軍帶回來的指環，斷袖和那鼻烟壺。

小虹伸手拾起那指環，看了一下……古劍軍心中一動，暗忖道：「他的名字不是叫劍虹麼，又這樣注意這指環，莫非……。」

一念未了，小虹已放下了指環，古劍軍微感失望的暗嘆了一口氣。

小虹把三樣東西都看了一遍，道：「古大哥，你這些東西是那裏來的？」

古劍軍不善說謊，又不想把眞情告訴小虹，只好不作正面答覆，以進爲退道：「你見過這些東西？」

小虹道：「沒有。」

古劍軍擋了一下，下面的話，也不知該如何說了。

小虹也沒有追問下去，只皺了一下眉頭，道：「指環，鼻烟壺在你這裏，都不足爲奇，可是這斷袖，而且上面還有褪了色的血跡，這……確有點叫人想不通了。」問詢的目光望得古劍軍把頭低了下去。

小虹叫了一聲，又道：「古大哥，你別看我年紀小，江湖上的事，可比你知道得多啦！你一定有什麼心事，可瞞不過我的眼睛，古大哥……。」

古劍軍情急智生，被擠得想出一番說詞，道：「這是剛才路上一個人送來的，我也不知道是怎樣一回事。」說來半眞半假，倒也很像回事。

小虹翻着眼睛一笑，道：「古大哥，你是自己說呢？還是要我自己去查，我現在就到朱衣巷七十六號去問一問，……。」說着，轉身就走。

這一招，眞叫古劍軍難以招架，只好叫住小虹道：「小虹，不要胡鬧，無端的去找齊家的麻煩。」

小虹一笑，道：「你知道朱衣巷七十六號！……」

古劍軍這次倒是理直氣壯的道：「我是這裏人，怎會不知道。」

小虹笑着坐回椅子上，道：「古大哥，朱衣巷七十六號怎會在陰魂不散帶回來的那本假『非非集』中，其中一定大有道理，你說是不是？」

小鬼頭眞厲害，古劍軍簡直不是對手，作了半天難，苦着臉道：「我不能告訴

你。」

小虹道：「你不說，我……。」

古劍軍忽然一搖頭道：「我好像聽人說過，江湖人物最是尊重別人的隱私。」

這是江湖道理，小虹聽得一怔，道：「你……」

古劍軍道：「你知不知道，是朋友就不該强人所難，而且，也不要在人前提起此事。」

小虹嘆了一口氣，道：「古大哥，我是想帮你的忙。」

古劍軍道：「有這句話就好了，以後請你帮忙時，你可不要推托。」

小虹伸手道：「好，我們擊掌爲信，將來你定要告訴我，我也一定帮你忙。」

小虹到底還是一個孩子，話一說開，他就把事情抛過一邊去了。

時間過得眞快，一眨眼就到了勝全該來的日期，古劍軍心中有着一種說不出的緊張情緒，覺得坐立不定，無一是處。

日子到了，勝全沒有來，又等了五天，勝全還沒有來，第六天，古劍軍按照原來的約定，自己起程到廬山匡王谷去找勝全。

約定中沒有小虹，但小虹堅持要陪同古劍軍到廬山，這是小虹的心意。古劍軍只有接受了他的好意。

還是老辦法，古劍軍是遊學的公子，小虹是隨身的書僮。

正好，這三個月來，他們兩人相處在一起，古劍軍開始學着練習武功，小虹也隨古劍軍學些詩文，因此古劍軍不再是手無縛鷄之力的書生，那小虹也有了做一個眞正書僮的氣息。

古劍軍遊了一趟衡山，這次出門又老練多了。

他們二人不生事，也不大打眼，所以路上也沒有發生什麼事故。

這天，他們到了張公渡，離廬山不過二天左右的路程了。

只是這天正好修水河漲大水，渡船過不了河，他們也就只有困在客棧裏了。

古劍軍本來是靜多於動的讀書人，他能够悶在客棧裏，可是小虹却不能像古劍軍一樣悶在客棧裏，一眨眼，小虹巳去得沒了影子。

一路上的平安無事，古劍軍的戒心也低落了，加以他近幾個月來，對非非集上的練功心法，有了進一步的心得，而進於入迷的程度，一有空就練非非集，也無心去管理小虹的行動。

可是，今天的情形有點不對，時近黃昏，小虹還沒有回來過。

如果沒有人告訴他，他也許還不會担心。

但，事實是正有人來告訴他，小虹有了麻煩。

不過事情有點奇怪，來告訴他小虹有麻煩的人，是一個女人，一個非常漂亮的女人，也是一個非常大方的女人。

他們二人相對之下，首先紅臉的是古劍軍，古劍軍比那美麗的女人害羞多了。

那女人自稱紅妹，她看見四五個彪形大漢挾着一個半大孩子到一座磨房裏去了，那孩子很像是和他一同來的那孩子，不知是不是他的同伴。

話說得很活動，事實却是鐵一般的肯定，因爲小虹不見了，那孩子當然是小虹無疑。

那女子說完話，嫣然一笑，回身走了出去。

古劍軍急急叫住那女子道：「姑娘，請留步。」

那女人在他話聲未落之前，就轉回身來，親切的含笑道：「公子有何吩咐？」

古劍軍道：「請問姑娘，那磨房在什麼地方？」

那女人道：「烏鴉坡，你知不知道烏鴉坡在那裏？」

古劍軍苦笑道：「不知道。」

那女子道：「所以，你該請我帶你去才是。」

古劍軍道：「那麼有勞姑娘了。」

那女子道：「其實，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那孩子只是打翻了他們一担油，帶些銀子去，就什麼事都解決了。」

那女子這樣一說，古劍軍又放了不少心，便隨着那女子出了客棧。

那女子領着古劍軍出了張公渡，到了郊外。

這時，天色巳然完全暗了下來，眼前看不出四五丈遠了。

那女子忽然伸過手來，搭在古劍軍肩頭上，嬌聲嬌氣的道：「公子，天好黑呀，奴家好害怕。」身子軟綿綿的向古劍軍身上靠來。

在這種天氣之下，別說是一個女人，就古劍軍自己也走一步心跳一下，所以，他雖然想推開那女人，却又狠不下心來，但是不推開她嗎？更是不行。

結果，他只有自己向後退，可是那女人的身子軟得像條泥鰍，貼在他身上就擺不開。

而且，她還嚇得尖聲叫了起來：「公子啊！奴家好害怕啊！」

同時，雙手一圈，把古劍軍抱到自己懷裏了。

古劍軍自恃練了幾天工夫，暗暗掙了一掙，却是掙脫不開那女人的雙臂。

那女人忽然低下頭來，親了古劍軍一下，兩臂一緊，把古劍軍摟得更緊了。

古劍軍又氣又惱，急得連聲叫道：「姑娘！姑娘！你……你……。」

那女子輕聲軟語地道：「奴家叫紅妹，你叫我紅妹！」

古劍軍不加思索叫了聲：「紅妹。」

「呸！好不要臉的狗男女！」一聲清叱，驚得紅妹雙手一鬆，古劍軍一低頭跑離了紅妹。

紅妹的火氣可大了，雙手一叉腰，杏目圓睜的嬌叱道：「臭丫頭，你也來管這種事情，羞也不羞。」

古劍軍只見紅妹面對着一條人影，經她這樣一叫，再凝神細看，才看出來人原來也是一個女人，只是看不清她的面貌。

那女子顯然被罵得自覺羞澀，竟然退了一步，半天說不出話來。

紅妹可得理不讓人，格格一笑，道：「小妹子，你可是想見者有份，也分一杯羹，哈！哈！哈哈！沒關係，大姐姐最是看得開，算你一份就是。」

那女子終於忍無可忍，嬌叱一聲，喝

道：「哼！賤貨，你把本姑娘看成了什麼人？。」

紅妹笑盈盈的截口道：「什麼人？還个同樣是女人。」

那女人氣得話都說不出來，只見抬手發出一道劍光，直向紅妹當胸射去。

紅妹嬌嬌聲氣的叫道：「小妹子，你這就不對了，人是大姐姐帶來的，大姐姐分你一杯羹，巳是仁至義盡，你還想獨食，未免太狠心了一點吧。」

口裏說得尖酸無比，佔盡了一個「理」字，手裏更是毒辣無比，出招變式，處處取人要害。

那女子一道劍光，雖又快又疾，居然奈何不了空手相對的紅妹。

古劍軍看得眼花撩亂，既不知怎樣想，也不知怎樣做了。

她們兩人疾如暴風雨的打了一陣，彼此的動作又漸漸慢了下來，而古劍軍也看出來人是誰了。

原來，他就是藍田三星中的小么妹陳玉。

古劍軍心頭一亂，更是六神無主了。

陰山四賊　垂涎秘籍

紅妹與陳玉相鬥的招術越來越慢，忽然，紅妹抽身跳出一丈開外，格格地笑道：「爲了這樣一個中看不中吃的臭男人和你拚死拚活，太沒意思了，大姊姊讓給你了，後會有期。」

她沒落敗，甚至還稍稍佔了上風，居然擺擺手走了，這倒大出陳玉意料之外。

當她看淸古劍軍之後，更是驚訝得連話都說不出來，冷笑一聲，道：「原來是你，哼……」一副輕蔑的態度叫古劍軍見了，更是說不出的難過。

但，同時也激起了古劍軍一股維護自尊的昂揚之氣，面色一正道：「姑娘，請不要妄下斷語。」

陳玉說道：「本姑娘眼睛看到的是什麼？」

看到的是什麼？古劍軍回想當時情形，自己還叫了那淫女一聲「紅妹」，正在這時候，陳玉出現了，也還聽到了他口中「紅妹」的呼聲。

「紅妹」原是那淫女的名字，但這却很不容易解釋，古劍軍不由得漲紅了臉，嘆息一聲，道：「姑娘如果存着先入之見，那就什麼都不用說了，多謝援手，後會有期。」轉身覓路而行。

古劍軍雖然開始練了幾個月「非非集」，也許他在某些方面對他的身體有所增强，但不會馬上使他身手變得俐落，因此，他現在的行動，完全是一個不會武功的人的笨拙行動。

人是走出去了，但却一脚高一脚低，一步輕一步重……。

陳玉望着古劍軍的背影，心中是一片迷惑。

忽然，古劍軍一脚走失，身子一斜，掉到路旁一條臭水溝裏去了。

古劍軍用盡力氣爬了上來，一抬頭，陳玉正站在他眼前。

古劍軍當然感到非常難爲情，但更爲自己的丟人而惱火，不由得沒好氣的冷笑了一聲。

陳玉沒有理會古劍軍的冷笑，反而問道：「你不會武功？」

古劍軍硬生生的道：「會武功有什麼了不起。」

陳玉一笑道：「我果然是錯怪你了，」伸手拉了一把，把古劍軍提回路上。

古劍軍原是一肚子氣，這時却發作不出來了，但也無話可說，成了掩口葫蘆。

陳玉微微一笑，說道：「我送你回去吧。」

古劍軍搖頭道：「不敢有勞。」

陳玉又說道：「萬一她在路上等着你哩！」

古劍軍道：「我還要找她啦！」

陳玉怔了一怔道：「你還要找她？」

古劍軍道：「她把我一位小兄弟擄走了。」

陳玉道：「你那小兄弟，可是……」

古劍軍點頭道：「正是你們第二次遇見的那一位，他叫小虹，被他們設計擒去了。」

陳玉眨了一眨長長的睫毛道：「他是很精明能幹的人，怎會被他們弄去。」

古劍軍道：「這個我就不知道了，剛才那紅妹便是帶我去找小虹，……。」說起剛才，古劍軍的臉又漲紅了。

陳玉「啊！」了一聲，恍然而悟的道：「你準是上了那紅妹的當了。」

古劍軍凝思了片刻道：「小虹被他們擄去之事，應該不假，她帶我去找小虹，也許是眞的，只是他們有何意圖，殊爲難測吧了。」

陳玉說道：「她準備帶你到什麼地方去？」

古劍軍道：「烏鴉坡……。」

陳玉道：「這裏就叫烏鴉坡。」

古劍軍道：「她說在一座磨房裏。」

陳玉接口道：「不錯，這附近是有一座磨房。」

古劍軍道：「請姑娘指示一下方位，我要去看一看。」

陳玉猶豫了一下，道：「我陪你一道去看看吧。」

古劍軍站住不動身，叫了一聲，道：「姑娘……」

陳玉原本跨步走了出去，回頭道：「什麼？」

古劍軍但覺口舌如結，不知該說什麼才好。

陳玉像是看穿了他的心事，笑了一笑，道：「過去的事，不要再放在心上了，我們快走吧。」

古劍軍隨在陳玉身後，一面走。一面暗自思忖，覺得陳玉這位姑娘，倒是一位很明事理的人，不執着於莫明其妙的恩恩怨怨，倒是非常難得……。」

陳玉前面走得不快，但很快的就看到了燈光，聽到了磨房裏工作的聲音。

接近磨房的時候，陳玉要他留在原地靜止不動，她自己身子一矮，輕步掩了過去。

古劍軍不是不自量力的人，耐心的在當地等了片刻，人影一閃，陳玉回來，點頭道：「不錯，小虹正在磨房裏。」

古劍軍道：「他們有幾個人？」

陳玉道：「四個，你那紅妹也和他們在一起。」

「你那紅妹」四字，說得好俏皮，古劍軍無法表示什麼，顧而言他，道：「我去看看。」當先走了出去。

走出丈遠之後，古劍軍以爲陳玉會跟來，但回頭一望却不見了陳玉的影子。

古劍軍有點失望，但也只有硬着頭皮直向磨房走去。他剛走到磨房附近，已經驚動了裏面的人。

首先出來的，又是那紅妹，她笑得好高興，「哎喲！」一聲，便拉住古劍軍，道：「我的好兄弟呀！你眞了不起，居然找來了。那小丫頭呢？」她高是高興，可是一點不粗心大意，順口問起了陳玉。

古劍軍道：「她走了。」

紅妹道：「走了？爲什麼？」

古劍軍心中一動，道：「我們過去有過過節，他認出我之後就走了。」

他不會說謊，事到如今，半眞半假的說出來，自己勉强可以出口，但聽起來，却非常合情合理。

紅妹一笑道：「好好好！別提那丫頭了，我們到裏面去！」

這是一座水力磨房，有一個老頭子在管理，磨房一角有張桌子，桌子上有酒有菜，三個漢子各據一方。

他斜靠在一袋米糧上，手足未縛，顯然是被制住了穴道。小虹見着古劍軍，臉上沒有一點愁苦的樣子，還做了一下鬼臉，吐了吐舌頭，一副毫不在乎的樣子。

古劍軍着急的心情，也爲之一舒。

紅妹把古劍軍按在一張槐子上，笑吟吟的道：「小兄弟，你放心，什麼事都沒有，大姊姊先敬你三杯，表示歉意。」

這種酒如何能夠喝得下，任誰也不能，古劍軍更不能，搖着頭道：「我不會喝酒，各位有話請直說吧。」

紅妹那裏肯依古劍軍，揉着古劍軍，非要他先喝一杯酒不可……。

這時座上一個漢子，揚起肩頭，喝聲道：「紅妹，可以談正事了。」

紅妹依然保持笑吟吟的態度，道：「兄弟，大姊姊可是奉命行事，如果有什麼不禮貌的舉動，你可要原諒大姊姊。」

說完還親暱的在古劍軍臉上輕輕的捏了一下，然後，笑容一收，面色一寒，道：「古公子，咱們與你一無怨，二無仇，因此，也絕不會故意和你過不去，這一點請你首先明白了解。」

小虹「哧！」笑一聲，道：「說變臉，就變臉，你也不怕古公子傷心。」

紅妹道：「沒關係，我們現在是裝龍像龍，裝虎像虎，只是代表我們龍頭老大說話，古公子是明白人，不會見怪的，好兄弟，你說是麼？」

古劍軍冷冷的道：「你們到底有何目的，直接了當的說出來吧。」

小虹接口道：「我知道。」

紅妹一笑道：「你知道？」表情是一萬個不相信。

小虹道：「我當然知道，而且，你們也找錯了人。」

紅妹笑道：「憑你這句語，就知你在胡說瞎猜了。」

小虹笑笑地道：「那你們要的不是『非非集』了。」

紅妹一怔道：「你眞知道！不錯，我們想看看古公子的『非非集』。」

小虹見古劍軍不開口，料知古劍軍根本無法應付，於是索性作主道：「你們顯然上了什麼挑撥離間的當。」

紅妹一挑煞眉道：「難道他沒有『非非集』？」

小虹道：「有，其中有些事情，只怕你們還不知道。」

紅妹「哦！」了一聲，道：「你說下去。」

小虹道：「不用說了，古大哥，把那破書給他們吧。」

此地無銀三百兩，小虹等於告訴大家，東西已在古劍軍身上，古劍軍想不拿出來，也不行了，橫了小虹一眼，古劍軍只好由懷中取出那本燒壞了的「非非集」，一聲不响的放在桌子上。

紅妹翻動了一下破本子，遞給了那發號施令的漢子，那漢子皺着一雙濃眉，把那本子翻來翻去……。

小虹冷言冷語的道：「包你眞材實料，如假包換。」

紅妹指着古劍軍笑罵道：「兄弟，你不是神經病吧，爲什麼把它燒了呢？」

小虹答話道：「也是因爲有人打他的主意，所以古大哥一氣之下把它燒了。」

紅妹一搖頭道：「我不相信。」

小虹道：「信不信由你，反正現在就是這破本子了，你要就拿去吧，不要就算了。」

那爲首漢子，揮了揮手道：「放他們走吧。」

另一位漢子道：「老大，就這樣放了他們麼？」

那爲首漢子道：「老二，你有什麼看法？」

老二道：「他是讀書人，可能早把這本子記熟了。」

那爲首漢子點了一點頭道：「有此可能……。」

老二道：「要他寫下來。」

那爲首漢子說道：「要是他沒有記熟呢？」

老二道：「這裏不是還有燒壞了的破本子麼，要他看看對正，一定可以想出來的。」

那爲首漢子一笑道：「老二，還是你想得週全。」

老二興冲冲的道：「老大，你看我的就是了。」

老二轉臉向着古劍軍道：「古公子，咱們兄弟的談話，你都聽到了。」

古劍軍道：「嗯！聽到了。」

老二道：「我聽說眞正有品格的讀書人，是絕不說謊話的，你說，這本書的內容，你都記熟了？」

古劍軍眞想說沒有記熟，可是這種話他實在說不出口，最後，他還是冷冷的道：「記熟了又怎樣？」

老二望了老大一眼，笑着道：「公子眞是老實人，一定也願意幫我們的忙，把它寫出來。」

古劍軍出人意外的搖頭道：「不！」

老二聽得一怔，道：「你敢不寫出來

嗎。」

古劍軍道：「說不寫就不寫。」

老二吼叫一聲，道：「你不寫就宰了你。」

古劍軍道：「你要宰人那就請吧。」

老二楞了一下，陰森森的一笑道：「這樣宰了你，未免太便宜你了，我錢老二要不能叫你把每一個字吐出來，就不叫追魂鑽子。」

一甩手，「啪！」的一聲，桌上多了三根黑色鋼針，鋼針插在桌上，不住的顫動不已。

錢老二道：「你看見這三根鋼針沒有，這就是我錢老二的追魂鑽子，一旦放在你身上時，那滋味可就不大好受啊，你還是識時務的點頭吧。」

古劍軍心裏怕得只發毛，可是怕歸怕，但心中那股讀書人的骨氣，却支持他，搖了一搖頭道：「不說。」

錢老二一拍桌子，跳了起來，吼道：「不知死活的東西，老子就叫你嚐一嚐我追魂鑽子的厲害。」

屈指一彈，彈得桌上一枚鋼針，直向古劍軍身上飛去……。

紅妹首先臉色大變，大叫一聲道：「老二……」其實她叫也沒有用，追魂鑽子已經射到了古劍軍肩井穴附近。

奇事突地發生了，即將射進古劍軍肩井穴的追魂鑽子忽然勢窮力竭，連古劍軍的衣服都沒有穿破，就向地上掉了下去。

行家眼裏不揉沙子，這當然不是有鬼，而是有人暗中出了手。

他們這四個人，單憑紅妹剛才和陳玉之戰，就已看出不是普通等閑之輩，只見他們四人相視一點頭，四人身形立動，分四個方向射了出去。

他們身形方失，小虹忽然一跳而起，拉着古劍軍便要向外面逃去……。

「兩位最好不要妄動，你們也別小看了他們陰山四賊。」但聞其聲，却不見其人。

管磨房的老頭子默默的在工作，望也沒有望他們一眼，他定然是個聾子，當然也不會是他暗中相助。

別看小虹天不怕地不怕，是個專門惹是生非的人，但有的時候，他却又非常冷靜知機。

聞聲之下，小虹忽然刹住身子，四週打量了一眼，立即將古劍軍推回來椅子上坐好，接着，自己也倒回原來的地方。

這不過是眨眼間事，他們方恢復原來姿態，人影一閃，紅妹第一個回來了。

接着，老大，老二，老三也都先後回到了磨房。

他們都沒有發現任何外人行跡，因此，大家的眉頭，都打了一個結。

憑他們四個人的身手，居然連人家的風都摸不着，那個暗中人的身手，可想而見。

陰山四賊不是小賊，見過大風，也見過大浪，栽過大筋斗，也栽過小筋斗，根據過去的經驗，他們的心裏都暗暗升起了一道陰影。

忽然，老大目光一直，大驚失道：「喝道：「走……」

老二冷笑一聲道：「老大，你……」

老大的身形早已不知去向。

老二的話聲未了，臉色也是一變，急急的射出了磨房，老三，老四，一聲不响的也跟着逃走了。

這個人準是神經病，要不爲什麼虎頭蛇尾而去呢？

小虹一挺腰站了起來……。

門外忽然傳進一聲喝聲道：「陰山四位朋友，請出來答話。」

當然，不會有人答話。

「嘭！」的一聲，衝進了三個人。

原來來的是藍田三星，陳昌，陳吉和陳玉。

敢情，陳玉剛才不是偷偷的逃跑了，而是回去找帮手去了。

這份見義勇爲的行爲，實是不可多見，因爲，他們之間，還有過非常不愉快的介蒂哩！

古劍軍感激之心油然而生，站起身來，迎向前抱拳一禮，道：「各位請了。」

陳吉回了一禮，冷冷的道：「他們人呢？」

古劍軍道：「走了。」

陳吉回顧陳昌道：「大哥，沒有我們的事了，走吧。」

他吃的虧最多，受的氣最大，心中不無梗梗，這也是人之常情。

陳玉道：「我們做事不能虎頭蛇尾。」說着走到小虹身前。

小虹被制穴道原已自己解開了，但他却使刁，裝作動彈不得。

陳玉道：「小兄弟，你怎樣了？」

小虹綳着面孔道：「什麼，你想乘人之危。」他並不知道陳玉與古劍軍交往的過程，心中自是存着一份戒心。

陳玉微微一笑，道：「小兄弟，不要多心，你的穴道是不是被制了？被制的什麼穴道？說明一下，我好替你解穴。」

小虹張大着眼睛，道：「你不記前嫌了？」

陳玉笑了一笑，道：「過去的事，不要再提了，也許那只是誤會。」

小虹嘻嘻一笑道：「這樣說來，我們今天是打不成了，」說着，一挺腰站了起來。

陳玉本能反應的退了一步，然後失聲笑道：「小兄弟，眞服了你了。」

小虹揚了一揚眉毛道：「陳姑娘，你們怎會來得這樣巧？」

陳玉向着古劍軍一笑道：「公子不會以爲小妹是開溜了吧？」

小虹哈哈笑道：「你們原來是一路來的，古大哥，你也眞會捉弄人，敢情身後自有奧援。」

接着側了一側頭，又問道：「你們又是怎樣化敵爲友的？」

陳玉望着古劍軍發出了一陣神秘的微笑。

古劍軍却羞得一張臉變成猪肝色，惱怒的輕聲道：「小虹，你怎麼變成了老太婆，囉嗦沒完！」

小虹哈哈一笑，轉向陳昌陳吉走去。

陳昌陳吉都吃過小虹的虧，暗中無不心生戒心，提功較勁，預作準備。

詎料小虹却是一抱拳道：「前番相遇，是小弟出手暗算的不對，請二位大哥笑

一笑，原諒了小弟。」

陳昌陳吉對着小虹這張笑臉，想生氣也生氣不出來了，只有同聲一笑，同聲道：「那裏！那裏！過去的事，咱們誰也不再提了。」

「大哥，你們看！」陳玉發現了桌上那本殘破的本子，驚叫了起來。

古劍軍接口道：「那是小弟的。」

陳玉把「非非集」取在手中道：「你那裏來的？」

古劍軍道：「勝大哥送給我的。」

陳玉道：「你認識勝大哥？」

小虹笑口接道：「陳姑娘，你們是不是也認識勝爺？」

陳玉點了一點頭，道：「我們認識很久了。」

小虹忙說道：「這樣說來，更不是外人了，來！來！來！來！這裏有現成的酒菜……。」

他邊說邊向桌子走去，可是話未說完他又楞住了。

這是不尋常的表情，大家跟着也是一怔……。

小虹聲音不自然的道：「大家看，桌上好像有字。」

不是好像有字，而是實實在在有字。

小虹絕不會看不清楚。

「酒菜有毒！吃大糞可解！」字下面還畫着一條彎彎曲曲的綫。

那是用指力寫上去的。

那條彎彎曲曲的綫，看似平凡，其實大不平凡，小虹和陳氏兄妹，都明白它的意思，那是表示一個人的身份，一個叫人談起來就叫冒汗的人的身份——赤練子。

同時，小虹也明白了一件事實，剛才陰山四賊爲什麼嚇得屎滾尿流的原因了。

大家氣悶了一陣，小虹乾笑了一聲，道：「咱們這個現成的主人做不成了，只有請各位回張公渡了。」

「不吃白不吃，各位的胆子未免太小了。」說話的人，居然是那個管磨房的老人，誰也沒把他放在眼裏的老人，正朝着他們來了。

赤練子！他就是赤練子。

大家的臉色都變了，顯得不安之至。

唯一例外的是古劍軍，因爲古劍軍根本就不知道那條彎彎曲曲的綫條的意義，自然，也無所畏懼了。

古劍軍道：「老丈有興，晚生奉陪，請！」

小虹叫了一聲，說道：「古大哥……你……」

那老頭子已走向上位，先自坐了下去，笑道：「小虹，表面上看你天不怕地不怕，其實你是胆子最小的人。」

小虹被激得一揚頭道：「誰說我胆小，哼！」用力坐了下去。

陳氏兄妹也不聲不响的坐了下去。

大家喝了三杯悶酒，小虹胆子一壯，停杯道：「老前輩，您就是『赤練子』老前輩麼？」

那老人搖頭道：「老夫叫『無依子』什麼『赤練子』『白練子』，不知道。」

小虹指着桌上的字跡道：「這不是你老寫的？」

無依子道：「是呀！」

小虹道：「這不是赤練子的招牌？」

無依子哈哈笑道：「老夫只是隨便畫畫，想不到居然還有名堂。」

小虹道：「赤練子的表記是不能隨便假冒的，要被他知道了，可不得了。」

無依子伸手一摸，把桌上的指痕都抹去了，笑嘻嘻的道：「這樣就不會被他知道了。」

小虹道：「那也不見得。」

無依子道：「你是說……」

小虹道：「也許有人會告訴他。」

無依子望了大家一眼道：「你們不說，誰會說。」

小虹道：「我可沒有答應你不說。」

無依子道：「這小子想恩將仇報。」

小虹道：「什麼恩將仇報，是你强出頭，壞了我的大計。」

無依子哈哈大笑道：「好小子，你居然想訛起老夫我『赤練子』來。」——赤練子是無依子的號。

小虹也笑了起來道：「不敢！不敢！知道老前輩就是『赤練子』就够了。」

無依子冷然道：「你知道了老夫是『赤練子』又怎樣？」

小虹笑道：「不怎樣，現在可以放心大胆的享受這頓美食了，你總不會誆小輩吧。」

「赤練子」在武林中是一個怪人，不但最精於用毒，而且一身眞實功夫更是出類拔萃，所以，誰都怕了他三分，視爲敬而遠之的人物之一！

小虹童言無忌，引得無依子哈哈大笑道：「好小子，你這不是當着老夫的面罵老夫麼？」當然，他沒有半點怪責小虹的意味。

小虹笑道：「不敢！不敢！只是人名樹影，誰敢不心存顧忌。」簡直是越說越那個了。

古劍軍輕喝一聲，道：「小虹，你怎可……。」

小虹接口道：「不說了，不說了，大家請啊！」先喝酒，後吃菜大吃喝起來。

無依子樂極了，哈哈大笑道：「你小子有種，你是唯一明知老夫是誰，而敢當面笑罵老夫的人，眞是江湖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可喜！可喜！」

眞沒想到，一個傳言中魔鬼似的人物，竟是這樣一個有血有肉的人。

大家戒心一去，於是開懷暢飲起來。

忽然，無依子望着古劍軍道：「你姓古？」

古劍軍道：「是，晚輩姓古，草字劍軍。」

無依子道：「你可知道老夫對姓古的人，有一個特別的規矩？」

他這一問，頓時把大家的心弦也拉緊了。

小虹的眼睛瞪得比誰都大，伸手袋中，扣了一掌暗器。

古劍軍可不像他們一樣知道無依子的爲人，自然一點也不緊張，含笑道：「請教。」

無依子道：「凡是姓古的年輕人，必需接受老夫一件禮物。」

「吁！」大家暗中鬆了一口氣。

古劍軍道：「那是說非接受不可。」



無依子道：「當着老夫的面，你非接受不可……。」說話之間，他已從懷中取出一個小紙包，遞向古劍軍。

看紙包的樣子，應該不是什麼貴重的東西，古劍軍不便拒絕，雙手接過，欠身一禮道：「多謝厚賜。」隨手收入懷中。

飽吃一頓之後，回到客棧，小虹急着想看無依子送的小紙包，人一進房，便問道：「古大哥，那老兒怪得很，先看看他送的是什麼東西，別被他戲弄了。」

古劍軍正要取出小紙包檢視時，外面忽然响起了叩門之聲，小虹打開門，門外來的竟是陳玉。

小虹嘻嘻的笑道：「陳姑娘，要不要我到外面去乘乘涼。」

陳玉羞得秀臉一紅，從懷中取出那本殘破「非非集」向小虹手中一塞道：「剛才忘了還給你們。」說完轉身急步去了。

這句玩笑開得不大得體，陳玉被羞走了，小虹也楞住了。

古劍軍問道：「什麼事？」

小虹把「非非集」還給古劍軍道：「她來還這破本子。」

古劍軍笑了一笑道：「眞是一個好心的姑娘。」

這一打擾，小虹忘了要看古劍軍的小紙包了。

一夜無話，第二天河水退了，渡船可以過河了，古劍軍與小虹在渡船上又遇見了藍田三星，相談之下，才知他們去向一位江湖前輩祝壽。

陳玉聽說他們去廬山找勝全，便道：「勝大俠這幾天一定不會在廬山，只怕去了也見不到他。」

古劍軍好奇道：「姑娘如何知道？」

陳玉道：「馬老爺子的壽誕，勝大俠是必到的貴客，你們到廬山去找勝大俠，何不一同到馬府去見勝大俠呢？」

小虹因爲昨晚的玩笑，開得至爲歉咎，爲表示補償，笑口接道：「馬老爺子是當今江湖上一位長者，武功道德，足爲當世典範，值得我們也去向他拜壽。」

古劍軍道：「在下與馬老爺子素未謁面，方便去麼？」

小虹又搶着道：「不認識有什麼關係，江湖上講究的是意氣相投，心神相交，識與不識，都一樣是朋友，何況，你還是勝爺的朋友，不但能去，而且更應該去才對。」

古劍軍道：「如此說來，在下敬附驥尾。」

小虹暗暗的向陳玉做了一個鬼臉，陳玉的秀臉無由的又是一紅。

一路上，大家相處得非常愉快，不但完全忘記了過去的不愉快，而且還建立了一份眞正的友情。

馬老爺子馬松齡號稱無敵金刀，工夫好，人更好，排難解分，任勞任怨，獲得武林人物的一致推崇。

今年是他的六十大慶，因此，不僅是馬府的一件大事，而且也是南七省武林中的一件大事。

馬府的熱鬧，自不用提了。

進入馬府之後，他們就和藍田三星被接待住在一起。

藍田三星算不上頂尖人物，進不了深宅大院住進貴賓室，但也相當有頭臉，住進了外面最好的賓館。

藍田三星去晉見馬老爺子，馬老爺子也親自接見了。

古劍軍是禿子跟着月亮走，也見到了馬老爺子。

引見寒暄間，馬老爺居然特別注意古劍軍，和他談了不少話，而且，談得非常投緣。

這是藍田三星的光采，回到賓館之後，大家都稱道不已。

晚飯不久，大家正閑談間，古劍軍的雙目忽然一亮，他這斯文的人，也忍不住跳了起來，歡聲呼道：「勝大哥！」

勝全向大家含笑着打了招呼，然後，握住古劍軍的手道：「兄弟，能够在這裏見到你，眞是好極了。」

古劍軍與勝全相處的時間並不太久，

相見之下，古劍軍但覺有一種說不出的情誼，又叫了一聲：「勝大哥！……」兩眼不知不覺的都紅了。

小虹身子一矮，冒在他們中間，道：「勝爺，幸不辱命，給點什麼獎賞？」

小虹的舉動雖然冒失，却冲散了古劍軍的傷感。

勝全哈哈一笑，道：「該獎！該獎！要什麼？你自己說吧。」

小虹嘻嘻一笑道：「暫時不說，記帳好了！」一笑之下，各自就了座。

勝全忽然向藍田三星露出了歉意的微笑道：「兄弟有一事，有請三位見允。」

陳昌抱拳道：「勝大俠，有何吩咐，愚兄弟無不遵命。」

勝全道：「兄弟剛才見過馬老爺子，蒙馬老爺子抬愛，指命兄弟負責全盤提調，有請三位想助一臂之力，不知三位可願賜助？」

陳昌欣然道：「勝大俠如此雅愛，正是愚兄弟的光榮，遵命！遵命！」

勝全謝謝陳氏兄妹，接着又向古劍軍道：「兄弟，馬老爺子很是看重你，他要你多和他談一談，特別替你另外安排了一處住所，你這就隨愚兄去吧。」

小虹冒問一句道：「還有我呢？」這些日子來，他與古劍軍已經相處得非常融洽，一聽說古劍軍要搬走，便急着問出這句話來。

勝全含笑道：「你也要帮我的忙，不能住到那不方便地方去。」

小虹笑道：「我可以常常去看古大哥麼？」

勝全笑道：「當然可以。」

小虹點頭道：「這就好，古大哥！別忘了我們啊！」

古劍軍隨着勝全別了大家，住進了後花園一座精舍內，有個侍童奉命侍候他。

後花園內這種精舍有七八座，裏內都住了人，住在裏面的人都是江湖大人物，古劍軍是唯一的例外。

晚上，勝全獨自一人來看古劍軍了，古劍軍在興奮中一口氣說完了他近日來的遭遇，只沒提到自己父仇的事，因為他認為這是自己的私事，在武功未練成之前，說了出來，徒然增加好友的負担與關顧。

當勝全聽到唐展雲能夠僅憑半本殘破的本子而把「非非集」補全的事實，不由失神了半天，大為震驚不已。

古劍軍見了勝全這種神態，不由得吐出一句藏在心中已久的話，道：「勝大哥，小弟有一句話，不知當說不當說？」

勝全微微一怔道：「請說。」

古劍軍道：「就小弟感覺所及，大哥你與唐先生之間好像不大協調。」

勝全點頭道：「我們對人對事的看法不大相同，所以格格不入，其實我們之間並沒有什麼介蒂，更沒有任何恩怨。」

古劍軍道：「小弟看大哥與唐先生乃是武林中一時瑜亮，如果大哥與唐先生能携手合作，和衷共濟，一定可以締造一篇武林光榮史。」

勝全一笑未示可否，話鋒一轉道：「兄弟，你對『非非集』開始練了沒有？」

古劍軍兩眼光輝地道：「大哥可要攷驗一下小弟？」

勝全道：「正是。」

攷驗的結果很滿意，古劍軍興冲冲的道：「大哥，你看小弟將來能不能略有成就，我現在開始習武，是不是遲一點？」

勝全道：「就愚兄的看法，一個人在武功的成就，有三大要素：一、天賦資質；二、勤奮努力；三、明師益友，但年齡的因素，並不十分重要。兄弟，你別以為你年紀大了，但在你的天賦資質上說，你是一個非常難得的人才，只要你能努力上進，再加上高明的指教，你將來的成就，一定遠在愚兄之上。」

古劍軍暗暗吁了一口氣，道：「小弟一定努力上進，不負大哥的期望。」

勝全笑了一笑，道：「只是你單憑小兄的『非非集』充其量不過練成小兄這等身手而已，那是糟蹋了你的天賦資質，所以，你必需追求更高深的武學，才不負上天所賦予的奇佳資質。」

古劍軍難以相信的道：「小弟眞有這好的資質麼？」

勝全道：「小兄乃是實事求是的人，雖說你對小兄有救命之恩，如你本身沒有練武的天賦，小兄也絕不會把『非非集』送你。」

古劍軍道：「你也許會看走眼。」

勝全道：「小兄自信還有這份眼力，就算小兄看走了眼，馬老爺子和許多江湖奇人當不致大家都看走眼。」

古劍軍「啊！」了一聲，道：「有這麼多人注意我！」

勝全道：「尤其是馬老爺子特別欣賞你。」

古劍軍道：「所以小弟大受優待。」

勝全面色一正，道：「兄弟，小兄有一件事，請你攷慮攷慮。」

古劍軍道：「這件事很重要？」

勝全道：「馬老爺子想收一個關山門的衣缽傳人，小兄有意推薦兄弟你，不知兄弟你有何意見？」

古劍軍道：「小弟所知有限，大哥作主了就是。」

勝全道：「兄弟知書明理，應該自己攷慮才是。」

古劍軍沉思了片刻，道：「大哥，小弟可否請教一二問題？」

勝全道：「理當如此。」

古劍軍道：「馬老爺子的為人，小弟已聽說他是一個德業並進的長者，但還請大哥告訴小弟一聲。」

勝全點頭笑道：「小兄很欣慰兄弟如此信任愚兄，不錯，馬老爺子實在是一位武林君子。」

古劍軍又問道：「大哥與馬老爺子的關係如何？」

勝全道：「道義相欣，忘年之交。」

古劍軍道：「馬老爺子的武功與大哥相較如何？」

勝全認眞的想了半天，道：「小兄年富力壯，可能比馬老爺子稍强半籌。」

古劍軍微微皺眉道：「大哥……」

勝全截口道：「兄弟，其中別有原因，表面上馬老爺子的武功修為是稍遜小兄，但他武學上的學問，却包羅萬象，遠非小兄能及其萬一，就這一點，他已是一位世間少有的明師了。」

古劍軍道：「他是一位理論家。」

勝全道：「他因為受了資質的限制，所以有心無力，自己難望大成。也因此看上了兄弟你，希望在兄弟你身上達到他自己達不到的願望。」

古劍軍道：「以大哥之見呢？」

勝全道：「希望你把握這千載難逢的機會。」

古劍軍點頭道：「好！小弟拜他老人家為師。」

勝全大喜道：「祝你前程遠大。」

古劍軍欠身道：「小弟來日如有寸進，都是大哥提携之德。」

勝全笑了一笑，道：「五日之後，是馬老爺子正壽之日，馬老爺子將在壽宴席上，正式收你為徒，這幾天，馬老爺子和小兄都非常忙碌，不能和你在一起，這幾天你就自己找消遣吧。」

勝全高高興興的走了，古劍軍自然也是思潮起伏，興奮與喜悅交織出來一副美好的遠景。

第二天，早點過後不久，隨侍古劍軍的小童萬兒領了一個三十多歲的青年人進來，向古劍軍介紹道：「古公子，這位是宋二爺……。」

宋二爺抱拳道：「小弟宋傳信，在老爺子門下名列第二，奉了老爺子之命，特來邀請公子去參觀老爺子南書房，以消公子寂寥。」

宋傳信是馬老爺子的第二弟子，說來該是古劍軍的二師兄了，不過看宋傳信的神態，似乎還不知道內情。

古劍軍更不能過早表示，只有按照一般禮貌和宋傳信客氣了幾句，便隨着宋傳信到了馬老爺子南書房。

宋傳信雖然是一位武林健者，倒也讀過不少年書，出口斯文，和古劍軍很是談得來。

南書房一式三間，中間一間，明窗淨几，筆硯諸全，是閱讀的理想房間，右邊一間是有關經史子集文人墨卷之類的書庫，左邊一間，是有關强身練武兵學之類的書庫。

宋傳信略加說明之後，便微微一笑，退下去了。

古劍軍這時一心一意想練習武功，所以想看的書自是有關武學之類的書籍，他走進右間書庫，只見書架上擺滿了琳瑯滿目的各種書圖，一時之間，竟不知如何取閱。

原來，書架上書籍雖多，但放置的位置，並沒有一定的準繩，是以顯得甚是雜亂，使初入寶山的人，不知從何下手。

好不容易，古劍軍找到了一本「武源」，這是一本武學入門之書，給了古劍軍一個明確而清晰的概念，也引起了古劍軍對武學書籍的興趣。

一個上午，古劍軍不知不覺之間，他已看了四五本書，中飯時間到了，他也懶得出去，命人把飯菜送到書房裏草草吃過之後，又繼續閱讀。

不知不覺，天色已然漸漸暗了下來，古劍軍似乎沒有發現天色已晚，還以為自己眼睛看累了，不住的揉擦……

「古公子，天色已經很晚了哩，該休息了，明天再來吧。」宋傳信笑着走了進來。

古劍軍看了看手中的書，笑了一笑道：「這本書小弟可以帶回去看嗎？」

宋傳信點頭道：「可以，可以，古兄就多帶幾本都沒關係，只是，本書房一到天色落黑，例必關閉落鎖，所以，這裏也沒有燈光設備，尚望古兄見諒。」

古劍軍帶了那本未看完的書，回到自己住的精舍，繼續看了下去。

當他看完大半本時，看到書頁之中有一個小小的印章，印着「鎭南」二字。

「鎭南」不是他父親的名字麼，怎會在這本書出現呢？古劍軍掩上册頁，心中思潮起伏，再也看不下去了。

想來想去，覺得這本書就是他父親的，因為馬老爺子借來沒有歸還，於是就再也沒有法子歸還了。

因此，馬老爺子和他父親縱使不是知交，也一定走得很近，換一句話說，馬老爺子也就是他的父執輩了，想到高興之處，古劍軍再無不安之感了。

第二天再到南書房去看書，發現有更多的藏書裏面蓋有「鎭南」二字的印章。足見馬老爺子與他父親的關係確實不凡。

有了世誼關係，古劍軍更是什麼顧慮都沒有了，安心等着拜師學藝，將來好為父報仇。

正當他心安理得，了無雜念，靜心看書的時候，忽然有人輕叫了一聲：「古大哥！」

抬眼望去，只見小虹伸着頭，露着臉，想進來不敢進來的樣子。

古劍軍笑道：「要進來就進來呀！」

小虹道：「我可以進來麼？」

古劍軍輕喝道：「廢話。」

小虹跳入房內，望了四週一眼，輕聲道：「就你一個人在這裏，悶不悶？」

古劍軍道：「有書為伴何悶之有。」

小虹皺了一皺眉頭，搖頭道：「我可受不了……」轉了半天，接着冒出一句話，道：「陰魂不散來了。」

古劍軍笑了一笑，沒有答話。

小虹又道：「他想見你！」

古劍軍道：「有什麼事？」

小虹道：「他沒有說……我想，不會沒有事吧。」

古劍軍「嗯！」了一聲，沒有表示可否，又埋首看他的書去了。

小虹不耐煩的東看看西摸摸，忽然伸手拉開了一隻抽屜，而且，取出一壺鼻烟，在鼻端聞了起來……

古劍軍並非專心一意在看書，只是，打不定主意，是不是馬上去看陰魂不散，其實，小虹的一擧一動，都被古劍軍看得清清楚楚。

古劍軍看得眉頭一皺，道：「小虹，怎可隨便翻人家的東西。」

小虹可從來沒有聞過鼻烟，一聞之下，不但未能領略其妙趣，反而受不住它的刺激，而盡力壓制其反應時，忽被古劍軍這樣一說，心中大不是味，他這種心情上的變化，影响到控制力，一個大噴嚔，打得他把手中鼻烟壺都落到桌上了。

幸好沒有打破，只倒出了些許鼻烟。鼻烟在空氣中，微微的散發着一種香味。

古劍軍輕輕吸了一口氣，忽然，從桌上拾起那鼻烟壺，倒了些烟末在紙片上，包好收在懷中，道：「好，我們去看陰魂不散去。」

古劍軍的舉動眞有點古怪，小虹領着古劍軍出了馬府進了一家酒樓，陰魂不散正在一口一口的喝着酒。

古劍軍道：「孟老，你爲什麼不到馬府去呢？」

陰魂不散孟白輕笑一聲，道：「人貴自知，老夫高攀不上。」

小虹接口道：「他吃過馬家的苦頭，不好意思去。」

陰魂不散孟白瞪了小虹一眼，想罵而沒有罵出口來，却忽然問道：「聽說你要投入馬老爺子門下了。」

古劍軍一怔道：「你也知道了。」

小虹道：「大家都知道了。」

陰魂不散孟白道：「我想規勸你一句話，千萬不要列身馬家門下。」

古劍軍還沒有生氣，小虹却氣得叫了起來，道：「你瘋了麼？」

陰魂不散孟白冷冷的道：「老大沒有瘋，小鬼，你別嚷嚷，老夫說這句話，是有道理的。」

小虹還是嚷嚷地道：「什麼道理？你說！」

陰魂不散孟白道：「老夫不會說，你們不會自己去想麼？……」

乾笑了一聲，接着又道：「老夫爲什麼叫陰魂不散？這個名號，可也不是白被人叫的，言盡於此，老夫走了。」

說走就走，連酒錢都沒有付就走了。

小虹付錢的時候，又罵了半天。

這時古劍軍出奇的沉默，什麼話都沒有說。

小虹不覺担心起來，陪着笑問道：「古大哥，你不會相信他的鬼話吧。」

古劍軍道：「我要想一想。」

古劍軍的神情落寞，小虹只有識趣的走了。

古劍軍回到屋內，發現了一件事實，那就是他帶回來的鼻烟和他從齊大戶那裏得來的鼻烟的品質、香味完全相同。

任何一件事情，朝好的方面想時，無不是美好的遠景，如果朝壞的方面看時，又無不盡是險惡荊棘。

古劍軍苦惱地陷于徬徨的困境裏了。

猛抬頭，他身前出現了勝全。

古劍軍皺着眉頭，叫了一聲：「勝大哥。」

勝全淡淡的道：「陰魂不散要你不要拜師？」

這是事實，古劍軍點了一點頭，他也沒有問勝全怎樣知道的，因爲他知道定然小虹告訴勝全的，而小虹的本意，也定然是好意。

勝全伸手拖過張椅子，坐在他對面道：「陰魂不散存心何在，不得而知，你是讀書明理的人，居然因此苦惱不堪，其中一定大有文章，兄弟，小兄沒看錯吧？」

古劍軍點了一點頭，他不是自欺欺人的人。

勝全吁了一口長氣，道：「好，兄弟你有什麼爲難之處，盡情一吐吧，我想馬老爺子也不是强人所難的人。」

古劍軍長嘆一聲，道：「很難說。」

勝全道：「要難說的話，你在小兄面前，也可以盡情一吐，除非……」

古劍軍苦笑了一下，取出一隻烟鼻壺和小紙包鼻烟放在勝全面前，道：「你看看這兩種鼻烟是否相同？」

這是牛頭不對馬嘴的事，勝全聞了一下，便道：「這是馬老爺子的鼻烟。」

古劍軍道：「他一向都用這鼻烟？」

勝全道：「這是一種特製品，並不名貴，馬老鼻子却有偏愛。」他始終沒有問古劍軍爲什麼會扯到鼻烟身上來。

古劍軍自己解釋道：「這烟鼻是小弟帶來的，這小紙包是南書房取來的。」

勝全江湖經驗豐富，已經意味到事情不簡單了，怔了一怔，道：「兄弟，唉！兄弟，小兄能怎樣問你呢？」

古劍軍笑了一聲，道：「這幾個月以來，小弟接近過不少武林朋友，我發現武林朋友，最豪爽重義，但却最不坦白，有着逢人只說三分話的大毛病，因此，許多恩怨誤會由此而出，大哥，小弟還沒有養成這些習慣，你問什麼話，小弟都會坦誠告訴你，至於，後果如何，那就看大哥你的了。」

勝全點頭道：「謝謝你對大哥的信任，現在請你告訴我，你突然改變主意，不願再拜馬老爺子爲師的主因。」

古劍軍道：「我怕他是小弟的殺父仇人，所以小弟不能走錯一步。」

勝全然愕道：「令尊不是……。」

古劍軍歉然截口道：「小弟從前所言一切，只是一種錯誤，而不是虛假，因爲那時小弟還不明白自己身世。」

勝全「哦！」了一聲，道：「你是最近才知道的。」

「是的，最近才知道，小弟另有生身父母。」

勝全道：「兄弟能否？……」

古劍軍說道：「小弟當然要告訴大哥了。」

勝全道：「那令尊是……？」

古劍軍道：「大哥可知劍魄王鎭南家遭不幸之事？」

勝全說道：「哦！王大俠原來就是令尊！……」

古劍軍點頭道：「不錯，他老人家正是先父！」

勝全搖了搖頭道：「那怎可能呢？」

古劍軍道：「其中內情複雜，小弟一時也說不清楚，總之，父親事先有了安排，小弟才得置身事外，苟活至今。」

勝全說道：「你是認爲馬老爺子有問題？」

古劍軍道：「小弟手中這隻鼻烟壺是先父遇難後的現場證物之一，當然，我們不能就此認定這壺烟鼻主人就是眞正的兇手，但對他存疑，應該是持平之論了。」

勝全道：「兄弟說得是，小兄同意你的做法，只是……只是……如何向馬老爺子說明呢？……」

古劍軍道：「小弟想過，有二種法子應付；一，裝病；二，抽身遠走。」

勝全沉思了片刻，道：「如果馬老爺子確有猜疑，那你就更不要走了。」

古劍軍道：「小弟也是這樣想。」

勝全點頭道：「好，你就裝病吧，小兄幫你想辦法。」

古劍軍道：「不敢有勞大哥，小弟自有辦法。」

勝全道：「行家眼裏不揉砂子，你裝病可要裝得像啊，千萬不可弄巧反拙。」

古劍軍笑了一笑，道：「小弟知道，……大哥……」

勝全截口道：「小兄知道你的意思，目前，小兄不會完全偏向你，也不會存心維護馬老爺子，最後，小兄絕不違背良心正義，……」一語未了，外面侍童忽然揚聲叫道：「勝爺，老爺子有請！」

勝全道：「我去去就回來！」轉身急急的走了。

古劍軍把話向勝全說明之後，不管結果如何，心裏忽然覺得舒坦了不少，正待再到南書房去，看看有無加强自己研究馬老爺子的事物時，小虹却又冒了出來。

小虹畏畏縮縮的道：「勝爺來過？」

古劍軍冷冷的道：「來過了，是你請他來的，是不是？」

小虹以爲古劍軍在生他的氣，急得面紅耳赤的叫了一聲，道：「古大哥，我是爲你好，請你不要生小虹的氣。」

古劍軍見了小虹那着急的樣子，不由輕嘆一聲，放鬆了臉上的肌膚，道：「小虹，我知道你是爲我好，可是……」

小虹生怕古劍軍再說他的不是，忙又截口道：「古大哥，小虹來告訴你一件事，陰魂不散被馬老爺子的人弄去了。」

古劍軍一震道：「爲了什麼？」

小虹道：「其中內情如何，不大清楚，小弟不敢亂說，小弟只是來告訴大哥一聲，大哥先好有個準備。」

古劍軍暗自思量了一下，忖道：「事情發生得眞巧，我得馬上裝病了。」

古劍軍打定主意，可不敢再告訴小虹，當下眉頭一結，叫了一聲：「唉喲！」彎着腰，捧着肚子叫了起來。

小虹人雖精明無比，做夢也想不到古劍軍會玩花樣，當時慌了手脚，不知所措的道：「大哥，你怎樣了？」

古劍軍打着顫聲道：「我……我……肚子痛，痛得不得了……。」

小虹吁了一口氣，道：「肚子痛，定是剛才吃壞了東西，不要緊……。」

古劍軍嘶聲道：「不行呀，我受不了啦！」

小虹又緊張了起來，道：「我怎樣辦呢？」

「快去請勝大哥呀！」

小虹急急的去請勝全去了，古劍軍早就打好了主意，取出無依子送給他的「閻王令」抹了些許在嘴唇上。

古劍軍仗着身上還有解毒丹，料想不會發生什麼問題，爲求其逼眞，於是用上了「閻王令」。

他那裏知道「閻王令」的厲害，雖然用得不多，不久之後，可就知覺全無了。

這一來，他雖然身上有解毒丹，却等於沒有一樣，有誰知道他身有解毒丹，可以自救呢？

勝全趕來時，只見古劍軍一張臉已變成了黑色，分明是中了劇毒的現象。

勝全因爲與古劍軍有過默契，來時心中原來非常鎭定，這時見了古劍軍的情形，不由得也大爲緊張起來，連忙把貴賓之一的回春聖手許一仙請來診治。

回春聖手許一仙檢查過後，先給古劍軍服了二粒他特製的保命金丹，面色緊張得只搖頭。

勝全急急的問道：「許兄，他到底中的什麼毒？」

回春聖手許一仙嘆息一聲，道：「閻王令！」

勝全驚震得跳了起來，叫道：「閻王令！這却如何是好？」他久走江湖，深知「閻王令」的厲害，這可是一種奇絕天下，非常難以治療的劇毒，就他經驗裏，好像從未聽說過中了「閻王令」的人，有不死的人。

回春聖手許一仙冷笑一聲，道：「這分明是有人要看老夫的笑話，勝老弟，你放心，有老夫在，古公子絕對死不了，剛才老夫已經給他服了老夫特製的保命金丹，三五天之內，諒還不會喪命，老夫這就去找幾味藥物去，你們先好好的看護他，千萬保護他不能再中暗算，如果再生變化，老夫也就無能爲力了。」

回春聖手許一仙急急而去，勝全可就大爲緊張，也認爲古劍軍是中了別人暗算，而不是自己製造的事故了。

深明大義　恩仇了了

馬老爺子爲防範古劍軍再中別人的暗算，於是把古劍軍安置在一間防護非常嚴秘的秘室裏，等閒之人，莫想再接近古劍軍一步。

馬老爺子的壽誕在熱鬧而沉重的氣氛之中過去了，賀客紛紛離開之後，馬府只剩下有數幾位知道內情的知交好友，等待回春聖手許一仙回來拯救古劍軍的生命。

馬府沒有地牢，却臨時把陰魂不散孟白關在一間存放廢物的房子裏。

這裏雖不是堅固的牢房，陰魂不散却無逃脫的機會，他的穴道不但受了制，而且身上還被下了一根金針，除非有人來救他，否則，他自己是半點辦法都沒有。

初來的一天，勝全和他談過一次話，此後，便被冷在一邊，再沒有誰來問他半句話了。

有吃沒有喝，日子難挨極了。

這天，天黑之後，進來一人，在桌上加了一盞油燈，接着，馬老爺子帶着勝全走了進來。

他們原本素識，誰都認識誰，所以陰魂不散孟白見了他們先自發出一聲冷笑。

勝全上前一步，拍開了陰魂不散孟白身上穴道，然後又去掉了刺穴金針，抱了抱拳道：「孟兄，過去也許有點小小的誤會，請孟兄不要放在心上。」

陰魂不散孟白哈哈大笑道：「馬兄，老夫雖然和你們脾胃不對，却也知道你們還不是一點不講道義的笑裏藏刀小人，目前的行徑，却教老夫莫明其妙了。」

馬老爺子馬松齡正着面色道：「老孟，你破壞老夫與古劍軍的感情之事，暫且不提，老夫只問你，你爲什麼還在暗中計算古劍軍……。」

一語未了，陰魂不散孟白已是一怔，

叫道：「胡說，誰計算古劍軍了！」

勝全道：「古劍軍中了『閻王令』之毒，目前命在旦夕，你自己想想，能有機會獲得『閻王令』之人，當今之世，能有幾人，你算不算是其中之一人。」

這是有根據的分析，使他無法否認，因爲，他和無依子確實有這份交情。

陰魂不散孟白嘆了一口氣道：「老弟，你的推想不錯，但，老夫絕沒有在古公子身上下毒，而且，也絕不會在他身上下毒。」

勝全道：「這個在下相信孟兄，咱們只是就事論事，孟老你既然是能獲得『閻王令』的有數人物之一，當然也是能够獲得解藥的有數人物之一……」

陰魂不散孟白心中一動道：「你們要老夫去找解藥？」

馬老爺子馬松齡雙手抱拳道：「有勞之處，老夫感同身受。」

陰魂不散孟白道：「你們能够相信老夫？」

勝全道：「陰魂不散是對頭的寃魂，但也是朋友的護星，你與古兄弟不也是朋友麼？」

陰魂不散孟白哈哈大笑道：「老夫就這樣，可以走了。」

馬老爺子拱手道：「事不宜遲請！」

陰魂不散孟白道：「老夫且先去看看古劍軍。」

勝全轉眼向馬松齡望去，馬松齡點了一點頭，勝全說道：「請！在下爲孟老引路。」

馬老爺子沒有一同去，陰魂不散孟白在秘室中見到了古劍軍，不錯，他是中了「閻王令」之毒。

勝全忽然問道：「孟老，你爲什麼不贊成古兄弟投入馬老爺子門下？」

陰魂不散孟白抬目望着勝全道：「你知道他多少？」

勝全笑了一笑道：「在下知道不多，但却知道一點，古兄弟自己都不知道的事實。」

陰魂不散孟白瞪着眼睛，現出一副不相信的神色，只笑不說話。

勝全自言自語地道：「早年王大俠王鎭南在世之時，待人交友，別具隻眼，更不忌人言，他有幾個特殊的朋友……。」

陰魂不散孟白面色大變，截口道：「你們都知道了？」

勝全笑了笑道：「目前，只有在下一個人知道。」

陰魂不散孟白望着勝全半天，目色陰晴不定，不知打着什麼主意。

勝全接着又道：「古兄弟與在下商量，原打算自己裝病，拖延拜師日期，却想不到你們先向他下了手，請把解藥交出來吧。」

房中除了病中的古劍軍外，就只有勝全和陰魂不散二人，勝全沒有當着馬老爺子的面說出這種話，這時說了出來，顯然，別有用心。

陰魂不散孟白搖頭道：「你的推想合情合理，但却不是事實，老夫絕沒有向他身上下毒。」

陰魂不散孟白絕不會加害古劍軍，由此可知，他用不着說假話。

勝全皺了一皺眉頭，說道：「這就怪了。」

陰魂不散孟白一頓脚道：「老夫現在就去找解藥去。」

陰魂不散孟白走了，勝全心中有着解不開的結，此時此地，又不便離開馬府去想辦法，只有悶在房裏猛灌老酒……

「嘻！嘻！嘻嘻！勝爺！你一個人在喝酒。」小爺望着桌子上的酒菜，只流口水。

「小酒鬼！自己倒吧！」

小鬼酒喝得多，話也多，有一句沒一句的問道：「勝爺，你們把陰魂不散放走了。」

勝全漫不經心的道：「他是去替古兄弟找解藥去了。」

小虹忽然一拍大腿道：「對了，我也有人可找。」放下酒杯，向外面就跑。

勝全一把拉住小虹說道：「你要去找誰？」

小虹道：「我認識『赤練子』，他是用毒大家，一定有解藥。」

要知古劍軍身中「閻王令」劇毒之事，因事關重大，採取封鎖消息的手段，小虹雖然和古劍軍走得近，大家却怕他年紀小亂說話，所以，對他更是多加防範，因此，他一直就不瞭解實情。

勝全一怔道：「你認識赤練子？」

小虹道：「不但我認識，古大哥，陳家兄弟都認識，他還送了古大哥一個小紙包呢！」

勝全道：「一個小紙包！裏面是什麼東西？」

小虹道：「我忘了問了。」

勝全心中一動，道：「走，我們現在就去看你古大哥去。」

古劍軍自移進秘室後，小虹根本就進不去，聞言之下，大喜道：「好極了。」

見了古劍軍，勝全親自動手，果然從古劍軍懷中找出一個小紙包，打開紙包，見到了「閻王令」，勝全臉上的表情，可就怪到了極點，想哭哭不出來，想笑笑不出來，甚至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小虹還莫明其妙的只問道：「勝爺，這解毒丹可以用麼？」

勝全大叫一聲，罵道：「你古大哥是個大混蛋！」

小虹愕然道：「爲什麼？」

勝全道：「他自己毒了自己！」

對症之藥，自是藥到病除，好在古劍軍用量不多，否則，他早就沒命了。

醫好了古劍軍的病，少不得還得編一套說詞，否則，更啓人疑竇。

小虹這一來可神了，揚着頭理直氣壯的道：「勝爺，你們就是看不起我，你們要早讓我知道，古大哥不就早好了，你們也少担多少心。」

勝全揮手道：「好了！好了！你先出去吧，我也有話和你古大哥要說。」

小虹垂頭喪氣的道：「你們就是這樣，老把我當作小孩子。」他口裏發着牢騷，人還是走出去了。

小虹的背影瘦瘦削削的，顯得有點落寞。

古劍軍輕嘆一聲，道：「勝大哥，小虹，他到底是誰家的孩子？」

「你沒問？」

「他不說。」

勝全道：「他是風凌大俠季如春的養子。」

古劍軍道：「他是養子。」

勝全道：「就因爲他只是養子，季大俠夫婦雖然待他如同己出，他却怪怪的，不願待在家裏，寧願在外面流浪撒野。」

古劍軍同情的一嘆道：「季大俠應該暫時瞞着他才是。」

勝全道：「季大俠何嘗不想暫時瞞着他，只是小虹他人小鬼大，發現了眞情，想瞞他也瞞不住了。」

古劍軍道：「那他本姓什麼？」

勝全搖頭道：「季大俠沒說，小兄自是不便多問了。」

怔了一怔，勝全又道：「你打聽他的身世做什麼？需知這種行爲在武林之中是不大受歡迎的。」

古劍軍道：「小弟與他相見，仍有一種特殊的氣機相通，我懷疑他可能就是我的兄弟之一。」

勝全疑訝地道：「有此可能麼？」

古劍軍道：「他全名叫劍虹……。」

勝全道：「這不足爲憑。」

古劍軍道：「在小弟未明白自己身世之前，根本就沒有產生過這種念頭，現在大哥又說我是孤兒，那就大有可能了，只不知他本姓是否姓王？」

勝全道：「過幾天小兄去找一趟季大俠，就可以解開你胸中之迷了。」

古劍軍又取出那人頭指環道：「小弟還有一件信物，我們三兄弟人各一枚。」

勝全道：「你們有三兄弟？」

古劍軍道：「是的，他們是雙胞胎，是小弟出走之後出生的。」

勝全長長的吸了一口氣，笑道：「你還有什麼出奇的事情？」

古劍軍也是一笑道：「有！那是求證殺人兇手的另一件證物。」

勝全「哦！」了一聲，說道：「什麼證物？」

古劍軍道：「一隻斷袖。」他把那隻斷袖被藏在貼身內衣之內，難怪別人一點看不出來。

勝全見到那隻斷袖之後，臉色倏的一變，顯得甚是不安。

古劍軍不待勝全開口，單刀直入地道：「大哥，你知道這隻斷袖的主人？」

勝全點了一點頭。

古劍軍又道：「他就是馬松齡？」

勝全又點了一點頭。

古劍軍冷笑一聲，道：「勝大哥，知人知面不知心，他行仁佈義，骨子裏却是一個無恥小人。」

勝全劍眉連挑，道：「兄弟，你信不信得過大哥，你如信得過大哥，我要帶走你這隻斷袖了。」

古劍軍將斷袖送到勝全手中，道：「大哥有用，你帶去就是。」

勝全拍着古劍軍的肩頭，道：「多謝你的信任。」轉身走出房外去了。

古劍軍看他走出去的時候，步履虛浮，顯得心情無比的沉重。

勝全眞是一個血性正直的漢子，這時，他心痛如裂，像是萬箭穿心般的難過，眞想不到，平日最敬仰的馬老爺子，原來也是這樣無恥卑劣。

他一股不可抑止的怒氣，不告而入的推開了馬老爺子馬松齡的房門。

馬老爺子馬松齡一震道：「勝老弟，你怎樣了？」

勝全見到馬老爺子之後，心智一朗，立時把心中那股怒火壓了下去，道：「沒有什麼。」

他雖然把心中怒火壓了下去，但表示在外面的那種不憤的神色，却無法完全收斂。

馬老爺子馬松齡微微一笑，道：「勝老弟，你今天神情有點不對。」

勝全道：「有一件好消息告訴老哥哥，古劍軍的毒已經解除了。」

馬老爺子大喜道：「太好了，是誰替他解除的？」

勝全道：「小虹在外面遇上一個老農夫，老農夫送了他一粒解藥，另外還送了一件東西…」什麼東西沒有再說下去了。

馬老爺子皺了一皺長眉，道：「那件東西，一定不是什麼好東西了。」

勝全冷笑一聲，道：「老哥哥，眞有先見之明，請看；就是這隻斷袖！」

「啪！」的一聲，斷袖落在馬老爺子脚前。

「老哥哥，你不會否認它不是你的東西吧。」

直性子人，無論如何努力，還是掩飾不住他奔放的本性。

馬老爺子猛然一震，神色也是一變，道：「他說了些什麼？」不是否認，而是緊張。

勝全道：「他要老哥哥還他一個公道，三天之內候復。」

馬老爺子一陣激動過後，不久便控制住自己，喃喃地道：「天理昭彰，要來的終於來了。」

唏吁之間，猛然雙目一張，盯着勝全道：「勝老弟，你給我馬上找到那人，我要見他。」

勝全道：「想殺他滅口？」

馬老爺子一怔道：「勝老弟，你把老夫看成了什麼人？」

勝全道：「在下從今而後，不敢再論天下英雄了。」多麼沉痛而傷心。

馬老爺子苦笑了一聲，說道：「你聽到了一些什麼閒言閒語，對老夫如此失望呢。」

勝全不屑的道：「你應該比在下知道得更清楚。」語氣是越來越失去尊敬了。

馬老爺子長嘆一聲，道：「老弟，請你相信老夫，老夫絕不是殺害王大俠的眞正兇手。」

勝全曾經在馬松齡秘室之內，見到一件斷袖衣服，其殺人行兇之事，可說鐵案如山，如今他居然睜着眼睛說瞎話，更引起勝全的反感與輕視，「嗤！」笑一聲，說道：「你原來又是一個代人受過的老好人，哼！在下有眼無珠，……從此劃地絕交……。」

馬老爺子大喝一聲，道：「勝老弟，就算老夫是一個萬惡匹夫，以你爲人準則，難道你就不給老夫一個機會麼？」

勝全被他這大聲一喝，心神一震之下

也覺得自己是操之過急，太過份了一點，原本抬起的步子，收了回來，長長的嘆了一口氣，呶着嘴不說話了。

馬老爺子沉痛的道：「勝老弟，老夫盼望這一天，已經不知多少年月了，如果永遠等不到這一天，那眞是天道寧論，事無公道了。」

勝全不敢相信地說道：「你等着這一天？」

馬老爺子道：「是的，我是誠心誠意的等這一天，你不知道，其實這隻衣袖是老夫有意留在現場的，同時，老夫還留下一隻鼻烟壺，希望有人能循此找到老夫，誰知道多年來，竟是音訊渺然，好不叫老夫失望。」

勝全點點頭道：「小弟也見到那鼻烟壺了。」

馬老爺子道：「又是那老農夫。」

「不！在另外一個人身上。」

「誰？」

勝全沉思了一下道：「你先說誰才是眞正的兇手？」

馬老爺子道：「我現在不能說。」

勝全道：「什麼時候能說？」

馬老爺子道：「老夫只能告訴王大俠的骨肉後人。」

勝全哈哈一笑，道：「這倒是一個『引君入甕』的好法子，老哥哥，你也太目中無人了，小弟告退了，……」話聲未了，人已奪門而去，根本不讓馬老爺子再有挽留的機會。

勝全離開馬老爺子之後，立刻把古劍軍帶離了馬府，他是下定決心，要站在古劍軍一邊了。

事出倉促，勝全只有先在郊外找了一處冷廟落脚。

住的地方雖然只是一座冷廟，但他們並不寂寞，因爲小虹跟來了，接着藍田三星也跟來了。

小虹與藍田三星雖然人是跟來了，却完全是感情關係，並不眞正瞭解內情。

武林人物，就是這樣，有時候並不顧慮太多，就直覺的結合在一起了。

離開馬府的主要目的，是怕馬老爺子查出古劍軍的身份，而予以加害。

離開了馬府，諒你馬老爺子爲了自己的身份，也不敢明目張胆的有所主動。

當然，這只是第一步，勝全絕對放不過馬老爺子。

由於小虹與藍田三星仗義跟來，勝全自不能讓他們蒙在鼓裏，少不得將內情略加說明，他們聽了之後，莫不氣憤塡膺，誓爲古劍軍拚命。

他們把話說淸楚之後，剛把住的地方做了一些準備，小虹匆匆跑回來道：「馬老爺子來了。」

勝全頓時眉峯一挑，道：「好一個老四……。」

馬老爺子來得眞快，笑呵呵的接口道：「勝老弟，老哥哥可是隻身獨人而來，你不要駡得太早。」

勝全原不是背後駡人的人，這時不免自覺羞愧，無由的紅了一紅臉，滿臉無名之火，也因之發作不出來，但他却身子一動，移形換位擋在馬老爺子前面。

馬老爺子輕嘆一聲，道：「勝老弟，我們好好的談一談如何？」

勝全冷冷的道：「請坐！」接着向小虹與藍田三星使了一個眼色，他們四人心領神會退出房外，守護在四週。

馬老爺子望着古劍軍，笑一笑，道：「劍軍，你的身體完全康復了吧？」

古劍軍壓住心中火氣，保持着適度的風度，欠了一欠身道：「多謝老前輩關懷，已經完全好了。」

馬老爺子點了一點頭，道：「好！好！現在老夫有一件事想告訴他，不知你願不願知道。」

勝全接口道：「老哥哥，劍軍年紀輕，又無江湖經驗，你有話就請直說，不要在他身上動什麼心眼了。」

馬老爺子笑了一笑道：「勝老弟，你誤會老哥哥我了，老哥哥只是想告訴你，王大俠當日遇難的實情而已。」

勝全一震道：「告訴他？」

馬老爺子正色道：「正是他，王大俠的後人，王劍軍！」

勝全霍地站起來道：「你……你……你……」

馬老爺子搖手止住勝全道：「你不要緊張，老哥哥本來就不是兇手，自不會去把這黑鍋背到底。」

勝全道：「你怎知他的身世？」

馬老爺子一笑道：「還不是老弟你告訴老夫的。」

勝全一愣，道：「我？……」

馬老爺子含笑道：「此地無銀三百兩，你仔細想想，你的種種措施，不等於給了老夫最好的提示麼！尤其你現在的表現，更加强了老夫的信心。」

勝全可也不是普通人物，只是當局者迷，犯下了錯誤而已，一經點醒，自是恍然大悟，不由得訕訕的苦笑了一聲。

馬老爺子見勝全雖然鬆弛了不少，但戒備之心，却絲毫未減，暗暗一點頭，道：「劍軍，只要你一點頭，承認老夫沒有猜錯，老夫可盡吐所知了。」

古劍軍再也忍捺不住，向前一步，一揖到地，道：「老前輩神目如電，晚輩實在就是王劍軍，有請老前輩指教。」

馬老爺子長長的吁了一口氣，脫力地揮了一揮手，不勝其感慨地，道：「好！好！好！老夫也可以無虧我心了。」

馬老爺子的表現，使勝全的心情大爲放心，愧歉的叫了一聲，道：「老哥哥，小弟……。」

馬老爺子搖手道：「老弟，你是對的，別的話我不要多說了。」

勝全瀟洒的一笑，不要多說。

輕咳了一聲，馬老爺子道：「老夫還是畫龍點睛，長話短說地，說起劍軍的殺父仇人，他就是風凌大俠季如春。」

勝全一皺眉頭，愕然道：「怎會是他？」眞叫人難以相信。

馬老爺子深沉的一嘆道：「老夫與如春情同手足，如非親目所見，老夫也不會相信是他，同時，老夫也不會任人暗中猜忌，隱忍這多年了。」

勝全慨嘆一聲，道：「唉！老哥哥，小弟空與老哥哥相交有年，而對老哥哥却是……。」

馬老爺子又是一搖手，截口道：「老夫說過，你沒錯，不要再提了。」

東南亞最暢銷的武俠小說
新派武俠小說
楚留香
（第四部）水母陰姬
古龍
古龍
最滿意的一部小說
懷傷心之事
出絕情之招
女人沒有一個不愛他
壞人沒有一個不怕他
全書四冊
售港幣十八元
武林出版社印行
超級市場書局均有出售

勝全深覺對馬老爺子信心不堅，大爲自責，只能發出一陣尷尬的苦笑。

古劍軍在馬老爺子面前承認了自己的身世，他當然該姓王，而稱王劍軍了。

王劍軍一口氣問道：「季如春是怎樣一個人？他與家父有什麼仇恨？爲什麼要殺害晚輩全家呢？」

馬老爺子嘆惜一聲，道：「勝老弟，你也認識季如春，依你的看法，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勝全沉思了半天，搖了搖頭道：「這樣一來，倒很難說了。」

馬老爺子說道：「以你過去的觀感說吧。」

勝全出言謹愼地道：「從表面上看去，他在武林之中仍不失爲一位熱血漢子，有很好的聲譽，對人也極有分寸。」

馬老爺子點了一點頭道：「其實他本來也就是這樣一個人。」

這句話不但王劍軍聽了不相信，勝全也甚是不以爲然，反問道：「他要眞是個這樣的人，爲何會殺害王大俠全家呢？」

馬老爺子搖頭苦笑道：「這個問題，老夫也不大淸楚了，大約只有季如春自己才能說明了。」

王劍軍道：「老前輩，晚輩有一句不大禮貌的話，不知當問不當問。」

馬老爺子一笑道：「劍軍，你眞是一個好孩子，在這種情形之下，你還如此守禮，悲憤中不失分寸，可喜！可喜！」

話峯一轉，回到正題，接着道：「不要攷慮禮貌問題，你什麼話都可以問，也都該問。」

王劍軍欠身一禮道：「多謝老前輩海涵，請問老前輩，老前輩爲什麼要留下供人追索的綫索？」

馬老爺子道：「老夫於情不能出賣季如春，於理不能自昧良心，所以只有留下供人追索的綫索，如果有人循綫索尋到老夫，那是季如春命該遭報，老夫也不能維護他了，如果無人找來，那是王大俠命該遭刦，老夫也可稍安寸心。」

王劍軍雙眉一挑正色道：「老前輩這種想法和作法都有點勉强，照老前輩的爲人，應該挺身而出才對。」

馬老爺子嘆了一口氣道：「可是老夫不能，因爲季如春乃是老夫先師唯一的親生骨肉，同時，老夫也實在分不出他們誰是誰非，所以只有出此下策了。」

季如春是馬老爺子的師弟，這是事先想不到的事，王劍軍未入江湖不說，就勝全都不知道他們有這層關係。

勝全驚訝之色溢於言表，道：「江湖上很少人知道吧。」

馬老爺子喟然長嘆一聲，道：「這都是老夫之過，兩位可知道，老夫在十七歲之前，極是荒唐頑劣，不求上進，被先師逐出師門，日後迷途知返，歷盡艱辛，才得稍有寸進，其中深獲先師暗助之力至大，但先師迄未允許老夫重返師門，是以世人多不知道老夫與季如春的關係。」

王劍軍迷惑地道：「令師爲什麼不准老前輩返回師門呢？」

勝全道：「因爲馬老爺子後來另有明師，所以季老前輩謙不接納老哥哥了。」

王劍軍長嘆一聲，道：「這就難怪老前輩左右爲難了。」

勝全起身道：「走，王老弟，我們去找季如春去。」

馬老爺子道：「老夫陪你們一同去找他。」

勝全回頭一望馬老爺子道：「老哥哥方便麼？」

馬老爺子道：「沒有什麼不方便。」

王劍軍還想勸阻馬老爺子，却被勝全用眼色止住了。

於是，他們七人輕裝急行，直奔季如春所住的楓林山莊。

楓林山莊是小虹的家，小虹却不知道內情，心中好不着急，但又問不出半點口風，不過他爲人甚是聰明，又會胡思亂想，想到不對之後，不由得大驚失色，大叫一聲，獨自一人先自跑回家去了。

季如春的楓林山莊的名氣不小，眞正的莊子却並不太大，全莊大小三幾十個人而已。

小虹氣急敗壞的趕回楓林山莊家中，莊主夫婦大喜過望，接着小虹高興得不得了。

小虹在家裏和在外面一樣，想說就說，想做就做，一把拉着季如春拖到書房裏，問道：「爹，孩兒有一件事要問您。」

季如春笑道：「有什麼事，這樣神經兮兮的。」

小虹道：「爹，您可是認識一位王鎭南大俠？」

季如春面色一僵，愕然道：「你爲什麼忽然提起王大俠？」

小虹出語更是驚人地道：「王大俠可

是爹您殺死的？」

季如春臉色劇變，道：「誰說的？」

小虹道：「馬老爺子帶了王大俠的後人古大哥，就要到了，你老人家快作打算吧。」

季如春在驚雷震撼下的心神反而冷靜了下來，長嘆一聲道：「要來的總是要來，現在總算來了。」

小虹聽得莫明其妙，心念如麻地叫道：「爹，你說什麼呀！馬老爺子最不是東西，我們想法子對付呀！」

季如春在層層濃霧中擠出一抹苦笑道：「不要担心，爲父早有準備了。」

小虹一怔道：「你老人家知道他們要來？」

季如春顧而言他，道：「小虹，你回來得正好，爲父正有話要告訴你。」說完話之後，不待小虹答話。他巳打開秘室之門，向裏面走去。

小虹只有隨後跟了進去，季如春要他在對面坐下，道：「小虹，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你的親生父母嗎？」

小虹搖了一搖頭，道：「不！不！我不要談這個。」

季如春淒然笑道：「你現在不談，如果爲父一旦不幸，你以後又向誰問去？」

小虹楞了一下，道：「娘可以告訴我的。」

季如春道：「你娘什麼都不知道。」

小虹使着性子道：「這有什麼了不起，不知道就算了，孩兒巳經想通了，孩兒只認你們兩位老人家爲父母。」當然，這是孩子話，但却充滿了至情至性的感情。

季如春聽得心如刀割，熱淚盈眶，點頭道：「孩子，有你這番心意，爲父就心滿意足了……。」

話聲微微一頓，望着小虹有點發呆的神態，輕嘆一聲，又道：「孩子，你聽着，爲父這裏有一件信物，憑這件信物，你就可以找到你大哥，找到你大哥之後，你就知道你的生身父母了。」伸手，遞過來一隻人頭指環。

季如春說了一些什麼，他根本沒有聽進耳朵，直到季如春把人頭指環送到他眼前，小虹才似雷擊般猛然一震，跳了起來，道：「我知道，古大哥也有一枚這樣的指環，……啊！……爹！你是說孩兒也姓王？……」

季如春點了一點頭。

小虹大叫一聲，道：「爹！你是說孩兒就是王大俠的兒子？」

季如春又點了一點頭。

小虹「啊！」了一聲，搥着自己的頭，張徨無主的在房中打着轉，道：「你……你……你……。」

季如春出手點了小虹的穴道，先讓他冷靜下來，然後又拍開他穴道，叫醒小虹，道：「孩子，孩子，你聽爲父說……。」

小虹睜開雙目，望了季如春一眼，反手抱着季如春，大叫道：「我不要聽，我不要聽，王大俠一定不是你殺的。」

他到底還是個未成熟的小孩子，他不希望看到的結果，便使性子不要聽。

季如春熱淚雙流道：「孩子，是的，王大俠不是爲父殺的！」

小虹猛然跳了起來道：「眞不是你殺的？」

季如春點着頭，說道：「眞不是爲父殺的。」

小虹高興得跳了起來，雀躍着道：「那太好了。」

季如春臉上却沒有半點高興的神色，只是搖頭嘆息不巳。

小虹高興頭上，那裏注意這些小事，接着說了一聲：「我去告訴他們去……。」話聲未了，他巳飛也似的射出去了。

小虹對季如春的信心，使季如春大感安慰，淒苦的面容中，綻開了一絲微笑。

小虹衝出楓林山莊不久就遇到了王劍軍等一行人，一路來時，他倒先計較了一番。當他遇見王劍軍他們時，先取出剛得到的指環，遞給王劍軍道：「大哥，你看，我也有一枚這樣的指環！」

王劍軍看見了小虹手中指環，大喜道：「果然是你，你果然也有一枚這樣的指環，那你是我的老弟了！你爲什麼不早說呢？」

小虹不帶絲毫緊張神色，笑道：「從前我也不知道我會有這種指環，我還是剛知道不久哩！」

勝全聽得雙眉一皺，道：「你回去說了一些什麼？」

小虹聽說季如春不是殺人兇手，心裏鐵定，却就不大老實了，笑着道：「沒什麼，有什麼可說的，準備迎接大家呀！」

勝全明知小虹言不由衷，却又無法說他的不是，只有哈！哈！一笑，道：「好！好！好！這次可要大大的叨擾貴莊一頓了。」

小虹陪笑着沒有再答理了。

季如春笑臉如常的接待大家，勝全替王劍軍與藍田三星引見季如春之後，季如春單請馬老爺子，勝全和王劍軍進入他書房秘室。

表面上大家客客氣氣，骨子裏都緊張得透不過氣來，只有小虹，信心十足，一點也不放在心上。

王劍軍初入武林，根本不知尋仇的凶險場面，倒也沒有什麼異樣感覺，只有勝全，心中不由得捏了一把冷汗，不知季如春用心何在？

大家在秘室之內分別坐定之後，馬老爺子首先發話，叫了一聲，道：「如春，事情如今找到門上來了，希望你不要墮了先師家風。」

馬老爺子雖然未能重返師門，但情誼如一，所以說出來的話，重如山岳，由此，亦可看出馬老爺子的守正不阿。

季如春垂首道：「是！小弟知道。」

馬老爺子肅然道：「那你就自行了斷了吧！王公子巳循小兄請求，罪在一人，不辱先師門楣，你死之後，你自己的身譽，也不會有所損辱。」

季如春又應了一聲：「是！……。」應聲之後，他却沒有進一步的表示。

馬老爺子雙眉一揚，冷「哼！」一聲，道：「如春，你……。」

季如春忽然一昂頭，道：「馬大哥，小弟並不是殺害王大俠的兇手！」

馬老爺子一楞道：「你不是兇手，爲什麼不早說？」

季如春喪然道：「罪證如山，小弟有

口難辯啊！」

馬老爺子道：「至少，你也該向小兄說個明白吧。」

季如春道：「師兄的爲人，會相信小弟的話麼？小弟隱忍不發，只想找出眞正兇手來……。」

馬老爺子道：「這多年來，你一定巳經找到眞正兇手了。」

季如春搖頭道：「沒有，小弟找不出眞正兇手！」

馬老爺子道：「那你如何證明王大俠不是你殺的呢？」

季如春悲呼一聲，道：「小弟要能證明就好了。」

馬老爺子嘆了一口氣，道：「回想當時情景，老夫，老夫，又能說什麼呢？」

王劍軍一面仔細聽着他們的談話，一面觀察着季如春的神情變化，他發覺季如春自始至終都顯得非常惶恐與悲憤，而說出來的話，却又沒有絲毫技巧，顯見他確有難以叫人相信之苦。

季如春沒有巧言飾非的詭辯，却有堅不承認，其中莫非眞有什麼不尋常之處？

王劍軍暗自思量了一陣，問道：「季大俠，請你將當時經過情形重述一遍，好不好？」

季如春點了一點頭道：「在下與令尊素稱不睦，在令尊兇案發生之前，令尊做了一件使在下大爲惱怒之事，在下一時氣忿，往找令尊理論，當在下在令尊書房找到令尊時，令尊巳被人刺了一劍，奄奄一息，命在須臾，在下一時不忍，全力施救，令尊終以傷勢過重，一命不起，但令尊在臨終之際。忽然以令弟小虹相托，因此，在下對令尊頓生知遇之感，後來才找到令弟，而收養了他。」

馬老爺子插嘴問道：「當小兄趕到王大俠書房時，你滿手血腥，手執短劍，那又當如何解說？」

季如春道：「說來事情也巧，那短劍正是刺殺王大俠的兇器，小弟正將它從王大俠身上拔下來，大哥你就來了。」

馬老爺子道：「你當時爲什麼不說明呢？」

季如春道：「師兄會相信小弟的話麼？同時，小弟身受王大俠重托，有件事急於辦理，延誤不得，因此，也沒有時間和大哥分辯，所以，只有匆匆走了。」

馬老爺子長嘆一聲，道：「這都是小兄平日爲人之過。」

王劍軍問道：「你當時趕去做什麼事呢？」

季如春道：「在下趕到十里外的三王廟，把廟前一株銀杏的枝椏斬下一枝，插在銀杏樹旁而巳。」

王劍軍奇訝地道：「就這樣，沒有別的事了。」

李如春道：「這就是王大俠要在下做的。」

王劍軍皺着眉頭道：「這是爲了什麼呢？」

勝全道：「令尊在生之時，交遊甚廣，這可能是相約好了的一種訊號。」

季如春道：「在下也是這樣想。」

王劍軍道：「如果這是一種訊號，想必定有收信之人了。」

勝全道：「一定有。」

王劍軍道：「要找到那收信之人，應該不是困難之事。」

勝全道：「應該說一點不困難。」

王劍軍低頭沉思了片刻，向季如春道：「季大俠，晚輩相信你的話，更相信你絕不是殺死先父的人。」

季如春簡直不敢相信的張大着嘴吧，半天說不出話來，久久之後，才說出一個「你……」字。

王劍軍道：「大俠與先父的恩怨不談，先父遭難之後，大俠一諾如金，不計前嫌，收養了舍弟，又豈是普通人所能做到，因此，晚輩相信大俠乃是性情中人，絕非謀害先父之人。」

季如春感極帶泣地道：「王公子，你如此明察秋毫，老夫如獲重生，老夫，……老夫……。」

王劍軍一笑，截口道：「老伯，收養舍弟之恩，晚輩還沒有致謝哩！何況，整個事情說來，老伯對先父有恩無怨，老伯又何耿耿於懷之有。」

馬老爺子哈哈大笑，道：「痛快！痛快！劍軍，老夫眞沒有看錯你。」

王劍軍謙遜的道：「老前輩過獎，晚輩只是就事論事而巳。」

馬老爺子一蹙雙眉道：「正兇又會是什麼人呢？」

王劍軍道：「晚輩遲早要把他找出來的。」

這時，最高興的還是小虹，先抱着季如春叫了一陣，笑吟吟的道：「爹，你看，好人就是好人，您是好人，我大哥也是好人，我好高興啊。」

勝全笑道：「以後，你更要做個好人才是。」

小虹肯定的一點頭，道：「那還用說，我將來一定是好人。」

「哈！哈！哈哈！……」小虹的自信，引得大家都笑了起來。

「鈴！鈴……。」秘室一角，傳出了一陣鈴聲。

外面顯然有了什麼事情。

小虹打開秘室，當先跑了出去……

大家走出秘室，小虹巳回到書房，向王劍軍道：「大哥，來了三個人，都是找你的。」

勝全道：「是些什麼人？」

小虹道：「我只認識一個陰魂不散，其他二人從未見過。」

大家匆匆走到外廳，王劍軍看見齊大戶也親自來了，另外一人，經過介紹之後，才知道他姓孔名一明。

孔一明其貌不揚，不像是個大有來頭的人，馬老爺子與勝全對他的姓名似乎也甚是陌生。

倒是季如春見到孔一明時，不能自巳的發出了一陣激情，口中一連「啊，啊……」好幾聲。

齊齊山劈頭便問王劍軍道：「劍軍，你沒有把季大俠當做你的殺父大仇吧？」

王劍軍微微一笑道：「小姪也不至如此不明事理。」

齊齊山吁了一口氣，道：「你沒有叫老夫失望。」

王劍軍道：「小姪覺得其中別有陰謀

，季大俠不過是安排中代罪羔羊而已。」

陰魂不散孟白哈哈一笑，道：「想不到你未入江湖，就已如此瞭解江湖事，可喜！可賀！」

王劍軍被說得不好意思起來，訕訕的道：「晚輩只是胡猜亂想而已。」

陰魂不散孟白笑道：「胡猜也罷，亂想也罷，你能導致這種結果，就很了不起，你再想想，其中有什麼綫索，值得去追查？」

王劍軍沉思了一陣道：「我覺得那把兇器——短劍，很值得注意……」

忽然一轉頭，望向季如春道：「季前輩，那把短劍還在不在？」

季如春楞了一下道：「我……我當時急急離去，忘了那短劍的事了。」

馬老爺子接口道：「老夫帶去了那把短劍，至今還在老夫保管之中。」

齊齊山道：「我們這就去看看那把短劍如何？」

馬老爺子道：「有何不可。」

季如春道：「小小一把短劍，派人去取就是了，何必大家來往奔波，各位就等在舍下，讓在下稍盡地主之誼……」

王劍軍含笑道：「謝了，我們還是回到馬府去好，我們來日方來，將來叨擾的日子多着哩。」

他邊說邊站了起來，表現了堅決的辭意。

季如春不便强留，點頭道：「那麼在下也隨同各位去馬大哥府上一行。」

大家一同到了馬府，馬老爺子親自把短劍取了出來，請大家研究。

來客中，孔一明一直沒有說過一句話，馬老爺子把短劍取出來時，第一個把短劍接過去的人，居然就是孔一明，孔一明接過短劍之後，變戲法似的在短劍上塗了一些藥水，藥水塗在短劍上，短劍現出了一層淡淡暗影。

孔一明在短劍暗影上塗了些別的藥水，那淡淡的暗影，又變了另一種顏色。

孔一明這時突然開口說了第一句話道：「本人暫時保留說明結果。」

馬老爺子長眉微微一揚，望了孔一明一眼，道：「孔老，有何顧忌？」

孔一明只微微一笑，未再開口說話。

齊齊山忽然移過話題道：「劍軍，老夫要向你說一句抱歉的話。」

王劍軍一怔，道：「齊伯伯……」這是什麼時候，爲什麼說出這種話來。

齊齊山道：「老夫一直瞞了你一件事，那就是你繼母並沒有死，一直也好好的活在人間。」

王劍軍迷惑地說：「我繼母？」

齊齊山說道：「其實你離家之日，也就是你親生之母去世之日，後來，令尊就娶了你繼母，你繼母也就是你兄弟劍虹，劍輝的生身之母。」

這時，在座之人，各有各的感受，各有各的反應，其中最强烈的就是小虹，只見他跳了起來大叫道：「你是說小虹的親娘，沒有被害？」

齊齊山笑着道：「她要是被害了，那還能在世上麼？」

馬老爺子皺了一皺眉道：「老夫當年一時疏忽，未及檢查王大俠全屋，事後但聞王大俠全家遭難，如此說來，倒是傳言不實了。」

齊齊山道：「傳言沒錯，錯的是死錯了人，王夫人本人沒有死，死的是一個替身。」

馬老爺子「啊」了一聲道：「當今世風不古，竟然還有以身代死之人，老夫實是萬萬想不到。」

齊齊山道：「說來，那也是天意了，因爲王夫人的不死，給無頭慘禍，帶來了一綫曙光。」

勝全笑向王劍軍道：「老弟，恭喜，恭喜！」

王劍軍道：「齊伯伯，我們現在可不可以去看望她老人家？」

齊齊山道：「當然可以，她還有很多令尊的秘密要親自告訴你哩！」

小虹樂得大笑道：「好呀，我們現在就去。」

齊齊山道：「把那把短劍也帶去。」

小虹道：「我負責。」一手把短劍取到手中。

這時，馬老爺子忽然歉意的抱着拳道：「對不起，請恕老夫不能奉陪了。」

王劍軍揖道：「不敢有勞老爺子。」

勝全當然不會不去，大家離開了馬府，齊齊山領着大家却走上了回家的路綫。

王劍軍心中一動道：「她老人家是不是也住在易家灣？」

齊齊山點頭道：「你猜對了，實在說來，她就住在老夫家中。」

這時，一向不說話的孔一明忽然也開口說話了，他道：「老夫要辦的事，都已辦好了，結果就寫在這紙片之中，公子一看就明白，老夫不去易家灣了。」轉向離開了大家。

王劍軍本想留住孔一明，却被齊齊山止住道：「此人脾氣古怪，讓他去吧！」

王劍軍打開孔一明留下紙片，只見上面寫着：「此短劍非殺死令尊的兇劍。」

大家都看到了這句話，勝全一皺眉頭道：「奇怪，馬老哥爲什麼用這把短劍來搪塞呢？」

齊齊山冷笑一聲道：「說穿了一點也不奇怪，因爲他不敢把那短劍交出來。」

勝全一震道：「難道那把短劍是他自己的？」他的腦筋一點不慢。

齊齊山道：「不是他自己的。」

勝全一怔道：「不是他自己的，他在隱瞞什麼？」

齊齊山道：「這個，老夫就說不上了，當見到王夫人之後，大家都知道了。」

王劍軍忽然嘆息一聲，道：「勝大哥，小弟想請教你一事。」

勝全道：「兄弟有話請說。」

王劍軍道：「馬老爺子是不是一個眞正值得敬愛的人？」

勝全道：「就小兄所知，他實在是一個值得敬愛的人。」

王劍軍轉向齊齊山道：「齊伯伯，如果小姪從此放棄尋仇之事，不知齊伯伯能不能原諒小姪的不孝？」

齊齊山道：「問題不在老夫，你應該問你繼母。」

這時，勝全忽然大叫一聲，道：「我明白了，老哥就是你殺父仇人，但，以他

的爲人，怎樣可能呢？」

王劍軍道：「是人，就難免有糊塗的時候。」

勝全悻悻的道：「如此小兄弟一定饒不得他……不過，小兄希望得知道一些更具體的證據。」

王劍軍道：「你不會知道更多的證據了，因爲小弟不願向下再追下去了！」

「爲什麼？」

王劍軍道：「小弟以爲毀去一個令人尊敬的武林前輩，但求快意一己的恩仇，是不應該的，只要他能改過自新，其爲福人羣的力量，是眞實而永恒，如果小弟這時殺了他，豈不也就削弱了爲人羣謀福利的力量，換一句話說，也就是傷害了許許多多需待援手的人，這種於人有害於己無補的事情，小弟認爲不是復仇的眞旨。」

勝全張目結舌的發了半天楞，忽然一抱雙拳，肅然起敬道：「兄弟，小兄深以能與你訂交爲榮。」

王劍軍道：「大哥過獎，小弟不過是比一般江湖朋友稍爲看得開一點而已。」

勝全慨然道：「你這稍爲看得開一點就給武林朋友帶來新觀念，這種新觀念推展開來，却是武林之中大大的希望……」

忽然，又抱了一抱拳道：「小兄，暫時不能陪你到易家去了。」

話聲一落，人已轉身疾馳而去，王劍軍欲待叫住他，王劍軍的話聲尚未出口，勝全的身形已經不見了。

勝全在王劍軍的感召之下，忽然想到自己的責任重大，因爲，王劍軍如此決定，可說都是他根據他對馬老爺子的看法所下定的，如果，自己看錯了人，那自己豈不愧對王劍軍，愧對整個的江湖，一念及此，勝全冷汗悚然，他要回到馬老爺子身邊去了。

馬老爺子前脚回家，勝全跟着後脚就到，照說，勝全至少要遲到二三天才是，只因勝全兼程趕路，所以趕了個前後脚。

馬老爺子精神萎靡，臉色更是蒼白得可怕，就這二天時間，他好像一下子老了四五十年！馬老爺子見勝全趕回來，一無高興之色，只淡淡的道：「你回來了。」沒問他爲什麼回來得這樣快，好像這些問話，都是多餘的。

勝全道：「老哥哥，你怎樣啦？」

馬老爺子無精打采的道：「我很累了，你也不歇歇罷，有話我們明天再說！」像逃避似的急急向內院走去。

勝全幌身馬老爺子之前，道：「老哥哥，小弟只問你一句話。」

馬老爺子望着勝全堅定而固執的眼神，猶豫了一下，道：「你這又何必呢？……」身形一轉，轉向了去書房的方向。

勝全默默的隨在馬老爺子的身後，兩人先後進去書房。

馬老爺子道：「有什麼話你說吧！」

勝全開門見山的道：「王鎮南是不是你殺的？」

馬老爺子反問一句：「你信不信？」

勝全想不到馬老爺子會問出這樣話來，怔了一怔，道：「很難說。」

馬老爺子雙目一瞪道：「你對老哥哥就這樣沒有信心？」

勝全一嘆道：「但願小弟能有這份不移的信心。」

馬老爺子喝聲，道：「王家小子，在你面前說了些什麼話？」

勝全道：「沒有。」

馬老爺子道：「他沒有咬定老夫就是他殺父仇人？」

勝全道：「沒有，但他不準備追查下去了。」

馬老爺子道：「他無法證明老夫的罪行。」

勝全說：「不，他不願發現眞像。」

「爲什麼？」

勝全道：「他說了一段話，他說：報仇只是一己的快意恩仇，報仇的結果，也許損害了大多數人的福祉，爲世一己之私而損害了大家福祉的報仇的行爲，他所不願，也所不取，所以他不準備報仇了。」

馬老爺子錯愕了一下，道：「他眞是這樣說的？」

勝全道：「老哥哥，你又不是不知道小弟的爲人。」

馬老爺子兇霸霸的語氣忽然軟了下來，嘆惜一聲，道：「不錯，是老夫殺了他父親。」

勝全冷笑一聲，忿忿地道：「怕死鬼，爲什麼早不敢承認？」

馬老爺子這時反而冷靜了下來，忽然，打開書案抽屜取出二隻信封，二隻信封都是鼓得滿滿的，顯然都裝了許多文件。

馬老爺子取出一隻信封給勝全道：「你看了這個再罵老哥哥不遲。」

勝全接過那只信封，馬老爺子却雙掌一合，把另一隻信封用掌力震得粉碎。

勝全打開信封，裏面是馬老爺子的自供狀。原來，馬老爺子與王鎮南都不是什麼十十足足的正派人物，都失過足，也都幹過一些壞事，尤其，馬老爺子更幹過幾件如今想起來，都叫他寢食不安的事。

王鎮南知道得最清楚，馬老爺子最是畏忌他。有一次，王鎮南酒後失言，揭了馬老爺子的短，於是種下了殺身之禍。

馬老爺子惡計得售，正好季如春碰上了，於是，成了馬老爺子嫁禍的對象。

這都是馬老爺子當年的看法和作法。

事後，馬老爺子也甚是後悔莫及，他雖然明知王鎮南的種種安排，却從未展開趕盡殺絕的手段，因此，王劍軍兄弟才得安然無事。以後的歲月，馬老爺子在悔恨加交的自責心情之下，對武林人物的福祉，更是全力以赴，以圖減輕自己的罪孽。

就以他要收王劍軍爲徒一事來說，他也有着贖罪圖報的本意，而準備將自己的一切轉讓給王劍軍。

文件不只一件，有各種用途的文件。

最後一種赫然寫着「遺言」兩字！

勝全專心一件一件的看了下來，看到「遺言」兩字時，他已是猛然一震，投目向馬老爺子望去……

只見馬老爺子胸口插了一把短劍，馬老爺子的一顆大頭已垂落到胸前。

勝全大叫了一聲：「老哥哥……」

同時，門外人影一閃，王劍軍也搶步而入，口中叫着：「馬老前輩……」

桌上，馬老爺子另外還留了一張紙條：「劍南，你如眞能爲武林朋友着想，老夫還望你能接掌老夫門戶。」（完）

新派俠義奇情小說

凌波·文
盧令·圖

魔風血雨

天魔心法　引人入魔

八兇困仙童

十年前，被人稱爲神仙眷屬之中州大俠，史維君、蕭龍女死了！死得極慘——

不久，消息傳來，史維君之師門長老，發下火龍令牌，追殺史之獨子，年才十七歲之史友靜！火龍令牌爲火龍門中輕易不現江湖之大令，史友靜到底犯了什麼樣的巨規大例，致令火龍門對之如此深恨痛絕？並且，令天下武林道，黑白英雄士，俱對史友靜有仇恨之感？現在的史友靜簡直是遍地皆敵。更可憐的是，慿誰也可將其宰殺，凌辱，或者無情折磨，火龍門非但不怪罪出手者，還可相助，甚或代出手者揚萬示名！

到底犯了什麼罪？

可憐，史友靜犯了亂倫之大罪！

淫母，弒父……

這就難怪火龍門有如此表示！其實，天下武林道，稍有良心的黑道中人，也不得不對史友靜深恨痛絕！無論是誰，對史友靜不齒於人類之作爲，一致公然奉上兩個字！「梟獍」！

「梟」！又名爲食母鳥！

「獍」，是爲食父獸！

史友靜因亂倫而致父母於死地，梟獍兩字，當之無愧！成爲武林公敵，也就理之當然！然而，史友靜失了踪，一個十七歲的少年，消失在人海中，本來是件易事．不過，想逃出武林中人的追蹤，却是極難。可是，十年來，影訊全無，看來，史友靜並非是個輕易之輩！

越是這樣，越是令人感到可怖，所謂；小有才而以才濟惡，是爲「大慫」。這就更加對史友靜不利，各大門派中之主持、長老，一再告誡其門下，出山第一件大功德，就是擊殺這武林梟獍！這一件功德，抵得上成千成萬之大功德。

史友靜遍地皆敵！

不想，十年過去了，史友靜無聲無息。或者，他自覺無顏立足江湖，死於荒山窮谷，或者——

總之，江湖中人依然記住他！只要有風聲，他們會不顧一切，擊殺此人！

但是，江湖風浪並不會因此一人而平靜，換句話說：依然有武林之爭，掀起一個又一個洪峯，史友靜的失踪，並不代表江湖風浪的湮沒，在少華山陰的九里坪，正在醞釀着另一件兇行惡事……

這是一個山鎭小店，由於在山口要處，所以，進山出山的人，全有機會到這小店中歇脚，打尖，或者喝些酒。小店的老闆是外來人，却弄得一手好野味，還有風鷄啊。臘肉啊，滿不錯的！這爿徐家小舖眞有些名呐！也眞能招些客人來。

可是，今天却有些奇怪。並且，透着有些緊張，血腥的味。

先是來了一對夫婦，男的生得少年英俊，可惜滿面風塵，引使他看來十分憔悴

．女的面相不太美，還挺了個大肚子，走進店內，氣喘吁吁，分明是在閃避什麼人物追踪。不過，實在因爲氣力不支，才算來此店中歇息養神的。

快也正快，而夫婦才坐定不久，立即又走進了一對兄弟，一身黑衣服，兩張黑面孔，一進門就對兩夫婦笑，這笑容可眞令人看了心發慌。兩夫婦一見這一對兄弟，面色微變，可是，很快就恢復原狀，點他們的菜，還叫了些酒。然後，從容的坐在那裏，指點山景，野趣。並顯示出這男的對妻子的一份眞情。

還有人進來吶！前前後後，又來了六個，其中有一個頭陀，一個中年道士，這前後八人，如有意若無意的，將這一對夫婦困了個實。

最後，來了一個身穿白袍，却又鑲了黑邊的青年，此人年才廿四五。一張清秀的臉，却蒼白得一無血色，修眉帶愁，而朗目却微現綠光！走進來時，一無聲息，猛不留神，直會將他當作了幽靈！

可是，他在笑，笑得如此之不自然，其中那一僧一道却讓他笑得老大不自在。

「你爲什麼對我笑？」實在不耐煩，那個道士開了口，可是，沒回答，人們全已看出來，此君這一對綠光隱泛的眼睛是全神注在道士的面上！如今，不回答只是看，分明是含有極大輕視之意。也難怪道士忍不住氣。

「你爲什麼不說話？」

依然沒有回答。不過，這一次却換來了一聲極幽厲的嘆氣。這一聲嘆氣是又陰、又涼、又怪、又長。引使這小店的空氣變了！變得萬分陰森，形成一股壓力，令在場人個個感到有說不出的難受！

然後是一片沉寂。可是，在沉寂中却充滿了緊張，血腥、陰森、恐怖之味……

總算一份份的酒菜上來，讓這兒的空氣略有活躍之感，否則，眞可以把人給僵死了。

白袍客也叫了酒菜，因爲他最後來，也最後送上。

他是微微飲了一口酒，冷冷的又吁了一口氣。眼尖的人，已看見他的眼睛中，溢出了兩顆晶瑩的眼淚。

「這位相公！此地非善地，不可久就擱，請即退出。」是那個女子在說話。分明，在勸說白袍客退出小酒店，間接的也算是說明了，此地將有一場江湖上的火併事件，立即發生。

誰想到，白袍客是聽而不聞，只是抹了抹眼部，然後，又對那道士在看。

這是在攪什麼鬼？道士眞想跳起來，與白袍客理論一番，但是，想到此行之重務，他不得不啞忍了這口氣，一扭頭却向那少年夫婦開了口：「桑仙童，看來你們也明白，此地非善地。」

「人並非善人！」那少年立即接了口道。

「哈哈哈！難怪人稱七巧星，果然是玲瓏剔透，好！咱們已召集了人手，將賢伉儷總算困住了。乖乖的，也別費我們弟兄手脚，將東西交出來！」

「把命也留下來！」少年又接了句。

「不錯！」

「你敢！」語聲中，突見人影一閃，就聽得一片吆喝。又聽得一陣金鐵交鳴聲中，那少年已穩然的坐在自己座位上，不過，左肩頭已有幾點血星沁出，少婦是凄然地問了句：「重不重？」

「皮肉之傷，倒叫琳妹担心了！」

「很好！」好字才畢，又是一條人影，其疾如風如火的，一個倒退，然後其快無比的，向在座八人打了個轉。耳聞一陣吆喝聲中，叮叮叭叭連聲，少婦也已坐在原位上，可是，她是扶着了肚子在撫摸。

還有面色變得萬分的黃，汗珠由額頭滴下，她深情地看了丈夫一眼，然後凄然地道：「郎君！看來你我是難以見得到孩子的面了！」

這一對夫婦，在瞬眼之間，已出了手，並給與八人每人一招，就祇一招。他倆全已明白，自己夫婦已陷於絕境！他倆的閃電狂飆手法，本爲武林一奇，自己師門長老，曾仗此而威震西南，想不到今日，爲了義助天南一怪門下，竟然處於無援之境地。

唉！如果不是懷孕在身，憑仗他倆的閃電神招，至不濟，也可殺出重圍，以圖後會有期，現在，難了，那女的深情地看了丈夫一眼道：「郎君，我知你對妾一片深情，我更知你不會棄我不顧，但是，徒死無益，你……」

「琳妹！你我互有心通，就不必徒費唇舌！」

「共死無益？」

「一死一存，你可甘願？」少年的說話深沉有力，這一問，就此令女的啞了口。在羣仇環伺之下，強敵圍攻之際，這一對夫婦所表現出的是：天地間的眞情流露。雙方的眞情融洽。突然，雙雙抓緊了對方的手，這一對夫婦是面綻笑意，是如此的純潔，又是如此的歡暢，分明，夫婦倆誰也感到無比的幸福，因爲，能夠與眞心相愛的伴侶，死在一起，這可是上天所賜之無上榮寵！

兩人相對一笑，然後兩柄軟劍已現，兩聲清叱中，就見兩條人影，如挾勁風的，向八人捲到。

嗆嗆連聲，怒吼隱隱。現在，才算是眞正的大戰開始了，可以看出這一對夫婦實在是武林中不可多得的奇材。雖說軟劍纖弱，宛如柳枝，軟綿綿的，沒一絲雄勁豪氣。但是，在這一對夫婦的手中，却將陰柔狠厲之意，發揮得淋漓盡緻。又何況夫婦倆雙劍合璧，將閃電狂飆訣，配合得嚴絲合縫。八人雖說各具特長，並且深明這一對夫婦之劍訣奧妙之所在，可是，在目前，他們算是看清了，這一對小輩英俠，實在不可輕視，還有，今日如果爲他倆逸出包圍，將來就是八人的對頭尅星．

就在此時，這一對黑面弟兄先發出暗號，八個人突然向後退開，小店中現在已是椅翻桌倒，有些經已被踢出了酒店門，可以說是已清理出一個大方圓，作爲戰場之用。八人一向後退，難免有人接近了那個白袍客！

就在此時，這一對夫婦，突的發現自己已爲八人所狠狠扣住。一連幾下殺手重招，在八人的互爲呼應之下，令自己徒勞無功。本來，夫婦倆誰也沒想到活命之望，更想不到逃命脫身之算。只希望殺幾個

撈個本，誰想這八人全是江湖上一等一的好手，更且打定了既穩且狠的主意。八人明知勝劵在握，却也不打浪戰冒險之主意。他們是要活活的困死自己夫婦……唉……不爭氣的事接連而來，那女的突然面色大變，身形自然而然的一慢，漸漸的，汗珠由額頭沁出。

一直是神定氣閑，即使爲八個高手所困，這一對夫婦從未現出焦燥不安之色。可惜，當女的面色微變時，身法微慢之一瞬那，男的淒然一聲微吁，一點寒光向女的點去，分明，男的有先毀親人的打算。

可是，女的却彎身吸氣，男的心頭一凜。什麼？自己的親骨肉在這樣倒楣時刻將出世？……手一軟，心大亂。唉！在這瞬息萬變的戰場上，怎容得你如此的拖慢了戰情。偶然的一個心理變化，還可瞞過在場的江湖高手，但是，拖慢了太多，又太久的變化，將會令你吃虧。

右肩一沉，一陣奇痛攻心，分明已中了對頭的重擊。桑仙童在一眨眼之間，已轉過了十幾個念頭，就在右肩受傷，人已借勢彈出之間，劍交左手，順手在腰際一掠，一個九天雲飛身法，左手一抖，一股精光如虹，耳聞一聲怒吼，血先現，一個出手襲擊桑仙童的江湖客，做夢也想不到，對手在重傷之下，困獸猶鬥，並且，無影可捉的以左手出劍，一個方位失準，自己中了道兒，尚幸同門至好，快刀神行丘成輔助有方，空位一鬆，立即補上，否則，依桑之出手迅疾，自己眞能爲其連環進招而過了門。

但是，後面又傳來了同伴無畏道長的慘叫聲，向一股微帶勁嘯聲的靑虹抖來，饒是他多歷事故，也爲目前之一片混亂，再加上身負重傷，而弄得手足無措。

桑仙童是在命在頃刻之間，才發出了江湖上最爲狠辣的暗器星芒環。原意是，稍阻對手圍攻，令自己喘喘氣，看看淸妻子的面容……那想到奇事發生，自己的殺手傷敵，暗器又將三個强有力的對手逼退時。最奇怪的是，那個無畏道長莫明其妙的讓一個人抓住了後頸，雙脚凌空，神情是怨憤之中，再加上七分之狠狽，看看淸，抓住道長的，正是那個白袍客。

無畏道長爲當今玄門煞星，與其作對而能佔得上風的是絕無僅有。白袍客看來才廿四五歲，老實說後生小子，吃了老虎胆，獅子心也不配與其作對，更難明所以的是，在衆目睽睽之下，令其出醜露乖。

八個高手，不，現在只有七個，四個負傷——不算重，全爲這突如其來的變化，弄得有些兀然，一個個方位不變，而全神却貫注在白袍客身上。

「統統與我滾出去！」這聲音是怪，而說話是又生又硬，顯得十分的不自然。

在場人全爲這個突然動作，生硬的語調，弄得呆了一陣。而白袍客是淒然嘆了口氣道：「你們不走，我走！」

天下那會有這樣的人，自己下台，抓住了一個江湖好手，下不了台了，更顯示了怕了其他的江湖朋友，想走，好！這分明是自己露了底，無畏道長是在一個猝然難明之情況下，中了偸襲。依此推理，白袍客有些武功，决非高手。七個人心中有底，形勢立變……

「走得那麼容易？」先進來的一對兄弟，江湖上有名的水火判官發了言……

不想，就在他趾高氣揚，目空一切之時，一條人影捲到，白虹如帶的，掃向火判官黃義，而一聲淸叱：「白袍朋友，還不快走……」

令人喪胆的紫電雷珠

又是一陣混亂，而桑仙童又與七個江湖好手纏住了，白袍客却面色微變，身形動，唉！簡直不可思議的，在如此刀光劍影，勁風殺氣之中，白袍客抓了一人，若無其事的，走他的步。奇怪的是，他並不是走出店門，他是走到了東角落，那個少婦存身之地。

此時正有兩個壯士，一個手執三才钂，一個手執鐵鐗，向少婦招呼。其時，少婦面如死灰，滿面是汗，雖然死神已在向她招手，可是，她的注意力只是在遠處，眼神貫注在丈夫的身上。

兩壯士發覺身後微風飄然，全是江湖上一等一的好手，即使有些微動作，全能引使他們的注意。但是，今日可算是撞了鬼，明明已發覺，嗨嗨，背心微凉，心頭微痲，中了道兒啦。兩人可就說不出個來龍去脈的，僵住在一邊。而少婦右左手寸關尺微痲，發覺手爲對方所扣。右手軟劍想抖……可憐，手舉得一半，右手已癱瘓了，想叫。而一股極柔和的眞氣，極快的向自己全身流佈。本來，胎氣觸動，而此人的眞氣分明已束住了胎兒。

不過，她突的看到了自己丈夫又中了兩下重招。在潛意識之催動下，脫口而出：「恩公！請！請救我夫郎……」可是，她那裏想得到，桑仙童是拚受兩下重的，突圍而來，看視妻室，桑仙童誤以爲妻子爲白袍客所扣，當桑突圍來到，白袍客已回身。手中依然抓了個無畏道長，現在的道士是，狠狽多於狠厲了。

水判官黃仁，火判官黃義經已看出來，自己這一方是敗了個灰頭黑面，在江湖上行走，幾時吃過這大的虧、還有，還難向上頭交待。試問，白袍客的來歷？師門？爲什麼抓無畏？與自己有什麼過節？全不明白，哈！說出去。豈不讓人笑話。

「朋友，算我們有眼不識泰山，也算我們與足下有了過節，請足下留下個萬兒來！」

白袍客冷冷的看着黃仁，面上漠然，一無表情，慢慢的，走了。他根本不留下什麼萬兒。不過，當他走時，手中的無畏道長並不放下。反而，抓住了桑仙童——桑仙童在誤會之下，對白袍客出了手。實在弄不淸白袍客用的是什麼手法，當然、桑仙童本身且在傷疲交迸之情形下，讓其一招扣住。然後，拖了就走。

少婦看得沉而且穩，所以，她並無誤會，又加上懷中胎兒已被穩住。她是全身而退。並且，更對丈夫說明了當前之情況——以致桑仙童能够乖乖地，跟了白袍客緩步走出危地。

「朋友，這就是你的不是了！」黃義可有些惱火了。

「是嗎？」白袍客冷冷的應了一聲。手一鬆，一點白星，飛向櫃台，突的一聲，看看淸，原來是一大錠銀子。白袍客對江湖名家的問言，不理不答，然而，他在細節方面，却是一些也不放過。這錠銀子分明是還帳，還有，連賠償小店中的損失也計算在內。他體恤貧家？他藐視大豪？姑不論是什麼？反正，他與這批江湖强人，結下了不小的樑子。

「走得如此容易？」是那個爲星芒珠所傷的快刀神行丘成，聲到人到，快刀不愧爲快刀，人到刀也已進了門。爲了恨極了白袍客的目中無人，這一刀是他畢生功力所瘁，但是電光一閃，刀已向白袍客的中門劈下。血光迸現中，又是一聲悶吼，中了？是中了。但是快刀神行實在是個不可多得的頂尖强手，血光微現間，他已一個倒彈，人已彈開了三尺來遠。

一刀出，丘成眼神如電，當其發覺白袍客左手微動時，心中陡的一震。他手中還有個無畏在啊！好個丘成，在如此勢似雷轟電閃之情景下，他竟然將這一招運全勁束住不吐，這一份收揑裕如之功力，豈是一般江湖大豪做得到的？

不過，饒是如此，白袍客怪詭秘險，出手移位，拿捏得萬分狠準，所以，無畏道長還是受了些傷。

「朋友！」黃仁沉聲道：「你是在與老頭龍作對，你可明白，你是在與老龍頭作對……」

「沒出息的東西，」遠處傳來一聲極淸極脆的嬌叱。衆人只見有一點紫色光華似電射到，衆人大叫：「紫電雷珠！」叫聲未歇，一聲震耳欲聾的炸聲。紫色火花四射下，人是紛紛的走避。可憐，黃仁是炸了個遍體鱗傷，小酒店中被炸壞了不少器皿。白袍客與桑仙童夫婦已走出了小店，白袍客是頭也不回，依然面色漠然的，緩步走着他的路。對剛才發生的事，什麼紫電雷珠，什麼老龍頭，根本不放在心上，他依然走着他應該走的路。

「這暗器萬分霸道。」

「星芒珠可以半路相擊！」

「來勢太勁。」

「用旋轉勁……」

「只怕不能尅制它的來勁。」

「那麼只有一條死路！」

「從未聽說過這種暗器啊！」

「分明由西域傳來。」

「是玄聖八魔中的獨門暗器！」是白袍客的語聲，字音依然有生硬之感。可是，這玄聖八魔四個字却令這一對夫婦變了色，當他們還未出生之時，玄聖八魔已在江湖上掀起了一個大風波。靑城、峨嵋、崆峒、少林四大門派。全毀了十幾位名宿長老，才算將這八個武林巨頭逼死，可是，中原武林道却是元氣大傷。桑仙童聽自己門中長老提說過這件武林史實，自己妻子東雲琳的祖父，更是八魔手下敗將，恨得自己將自己封閉在高山寒碧崖洞中的，東天豪，爲了這個原故，白袍客一提說玄聖八魔時，這一對夫婦得相視失色。

「八魔尙是傳人！」

「有。」

「啊……」桑仙童說不下去了。

「很多，很多，很多……」是白袍客在不停的說，奇怪的是，越來越聽得出這語聲在變，變得陰森，變得可憐，幾乎……有了哭音，而哭音是越來越响了……

白袍客淸癯的面容上，幾乎佈滿了淚水。可是，口中還在說很多，很多……

桑氏夫婦莫明其妙的，跟了白袍客走，在山野、在荒村，在小徑、在澗邊走。爲什麼？不知道。不過，夫婦倆全有這樣一個感覺，就是跟了他，有着某種安全感。事實上，他倆根本不知此君之來歷，更說不出他姓什名什？江湖上做過些什麼事來……由於自己目前處於遍地荊棘，寸步難行之困境中。在荒村小店中，在幾乎瀕於絕境之下，碰見了這樣個救星，憑此理由，跟了此君漫無目的地走。

可是，在崎嶇的山路，幽徑中走。束雲琳是無法再忍住這胎氣的激動，實在是時候了，孩子該分娩了。雖仗白袍客的內勁，束住胎兒，所謂瓜熟蒂落，人力如何能違反自然之鐵律……

滿面是淚的白袍客，看清了滿面是汗水的桑氏夫婦。突然，他仰天看了看，口中微微嘆了口氣，又定睛看了看山景，沉着的，走向左側的山徑，走不十幾步，突然他向一個小岔徑走去。然後，鑽入了一個山洞中，走沒十步他沒入了一個長草滿徑的所在，當桑氏夫婦跟上，走入時，不多久，豁然開朗。啊哈！看見前面不遠處，白袍客抓了一個道士，站在一個山窰洞外，與一個獵戶打扮的漢子在說話。

獵戶一看見桑氏夫婦，他叫了一聲，洞門一開，走出一個婦人來。走上前來扶住了束雲琳。一言不發，扶她進洞門。桑仙童還想跟進去呢，却爲獵戶笑眯眯的阻住了。桑仙童倏的醒悟，妻子的分娩時候到了。他不禁面紅了，可是，心中却泛出些甜意，還夾雜些焦燥與不安。

「你殺死我吧！」遠處傳來一聲怒吼。將桑之思潮掀了個彎。啊呀！還有事未弄清楚呢！至少，白袍客他與無畏道長的過節。還有，那會這樣巧，一齊來到小酒店，救了自己夫妻倆？

「你師父呢？」

「我師父？你找我師父？」無畏道長實在恨極了，自己成名江湖以來，幾時受過這大的虧。莫明其妙的爲人所扣。他可還眞不怕倦，將自己抓了來，一路走，既未歇氣，又未放下。自己可讓他當作了玩具那樣，抓在手中。不！簡直是示衆的活招牌。雖說他行得不是通街大衢，但是，自己的同伴，自己的英名，一想到這兒，他直恨不得一死了事。可恨的是，這傢伙是這樣的死眉死眼，根本不當自己是個人……現在，他竟然敢問自己師父。哈哈，小子，你到底是什麼東西變的，道爺得理它一個清楚明白。

「朋友，你與我有什麼過節？」

「你配！」冰冷澈骨的二個字，幾乎令道士蹩過了氣，一命嗚呼……

「道爺與你既無過節，你爲何如此難爲我！」

「向你問訊！」

「家師與你有何過節了？」

「有不共戴天之過節！」

「你配！」無畏道長滿以爲自己這兩個字是一樣的冰冷澈骨，也多少吐了吐心頭之氣。可惜，突然有兩道寒光，眞令無畏心寒神顫，他根本說不出個道理來，爲什麼自己會這樣怕這兩道眼光。

「朋友！」無畏自己也感到這兩個字叫得不大得勁。「你才廿來歲，你……怎有機會與家師結仇。再說家師已十來年足跡不履江湖，與你根本對不上這結仇兩個字的頭啊！」

「是我問你，你師父躲在那裏！」

「你說什麼？躲，他老人家躲誰？」

「是我問你，不是你問我！」這兩句話說得淒厲無比，突然，聽得一聲慘叫，而那個桑仙童突然看清見了無畏道長那負傷的肩頭，鮮血直噴。而白袍客雙手抓住無畏的左右肩頭在搖。

「恩公，請息怒，」桑仙童怕白袍客一個神智不能控制而將無畏鬧一個傷重身亡。失了聯繫，無法追問他想知道的綫索。所以，他竭力勸阻白袍客，希望他能冷靜。但是，耳邊依稀聽得有兒啼聲，雖說這啼聲在遠處傳來，爲山風所帶來，又輕微，更是斷斷續續。但是，桑仙童聽來有如被雷震，他征住了。

半晌，他迸出兩個字「孩子！」他回身向山窰洞走去。那獵戶還是阻住了他，桑仙童突然失了理智似的，「走開。我該看看自己的孩子。」

「在這個時候？」獵戶沉着地問：「是不是時候？」

他僵住了，一陣紅潮令桑仙童俊臉通紅。不過，他不言不動，一味傻笑。突然，他仰天大笑，然後慢慢的走，向白袍客走去。「我做了爸爸了，我初爲人父，恩公！」他跪地，他叩頭，「全仗你，總算讓我的孩子。降臨到這個世上來。」

「是男的，還是女的？」

「不知道。」

「你很高興！」

「簡直……樂不可支！」

「爲什麼？」

「因爲，我有了孩子！」

「你代孩子準備了些什麼？」

「啊！」

「來到這個世界上有怎麼好？奸詐，陰險，刻毒，殘忍，你的孩子會面對什麼？你說，你說……」

突然，桑仙童發現白袍客的眼神越來越綠。並且，面對面時，這眼珠透出萬分的狠毒之意。令桑仙童看了心神俱震。爲什麼如此的人物，會變得如此之邪門，狠毒？再一回想，心中不自禁的一凜。自己對他根本一無認識啊！他到底是個何等樣人？還有，他是何來歷？……

「讓我去殺了他！」這一句淒厲的語聲，令桑仙童幾乎怔住了，什麼？殺他，殺孩子？爲什麼？孩子有什麼罪？白袍客的身形奇快，本來，桑之功力，與之相比，相差極遠，但是現在有一股莫明其妙的力量推動着他，令他神勇無比的，搶在前面，阻在洞口，他跪下了。滿面是淚，仰頭看看白袍客：「恩公，你這是爲何？」

「殺人！殺！殺……」

「殺誰？」

「孩子！」

「誰的孩子？我的？爲什麼？憑什麼？恩公，孩子辛辛苦苦的見到了世面，步入了世間，爲什麼不讓他活下去，而你憑仗什麼殺他？……」

「本領，武藝，你讓開！」最後三個字簡直像鬼哭，似神嚎，一陣勁風中，桑仙童爲一股極强勁之掌風束住，他奮盡全力，施展獨門狂飆手法，可憐，眞氣爲對方强力所束。一個氣走岔道，喉中一甜，一股鮮血噴出，兩眼一黑，昏死在地。

「爲什麼？」是那個獵戶開口了！

「我……我……」白袍客說話更爲不靈活了。

「可憐，」獵戶彎下了身，扶起了滿頸滿口是血的桑仙童。微微嘆了口氣，半拖半扶的，移走了桑仙童。

「殺，殺，殺，」還在叫，不過，現在他不敢再移動半步。面色漸漸的在變，變得惘然，變得惶然，漸漸地，目光也在變，眼淚掛下了面龐。

「無畏道士，牛鼻子，你出來，出來啊……」白袍客算是發覺了，無畏道士突然不知去向，面色又開始變！

「禽獸不如！別再白費力了！」那個獵戶大娘現身了。看來，她是費了不少力，至少，燒水，接生那些事由她一手包辦了。不過，這招呼令人感到愕然，「禽獸不如」是罵人的字句，但是，語氣不像是個稱呼？嘿，誰又會如此的作賤自己，讓自己掛上了這樣塊招牌！

「此地，遲早得搬，我早就說過，不是個安樂窩，也不容我倆有個太平日子過。唉！可就希望，人，死少幾個，別引起了個大浩刦，我可就心安了……」

武林浩刦　揭開序幕

說什麼武林浩刦。在這個山野窰洞之前，三幾個江湖人物，眞的能引起什麼刦運來？未免言過其實，有些誇大之嫌疑。不過，所謂微風起於頻末，此地如果眞的是臥虎藏龍，或者有幾個孤臣孽子在等候時機的話，小事變成大事，大事鬧了個不可開交，却也未可輕視！白袍客是冷靜了，面容又轉爲冷漠。「這女的沒事？」

「有你的天玄烝護住心脈，她又是個武林世家，那會有事。到是那個孩子，好一副身骨，因爲天玄烝令他胎中受益，未免將來有些麻煩。不過，你爲什麼想殺孩子？」

「因爲，我是禽獸不如！」

「唉！可憐！朋友，可以出來了！」

別看是個山中獵戶的伙家，現在，她的一言一動，全已不自掩飾的，表示了她的身份。一個武林中難得的名家。當然藏身在這樣個深山窮谷中當獵戶婆娘，顯露了她的別有用心外，明眼人是再也不會爲其假扮、掩飾而走漏了眼。

「由於我看不出大娘你的來歷，所以愧不敢露相、現世。現在，我心中靈機一觸，突然想起一對神仙眷屬來，大娘一定是五年前，在關陝道上失踪的玉玲瓏楊馥華，尊夫天下第一槍傅天佐呢！」

「還有人記得在下，也難怪近年來，江湖上盛傳殺人不見血，神目無疏漏的大名。果然，盛名之下無虛士！可敬可畏。」是那個獵戶現了身。這個江湖上盛名顯赫的槍王槍祖宗傅天佐，竟然隱居在此。

「果然是傅老前輩。請問，這位又是那方之英豪！」

「我……」那白袍客有些愕然之感。

「對！嗯，越看越俏，唉！可憐神情落寞，將你那俊美儒雅之風韻全爲這對愁眉鎖住。眞可憐，唉！眞可惜，如果，我能代君駕稍解愁結，啊呀呀，就算守身如玉，且又以冷艷馳名的江湖之南海一鳳，也會爲爾顚倒。嘻嘻！白袍相公，你可肯聽你大姐姐一言，嗯……」

× × ×

白袍客突然一躍身飛馳數丈，迎向一個女子的奔去……

「爲什麼不發紫電雷珠！」

「我不捨得啊！」

「妖婦！」

「你罵誰？」語聲已轉狠厲——

「你！」

「好個不識抬擧的孽障！」聲到人到。白袍客已爲一個萬分輕盈、苗條之人影圈住。並且，這女子語聲柔媚，更顯出了萬種風情，那想到她的出手發招，又狠又辣，還有招招連環，式式不斷，宛如長江大河，汩汩滔滔的。却又不時的捲起一個浪頭，接一個浪頭——

這女子的武功令人震驚，也難怪近年來她享有這大之聲譽。但是，白袍客更是沉狠得令人驚駭。在如此層出不窮的連環招式下，攻勢就如河海洪峯相彷，向他四面八方壓到。而白袍客兀立當地，連袍角也未被捲動，除了順了女子的出手發招，移動脚步外，根本就不見他還招發式。突然，一聲尖利的叫聲：「大修羅，不動身法。」

「看你如何對付……」是白袍客陰惻惻的回話。

白袍客看來是順勢而移，其實，這乃是震驚武林之無上大法。在這個所謂「大修羅，不動身法」下，靑城名宿獨孤良，白木仙師如此神通，終於鬧了個心神交疲而慘敗身亡。當年爲了研習如何破去這項魔教大法，少林八大神僧連用卅六種心法，包括少林不世神功大須彌，伏魔金光罩在內，可惜，還得憑仗四人全力相拚，才算勉强成功。從此，這一項魔教無上心法，成爲武林中個個覬覦的神功法門。但是，玄聖八魔消聲匿跡後，這一部天魔大法就此失傳。爲了偵查這部心法，正邪雙方展開明爭暗鬥，人是寃寃枉枉的死了不少，「大修羅，不動身法」依然無影無踪。

今日，在此出現！竟然在這白袍客身上顯露？是眞，是假……

但是，一陣紫色星火爆散中，一聲極淒厲的長笑，搖曳半空，這個女子已突出山口，沒入了豐草茂林之間。白袍客面色慘變，一回頭，對獵戶娘子道：「你爲什麼不追，你爲什麼不阻……」

「在紫電雷珠紛紛亂炸之時，我如何追？這女子又是施展了天遊心光步法。難道你忘了，世上唯有這一種步法，可以强掙出你的天羅地網……」

「還有，你爲什麼不想想，我對你說過，你尚未爐火純青，你依然有漏洞。你對於『雲海嵐光』這一部份，分力不勻，將來，可能會成爲你的制命之傷，難道你忘了？」

刷的一下，白袍客面色變得蒼白，眼中有淚，慢慢的，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走，走，沒入了個小山崗後，不見了。

被人稱爲天下第一槍的傅天佐對妻子看了一眼道：「避，還是等！」

「避！」玉玲瓏毫不考慮的說了一個字！

事實已說明了，在此地隱居的是江湖上有名的人物。他們苦心孤詣，他們別具雄心，至於那個白袍客，他苦練的是玄聖八魔中最具威力，也是最令中原武林道切齒痛恨的魔教無上心法。如此推理，可以得出結論，這批人是魔教餘孽。但是，傅天佐、楊馥華與魔教絕無勾連。他倆當年俠名遍傳江湖。爲了拯救忠良之後，萬里奔馳，結果在桐柏山下，一槍雙鈎，血戰洞靈七星，武林三兇。此一仗，夫妻倆博得了江湖道上之欽敬，也豎起了响噹噹的招牌！如此人物，那會與魔教中有往來。

白袍客一定是魔教中人……

唉！此地勢不會因走了個女魔星，而將風聲外洩。大修羅，不動身法勢必引起另一塲巨風惡浪，楊馥華之避，分明是求取太平之上策……

怕就怕那個近年來聲名顯赫，殺人不見血，神目無疏漏的女中一喪門。她雖說爲大修羅身法所困，但是，她依然憑仗機智、武功，夾雜了七枚紫電雷珠，令其在如此森厲的禁圈中奪圍而出。她一定會引來更多的人，她一定會令此地變成個修羅道場……

在少華山麓，接近華陰縣治之西面，有座莊院，莊主是個退職的武官姓霍。因此，此地被稱爲霍家屯，這位莊主却是個惡霸，一年又一年的霸佔鄉農，現在，已漸漸侵入了縣治的田地了。

霍莊主是個老混蛋，少爺小姐們當然也好不到那裏。家中奴僕成羣，說不得，大部份是抵閻王債進了門。唉！即使如此，在莊中啊，這些苦人，也不見得有什麼好日子過。

今晚，來了幾個莊主少爺的客人。嗨嗨！不是別人，正是在山店酒家舖子見過面的幾位。除了黃仁已死之外，黃義算是帶了隊，引同快刀神行丘成，帶傷的五爪神萬森，金銀喪門趙君復，李天麟，還有一個假頭陀姚思明。來的時候，一個個垂頭喪氣，而霍家的少爺霍仲銓依然設酒招待。到了第二日午後，黃義却突然變了樣……

「老丘，老萬，還有……唉！有件事得有個商量。」

「什麼事，老二！」

「那惡娘子回來了。聽說她已探到了大修羅心法的下落。她想趕回山去報告老龍頭！」

「有這種事？」

「千眞萬確，那個無畏道長，可以佐證！」

「失踪幾十年，爲了這部神訣，打得天翻地覆，她能探得綫索。唉！難怪老龍頭如此寵她！」

「太寵她了！」黃義的語氣像塊冰！

「啊！」衆人閧然叫了出來！

「你我以後之命運如何？」

「這……個……」

黃義問得陰狠，而其餘五個人可就怔住了。

「想我們在江湖上獨來獨往之時，這

個惡娘子還未露出頭來。而現在我們已是她們的屬下，她喜歡怎樣就怎樣，殺，也不必禀明執法者。並且，根本不想到我們弟兄以前的一切。就算我們該死，就算我們辦事不力而落得個該死吧！至少也得想想我們弟兄以前的苦勞……事實俱在，我大哥，他為了這個門戶，出了多少力……而今，却落得個尸無全尸……以後，唉……想想你我以後，又該如何？天蜺訣依然未到手。這惡娘子是不會有什麼好說話！看來，還得饒上幾條命……提着頭過日子啊！」

「呃！還得死幾個人？」

「當然！你我辦事不力，天蜺訣，狂飆雙劍俱未到手，最壞的是讓桑仙童與東雲琳跑了……」

「這因為他們另有援手啊！」

「估計不足，我老大死了，唉！誰還敢與老龍頭力爭。唉！即使據理力爭吧！誰信？信誰的話！」

衆人一陣沉寂。從面色神情看來，全有一股忐忑不安之心情。於此可見，這個所謂江湖大帮會中好手，這日子也眞不好過。當然也可看出這帮會組織之嚴密，帮主老龍頭之手段厲害之一斑。

「二哥，如此說來，我們還得準備幾條命……」

「我早已說過，咱們這是提着頭過日子啊！萬五弟！」

「等死！」

「也不見得。」

「你有辦法！」

「置之死地而後生！」

「啊——」衆人異口同聲……看來，誰也明白，這句話中的眞正含意。半晌，六隻手全疊在一起。由這動作可以說明一件事，他們全是一條心，預備幹一件冒險一搏之事了，然後，六個人聚在一起竊竊商議……

突然，房門一開，六個人不禁張皇失措，看看清，來的是霍家大少爺伯珏。這位大少爺永遠是皮笑肉不笑的，高身材，打扮得萬分闊氣。面容不算難看，可是，看來看去有一股邪門的勁。

「奉梅姑娘之命，前來通知爾等，今午動身。限於明晨寅時，到達驪山穀神祠！自有人來會合，勞煩爾等說明，天魔出現，速來華陰！這就沒有爾等之事了！去吧！」大少爺說完之後，面色十分難看的，搖而擺之的走了！這一來，六個人可就又開了鍋啦……

「分明視我輩為走狗！」

「這個霍伯珏更是可惡了。」

「什麼大少爺，還不是仗了惡娘子的勢……」

「殺！」假頭陀姚思明恨聲地說。

黃義是冷冷看了四週一眼道：「事貴隱秘，唉！我們是江湖走得老昏了！」此言一出，另外五人不禁愕然，什麼地方顯示出，江湖走得老昏了。

「竟然有人來，我們一無警覺，試問，這江湖豈不是走完了！」黃義的語氣是冷而又有些自傷之感。

衆人突有所悟，說得有理！幾個全是江湖上一等一的好手，可是竟然如此之低能，有人近身，一無所知。萬一，霍伯珏前來探聽動靜的話，他們的行跡可疑，報告惡娘子，令其有所準備，那豈不是大為不利？現在，是否已經有所不利？不知道，那麼，這個陰謀是否依舊進行？得詳細討論！

「不必討論！」黃義深沉地說：「反正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又何況，與其提頭過活，則不如一拚死活。殺得了惡娘子，毀了霍家莊，我們找一個深山幽谷，隱姓埋名過日子。如果躲不過，大不了一個死……」

「對，事在必行，不必討論！」

「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衆人算是鐵了心。要來個窩裏反了！

爾虞我詐　禍起肘腋

「梅姑娘！你覺得如何？」

「大概得休息三天！這三天，可眞令人担心。」

「梅姑娘！你有這大的本領，你還怕什麼？」

「孩子，你不會懂的，唉……」

是一間靜室，佈置得萬分高雅，鄉下山居，却有如此精緻之所在。看得出主人不是個鄉下土包子，而現在，趺坐在床上，是個面帶病態的女子，看來年才廿七八，長眉高挑，鳳目含威，在其一聲長嘆後，對一個年約十七八歲的，丫頭打扮的少女看了一眼道：「都收藏好了！」

「已收藏好了！」

「你心腸硬不硬？」

「什……麼？……」

「唉！但願三天平安無事，可是，我怕會出事！三天，如果不出了事。秀姑，你得硬下心腸，不論我如何遭遇，也別理我死活，由我去。只要你活下來，保存我的東西，到時，你會遇見一個黃衣老人，黃蔴扎額，照我教你的方式見他，我的仇可報，而你……」

「不會的，不會的，梅姑娘……」

「記住我的話！出去！無事不可來，以避露出了馬腳。唉！」又是一聲長嘆後；她閉目，她運氣。而那個名叫秀姑的少女委委屈屈的走出了門！

現在，四週靜寂，這個不可一世，被人稱之為殺人不見血，神目無疏漏的江湖女兇星，今日，却躲在這裏養傷。什麼？她也受了傷，是，受了傷，就在那個獵戶門首，為白袍客所傷。也可以說，她是第一個發現了大修羅，不動身法的人，也只有她，能够在如此魔教第一心法禁圈中，脫身而出。本來，任何一等一好手，除非不為大修羅法所困。否則十死無生。但是，梅娉娉身懷絕技，又有玄聖八魔中殺傷力第一。霸道稱首之暗器紫電雷珠。她更拚耗眞氣，所謂九方合力之下，仗紫電雷珠開路，又用海潮神掌拚勁，仗着天下第一之心光天遊身法，才算勉強突破了不動身法之雲海嵐光網！

可惜，她依然受了內傷，海潮神掌之浪峯洪潮之力，依然不及不動身法之大修羅，天魔玄炁之強勁。因此。她受了反壓，反吐之力。實在她本賦極厚，何況；幼功打得極深，所以，只求靜心吐息三天，不過她的功力無損，依然可以橫行江湖。不過

，她得担心，因為，她的對頭尅星已出現了。

不知過了多少時光，靜室門外，突的傳來了極輕微的聲響，梅娉娉淒然一笑，然後沉聲對外道：「是雷家嫂子！」

門，呀的一聲推開了，走進來一個中年婦人，面帶巧笑：「妹子，什麼事不出門？」

「霍家兩位小當家，還有老爺子全來了吧！何必掩掩閃閃？」語氣越來越森厲了。形勢也越來越緊張了。可是，這個被稱為雷家嫂子的婦人，却依然嘻皮笑臉的，對着她柔聲相對：「妹子啊，你發脾氣了？」

「難不成得與你們這批人笑！」

「我們這批人又怎樣了？」

「黃鼠狼跟鷄拜年，還能安什麼好心的？」

「錯了！」一聲極洪厲的蒼老語聲傳來，履聲槖槖中，走進一個員外打扮的老人來。

「霍老當家，你果然露面了！」

「梅娘子，老夫有事外出，今日趕回……哼哼！聽說你打聽得個好消息，這可眞不壞！大修羅，不動身法。」

「你眼紅了！」

「梅娘子，咱們走江履湖的，能不眼紅？」

「好大的胆！」

「我不大胆，哼哼，別人也會大胆。梅娘子，今日你我挑明了講，霍貞如低首下氣了廿年，當了廿年的鄉愚惡霸，也代老龍頭引來了不少仇家對手，該做膩了！

「……一直來，你就想自立門戶。可惜，你成不了氣候。」

「有了不動身法！」

「你配！」

「現在，我與你是好說好商量，你不會甘心附我，我也不敢放心用你，毀你一半功力，讓你留在世上，霍貞如辦得到。如果，在他們手中……」語聲中，叭的一聲巨响，一個血跡淋漓的人影，摔在梅娉娉的面前。

「丘成！」

「對！他們何嘗不想反你，可惜，六個蠢人，自以為了不起，陰謀、計劃全不避人，更不可饒恕的是，他們在我的莊中想出手，他們把我們霍氏洞靈門，當作了酒囊飯袋，這就該死，你看！」

「哼，這就是你霍氏門中的剔骨搜筋法！」

「滋味不太好受！」

「霍老頭……你……你殺……你殺了我……」

門外傳來了一聲慘叫，是姚思明的叫聲。想假頭陀是出了名的勇悍標勁，如今，他的叫聲簡直如悲嘶苦嗥。霍貞如說的折磨苦痛，果然不是一般人所想像那樣的輕易。梅娉娉是冷冷的看了霍貞如一眼道：「你以為這種用兇殘手法，以作示威之狡計，可以嚇倒了我！」

「至少，你已沒以前那般沉着！」

「大妹子啊！你也別執迷不悟啊！咱們老爺子講的全是好話，他也想到的啊！你啊！是個人才！如果，你答應了咱們，咱們可決不動你分毫！」

「對！只要你能答應——」霍貞如的話尚未說完，梅娉娉已是怒不可抑地叫道：「與我住口！」這四個字就如四顆又堅又實的鋼彈，擊破了清脆的玻璃所發出的炸音相仿。

可惜，梅娉娉是動了眞怒。現在，她可是稍有動擾她心神的行動，思念，全可令其傷上加傷，她何嘗不明白，自己目下處於極危殆的境地中，她一直在提防，而且，她也一直在掩飾自己的傷情。她更明白一直來，她處事狠辣殘忍，她必須殺以立威，否則，她勢必會為人所算。在這個江湖大帮會中，有多少人對其眼紅，對其不滿。她為了保護自己，她必須如此做，也可以說，她絕對不能稍失優勢，稍有不妙……就如今日，她苦笑一聲，心中默念：「靜以觀變」這四個字。

「交出來！」

「什麼？」

「心光天遊，海潮神訣。還有，紫電雷珠！」

「你以為我隨身帶備這些？」

「哈哈哈！你想隱瞞？人來，搜！」

「且慢！我自己一件件掏出來……」

「哈哈哈——你自己一件件剝下來！」那邊傳來一聲陰毒而又略帶淫褻之意的說話。這句說話令梅娉娉幾乎閉過氣去。突然，她想到了今日，勢不可避的會受辱，然後送命。本來，她只求苟延時日，只要三天，即使她自己本身功力未復。老龍頭勢必有人會趕到。現在，這個幻想定必歸於幻滅。唉！想不到一生縱橫江湖，號令羣雄，說得上威鎭羣豪，目無餘子，而今日，落得了如此的地步——

是霍家二少爺仲銓越衆而上，一個卅左右的公子哥兒，打扮得自命為風流的樣子，可惜的是，面上的神情是如此的可卑可恥。他故作從容。其實是表現了他的陰狠。從他的說話中，更可意味到他的企圖：「我看，還是由我代勞吧！哼哼……本來，我是一心一意在你身上，做夢我也想與你雙宿雙飛。現在，我可是大夢恍然，我不敢對你心存奢望，只求一親香澤，哼哼，然後，送你歸天。」

「老二，當心困獸猶鬥！」是霍貞如的提醒。

梅娉娉本來想拚全力與這個仲銓來個同歸於盡，可惜讓霍貞如看出了瞄頭，她想回手自擊心脈，那想到，自己一有動作，這張床突然有所移動，她心中一凜，而霍仲銓一邊戒備，一邊作勢上前，有所行動時，一聲咯喇巨响，霍貞如倏的大叫：「守住地道！守住地道！」

靜室中亂成了一片。可是，梅娉娉却已墮入了一個地道中。眼前火光一亮，看清了，一個緊張，可憐，畏縮却又加雜些興奮的臉，是秀姑。

「快走，只要你走到那個老婆婆身邊，就不怕他們了！」秀姑邊說邊引娉娉走。娉娉是抓住了秀姑的手，由得她在前引着她走——

左轉右折，有幾次還得仰身背貼地面，似蛇般遊走。也不知走了多少路，轉了多少彎，眼前看見有些天光透入，梅娉娉突然聽得一聲啞悶的語氣。

「秀兒！帶來了！」

「是，婆婆！」

梅娒娒算是看清了這是個土窖洞，亂糟糟，鼻端還微聞得霉爛之味，可是，前面有個土饅頭似的土台，台上坐了個滿頭白髮委地，身穿黑衣的老婦人。突然，借一點天光看清了這個老婦，分明是個面容俊秀之人，老了尚有如此風韻，年青時想必更爲出色。不過，這語聲太不得人緣，並且，十分的不相配。

「娃娃！你過來……」是老婦的招呼，奇怪，梅娒娒如此倔强，冷傲的人，竟然會讓這老婦一叫即應。

她自然的走了過去，走近了土台，老婦伸出雙手，更奇怪了，娒娒是將雙手交給了她……掌心一熱，而老婦是面色一變道：「中了天魔炁！」

娒娒是微微一笑，但是，老婦却陷入了沉思，半响，她抬起頭來看了那由天窗間射下的光影。

「前輩，你在想什麼？」

「我只是覺得古怪。老怪物那會對付個小女娃子！」

「你以爲傷我的是老人？錯了！」

「什麼？老婆子錯了？錯在何處？」

「傷我的，比我……看來還年輕？」

「啊！」這一聲啞叫，包含着恐懼，驚駭之神色！並且，老婦的面色是變得異乎尋常的怪，這個面色是包括了不信，奇怪，担心，還有莫明其妙。

「你不信？」

「我信！」有人接了口，赫然，霍氏滿門追上來了。

「立在我身後。」是老婦的說話。

「想不到我霍眞如年老昏瞶，一至於斯，家中有了朋友，並且，依我估計，來了已不止一月半年……」

「不錯，我到府上，已有三年了！」

「請恕霍某失迎之罪！」

「老身何嘗不求東家，恕我擅闖寶莊之過！」

「請賜來歷！」

「老身已卅年不用眞姓名了！」

「霍某之聲名，可有耳聞！」

「有！惡名昭彰。」

「哈哈哈！好！如此，你就該明白，霍某是不會任令人欺侮的！」

「唉！霍眞如，如果洞靈君到此，他還得乖乖的叩三個响頭呢！」

「啊！」霍眞如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朶，洞靈君正是他的業師，而洞靈訣爲當時江湖十三神譜之一，自己師門尊長，同門，全巳死盡死絕。自己之所以甘心在老龍頭手下作一個分舵主者，他就是希望仗老龍頭之力，重振洞靈門。可惜洞靈君之失踪，連帶洞靈訣也一齊失了踪。爲此，今日孤注一擲，企圖逼出梅娒娒的心光天游，海潮神訣，憑紫電雷珠，脅迫梅娒娒，無畏道長作貓脚爪，巧取豪奪大修羅雲帮分庭抗禮。不想在此見到了與師門有關的人……

「家師與前輩相識！」

「死在我手中。」

「啊！」宛如晴天霹靂！

「你在找洞靈訣吧！唉，其實沒什麼大用，我可以給你四個字，叫做『浪得虛名』！」

「前輩神功，也可當得四個字！」

「喔，說來聽聽！」

「驚世駭俗。」

「當之無愧！」語聲中，只見老婦不知什麼一來，一本薄薄的本子，平平穩穩宛如有人托住一般，向霍眞如面前投來！

土窖洞中的魔母

這一手，當眞是驚世駭俗，要一本薄書本，如强弓勁箭般射到，不奇。要如此的平穩浮沉而到，如果這天浮勁不匀不純，根本無法辦到。老婦是誰？卅年前，出過什麼樣的女中英傑！霍眞如邊想，邊巳運用自己幾十年苦練之洞靈神招，一個天風輕拂，再加上一個雲漫天山，一陰一陽，一剛一柔的兩股神勁下，接住來勢。才接之時，別無異狀，接定之後，突有一股極柔和之力道，直透中門。霍眞如全身宛如電觸，幾乎將本子得而復失。

霍眞如幾乎驚叫出聲，而對這個老太婆越發不敢輕視。眼神自然的看了看這本子，四個小篆：「洞靈眞訣」。再翻看一看，密密痳痳的小篆，端端正正，果然是玉版眞經，洞靈秘訣。

「前輩，你……」

「送給你！」

「爲什麼？」

「算是我借用此地三年來的租金！」

「啊……如此，多謝厚賜！」

「可以走了！」

「不……」霍眞如面色微變道：「本來，在下得此厚賜，可說是喜出望外，前輩所命，敢不奉命是謹……」

「別嚕嗦，看來你是別有所求！」

「對！」

「講！」

「先殺了這個女的，然後，我輩奉前輩爲主……」

「好打算，祭由我，政歸爾。我担個虛名，而處實禍之地，何況還得殺人！」

「你……不殺人！」

「唉！人，當然得殺。但是，也得有個講究，值不值得殺，配不配由我來殺，還有，該不該殺。至於她，不該死，至於你，哼哼，想必惡貫滿了盈。來，來，來，看看老婆子的寶刀可老！」

「哈哈哈……老乞婆，你半身不遂，你根本沒法殺我。」

「眞的！」語聲才畢，一聲啞悶的長笑聲中，又是一聲極凄厲的破空聲，霍眞如腰際突感有股勁風掠來。他是一個吸胸凹肚，而這股勁風却由後推到。他是一個迴風拂柳，眼前倏的一亮，看見一彎白虹向其當胸掠來，霍眞如一看此物，其形如一彎寒月，就知此物善於拐彎。不敢硬拚。一個退步，以削來勢，然後用掌劈帶。他以爲，即使此物來勢極勁，自己既避其鋒，再殺其勢，定可將這彎形暗器破去。不料，這乃是當年威震江湖的天蜈七煞環。你才用掌鋒削，而微聞一陣爆音，天蜈環一分爲七，七股寒鋒向霍眞如捲來……

霍眞如發覺不妙，極自然的向後連退七步。而眼前只見七彎白虹，疾如勁箭向後投去，錚錚一陣輕响，身邊却聞得那聲

悶啞的語聲：「你看如何？」

霍眞如回頭一看，自己不知在什麼時候，已走近了土台。再看一看清，只見那老婦手中光影一閃，已將天蜈環收了。老婦的面上充滿了笑意道：「自投羅網！」

說來也眞不錯，他是眞的自投羅網。即使老婦用的是奇門暗器之王，自己不講這種自鳴得意的話，看來，決不至於逼使其出手。還有，老婦賜經之時，根本未考慮到要對付他……不，根本就想對付他。唉！是自己鬼迷心竅啊……現在……

「該出手了吧！」是老婦在催他！霍眞如不愧爲老江湖，目下雖然他是處於逆境，依然是臨危不亂，他是一整面容道：「前輩以爲勝券在握了？」

「不敢！」

「你我何不和解！」

「是你看不起老婆子！」

「前輩半身不遂，說到底得半個人。如果，我來個與敵偕亡，命子弟調來火箭手，前輩！你可能脫出這個包圍？常言道水火無情，前輩，你看如何？……」

「你大可以試試……」老婦在陰狠狠地回答了一聲。然後一聲怒叱道：「出手……」只見她隨意一揮手，可憐，霍眞如也算是江湖上有名的老奸巨憝，數十年的功力能說他淺？可也會轉了幾個轉。分明老婦的出手勁力，簡直是不可思議那樣。

霍眞如到現在，算是眞正的看清了對手之强，自己爲老婦所發出之勁力，帶動地轉。自己本已用了千斤墮的身法。但是，依然無法可以阻止自己不轉！老乞婆難道是鬼不是人！

他一邊拚運全力，一邊察看後面，發現已有人走開，分明有人領會了他的心意。對，只要引來火箭手，火燒這個土洞，哼哼！老婆子看你又如何來躲過此刦？

爲了要保全優勢，也爲了這最後的一決雌雄，他是竭力封緊門戶，老實說，自己無法勝了對頭，守個嚴密，然後再圖巧計脫圍，想必還能辦得到！可惜，不成功！爲什麼？老太婆在發言。

「讓你死而無疑，我可得將當年殺你師父的出手，一招一式，附帶說明，演釋一番。嗱！你現在用這一招雲漫湖海，乃是洞靈訣中守字第一，也爲江湖同道稱羨的守字訣王。其實，這一招分力太廣，不實不勻，嗱！我老太婆用一招剖分鴻濛對……」

語聲中，只見老婦右手長臂一揮，由左至右，看來是隨隨便便的一揮，但是，霍眞如突覺一股極柔和的熱力，將自己仗以爲緊守門戶之主式，自中劃分。並且，這股柔力將自己的出手劏裂得分分碎，自然而然的，他是身向前衝，而耳中却响起了老太婆的悶啞語聲：「用風雲九變！」

撞了鬼，自己就如三歲小兒那樣聽話。一個左手揮，右手藏，風雲九變中第一變式「風姨電空」出了手。面前一空，霍眞如心中一動，第一變就將對手的股力掃清了？第二變，右手出，左手成抓，全身左傾，「靈父推雲」出了手。四面更爲空曠，心中一定，老太婆徒有虛名，再看看清，老太婆左右兩手搖擺不定，咦！這是什麼架式？

不必理會，順勢九變……「風起雲湧」。一個大盤旋。全身突如狠狠升空般上竄。對不起，身邊一聲長笑：「依然在我混沌中。」語聲未畢，霍眞如全身爲一股重力所壓，自己本來仗以直竄半空之風雷神器巳佈滿全身，勁力被阻，無法外洩，可憐，那想到爲這股大力一壓，全身只感到一個虛脫，叭的一聲，跌翻在地……

一股勁風飄到。霍眞如不禁大吃一驚，看清是大兒子霍伯珏前來。分明他想前來搶救老父，對不起，你不來，即使老婦人有這古怪彎形暗器，逼人進門，比較上，還是可以儘量保持個距離。現在，你自己闖進了門，等於說自己送上了門。她是可以不費吹灰之力的來對付你，至於你，又怎能脫得身。

老婆子的功力太强了，簡直是不可思議。

而自己這一方面，可憐！根本連個照面的機會沒有。

別看自己可以掙扎幾招，這可算是；啞叭吃餛飩，心中有數。自己與這個老乞婆相差不可以道里計，自己是拚盡全力，人家是輕描淡寫，便令到自己是出盡洋相，人家依然談笑風生。又何況自己將數十年的功力，作爲孤注一擲。

人家又如何？又是指點，又是說明，最後，自己是落一個一敗塗地。最後這致命一擊分明是老婆子掌下留情！不！分明是她別有打算……

霍眞如能够在這樣個刀風劍浪中，滾過這幾十年，决不是件輕而易擧之事。從其意圖別樹一幟。處心積慮，即使在其最後時刻，關一個功敗垂成來說，這絕不是個簡單人物。

他具有他的智慧。

他當然有他的驕人之技藝。

但是，他更有驚人之狡計與分析形勢之能耐。

現在，他表現了他的能耐——

他立即想到，老婆子不殺死自己，就是在引人入彀。他要自己的親屬，一個又一個，爲救自己至親至近之人，而自投羅網。

「不可上當……」霍眞如簡直是在哀號！「任何人不可小不忍而亂大謀，別再上來，走！報仇不在一時。火燒……燒它一個精光……」

在多少霍氏門中人，有多少江湖頭面人物，能够在霍家屯立足，且又進入核心的，全是有其不可輕視之機智、能耐，霍眞如的大聲提示，能有幾個不心領神會。

霍伯珏是不可避免的被圍住了，現在，即使霍伯珏的妻子，閃電神雷七姨也不會貿然進入死圈……

「伯珏，你放心，我會代你報仇……」是雷七姨的說明。

「賢媳婦，做得對！」

「不見得！」

這一聲又悶又啞的語聲，令在場人個個宛如兜心中了一拳。

長笑聲中，只見老婆子巳扣住了霍伯珏，在場人誰也明白，這是不可避免之事。事實俱在，老乞婆的武功本領太高，霍家屯武功最高的霍眞如，尚且不是此婆子之對手。試問又有誰是她的對手？但是，

現在，霍家屯的人馬巳來到，每一個人是强弓勁箭。並且，箭頭上全紮有油頭，火把。還有不少好手，身負乾柴，枯草。說句實在話，就算有什變化，不！那怕連霍氏父子也來個葬身火窟，第一個引以爲患的對頭——梅娉娉是必死無疑，霍家屯還是可以在艱苦忍辱之下過日子……

但是，她們，勢不會死！對，勢不會死……

現在，該由雷七姨來發號施令了、

「老前輩，看來……你我是無法分解了！」

「大概如此，看你們的陣仗，分明想火化此地！」

「不得不如此！」

「死的，是你的尊長，還有你的丈夫啊！」

「但是，你們勢必殉葬……」

「雷七姨，老實說，你老子見了我……唉，雷飛心見了我，非常親熱、好，看在故人情份上，你對天罰個誓，與霍家脫離關係，站在我身邊，我可保得你的平安。否則，唉！我實在想不出，將來，還有那一個能活命……」

「你說什麼？」雷七姨可以說是心神俱震，老實說，她已經聽出了老太婆的弦外之音！她相信，這老乞婆或者有脫身之道，即使半身不遂，即使有不死之道，但是，誰又敢保證，困獸之鬥，可共天公比高下？

「何不射箭來試試……」

雷七姨不禁大有猶疑，但是，霍仲銓却別有打算，一聲怒吼：「射箭……」

「你不怕你父兄先死……」

「你們是殉葬！」

「假的！你父兄必死無疑，而我們……」突然就見一條人影似飛般出現！在衆人之間一現，霍家屯中人，突覺有一股極强勁之氣流掠過……人們尙未弄淸什麼一回事時，而那個二少爺霍仲銓，莫明其妙的跌在土台之前。滿頭銀絲飄拂下的老婦還在說話：「我們依然可以全身而退，不信你們大可一試——」

到了現在，霍家屯的人全爲這一個突如其來的變化弄糊塗了。誰也以爲老婦人一定是走火入魔而半身不遂，事實俱在，一般武林道，雖說是心神堅韌不拔，習藝鍥而不捨，可是，誰也難免有着躁進急功之念，而內功之修爲，剛巧是不可，也絕對不能有躁急之心的。一定得全心全神修爲，功到自成，一些也强求不得。可惜，以前之武林中人，那一個會戒除了這一個切身之大忌的。也所以，武林中有大智慧人，却絕難有個不世出之奇才：修到眞正爐火純淸之內功境界。

武林中有不少失敗之英雄，因爲內力修爲之不够。

武林中更有不少可憐之落寞者，因爲，他一生難以得窺內功之堂奧！

武林有更多的失敗者，因內力修爲之强求精進，陷入了走火入魔之境地，然後被害，被殺，或者抱憾終生。成爲殘廢。

所以，老婦之武功越高，又且帶有七分邪氣，更可斷定在內功修爲上，撞了大壁。但是，她凌空飛躍，並能於一招之間，將整個霍仲銓攫走，即使霍二少爺武功不强，但是，在如此情景之下，爲人以高凌下，一招攫走，依然是件不可思議之事。又何況，一直來，把對頭當作了半身不遂的半殘廢……

現在誰敢眞正發號施令，射出火箭。

雷七姨是怔住了。當然，現在如果自己命令發射火箭，辦得到！並且，一定有場大火可觀。但是，後果又會如何？自己丈夫必死無疑，就算二叔，不！最重要的是一家之主的霍眞如！將來，這罪名勢必由她一人來担……人，那會這樣傻？

「怎樣？舉棋不定了，好！我把這三個廢物留住三天，三天之後，你來領回，命是保全了，當然，還得看你們如何決定才是，逼急了！哈哈哈哈……」老婦是一陣長笑後：「死是白死，而以後，哼哼，霍家屯是再沒有半個活人存留。老婆子說話算數，而你，瞧着辦吧……」

誰也不敢有所爭執，雷七姨只能命令衆人退下，三天，好，就在三天後再作打算。

武林風波　後患無窮

誰也知道，三天之後，其中有一只老虎會安然無事，這只老虎就是那個殺人不見血、神目無疏漏的梅娉娉。如果，她功力一復，後果又該如何？平常，她已是個殺人不眨眼，並且，依稀有些嗜血狂的江湖女魔星。她會放過有負於她的人？突然，霍氏後人中想到了那個霍仲銓，是他，癩蛤蟆想吃天鵝肉，是他意圖侵犯梅娉娉，現在身落人手，他又怎能逃得出生天？

或者，他死了對霍氏後人有利。至少，這個寃結由他結上，一身解之，當然，更可能是，霍家屯死淨死絕。

因此，雷七姨引領衆人進入後廳後，立即有所動作，渾身是傷的無畏道長，得另外扣押，因爲，天魔心法必須着落在他身上找到！

然後是商議走，逃，分散……說實話，他們誰也沒有個準則，實在，這個對手太强，也太恐怖，禍已闖定了，怨怪也就不必了！

霍家屯有不少人，分批出了門，除了雷七姨，還有，霍家的三小姐唯蘭及其丈夫小天罡胡偉外，什麼親戚近友，全巳帶上了霍氏門中之細軟重物，分頭逃亡、

雷七姨自以爲這樣做，至少可以走出幾個霍氏後人，所謂留得靑山在，不怕沒柴燒……

在她看來是高明，其實，高明不到那裏去。霍眞如的侄子霍玉雲首先回來了，然後是霍氏第三輩中的佼佼者霍長慶，小龍女霍長瑚，霍眞如之內妹林茵，及其丈夫韓崑。

到了第三日，人全被趕回來了，只有三個小輩中好手未見歸來，算來，這三個可是倖脫重圍了！

現在，他們得商計究竟是什麼樣人將他們趕回來的？可憐是人言言殊，有幾個爲幾個化子打回來，有幾個爲鏢行人逼入了莊中。總而言之，他們所遇上的對手，全不留名留姓，祇不過要他們由什麼地方來，回到什麼地方去，硬闖，闖不過，講打，人家要嘛人多勢衆，要嘛武功强出多

多，令他們沒半個能脫出他們的圈子……

現在，照常得開伙食了吧！可惜，誰也沒心情飲酒吃肉，霍家屯巳由一股既神秘又森嚴之氣氛所控制……不料，在遠處傳來一聲慘號聲……韓崑第一個聽出了：「是大姊夫！」一瞬時，人們全向慘號聲處投到，在月光照耀下，地道之出口處，立着一個魁梧的身形！果然是霍眞如！

「莊主，莊主……」衆人七嘴八舌的，有的扶，有的察看……只見霍眞如面色苦痛，由於幾天來未盥洗的原故，鬚髮成打了結。

「好厲害的手法……」霍眞如被扶進大廳，被安放在太師椅上，很久，很久，他吐出了這一句話……

衆人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顱，什麼手法？如何厲害？正在此時，一聲長笑中，一股勁風掠過，燭光搖曳中，衆人紛紛想出手，唉，就如見了鬼那樣，一陣陰風過，毫無影踪可追尋，有幾個不得不心中發毛，而自然而然的想起了「人衰被鬼欺」這五個字來。

突然，雷七姨長聲怪叫，衆人也爲其叫聲提醒，目光不約而同的，朝桌上望去，三顆首級平平放在桌心。在場人個個目靈心巧。一看即知，分明是失踪，不，以爲倖脫重圍的三個人——想必三個小輩，性情剛烈，不會轉彎。這就逼使對手殺人了……

其中一個正是雷七姨的兒子霍玉海啊……她不禁流淚，不禁嗚咽……

「不准哭！」霍眞如森厲地叫着：「哼哼！哈哈！哈哈……」一陣狂笑之後，「……誰又能活得久……弟妹，誰也別想活了！」

「莊主！你……還有伯珏，仲銓……」人們有不少事想問，就因爲千頭萬緒，誰也不能有個條理的，詢問着，而鬧一個清楚明白！因此，想問，而不知如何問才得體……

「好厲害的手法？」

「是誰的手法？什麼手法？」

「要我們死！要我們全家人死，不，更厲害的是！爲他們引來更多的對頭！死！不會讓我們死得痛快，至少，還得代他們擋橫，爲他們殺人——或者被殺……」

「爲什麼？」

「爲了天魔心法。」

啊，天魔心法，大修羅，不動身法。

「梅娉娉是安然無事，而那個老乞婦，我總算看出來了，原來，她不是別人，正是卅年前令中原武林，聞名喪胆的地聖魔母……」

「玄聖八魔之一！」

「就是她！因此，她助梅娉娉復原。這可算得輕而易舉，她想殺……爲這老乞婦所阻，她要梅娉娉出門，將此地藏有天魔心法之事宣揚出去……哈哈……憑梅娉娉的神通，不出三個時辰，十萬火急之傳訊，業巳轟傳了江湖，而三日！三日來，有多少江湖成名帮會、門派人物來了華陰……而我們是不得不代人揹黑鍋了啊！好厲害，好厲害的手法啊！」

「但是，地魔尙在，而梅娉娉竟敢背叛老龍頭？與地魔合作……她又有什麼好處……」

「老龍頭親自來到，哈哈……地魔勢必火併龍頭！而梅娉娉，焉知不會來個卞莊刺虎……」

「如此看來會掀起個武林大風波！」

「算得上大風波……」

「即使有老龍頭，也是難能穩操左券啊。」

霍眞如尙未回答，一個莊丁飛奔了進來。

「禀老莊主！」

「咦！阿茂，什麼時候了，你還不睡覺？」

「這！有人拜訪！」

「什麼時候了？還有人不顧禮貌的前來拜莊？」

「事關重要，不得不爾，霍莊主請恕罪這個！」

客人巳登堂入室了，並且，口中說着道歉話，其實是咄咄迫人！

「來者何人？」霍眞如即使是處於勢窮力竭之境地，可是，鬥敗的老虎，架子猶在。來者既然如此無禮，他可是不甘受辱的，回敬了一下。

「在下南少林門下，譚逸新！」

「黃逸慶！」

「趙逸平！」

「特來恭請金安！」三人看來聽不出霍眞如的輕視之意，說一聲恭請金安！

在場人可全是一凜，這三個逸字輩的少林門下，乃是新近崛起江湖的特等特好手……江湖有四句話：「天南三個逸，雲邊一七絕，人間現一現，武林血腥滅。」這三個逸，乃是小輩中執申天南武林之牛耳。風傳專門排難解紛，而武林中之大小糾紛。憑三人一言而決的，不乏先例。今夜，他們三人漏夜造訪，莫非爲了天魔心法……

「老爺子，有三位英雄出頭，看來此事易了。」

「不！更爲可怖了！」霍眞如沉聲的說了一句話，然後，冷冷的對這三位武林新起好手看了一眼，這三人中除了黃逸慶面黃肌瘦，比較猥瑣外，譚逸新丰神朗然，趙逸平瀟洒俊逸，難怪近年來三人之聲譽如此之高，所謂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果然別有懾人之氣度！

「三位夜臨敝莊，看來也是心有所圖吧！」

「不！我們是有意來相助莊主！」

「啊！助我。」

「正是。」

「哈哈……助我是假，覬覦天魔心法是眞。」

「佛門弟子，何來貪念。」

「說得好聽，更爲可驚。」

「霍莊主，難道你不怕天地風雲帮了麼？」

「加上了少林門，嗨嗨嗨，更爲可怖了。」

「你就不爲莊中人打算。唉！霍老莊主，雖然，貴莊平時之聲譽欠佳，並且，莊中人難免良莠不齊，對民間百姓，勢必有令人髮指之事件發生，本來，我輩俠義中人，就不能放你過門。但是，我們却打聽出霍老當家與天地風雲帮有勾結，更因此而明白！老龍頭深謀遠慮，他是借你爲

追
朱羽名著
民間游俠故事

一個孩子被擄劫了
大家去追；
追？追什麼？
錢財？珠寶？女人？
都不是；
在親情、友情、愛情、寃情中
展開了道義、倫理和正邪鬥法

全書320頁定價$4.50

超級市場書局均有出售

環球出版社發行

幌子，而慢慢蠶食鯨吞各武林門……如果有人找上門，他就可暗中調兵遣將，毀了這個自名英俠之門戶……」

「你猜得不錯，由此可見你怕了天地風雲帮，你們怕了老龍頭毀你少林門！」

「哈哈！他不配，老實說，我們就在等這一天，我們料到，終有一件轟動武林之大風波，由其掀起，而我們就得來平息這個風波。」

「憑你們三個？胡吹大氣！」三不知的又傳來了一聲冷言冷語，而大廳中突然多了一個手執竹杖，身揹紅葫蘆的道人，這道人滿面風塵，但是，兩目寒光炯炯，一現身對霍貞如道：「霍老頭，自己報應自己受，我不會來插手，小徒則得帶走了——無畏！」

一個道人從暗處現身，叫了聲：「師父！」

「向霍老莊主道聲驚擾！」

「是，」這道人是回過身來向霍貞如打了個稽首，恨聲道：「貧道打擾寶莊，心中有愧，青山不改，綠水長流，以後，貧道對貴莊人……定會厚厚報上。」說畢想走，不料面前突的傳來一股勁風。無畏道長實在不是個乏手，不過，這個出手人功力特强，還有，這幾天他是受盡了折辱、血傷，即使自己師父前來解救，但是，功力雖復，血傷雖止，精神體力依然不能十足恢復。發覺勁風阻路，實在不想在師長面前丟人，拚全力想出手格招還招，唉！你不强掙，人家也只不過想阻住你，順便拖住你師父。你一用强，可憐，這股勁力本來斜掠在前，發覺道長出手，好個少林門下，變招神速，加上這六合金光伏魔掌法，本是威震武林之第一拳招。無畏在幾方面的吃虧下，腰際一痛，知道中掌，突然，心脈似乎被震，而氣血翻湧中，喉間一甜，哇的一口鮮血噴出，人似只斷綫鷂子般的向前直摔出去。

衆人眼前只是一花，只見那個身揹紅葫蘆的道人，面色微微一變，也不知什麼一來，青竹杖突的點出。一點一挑，出手擊傷無畏之趙逸平發覺敵人之兵刄已進了門，好個少林健者，心不亂，神不慌，只是凝神貫注竹杖，當竹杖已將近未近面門之時，他是一個摘星式，身一矮，先避過了道人之竹杖。而右手五指成爪，攫取竹杖。道人乃是方今三奇一怪中的一奇，風塵道長，這出手之快疾、狠辣，已到了駭人聽聞之地步。今日巧遇小輩中聲名乎乎的少林健者，第一招就落了空，這就激引起他的好勝心，輕易不肯施展的鎮山神技霹靂震光杖法出了手。

趙逸平摘星式以為可以擒住竹杖，不料眼前一花，耳邊已响起一陣勁嘯。不，漸漸，他以為聽到了雷聲。而四週之勁風飄然，全身依稀已為杖風勁影所困。

趙逸平是心神一寧，這就可看出少林心法之可貴。如此震人心魄的霹靂杖法中，他能立即收束心神，寧神對付，這實在是件難能可貴之事。不過，趙逸平的金光伏魔掌法，火候未到啊，而道人的杖法又是神出鬼沒，如果，趙逸平之師長无音大師與之對抗，或者可以相互頡頏，以現在趙之功力，實在不是對手。

果然，第三招，道人之引風擊浪，竹杖似有形如無影的穿堂直進，趙逸平橫一橫心，一個斜身分光，希望能側身避過來招，那想到竹杖宛如靈蛇般，一折一扭，而自己的腰際被點，心脈一震，也是氣血翻湧下，仰面一交，萎頓在地。耳邊兩位師兄的斥罵聲，而道人是一聲長笑中：「少林門也想來煽風掀浪，看來不太成吧……哈……」笑聲搖曳中，人，分明走了。

趙逸平到此時，才吐出了這口血，譚逸新面色難看的看了師弟一眼，然後拱手對霍貞如道：「是我們輕視了江湖好朋友，現在，哼哼！事情也並未完！」

「方興未艾啊！」

「想我們無力可助莊主了！」

「少了少林門反而少了不少麻煩！」

「或者如此。」

「事實如此！」

「如此，我等告退！」

「請！」

譚、黃兩人扶了趙逸平走了。霍家屯暫時算平寧了，但是，誰也明白，武林風波已被掀起來了，霍家屯在殺人不見血，神目無疏漏的梅娉娉佈排下，成了各路英雄的較力點。

天魔心法引人入勝！不！是引人入魔！而殺機就由此而萌生，為了這一部心法，幾十年前已攪了個河翻水轉，現在，又再會引起另一個風波？

霍家屯在夜色籠罩下，安息了，可是，有多少對眼睛在注視着它，不過，無論如何，現在，霍家屯是平安的，寂靜地在夜色的籠罩下——

（本段完）

請留意故事之二「南海一鳳」刊出。

奇俠司馬洛傳奇故事

馮嘉·文
盧令·圖

閃電拳王（二）

黑帮逞兇　毀屍滅跡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黑社會頭子賴利．京被殺，由於他在遇害前曾與拳王黃小虎發生爭執，所以引起各方面都認為黃小虎是兇手。黃小虎有口難辯，只有逃亡之一途。老僑胞堅伯為他安排偷渡出境，乃乘夜駕車送他到碼頭，擬乘搭貨船離境。豈知剛到達碼頭，一排機槍迎面掃來，堅伯當堂倒斃車上。黃小虎急棄車逃命，他潛行至發槍處的一堆貨箱下，發覺有發射孔的一個貨箱，並無動靜，於是他鼓起勇氣，一拳打破箱板，赫然發現那個射手竟已中槍斃命。驚奇間，司馬洛由貨箱躍下，說明來意，但未立即向他表明身份……

然而，出乎司馬洛的意料之外，他一個人都沒有看見，祇是看見上船去的人，看見有一部貨車開來，把那一堆木箱搬下來，又開走了，並沒有什麼人留下來。

司馬洛爬到了那堆木箱的上面去，伏在陰影之中等着。不久，黃小虎就由堅伯開車載來了。

這之後，事情就發生得太快了。當木箱中的槍聲響起來時，司馬洛才知道原來箱中是有人的。於是他向箱中放了兩槍，把那人解決了。

不過這還是救不了堅伯，祇是救回了黃小虎。

黃小虎恨恨地看着地上那個死者，又可惜地回頭望望海邊，那連人帶車掉下去了的地方。

「畢兄，好了，」司馬洛說，「我們走吧！」

黃小虎這時才回頭望向那艘貨船。那艘等着要把他載走的貨船。

「你還有胆量坐上那船嗎？」司馬洛說。

「但我得離開這裏的！」黃小虎說。

「你跟我來吧，」司馬洛說，「我會帶你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去的。」

黃小虎仍然是遲疑着，又再一次懷疑地問：「你究竟是誰？」

「你不信任我，就別走好了，」司馬洛說，「總之我是不會殺你的。如果我要殺你，我現在就可以開槍了！」

「好吧！」黃小虎祇好點點頭，跟着他走。

司馬洛帶領他到了碼頭的邊緣，那裏停着一部汽車的，他坐上了司機位，讓黃小虎坐在他的旁邊。

司馬洛把車子開動了，離開了路邊，一面說：「不要緊的，這個用輕機槍的人，你雖然認不得他，但是警方一定認得的。明天看報紙，就可以知道他是誰了。」

「還用說嗎？」黃小虎道，「那是根德集團中的的人了。他們以為我殺死了的那個老板，就是根德集團中的要員，專營外圍賭博的，我殺了他們一個重要人員，他們當然也要派人來殺我了。」

「也許沒那麼簡單吧？」司馬洛說。

「還會有什麼複雜性呢？」黃小虎說，「難道還會有別人來殺我嗎？」

當然，司馬洛的話是對，而黃小虎的話是錯的。如果黃小虎還在堅伯的屋裏，聽到那個以金髮打手爲首的那帮打手的對話，他就會知道他的話是錯的了。這帮打手祇是查出了黃小虎是躱在何處，而並未知道他是要乘船逃走。事實上，此刻他們還是正在朝相反的方向追趕着。如果這個機關槍手乃是他們派來的人，那自然表示他們已經知道黃小虎要乘船逃走，那他們就決不會向相反的方向追了。

這個機關槍手，自然也不會是警方的人。警方不會派個槍手來進行暗殺的，這並不是警方辦事的方式。

那是第三路人馬。

不過，暫時黃小虎却並沒有想到這一點。它正用雙手掩着臉，呻吟似地嘆息着：「我的天，我的天，堅伯，他是無辜的，爲甚麼要他死？」

「別喊天了！」司馬洛說：「天是無情的，它從來都不會從人所願。你還是靠自己好些！」

黃小虎凄酸地咬着牙齒。「不錯，天是無情的，他從來不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他就祇帮助那些帮助自己的人，」司馬洛說，「所以，我們要帮助自己。」

黃小虎轉過頭去，詫異地看着司馬洛：「現在你究竟是要把我帶到那裏去？你究竟是誰？」

司馬洛微笑：「忍耐一下好不好，到了可以談的地方，我們再談吧！」

他把車子一直向前開去，離開了碼頭區，開始向山區駛上去。

從山坡上下望，他們看見，那一艘本來要載走黃小虎的貨船，現在巳經開動了，正在緩緩地向港口移動。

船上的人也許知道碼頭上出了事，也許不知道，但無論知道不知道，都是一樣的，船不能等，非開不可。

黃小虎是一位巳付了旅費而棄權的乘客。

後來，車子轉了一個彎，就看不見海面了。

黃小虎不禁又好奇地問：「你究竟是誰？」

司馬洛抬頭指指前面。「我們差不多到了，到了地方再談吧！」

前頭是一座建築在山腰上的木屋子，欵式設計十分之新穎，新穎到流於古怪程度的。整座屋子都是用木及玻璃建成，那幾條是超現代化的。美國這個地方是很古怪的，多數人們既不需要美感亦不需要實用，而祇是需要標奇立異。

司馬洛就把車子開到了這座木屋的旁邊，他們下了車，從木屋旁邊的一度樓梯上去，一直登上了屋頂，然後再由屋頂的樓梯進入屋中，下到樓下。

出入的路也是那麼古怪的。如果要匆匆地從屋裏跑出屋外，那可要花很多的時間和氣力了。

他們到了樓下的客廳，一座非常寬大的客廳，那裏面的裝飾和擺設也是超現代化的，不過看上去還算悅目，不太碍眼。那廳中並沒有別人在着。司馬洛說：

「要喝杯酒嗎，畢兄？」

「好吧，」黃小虎無可無不可地聳聳肩。

司馬洛斟來了兩杯酒，把一杯遞給黃小虎，黃小虎一飲而盡了，他是需要這杯酒的！

「再來一杯？」司馬洛說。

「不必了，」黃小虎說，「你告訴我，你究竟是什麼人，爲什麼要帮助我？」

「讓我先問你，」司馬洛說，「你有沒有殺死賴利・京？」賴利・京就是那個死去了的「老板」。

「當然沒有！」黃小虎說，「爲什麼我要殺死他？」

「但是每一個人都認爲是你殺死了他，」司馬洛說，「而且你也是一個正在被追緝的嫌疑兇手，究竟發生了什麼呢？」

黃小虎是沒有需要隱瞞的，而且，隱瞞對他實在也並沒有什麼好處。所以，他就老老實實地把經過對司馬洛說了出來。

「我也猜是這樣的了。」司馬洛說。

「這是嫁禍！」黃小虎憤怒地用拳一擊面前的茶几，由於他的拳頭是重拳，這一擊，使得几上那隻酒杯也跳了起來，「有人看見我和老板——賴利・京爭吵，當我走了之後，這個人就把賴利・京殺掉了，嫁禍在我的身上。」

「不錯，情形應該就是這樣的，」司馬洛說，「問題就是，賴利・京不是一個普通人物，即使有人承担責任，殺死他也還是一件非常冒險的事情，有誰敢做這種事情呢？」

黃小虎皺起了眉頭，尋思了起來，他並沒有想過這個問題，現在還是第一次想起來，如果司馬洛不提起，他可能也不會去想的，他是太忙於躱藏和逃走了。

而且到現在，他還是不敢去想，他說：「這有什麼關係？反正沒有人能替我洗脫了！」

「那你認爲逃走是上策了？」司馬洛說，「你逃得到哪裏去？兩路人馬都在追你，可能第三路人馬也在追你！」

「第三路人馬？」

「就是眞正殺死了賴利・京的人。」司馬洛說，「他們嫁禍在你身上，祇有你知道，人並不是你殺的，假如你死了，就沒有人知道了，那麼，你以爲這些嫁禍的人會不會要殺你滅口，你逃走對他們是最理想的了，如果你給警方抓了起來，也許警方還有可能會相信你的口供的，你一逃走，那就行了，他們殺了你，就永遠沒有人相信你了！」

「你似乎贊成我不應該逃走！」黃小虎說。

「正是，」司馬洛說，「你逃不到哪裏去的，即使你逃出了美國，他們還是終有一天會找到你！」

「難道我在這裏等着會更好嗎？」黃小虎暴躁地道：「在這裏，他們不是更容易找到我了？」

「逃走不是唯一的辦法，」司馬洛道：「還有一個辦法就是你去找他們。他們找你，你去找他們。你先找到他們，問題就解決了！」

「你瘋了！」黃小虎吼道：「我去找誰？你知道美國黑社會的組織有多大嗎？難道我去把他們的頭目全部都殺掉嗎？」

司馬洛微笑：「我並不是叫你去找賴利・京那一路人，我是叫你去找殺他的人，你把眞正的兇手找出來，那時，起碼警方和賴利・京兩路人都不會追你了！」

「你在做夢！」黃小虎說：「我連逃走都來不及，還叫我去找人？」

「你一個人是什麼都幹不來的。」司馬洛說：「但有我帮你，那又不同了。」

「你？你究竟是誰？」黃小虎問，「你爲什麼要帮我？你還沒有回答我這個問題！」

司馬洛還是微笑道：「我是你的救星，有我帮忙你，你起碼不會受到警方的麻煩。」

「你在說什麼？」黃小虎說。

「你並沒有聽錯。」司馬洛說。

「你是說，你是警探？」黃小虎問。

「我也不是警探，」司馬洛說，「不過我可以替你想辦法的，畢老兄。」

「那你究竟做什麼的？」黃小虎問。

「可以說，我是警探的合作人，事實上，是警探請我來帮忙的。」司馬洛說。

「別胡說，這裏的警探不會和中國人合作的。」

「中國人的事，就要和中國人合作了。」司馬洛說，「這裏的警探，最頭痛的就是辦有關中國人的案件，因爲這裏的華僑多數不肯和他們合作，不信任他們，拒絕供給情報和口供。告訴我，如果我不是一個中國人，你會肯跟我走嗎？如果那不是一艘貨船，你肯走上船嗎？」

「可能不會了，」黃小虎說，「但難道你認爲這樣做是不對的嗎？」

「我不能判斷是錯還是對的，我的工作也不是判斷這個，我祇知道這個是事實，也別以爲我是專和警探合作的人，我通常不會這樣做的，但你的情形是特殊情形，也因爲祇有我才能帮忙你和取得你的合作，所以我才會答應他們。」

「你答應他們？那你是說，他們是求你做這件事的了？」

「可以說是這樣的，」司馬洛說，「現在我先告訴你我是什麼人吧，我根本就是不滿意這個世界的人，所以，我和警方合作的機會實在不高的，不過這一次的情形是不同的，我是爲了你而管這件事。我和一個組織有相當密切的聯絡，這個組織絕對不是警探的組織，不過，他們做的事情，却是警探應該做而做不到的。那就是說，他們專門管那些不平常的事情。而且他們常常是不循正當的法律途徑去做的，因爲他們根本不需要顧忌法律，他們就是認爲法律的漏洞太多了，他們要補足法律的漏洞。我很喜歡這一班人，和他們也有來往。事實上，我和他們也合作幹過不少次了。這裏的警探是明白你的情形的，祇是，他們又不能代替你證明，他們知道你不會和他們合作的。但他們也知道，這是一個對付黑社會的好機會——」

「別跟我開玩笑吧，」黃小虎不屑地搖頭，「如果他們是眞的有心對付黑社會，黑社會的勢力也不會這樣大了！」

「讓我們公平一點吧，」司馬洛說，「我知道你對警探也沒有多大好感的，但事實上，警探之中有壞人也有好人，有一撮好的，是想對付惡勢力的，然而他們却感到有心無力，於是，他們就和這一個特別組織接頭，他們要一個人來爲他們辦這件事，而他們是能夠給予若干程度的合作的。」

「合作到怎樣呢？」

「在有些地區，他們可以詐作看不見你。」司馬洛說，「不是所有地區都可以，但是有些地區可以的。」

「爲了什麼？」黃小虎又問：「他們可以得到什麼益處呢？」

「我巳經說過了，對付黑社會。」司馬洛說，「我告訴你他們的想法吧。他們認爲賴利・京的死，是帮會之間的鬪爭的犧牲品。賴利・京那一帮的對頭人爲了某種原因想把他除去，但是暫時又不能公開殺人，於是就利用你和賴利・京爭執這個機會了。如果你把眞兇找出來，那麼，兩帮人之間的爭執就會浮面起來，那時，警方就可以乘虛而入了。這就是他們的目的，就是這麼簡單的。」

「我不信任他們，」黃小虎說，「誰能保證他們不會中途改變主意，又把我抓起來拿去領功呢？」

「我就是知道你不會信任他們，所以我才會來的。」司馬洛說。

「你也不要信任他們！」黃小虎說。

「我有我的辦法，我相信他們是不會告我的。」司馬洛說。

黃小虎還是難以置信地看着他。

「但是如果你對我沒有信心，」司馬洛說，「那我還是可以把你送走的，我可以替你安排另一艘船，讓你逃出美國，從此之後，你就自己照顧自己了，我並不是在強迫你，雖然我救了你的命，我還是不會強逼你依我的方法去做事的，你自己決定吧。」

黃小虎楞楞地看着他，這的確很值得考慮的。兩條路都是那麼具有誘惑性的，如果照司馬洛的意思去做，那當然是很冒險的，不過，事情却可以得到一個解決，把事情解決了之後，他就永遠不必担心了，然而他却可能很快死掉，這個司馬洛並不是神仙，他也可能給人殺掉的，司馬洛死了的話，他怎辦好呢？

另一方面，逃走是消極的辦法。他逃走了，暫時是安全的，但是，他却永遠都需要繼續逃走，永遠都不能安定下來。他永遠都要担心，有一天，有人會找上門來了。不論他逃得多麼遠，他都不能停止担心的。

不錯，這是很難選擇的。

司馬洛又走到酒櫃去。這一次，司馬洛把一整壺酒都拿過來了，黃小虎斟了大大一杯，喝了下去。

十分鐘之後，司馬洛對他微笑：「黃小虎，人家這樣叫你，是因爲你在擂台上像一隻老虎，你永遠都奮鬥，並不逃走，一隻老虎是不逃亡的，祇有狗才會夾尾而逃，現在你會逃走嗎？」

黃小虎自己再斟了一杯酒，但祇是喝了一口。

「不，」他說，「我不會逃走的，我要留下來。」

「我早猜到你會這樣，」司馬洛說，「我也很爲你高興！」

「我留下來，那又如何？」黃小虎說，「我應該做什麼呢？」

「你告訴我，誰最可能是殺死賴利．京的兇手，以及應該到哪裏去才把他找出來吧！」司馬洛說，「你和賴利．京比較接近，你應該比我們清楚的。」

「我得先聲明一條件！」黃小虎道。

司馬洛說：「說吧。」

「我不能給抓上警局去問口供的，」黃小虎說，「我受不住這個，我祇是爲了我自己做這件事，我並不供給情報！」

「你將來還是得上庭作證的，」司馬洛說，「不然，你怎能洗脫自己？不過，我倒可以答應你一件事，那就是，在這件事辦好之前，不會有警探來麻煩你！」

「你最好別違背諾言。」黃小虎說。

司馬洛聳聳肩：「如果你認識我再久一點，你就會知道我是不輕於允諾，也不輕於推翻諾言的。」

黃小虎聳聳肩：「我認識你並不久，不過，到我認識你久一點的時候，可能後悔已經遲了。但沒有辦法，既然我已經決定不走，我也祇好信任你了。」

「你還沒回答我的問題，」司馬洛說，「誰最可能是要賴利．京死的人呢？」

「這還不容易嗎？」黃小虎說，「剛才在碼頭上給你殺死的那個人，我不相信是賴利．京那一幫的。如果是那一幫就不會來一個，可能來十個或二十個了。這個人一定就是被派來殺我滅口的，查一查他的身份，查出他是誰就行了。」

「這個警方自然會做的，」司馬洛說，「等一會，祇要我打一個電話問問就知道了。我祇可惜不能夠把他活捉，不然他一定可以回答我不少問題的。不過，我沒有時間，事情發生得太快了。」

「此外你還得給我一點時間想一想，」黃小虎說：「也許我這還可以想出一些資料來的，只是，我一直沒有機會向這方面想過。你得給我一點時間。」

「你想好了。」司馬洛說。

「這裏是安全的？」黃小虎又問。

司馬洛聳聳肩：「我也是住在這裏的，如果有什麼問題，我也會和你一同死了。你的房間就在樓上，走廊左邊第一個門口。」

「我得上去休息一下了。」黃小虎說道。

「請便，」司馬洛大方地一攤手，「你有什麼需要，床頭有電話的，你祇要通知閣樓的管家，他就會替你備辦。當這裏是酒店一樣就行了！」

× × ×

這個時候，那座碼頭上已經相當熱鬧了。那具死於司馬洛槍下的屍體已經被人發現，警察也給召來了，有警察在現場作着調查工作，也有一些警察在看守着屍體。救傷車是不負責載運死人的，所以屍體要留下來，交由運屍車處理。

而在救傷車走了兩分鐘之後，黑色的運屍車就到達，把屍體收了起來，開走。

這部運屍車把屍體載上了車，是還要走好長一段路，才能到達公共殮房的，而且，那是一條很靜的路，並沒有很多別的車子往來。開車的人，雖然身邊有一個同伴在着，還是難免有孤寂之感。到底，他們所載運的東西是屍體。

因此，當另一部車子從一個支路轉進來，跟在他們的後面時，那開車的人就不禁心頭有一陣暖意，因爲有了伴兒了。

那是一部運汽油的大貨車，就駛在一段距離的後面。兩部車子一先一後地沿着那條公路進發。

在運屍車走了之後不久，另一些車子也駛到碼頭上來了。這些車子乃是到來負責把墮海的汽車撈起來的。汽車墮海的事，也已經被查出了，餘下的一些警探，則在料理後事，作着賊過興兵的調查。

那部運屍車子沿路馳行着，到了一盞交通燈的前面，交通燈正由綠轉紅，司機便不能不把車子停了下來。雖然前頭的橫街內是明明並沒有車子出來的，但是他却不能硬闖過去，因爲硬闖過紅燈就是犯法的，也許不會有失事的危險，却可能會從暗處鑽出一個等待已久的交通警察來，實行抄牌。

那司機停下了車子，一面在喃喃地埋怨着：「我們是活在一個條例的世界，左也是條例，右也是條例，我們快給條例壓死了！」

他一面說着，一面抬頭望望倒後鏡中，就像要徵求後面那部汽車的司機的同意。一看之下，他忽然吃驚地叫了起來：「我的天！」

因爲那部運載汽油的大貨車並沒有跟着停下來，而且反而更增加了速度，直衝而來。跟着，他又看見汽車的司機推開車門逃了出來，滾在地上。

我的天，他瘋了！」司機說着，連忙要把屍車開動，但已經太遲了。

只聽得轟隆一聲，兩車的頭尾撞個正着，運屍車頭的兩人給震得仆向前去，撞在車頭的擋風玻璃上，那玻璃碎掉了。

接着，運油車發生強烈的爆炸，噴出來的着火汽油把運屍車蓋住了，也使周圍的地面成爲一片火海，兩部車子都陷在火海之中。

那運油車的司機向黑暗中狂奔而逃。

沒有人看見這件事，因此也沒有人去報警。即使有人報警，消防車還是來不及趕到這裏來灌救的。因爲這裏是那麼的偏僻。

這是熱度很高的火，在火海中的熱度，簡直是有如在焚化爐的中心。那裏的屍體，很快就會燒成焦炭，即使未必成灰，它們的身份也是難以辨認的。

是的，屍體的身份難以辨認了，也因此，那個企圖暗殺黃小虎而不遂的兇手，再也沒有人會知道他的身份了。

顯然，這也正是那運油車撞過來的目的。這並不是一宗意外。有人不想這個兇手的身份被人查出來。

而那個運油車的司機，已經逃得遠遠了。

當警車及救火車終於聞訊趕到的時候，他們已經沒有什麼好幹的了。火已經開始自動熄滅。

× × ×

司馬洛和黃小虎，是早在報上刊載這個消息之前就已經知道了的。他們很生氣，直到第二天早上，這段新聞出現在報紙上之前，他們還是在生氣。

黃小虎用拳頭擊着早餐桌上那一份報紙。「他們太過份了，」他說，「太過份了，連屍體也要謀殺，這是一種罪過，你知道嗎？人死了就是死了，一切的仇恨，都隨着他的死而消失。虐待他的屍體，這却是一種罪過！」

「他們是犯了罪過，明白嗎，」司馬洛說，「犯罪是他們的行業，他們的字典裏面沒有罪過這兩個字。他們這樣做，祇證明我們猜想是對的，這個兇手的身份，決不能揭露出來，他們害怕。」

「這些人都應該送進地獄去！」黃小虎咬牙切齒地說。

「你就可以把他們送進地獄去了！」司馬洛說，「怎麼樣了！你已經想了一整夜，現在，你有什麼可以告訴我的嗎？」

黃小虎聳聳肩：「我想不出來，黑社會的情形太複雜了，形勢每天都在變化。賴利．京本人就有不少敵人，因此，可能要殺他的人也不在少數了。我不能斷定那一個才是，我可以給你一些名字，不過這些名單是很長的，名單上起碼有三十個名字，我們沒有時間調查這許多吧？」

「你把名字說出來好了，」司馬洛說，「我們會派人去查的。」

「很好。」黃小虎點頭。

他把那些名字說出來的時候，司馬洛就掏出一隻袋裝的小型錄音機，把他所說的都錄了下來。

「此外，」黃小虎說，「我們也可以問問，卡斯和羅拔圖，他們也許會有點概念的。」

「你指的是賴利．京那兩個保鑣？」司馬洛問。

「是的，」黃小虎說，「金頭髮的一個就是卡斯，黑色頭髮的一個則是羅拔圖，波多黎各移民。也許他們會知道的。」

「如果他們知道，」司馬洛說，「他們也用不着找你了！他們却正在找得你很急，而不是找別人！」

「倒不是這樣說的，」黃小虎道，「他們找我，祇是因爲他們沒有向那另一個方面去想；他們一點都沒有懷疑地深信，賴利．京就是死於我的手的。如果能使他們有所懷疑，能使他們想到這可能是嫁禍，那麼情形又會不同了。」

「我們可以把他抓回來問話。」司馬洛說。

黃小虎不屑地看着他：「隨便亂用一個藉口，把他們抓回來？利用警察的權力？」他搖搖頭。

司馬洛有點慚愧地搔着後腦。也許黃小虎說得對，他們是不應該這樣做的。用這種手段把那兩個人抓回來，那兩個人可能不會樂於招供，而對他們提出的任何疑點，也要充耳不聞了。

「我們得自己去找他們。」黃小虎說道。

「我祇是怕他們會不肯見我們的，」黃小虎說，「我懂得到哪裏去找到他們，祇要半路上不會給警察把我抓起來，那就容易辦了！」

「這個倒可以保證不會，」司馬洛說，「我不是已經對你保證過嗎？在有些地區，警察是會閉上眼睛的。」

黃小虎告訴了司馬洛要去的地區。司馬洛點點頭：「這裏是可以的。我們現在去？」

「我們晚上去。」黃小虎說。

「那好一點，」司馬洛說，「在黑夜可以掩護我們，到底是兩個中國人，走在白人衆多的地方，那是很搶眼的。」

× × ×

晚上，坐在車子裏，就不大有人注意了。

就可惜天氣熱，並非隆冬，黃小虎不能把衣領翻高來把臉遮住，於是他就只好坐得低一點了。讓車廂中的陰影把他的面貌遮蓋了。

他們的車子在一條骯髒的路邊，一個黑暗的停車位中停了下來，等着。

他們注意着一間屋子的後門。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果然羅拔圖和卡斯就出現了。他們是步行而來的，他們每人的手上都捧着一隻大大的鷄皮紙袋，裏面裝滿罐頭伙食，酒和食物之類。他們顯然是打算回來自己準備晚餐的。

黃小虎用手肘碰碰司馬洛，低聲說：「那就是他們了！」

司馬洛又點點頭道：「我知道了！」

他在接手這件事的時候看過不少的紀錄和照片，他知道很多事，認得很多面孔的。

「讓他們先吃飽吧，」黃小虎說，「吃飽了，他們會舒服一點。」

司馬洛點點頭，取出香烟來，給黃小虎一根，說：「你不反對這個吧，你們體育界是很重視健康的。」

黃小虎苦笑接了過來：「以前我是盡量節制抽烟的，但現在不要緊了，我不相信我還可以回到擂台上去！」

「也許可以的，」司馬洛一面爲他點上那根香烟一面說，「祇要你證明了自己是一個清白的人，你還不是和以前一樣的嗎？」

「不，不會一樣了，」黃小虎又搖着頭，「因爲我太清白了，他們不喜歡清白的人，他們喜歡聽話的人，賴利．京死了，會有另一個人代替他的位置，他當然不會叫賴利．京，但他還是一樣的人，如果不是一樣的人，就不會坐到這個位子。告訴你，他們就是不喜歡清白和誠實的人，他們是人類。」

「這個社會的人類。」司馬洛說。

「也許不能怪他們的，」黃小虎說，「這個世上如果每一個人都清白誠實，他們就不能存在了！」

「他們是不應該存在的！」司馬洛說，「他們應該投到清白和誠實這邊。」他向那個門口望一眼：「我們給他們一根香烟的時間吧！」

他們坐在車上，默默地吸着那二根香烟。後來，香烟祇剩下了濾咀，他們就丟下了濾咀，站起來，離開車子，走到了那個門口。

黃小虎伸手推開門，門是鎖上了的，他舉起拳頭，也許他的拳頭是可以把這門打破的，但是司馬洛揮揮手制止他。司馬洛從袋裏掏出一串鎖匙，試開一下，試了幾條，就開了，他有一串很好的百合匙。

這個地方，是一間公寓式的屋子，不過又不是一間正式掛牌的公寓。祇是把一

間屋子隔開成許多間房屋，把房間一間一間租出去，住客是互不相識的，而房東也不住在這裏。

羅拔圖和卡斯就是在這裏合租了一間房間作爲住所。租錢是很廉宜的，他們雖然不是窮人，但是對於住的環境，却不大講究的。

他們走進門內的走廊中，黃小虎把門關上了，向樓上指指。

他說：「他們是住在二樓！」

這一點司馬洛也是知道的，不過既然黃小虎這樣說，那就讓他領一下功好了。

他們兩個上樓而去，到了樓上，一直走到樓上的走廊末端。那裏就是羅拔圖和卡斯共住的房間的所在了。那門是虛掩着的，他們可以聽到羅拔圖和卡斯在裏面談着話，而他們所談的，乃是今天下午的一塲拳賽，談得津津有味的。司馬洛拔出了手槍來，對黃小虎扭扭頭。

黃小虎不慌不忙地把門打開，踏了進去，而司馬洛則貼身在門邊的牆壁上，隱在他們的視綫之外。

羅拔圖和卡斯是正隔着桌子，相對而坐，金色頭髮的卡斯是背向着門口的。他們果然是正在吃晚餐。凍肉，沙律、麵包、酒。黃小虎的出現，使羅拔圖像受到了催眠似的呆在那裏了，正要送進咀巴的一塊麵包也停住在半空。

卡斯還未發覺，還是在講他的拳擊。

「眞是意外，」黃小虎說，「想不到原來你們對拳擊也是眞正地感到興趣！」

這是兩個帮忙製造不正常賽果的人。

卡斯霍的轉了過來，也一時呆住了。他們找了許久的人居然自動送上門來，接着他的手就向衣服下面迅速地一摸，他要趁黃小虎還沒有接近之前就拔出槍來；上次他已經受過了教訓。

但是司馬洛這時就出現在門口了。他手中的槍輕輕一動。柔聲地說道：「靜一點！」

卡斯的槍來不及拔出來了，他定住在那裏，一動不動。

「慢慢地，把手放到桌上，」司馬洛着命令，「規矩一點！」

兩個打手只好都把手放到桌上去了。

「很好吧，」司馬洛說，「桌上有四隻麵包，你們每人每隻手拿一隻麵包。快點！」

兩個打手也祇好遵命了。他們每人拿了二隻麵包。

「舉高一點，」司馬洛說，「麵包離開桌面，我看的祇是麵包，一隻麵包掉下來，我就開槍！」

那兩個人也把麵包舉高了一點，很尷尬地。大概他們一生從未如此體貼地服待過兩隻麵包的。

「現在，我們可以談了。」司馬洛說道。

「黃小虎，」卡斯說：「你這樣沒有用的——」

「叫我畢先生！黃黃黃！黃得太多了，現在你好好叫我一聲！」

卡斯困難地咽了一口唾沫，然後老不服氣地說：「畢先生！」

「這樣好一點了！」黃小虎得意地微笑。他倒還有一種相當幼稚的自尊感。

「你殺死我們也沒有用的。」羅拔圖說，「並不是我們要殺你，我們祇是奉命。你把我們殺掉了，還是會有別人執行這個命令。」

「我並不是來這裏殺死你們的！」黃小虎把頭俯前去，對他們猙獰地說，「如果我是來這裏殺你們的話，我早已經動了手了，還等什麼？」

「你！」卡斯輕蔑地瞪着司馬洛，「你又是幹什麼的？」

「我？」司馬洛聳聳肩，「別介意我吧，我祇是在這裏負責叫你們拿好麵包的。祇要你們好好地拿着，我就滿意了！」

卡斯又做了一個輕蔑的表情。黃小虎走到他們的旁邊去，從他們的身上把槍搜了出來，丟到床上。然後他也拉了一張椅子在他們的旁邊坐下來，說：「好了，現在，我們可以談談了！」

「和我們談沒有用的，」卡斯說，「我們祇是工具，我們拿不了主意。」

「我不是在求你，」黃小虎說：「我祇是想告訴你們，我並沒有殺死老板——賴利．京不是我殺的！」

「哈哈哈！」卡斯說，「原來你是來這裏和我們開玩笑的。」

「我不是開玩笑，」黃小虎說，「的確不是我殺的！」

「你去告訴別人吧，」卡斯說，「騙我們騙不到的，我們是看見你的！」

「你並沒有看着，」黃小虎說，「你們祇是事前事後看到罷了，你們並沒有看到出事的實際情形。我並沒有殺死他！我祇是打破了車子的擋風玻璃，我並沒有殺死他！我打破了玻璃，給他一個警告，之後我就走了！別人殺死他的！」

卡斯和羅拔圖都看着別處，顯然並不相信他的話，不過又格於形勢，不便駁斥他。

「我並沒有殺死他！」黃小虎怒吼叫道。

「他們既然不相信，你就別跟他們說，」司馬洛，「問你要問的問題好了！」

黃小虎好像如夢初醒地恢復過來了。他說：「好了，你們現在回答我一個問題吧。你們有沒有派一個機關槍手到山達士碼頭去謀殺我？」

這一次，兩個人都詫異地轉過來看着他了。

「你？」卡斯難以置信地說，「在那裏的人就是你！」

「是的，」黃小虎點頭，「你們一定感到很意外吧？你們一定以爲我會死於你的機關槍之下吧？」

卡斯和羅拔圖面面相覷了一陣，然後都轉過來凝視着他。羅拔圖首先開口道：「我們並沒有——那並不是我們——我們根本不知道——」

黃小虎和司馬洛兩個人很小心地看着這兩個人。卡斯是比較狡猾的一個，羅拔圖則是比較老實一點的。他們相信，羅拔圖說的也許是眞話。

「你們沒有派人去那裏殺我？」黃小虎問，「也許是別人負責這件事，你們不知道罷了。」

「不，」卡斯受了侮辱似的大怒道：「不會的，我們一定知道，我們不可能不

知道的！」

「那不是有點奇怪嗎？」黃小虎說：「除了你們之外怎麼還有人要殺我呢？」

卡斯和羅拔圖却還是摸不中他的意思。卡斯不耐煩地說：「我們並沒有派人去，這不是我們幹的。如果知道你到那碼頭，我們兩個會自己來了！」

「那麼，」黃小虎說，「你不覺得奇怪，怎麼另外會有人想殺我嗎？」

「黃——畢先生，」卡斯說道，「你究竟是想怎麼樣？如果你要我們答應放過你，這是辦不到的。我們的確不能作這個主！」

「我是叫你替我動動腦筋，」黃小虎說，「我並沒有殺死賴利．京，是有人殺了他而嫁禍於我的。現在你替我動動腦筋吧，這個嫁禍於我的人可能是誰？」

「我不相信——」

「你用不着相信的，」司馬洛不耐煩地喝道：「祇要回答這個問題，他問什麼，你就回答什麼好了！」

卡斯又深吸了一口氣，顯然十分之不服氣給人喝令他幹這個幹那個。也許他認爲除了賴利．京之外，是沒有任何人有權這樣做的。不過司馬洛的手槍威脅之下，他又無可奈何。

「想一想再回答吧，」黃小虎說，「仔仔細細地想清楚！」

在卡斯想清楚之前，羅拔圖却已經先回答出來了。他說：「我看這個人會是查德。」

「認識這個名字嗎？」司馬洛問黃小虎。

黃小虎點點頭，又問：「爲什麼是查德呢？」

「查德和賴利．京有私怨，這還不够嗎？」卡斯說，「如果不是爲了賴利．京，查德現在走起來也不會是一跛一跛的了。賴利．京打壞了他的腿！」

「還得要一個地盤上的理由才行的，」司馬洛說，「查德和賴利．京有地盤上的爭執嗎？」

「那你得另找一個人，」卡斯說，「他們兩個雖然算不得是生意上的合作人，但是，他們倒也沒有地盤上之爭執，賴利．京死了，他的位子也輪不到查德的。」

「那麼輪到誰呢？」司馬洛問。

「上頭還沒有派定，」卡斯說，「這個位子也有不少人競爭的，上頭還需要考慮一下才能決定。」

「你知道的，」羅拔圖說，「這就像競選總統一樣，哈哈哈哈！」他哈哈笑起來，但沒有人跟着他笑，他祇好又停了下來，把那隻麵包揑得緊一點了。

「如果是地盤之爭呢？」司馬洛問道：「還有誰？」

「如果你們一定要寃枉一個，」卡斯說：「那你們還是要查德吧。查德是最佳人選了！」

「我們不是寃枉什麼人，」黃小虎說，「你們不相信我沒有殺死賴利．京，那很好，但是那碼頭上的事情又怎樣呢？我到那碼頭去坐船走，這個人已經躲在木箱裏等着我了，幸而我這位朋友把他殺死了，救了我，但我的另一位老朋友，一個從沒做過壞事的老人，他却死掉了！」

卡斯和羅拔圖又交換了一個眼色。羅拔圖說：「那時我們正摸到了老頭子的家裏。對了，起碼這一點是眞的！」

「那個機關槍手後來給運屍車載走了，」黃小虎說，「但半路上有人開了一輛運油車撞過去，把運屍車燒掉了！你以爲這又是什麼呢？就是爲了有人不想這個機關槍手的身份揭露出來！你告訴我爲什麼會有人這樣做吧！除了心懷鬼胎的人之外誰想殺死我，但是又不想人知道的呢？」

卡斯和羅拔圖面面相覷，卡斯不得不承認：「唔，這個是值得研究的一點！」

司馬洛說：「我是在懷疑，有人爲了某種理由要殺死賴利．京，但是又不公開地殺。你告訴我這人是誰吧。」

「我還是告訴你，這個人是查德。」卡斯說。

「查德祇是爲私怨，」司馬洛說，「你們敵對那一帮的人呢？找幾個名字說出來吧。」

這一次，在旁邊的羅拔圖却不耐煩起來了。「爲什麼爲了私怨就不能殺人？查德恨賴利．京，所以他殺了他，又不想讓人知道是他殺的。這又有什麼不對？」

他倒是說得很有道理的。司馬洛微笑道：「如果是這樣，那會有很多人要失望了。」

「誰失望？」卡斯問。

司馬洛聳聳肩：「這不關你的事。」他所指的當然就是警方了，如果這件事追查下來，結果證明並不是由於什麼地盤之爭，而祇是因爲私仇的話，警方就會十分之失望了。因爲這表示不會有火併的場面出現，而警方也就不能乘虛而入。

「假設這件事是兩個可能性吧，」司馬洛說，「一個可能性就是查德殺人，另一個可能性則是地盤之爭。我們姑且採用後一個可能性吧，那麼主謀的兇手會是誰呢？」

卡斯和羅拔圖又交換了一下眼色，而且低聲交談了起來。這個他們認爲不存在的問題，司馬洛却一定要他們交出個答案，於是他們也祇好商量出一個答案來了。

終於又是卡斯代表開口。他說：「如果你一定要我說，那麼應該是祁恩了。」

司馬洛也知道祁恩是誰。祁恩也是和賴利．京一樣的人。事實上，他的地位和賴利．京正好相等，祇不過他是在另一個地區，屬於另一帮罷了。在他自己那一帮裏面，祁恩也是專管各種非法賭博的，而且也會企圖控制各種和賭博有關體育競賽的賽果。假如他的手下也有一個像黃小虎這樣的人，很可能也會發生同樣一件事。

「如果祁恩殺了賴利，他又會得到什麼好處呢？」司馬洛說，「他能接收賴利的地盤嗎？」

「當然不能，」卡斯說，「這地盤是我們的，如果想把地盤搶過來，那非要來一次大火併不行。」

「那麼祁恩也沒有理由殺賴利了？」

「沒有很充足的理由，」卡斯說，「是你一定要我找個理由出來的。如果祁恩殺死了賴利，他祇會得到一種好處，那就是他的生意增加了。有好些大賭戶是要講交情的，他們向我們這邊下注，因爲他們認識賴利本人。賴利死了，新上塲的人他

們未必認識，他們就不會和他交易。假設他們是同時認識祁恩的，那他們就會轉過去和祁恩交易了。」

「事實上是不是如此呢？」司馬洛問，「賴利的手上，是不是有許多大戶也是認識祁恩的呢？」

「這個我可不知道了，」卡斯說，「祇有他們兩個人知道。」

「也許我們應該去問祁恩。」黃小虎說。

卡斯輕蔑地笑了起來。「你去問他？我看你不能接近他一百哩之內呢。」

「我們有辦法的。」司馬洛說，「好了，我們可以走了！」

他一宣佈要走，卡斯和羅拔圖就慌張起來了，羅拔圖連忙揮着手中那隻麵包：「聽着，黃——畢先生，還有這一位——這一位是什麼先生？」

「我祇是一位朋友。」司馬洛說。

「朋友先生，」羅拔圖說，「我們——我們和畢先生在私人上是沒有過不去的，你們就是把我們殺掉也沒有用的，還是有人會殺你們的。而且，如果你殺了我們，那別人會追得更急了。」

「說了這樣多，不過是想我們饒你一命罷了，」司馬洛微笑：「你們這兩個儍瓜！難道還沒有聽清楚嗎？我們根本沒有打算殺死你們！我們不是來殺你們，我們是來跟你們談的！」

卡斯和羅拔圖兩個人的嘴巴都大大地張着，簡直不相信自己的運氣會這樣好。

「我並沒有殺死賴利，」黃小虎說，「我就是來告訴你們這一點的。而且我要把眞正的兇手找出來！你們要不信，那是你們的事，不過你們不妨向上級提一提，告訴他們這事情是有點古怪的，告訴他們最好不要中人家的計，小心地查清楚。」

「好吧。」卡斯說道，「但是我們不能答應你甚麼的。如果上頭叫我們找到你，把你殺死，我們也祇好找到你，把你殺死了！」

黃小虎也微笑：「但是，你們最好別到祁恩或者查德那裏去找我們，雖然你知道我們是會在那裏出現的。假如我們除去了祁恩和查德，這對你們一樣也會有好處的，對不對？」

卡斯和羅拔圖兩個人無可無不可地聳聳肩。

「好了，」司馬洛說，「我們走吧！」他和黃小虎一起退向門口。

「等一等，」卡斯叫道：「我們的槍呢？」

「哦，這個你倒用不着担心，」司馬洛說，「我們不會把你們的槍拿走的，十分鐘之後，你們再到街上去找找吧！你們會找回的！」

卡斯緊咬着牙齒。

「十分鐘之內不要出來，」司馬洛說，「我們可能還沒有走，那時我會把你的頭轟掉的！」

兩個人退了出去。

卡斯和羅拔圖還是擧着四隻麵包，儍子般的坐在那裏。

卡斯看着錶，這十分鐘過得眞慢，就像過了一年。終於，錶上的秒鐘已走完了十圈。卡斯把手上的麵包撕成碎塊，用力丟在地上。

「媽的，」卡斯吼道：「我發誓，如果讓我把這傢伙抓住，我會把他……我會把他……」他雖然說不出來，但是地上那些碎麵包，則是已經可以代表他的意見的了。

「我們還是去把槍找回來吧！」羅拔圖則作了一個比較實際的提議。

他們兩個衝出了房間，跑下樓梯，跑出了屋外，在外面那黑暗的街道上跑來跑去，向黑暗中找尋他們的失槍，看上去倒有點像兩隻慌張的大老鼠。

「媽的，」卡斯咬牙切齒地罵道：「這傢伙，如果他是跟我們開玩笑的——」

羅拔圖雖然不及卡斯那麼機靈狡猾，但却是個肯切切實實、勤勤懇懇地做事的人。他終於發現了，在巷口的一隻垃圾桶，可能就是理想的藏槍地點了。他跑過去掀開垃圾桶蓋，把裏面的垃圾都倒出來。

「在這裏！」他高興地叫了起來。

果然，他們那兩把槍就是在垃圾桶中了。他拾了起來，把卡斯的槍交還給卡斯。卡斯揑着鼻子，又吐出了一連串的咒罵：「我從來沒有拿過這麼臭的槍！」

但是他又不能不接住。他從地上拾起一張比較乾淨的報紙，把那把槍狠狠地揩抹一番。

有一個老婦人帶着一個孩子轉過巷口走來了，他們連忙把槍在身上收好，極力做出若無其事的樣子。那個老婦人和孩子也沒有察覺有什麼不對，走過去了。

「現在我們得馬上向上頭報告。」羅拔圖說。

「報告？報告什麼？」卡斯說。

「報告這個。」羅拔圖一攤手。

「你瘋了！」卡斯吼道：「告訴他們，我們看見了黃小虎，又讓他走掉了？」

「這是事實呀。」羅拔圖說。

「告訴他們我們的槍給他們繳去了，要我們從垃圾桶裏找回來？」卡斯說，「這會使我們變成兩個大儍瓜，使我們成爲全行的笑柄了！」

「那怎麼辦？」羅拔圖說，「這的確是事實呀！」

「不！」卡斯緊緊執住羅拔圖的手臂，搖着他，咬着牙低聲說：「不，我們不能說出去。我們忘記這件事好了。我和你都不提，沒有人會知道的！」

「你——你覺得這是一個好主意？」羅拔圖很迷惘地說。

「誰會揭發我們？」卡斯說道：「黃小虎沒有打過我們，沒有拔去我們一根頭髮，沒有辦法能揭開這件事情發生過。如果他們找到黃小虎，他也不會有空揭發這個了。」

羅拔圖和卡斯兩個人之問，本來是沒有高低階級之分的，然而兩個人在一起，是很難平等的，性格和智力的分野，使到兩個人之中總有一個是習慣採取主動的。卡斯就是兩個人之中習慣了做主的一個，而羅拔圖亦習慣了服從他，這一次，羅拔圖又是習慣地服從卡斯了。卡斯說他們應該忘記了這件事，羅拔圖便也同意忘記這件事情了。

他們就這樣回到樓上去。

樓上也沒有人知道發生了這件離奇古

怪的事情。沒有人來干涉或者騷擾他們。羅拔圖看着地上的麵包碎，皺起了眉頭：「好了，現在我們的晚餐也完了啦！」

「你還有心情去吃晚餐？」卡斯怒吼道。

但羅拔圖是還有心情吃晚餐的。他拿回了他自己那兩隻沒有撕碎的麵包，在那裏啃着。卡斯則是緊緊地皺起了眉頭，在那裏尋思。

「奇怪，」他說，「那個高高的人是誰？」

「總之是中國人，」羅拔圖聳聳肩，仍然在作着牙齒運動，「他們中國人總是走在一堆的！」

「但這個却是一個很特別的中國人，」卡斯說，「黃小虎自己是不敢來找我們的，普通人也不敢來找我們，是這個傢伙帶他來的！這傢伙究竟是什麼人？」

羅拔圖一攤兩手：「這個還有什麼好研究呢？反正這件事沒有發生過，我巳經忘記了。」

卡斯一手從羅拔圖的手中奪過來了一隻麵包，也吃起來了。

× × ×

大約兩個小時後，在一間暗沉沉的棧房裏，一個頭髮半禿的胖子正坐在寫字桌的後面做帳。棧房裏是暗沉沉的，周圍堆着一堆一堆的木箱，而且到處都沒有燈，就祇有桌子的頂上亮着一盞燈，而這盞燈又是有罩的，所以別的地方不亮，就祇是那張桌子給照亮了。

這個胖子的臉是沉着的，正在很小心地檢查着帳簿。

忽然之間，身邊的電話响了起來，在這個靜寂的地方是相當刺耳的。這個胖子却毫不以爲怪地伸手去接聽，大概這裏是經常都有電話响的。

「是的，」這個胖子說，「我就是，什麼？你在跟我開玩笑嗎？你是誰？」

那邊的人不知道對他說了一些什麼。這個胖子又哈哈地笑了起來：「我不知道你究竟是誰，朋友，但你眞的有幽默感，你是在告訴我，有兩個中國人要找我的麻煩？這怎麼可能？他們怎能接近我？就是美國總統也不能接近我！」

那人又對他說了一些不知什麼話，這個禿頭的人說：「好吧，我相信你不是開玩笑的，你知道我是祁恩，你也懂得打這個電話來找我，你當然不會是普通惡作劇的人了。但我仍然不明白爲什麼有兩個中國人要來找我，我從來不欺負他們，我和他們並沒有什麼過不去，事實上，我尊敬他們，怎麼他們會來向我找麻煩？」

那邊的人又對他講了幾句話，然後「叮」一聲掛斷了。

「喂，等一等！喂，等一等！」祁恩連忙要叫住，已經來不及了。

他祇好快快地把電話放下了。他在那張桌子的後面坐着，尋思地想了一會，然後打開了一隻抽屜。那抽屜之中除了一把手槍之外，原來還有好幾顆按鈕的。祁恩就伸手按了其中一顆按鈕。

幾秒鐘之後，就有幾個年輕的飛仔衝進來。這是現代的飛仔，打扮很新潮，花襯衣，窄身闊脚的褲子，頭髮長如女人，有兩個還是戴着太陽眼鏡的。看上去似乎女性化一點，但是要殺起人來，却可能比他們上一代的飛仔要更狠了。

他們都到了祁恩的面前，站着待命。祁恩以長官閱兵的神情看了他們一遍。似乎祁恩是很欣賞靑年人的。

祁恩說：「最近有看見中國人嗎？」

當中一個點點頭：「下午我到過唐人街去吃中國菜，我的女朋友——」

「我是說這裏，」祁恩說：「最近有中國人在這附近探頭探腦嗎？」

「中國人？中國人來這裏幹什麼？」

「我接到一個告密電話，」祁恩說，「聽說有兩個中國人要來向我找麻煩。」

「我們和中國人有什麼過不去？」

「我也是這樣想的，」祁恩說，「不過，我却有一種奇怪的感覺，覺得這個告密未必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所以，我看你們還是小心一點的好！」

「好吧，我們留心着。」

祁恩揮揮手，他們便出去了。

× × ×

在同一個時間，祁恩要提防的這兩個中國人司馬洛和黃小虎正在爬上一堵牆壁。這是一堵建築物的後牆，牆上有一排污水渠，直通到天台去的。司馬洛和黃小虎就是正沿着這水渠爬上去，目的地似乎就是這座建築物的天台。

他們兩個人現在都換上了黑色的衣服，有點像兩隻黑色的壁虎一樣，慢慢地，戰戰兢兢地向上爬着。

這裏是一條後巷的裏頭，而巷口之處又有一部大貨車停着，簡直把巷口堵塞住了。這部大貨車是司馬洛弄來的，故意用它攔着巷口，這樣，經過巷口的人就必須繞過車子而行，而不會在經過的時候向巷內望一眼。

如果有事要進入巷內的人，也得先等這部大貨車移開了才行。所以，他們被路人發現的機會是不高的。不過，他們所恐懼的倒不是會給人發現，而是恐懼他們正在爬的那水渠支持不了他們的體重。

那座屋子，實在是一座太舊的建築物了，那金屬的水渠已經發銹，就是沒有人去動它們，也可能隨時會自己斷掉而塌下來的。

他們沿着它爬着的時候，它一面就响着「勒勒」的聲音！

「我的天！」黃小虎低聲說，「我們要跌下去了！」

「不要緊的，」司馬洛說，「暫時沒有危險，你跟着我上來就行了。比較麻煩的是最頂的那一段。你有沒有看見，那一段巳經銹得快要穿洞了！」

是的，接近天台的那一段，實在太殘舊了。

「那我們怎辦呢？」黃小虎問，「最後一段，難道飛上去嗎？」

司馬洛却沒有回答他，祇是繼續向上爬。做這種事情，司馬洛是經驗豐富，而且也幹得很好的。他知道什麼時候要怕，甚麼時候不怕，他現在不方便向黃小虎解釋。

黃小虎既是拳壇名將，爬的力氣方面當然是不成問題的，就祇是沒有經驗，這種事情，他從來沒有幹過。

他看着司馬洛到達了那太舊的一截，

就停了下來。正當他在奇怪司馬洛如何繼續下去時，司馬洛就從袋裏掏出一件東西，向天台上一丟丟了上去！

沒有聲音，但司馬洛的手中已有了一根很幼的繩子，通到屋頂上去了。而且他丟上去了的那件東西也似乎纏住了一些什麼可靠的東西，司馬洛再拉拉繩子時，就拉不動了。

於是司馬洛用兩隻手執住繩子，放棄了水渠，身子就盪了出來，懸在空際，他拉着繩子，迅速地爬到了天台上去了。

這件事黃小虎也是幹得來的，他在健身房中練氣時就是經常拉着一根繩子，爬上去，又爬下來。

現在，他也執着這根細細的黑繩子向上爬了。

毫無困難地，黃小虎也爬上了天台。

司馬洛把那根黑繩子收起來，黃小虎這時才看到，原來繩子一頭上縛着的乃是一件黑色的爪狀物，可能內部是金屬，而外面則包裹着軟膠，所以丟在天台的地面上，也不會發生如何刺耳的聲音了。而且，那爪狀物的形狀就像一隻蜘蛛，地上有突起的東西的話，給它拖過，就會牢牢地抓住了。

剛才，這隻爪狀物就是抓住了橫在地面上的一條鉛水管。這條鉛管就作了支力點，使他們兩個人也沿繩爬了上來了。

到了天台上，司馬洛就領導着黃小虎，走到了天台的對面去。他們可以看到對面的另一座天台，和這邊天台的高度是相等的，由於兩座都是欵式相同的建築物。兩座天台之間的距離是大約十五呎。他們可以看到，和他們脚下的屋子一樣，對面這座屋子也是人口相當擠迫的住宅，很可能每一層樓都有幾十個甚至上百個的人住着的。而雖然有些窗子裏面是亮着燈，却所有窗子都是拉攏窗簾的。窗內的人不想別人看見他們，他們亦不想看見別人。

這裏是一個比較貧窮的地方。這個爲世界上許多人所嚮往羨慕的黃金國，也一樣有它貧窮的一面，不過往往被那些嚮往者所忽略而已。而且它貧窮的一面可能更貧窮，因爲豪富的一面是太豪富了。

這個地方，就是在貧窮的一面的。

司馬洛伸手一指對面的天台：「越過了這天台，再到對面的天台上，就是我們的目的地了！」

黃小虎看看那十多呎的空間，不禁抖了一抖。他說：「我們怎麼過去呢？」

「還是飛過去！」司馬洛說着，又把手中那爪狀物向對面一丟。那東西又落在對面天台上了。還是一點聲音都沒有的。

司馬洛執住那根黑繩子，拉了一段，就拉不動了。那爪狀物又抓住了地上一件不知什麼東西。司馬洛再用力扯了一扯，這是十分穩固。

他把繩子在這邊天台的欄河邊的另一根水管上纏了幾下，於是繩子就緊緊地橫在兩邊天台之間的空間了，他說：「你先過去吧！」

黃小虎困難地咽了一口唾沫。這實在不是他習慣的事，雖然在他來說，也並不是不可能的。他到底是一個運動家。

「如果你害怕，你在這裏等我好了！」司馬洛說。

激將法顯然比催促更有效，黃小虎一咬牙，馬上就動身向對面爬過去。

黃小虎一咬牙，便跨上天台，扳住了那條黑繩子，小心地把身子垂了出去，於是他的身子就淩空了，吊在那條黑繩子上了。

他抓着那條繩子，一手交一手向對面天台移過去。當他移到中段的時候，他的心也不由得起了一陣悸動。雖然他對自己的臂力很有信心，肯定自己是可以有力到達對面天台，但是這種懸空的情形，却是他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所以他不免有點手忙脚亂了，尤其是當他低頭向下面望的時候。

「鎭靜點，媽的！」司馬洛低聲喝道：「別向下面望！」

黃小虎抬起頭來對面望，果然，不望下面，他的心是安定得多了，他終於順利地到達了對面天台，爬了上去，才舒了一口氣。

他發覺竊賊生涯並不是好過，如果沒有相當胆色，也不容易做到。（未完）

李小龍拳擊風雷脚

嚴霜

李小龍在美國紐約的唐人街設館授徒，當時他不過薄有聲譽，並非像現時那麼受人崇拜的，由於他跟黑人多次戰鬥，俱是以脚取勝，而且一發招就是三脚，故有李三脚之稱，實際上並非說他只是踢出三脚一定打贏，不過說他每次踢出來都是連續踢三脚而已，如果踢了三脚，難分勝負，他稍停，繼續出擊，仍是連續踢出三脚，跟他學拳的人，都知道這三脚就是低撐脚，攔腰脚，以及踢到額角那麼高的掛眉腿，即是說，他一踢出去就是上中下三脚，如果殺得性起，他還轉身另加一脚，叫做「烏龍擺尾」，這一脚是身形突轉然後橫掃過來的，殺傷力更大。

那時唐人街有了一個李小龍，附近的匪幫不敢走進來騷擾，更奇的是投身警界的青年，不管是中國人，南美洲人，抑或白種人，都喜歡到唐人街練武，儘管他所學到的只是開拳紮馬那些皮毛功夫，仍是很高興學習的，原因是李小龍對這種初學拳脚的人，收費特別廉，每人每月只收美金二十元而已，每週有三晚練武，確是價廉物美，另一方面，由於李小龍聲名蒸蒸日上，那些警探自稱是李館的人，有根有據，對方往往嚇窒，故此，這二十元是花得値的，後來練武的人太多，李小龍就從二十元提升到四十元，又再提升六十，即是說，每週仍有三晚練武，每晚兩小時之久，月收六十美元，至於必須李小龍親自教授的人，就按鐘點收費，個別教授，初時每小時一百美元，後來升到一百五十，最高峯就升到三百五十美元，那是指李小龍在加州連續奪取兩屆萬邦自由搏擊冠軍之後所定的新價目。

收費這樣高，李小龍仍然是不想濫收徒弟的，免得這傢伙在外邊被人打傷，影响李館的聲譽，因此他有另外一個標準，凡是學習個別收費練武之人，不管曾經練習過西洋拳，中國功夫，抑或日本空手道，總之一定要有相當成績，然後教授，換言之，李小龍只是糾正對方發招的錯誤而已，如對方發招正確，便以他所創的截拳道最出色的幾招教授他，有如錦上添花！

有了這些限制，那些練武之人不會太過，不過，李小龍到底是一名高手，樹大招風，有些人並非蓄意練武，而是想試探他武功的虛實，往往以練武爲名，進門就交費，却跟李小龍過招玩玩，讓李小龍看清楚他是否有些武藝基礎，這一類人由於來意不善，目露兇光，而且拳脚的根基甚穩，有如龍騰虎步，一望而知，碰着這種人，李小龍試探對方武功，然後個別教授之際，就特別小心，有幾次他碰到相當強的高手，綽號風雷脚的一個中國人，姓雷，單名一個豐收的豐字，這傢伙就以公子哥兒的姿態出現，走到舊金山李館，聲明習武藝，要求李小龍個別教授，實則想一招打傷李小龍，如果此行獲勝，他就當衆暴露自己的身份，原來他在南美洲也是設館教授中國功夫的，苦練風雷脚已經有十多年，充滿了信心，然後到來挑戰。

李小龍跟他交談幾句，獲悉來意，說：「好的，既然雷兄有意在這間武館研究武藝，按照收費的標準交費，我十分樂意接受，不過，我的規則寫明，想學習高深武藝的人，先要跟我過招，看看是否有些基礎，願不願意接受，到時另行定奪，未知雷兄的意思怎樣呢？」

李小龍的年紀還輕，對方已經超過三十歲，故此，李小龍循例稱呼他雷兄，此人既然蓄意挑戰，當然聽了這番話，臉露喜色，點頭答應，而且比較鄭重的說：「李師傅，我不單是學習武功多年，而且拳脚非常有勁，或者拳脚無情，略有錯誤，無意中打傷李師傅，務請見諒，至於李師傅，盼望你把截拳道的眞功夫施展出來，能够打傷我，那就更妙。」

聽了這幾句話，李小龍向他再度打量一眼，發覺此人的身型手法似乎側重一雙脚，多過拳頭，原因是用拳頭打出，往往打沙包或者兼練橫臂打木，叫做橋手，那雙手特別粗壯，拳大如斗，一望而知，反過來說，要是他起脚的時候，更加威武，那就大不相同，上半身並非很粗壯的，反而下體結實得多，再又看看這傢伙所穿的是一對薄底皮鞋，那種皮鞋十分名貴，包住兩隻脚的脚背，似乎跳動靈活，不必交手也知道這傢伙特別喜歡用脚展開攻勢的了，於是心裏有數，既然兩人願意過招，看看對方的眞功夫，李小龍就在演武廳擺好姿勢，叫他進攻。

當時有幾十名徒弟以及外籍的警探在場觀看，兩人打得更加起勁，雷豐剛剛交手，立即施展他最擅長的風雷脚，只是用手出擊，兩隻拳頭忽上忽下的擺動，恍如風車，這種風車拳能够迫住對方無法進攻，但却消耗自己的體力，有利亦有害，李小龍知道不宜硬碰硬的跟他交手，索性忽左忽右的閃避，一退就是六七步，有機會然後踢出他的低撐脚。

照道理說，使用風車拳的人，上邊那雙手雖然非常愼密，却遮住了自己的眼睛，不易看到低撐脚，李小龍極有可能一招打贏，不過雷豐確是武林高手，李小龍身形一低，他就知道對方必然發招，用脚踢出，立刻利用梅花脚步忽長忽短，忽左忽右，的步法，使李小龍低撐脚落空，李小龍連續踢出低撐脚，掛眉腿，攔腰腿，以及烏龍擺尾幾種脚法來，仍是無法把對方擊倒，心裏暗想，這傢伙自稱想練武，每小時交費美金三百五十元，實在是踢盤。

李小龍知道對方的來意，不敢怠慢，趕快集中注意力，忽攻忽守，看看對方究竟採用那一招出擊，這是李小龍的經驗，他知道如果有人斗胆上門挑戰，必然身懷絕技，所謂絕技，並非拳脚步法全部出色，大多數只是一兩招特別出色，故此，他盡可能的防範，果然不出所料，雷豐看見李小龍的攻勢已經消失，立刻撲攻，連續踢出十多脚來，到了那時，他才把眞功夫施展出來，所踢的正是風雷脚。

這種脚步就像是他施展的風車拳一般，不過略加變化，並非用手出擊，而且是用一雙脚出擊而已，左脚踢完便以右脚踢出，全都是轉身用脚橫掃的，這一類的脚法，既然不易躲閃，且又很難用脚截擊，如果李小龍發覺對方有此破綻，便會閃身用脚踢他支持體重的另外一條腿，即是踢對方的後脚，可能一招打贏，不過，這傢伙的攻勢如此凌厲，踢出一脚之時，那一條腿還沒有落地，另外一脚又再踢出，簡直是無法向對方後脚進攻的，李小龍只好另想辦法應付！

他不愧是中國功夫的高手，能够隨機應變，知道自己不容易向對方的漏洞出擊，只得臨時想出一條妙計來，趁着對方轉身連續踢出風雷脚之際，他也跟着轉身，但却用相反的方向轉動，因此非常貼近對方的身體，看準了便把右拳提起，在對方右脚剛剛轉身仍未橫掃過來之際，一拳打中對方的膝蓋骨，人體的膝蓋那一塊骨頭叫做菠蘿蓋，一塊大骨遮住幾塊細骨，雖然骨頭甚硬，轉動靈活，却是相當脆的，李小龍苦練多年，一拳打下去，有三百五十磅重，雷豐如何能够捱得起呢？只受一拳，膝蓋骨便即破裂，倒地呻吟！

李小龍佯作兩人只是過招玩玩的模樣，十分客氣，立刻拿出止痛藥替他醫治，另外給他喝跌打酒，還用紗布包裹，跟着叫人把他抬出門外！

李小龍雖然在館內非常客氣，慇懃替他敷治，可是，踏脚出門外，看見身邊除了幾個門人，沒有外人在旁，便即態度突然改變，臉色一沉，說：「姓雷的聽住，今天本來可以替你拆骨的，只是不想外人知道中國功夫同類相殘殺而已，你不必再來李館練武了，如果傷勢告癒，再苦練十年，趁着我未死，你到來踢盤吧！」

說完他就轉身走開，那些門人仍然把雷豐用帆布床抬到外邊，送上救護車，然後離去。

雷豐受到這一次挫折之後，懷恨在心，聞說他回到南美洲眞的苦練中國功夫，喝望再度跟李小龍一決雌雄，不過，李小龍已經離開塵世，他就算變成第一流的武林高手，也失去了挑戰的對象無法報仇！

俠義奇情中篇

文·高皐
圖·盧令

神捕世家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鐵秋霞和北宮崎，小鎖子分頭探查如夫人被殺之案情時，無意之間，發現一件令鐵秋霞爲難的事，原來神捕世家早已成爲官家的鷹犬了，在鐵秋霞面前擺着兩條路，一是走正義之路，但此路不好走，一是不問是非，忠心爲神捕世家賣命，雖落個千秋罵名，但前途康莊，鐵秋霞很爲難，決定先回家探個究竟，到家之後，從各種現象看出鐵家確實是爲官方鷹犬了……鐵秋霞向母親提出與北宮琦的婚事，但鐵母堅決反對，並言及已將她許配方御史之子方世寶，鐵秋霞焦急萬分……

拜見老藝人

小鎖子道：「此人狂妄自大，目無餘子，他曾經誇過海口，天下任何一個三貞九烈的女人，只要他點點頭就會投進他的懷抱！」

鐵秋霞哼了一聲道：「好狂妄的傢伙，他當眞看扁咱們女人了。」

小鎖子道：「小姐，如果咱們當衆讓他爬下，妳說他會怎樣？」

鐵秋霞忽然哈哈一陣大笑道：「鬼丫頭，好主意，咱們就這麼辦，不過妳是怎麼知道這些的？」

小鎖子道：「咱們與方家聯姻之事，可以說人人皆知，這些是閨臣姐姐告訴我的。」

鐵秋霞沉吟半晌，道：「小鎖子，走，咱們到客棧找琦哥哥去。」

小鎖子道：「不行，小姐，咱們只有在更深人靜之時溜出去，現在去老爺夫人不會允許的。」

鐵秋霞道：「這樣好了，妳去告訴琦哥哥一聲，就說二更之後我會去找他。」

小鎖子道：「好的。」

求教易容術

丫頭出入是不會受到注意的，何況小鎖子是大小姐身邊的紅人，門房自然不敢攔阻。

她走進北宮琦的客房，輕輕叫了一聲相公，柳眉微皺，露出一份淡淡的愁容。

北宮琦先關上房門，再擁住她深深一吻道：「鎖子，爲什麼一去這麼久？霞妹子呢？見到她的父母了麼？」

小鎖子道：「說來話長，咱們先坐下來讓我慢慢告訴你。」

北宮琦伸手一抄，將她抱了起來，然後往床上一倒，雙手同時展開兩種不同的動作。

「相公，你……」

「鎖子，我忍不住了……」

其實小鎖子何嘗忍得住，只不過女人比較矜持罷了。

良久——

「鎖子，究竟怎樣？妳說。」

「相公，小姐遇到了困難……」

她將鐵秋霞與鐵夫人交談的經過，以及她們主婢所作的決定，源源本本的說了

出來，然後詢問道：「相公，你認爲咱們這項計劃怎樣？」

北宮琦道：「計劃雖是不錯，但有兩點顧慮。」

小鎖子道：「那兩點？」

北宮琦道：「如果方御史因兒子受辱而遷怒鐵氏，神捕世家雖然名滿江湖，在官場必然鬥他不過！」

小鎖子道：「還有呢？」

北宮琦道：「如若方家心存報復，他可將霞妹子娶過來後再給她種種折磨。」

小鎖子心頭一懍，道：「照你這麼說，小姐只好嫁給他了！」

北宮琦一嘆道：「我何嘗願意霞妹子嫁給姓方的，但人在矮簷下，誰敢不低頭？再說霞妹子的父母不一定瞧得起我這個無父無母的孤兒！」

小鎖子沉吟良久道：「看來只好待小姐來了之後咱們再行研究了，不過鎖子已將一切交給你，無論環境如何改變，小鎖子是不會變的，你可不能連我也不要。」

北宮琦輕輕撫摸着她那白如羊脂的肌膚，道：「鎖子，北宮琦不是無情的人，決不會始亂終棄，妳就不必瞎担心了。」

他們溫存良久，眼看夜色已近二更，才起身着好衣衫，等待鐵秋霞前來。

鐵秋霞沒有失信，她果然於二更準時到達。

他們默默相視一陣，鐵秋霞才幽幽道：「你都知道了？」

北宮琦點點頭。

鐵秋霞道：「我想給他一點顏色瞧瞧，叫他知難而退。」

北宮琦道：「不行，他如果向令尊報復，神捕世家可能鬥御史不過，再說他也可以仍然娶妳過去，然後給妳痛苦的折磨，所以咱們必須從長計議，半點也大意不得！」

鐵秋霞道：「如此說來咱們只好走最後的一條路了。」

北宮琦道：「最後一條是什麼路？」

鐵秋霞道：「逃離京師，找一人跡罕至之地，男耕女織……」

北宮琦搖搖頭道：「這也不行！」

鐵秋霞道：「爲甚麼？」

北宮琦道：「咱們可以逃，但神捕世家不能逃，方御史如若不肯罷休，豈不是害了令尊了！」

鐵秋霞道：「你不要瞎担心，不會那麼嚴重的。」

北宮琦道：「不，妹子，有一點只怕妳還不太明瞭。」

鐵秋霞道：「那一點？」

北宮琦道：「神捕世家的一家之主是令伯，而不是令尊。」

鐵秋霞道：「這個我自然知道。」

北宮琦道：「將妳許給方世寶，是令伯的主意，我隱隱覺得此事與神捕世家所負的秘密任務，必然有些關連，如果被我不幸言中，只怕咱們一逃，令伯不會放過令尊！」

鐵秋霞神色一呆，半晌說不出話來。

她決未想到其中還有如此多的牽連，經北宮琦一說她總算明白了，但却愁籠眉梢，嬌靨上一片黯然。

北宮琦不願再談此事，牽着鐵秋霞的玉手微微一笑道：「妹子，我知道妳會來，所以準備了一點酒菜，如果妳不急着回去，陪我喝幾杯好麼？」

鐵秋霞忽然精神一振道：「好，我陪你喝。」

桌上果然擺着美酒佳餚，是用一塊布蓋着的，小鎖子適才一進來就投進情慾之中，因而沒有注意。

現在他們圍桌而坐，默默飲食起來。

鐵秋霞久走江湖，性格原是洒脫的，小鎖子與北宮琦已經緣結合體，自然不必再有什麼拘束，當他們酒酣耳熱之後，鐵秋霞忽然對小鎖子道：「小鎖子，今晚我不回去了，妳睡到我的房中吧。」

小鎖子微微一怔道：「這個……」

鐵秋霞道：「別這個那個的，妳快回去。」

小鎖子道：「是，不過小姐要早點回來，明晨夫人可能會找妳。」

鐵秋霞道：「我知道。」

小鎖子知道鐵秋霞的心意，既是無法反抗方家的婚事，倒不如先將清白的身子交給北宮琦。春宵一刻值千金，她自然不便再待在這兒。

當她的身形在門外消失後，北宮琦不由長長一吁道：「妹子！妳這是何苦！」

鐵秋霞柳眉一揚道：「怎麼，你不喜歡我？」

北宮琦道：「妹子風華絕代，小兄怎會不喜歡妳，只是咱們並未絕望，妳似乎不應該如此消極。」

鐵秋霞苦澀的一笑道：「咱們不談這些，哥，我是你的未婚妻子，今晚只是提早完成關雎之章罷了，難道你不願意？」

北宮琦一把擁過她的嬌軀，一低頭壓上了她的櫻唇。當他們喘不過氣來之時，鐵秋霞伸手將他推開，輕輕道：「瞧你這麼猴急，房門還沒有關呢！」

北宮琦微微一笑道：「這可不能怪我，誰叫妳這麼美麗的。」

他關上了房門，然後輕憐蜜愛的溫存起來。

當他們梅開二度之後，天色已近黎明，鐵秋霞萬分不願的道：「哥！時間過得眞快，勿怪有人說春宵一刻值金千了。」

北宮琦道：「不要可惜，妹子，今晚你可以再來。」

鐵秋霞道：「哥，你搬個地方，我來這兒不太方便。」

北宮琦道：「搬個地方？我在這兒人地生疏，除了客棧，還能搬到那兒？」

鐵秋霞道：「你放心，我會叫小鎖子安排的，今天你可不能出去，以免她找不到你。」

北宮琦道：「好的。」

鐵秋霞道：「哥，我眞該走了，一待天亮就有些不方便了。」

北宮琦道：「好，我帮妳穿衣。」

鐵秋霞嫣然一笑，但又眉頭一皺，嬌靨上雖是顯得有些痛苦，却掩不住那片迷人的羞意。

然後她又輕嘆道：「一夕風流，少女已變作婦人了，人生原來是如此奇妙？」

北宮琦道：「妳後悔麼？」

鐵秋霞面色一正道：「這是人生不可避免的，我將清白交給我心愛的丈夫，有

什麼好後悔的？哥，這個給你。」

她由衣袋中取出本小册子交給北宮琦，他打開一瞧，原來是鐵門的武林秘笈。

北宮琦闔上秘笈，交還給鐵秋霞道：「謝謝妳，妹子，我不能要。」

鐵秋霞道：「哥，現在你還將我當作外人？這本册子是我自己抄寫的，你爲什麼不能要？」

北宮琦道：「相信我，妹子，妳琦哥哥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好男兒，不必仰仗別派的武功，一樣可以叱咤江湖。」

鐵秋霞道：「哥，你對崑崙武功當眞巳有所得？」

北宮琦道：「是的，百日之後，我想再跟小鎖子試試。」

鐵秋霞櫻唇一噘道：「小鎖子是你的侍妾，難道你還要將往事放在心上？」

北宮琦道：「妳誤會了，妹子，我的氣量怎會如此狹窄，我跟小鎖子過招，只是測驗我的成就而巳。」

鐵秋霞道：「那好，到時候我也可以給你試招。」

她推開後窗，又回過頭來叮嚀道：「哥，好好的睡一覺，小鎖子準備好了會來帮你搬家的。」

北宮琦說道：「我知道，晚間妳可要來。」

鐵秋霞道：「我會來的，再見。」嬌軀一擰，便巳穿窗而出。

北宮琦的確累了，關好窗子就蒙頭大睡，直到日上三竿，才被呼門之聲吵醒。

來人是小鎖子，進門就報以神秘的一笑道：「昨夜辛苦了吧？相公。」

北宮琦道：「別瞎說，房子弄好了沒有？」

小鎖子道：「弄好了，是我一個遠房親戚的家裏，房租伙食費都繳了一年，你安心住下去吧。」

北宮琦道：「爲什麼要繳那麼多？難道你們打的是長遠之計？」

小鎖子道：「住多久沒有關係，洗個臉咱們就走。」

小鎖子很會辦事，客棧的費用巳經交了，新居樣樣齊全，地方也很隱僻。

房東只有一老一少兩個女人，她們是老奶奶跟孫女兒，小鎖子告訴她們北宮琦姓高，隱去實情是爲了避免牽連她們。

當晚鐵秋霞果然來了，而且夜夜春宵，幾無虛夕。

在第二十一天的晚上，小鎖子來了，她還帶着一個大包裹。

「相公，有一個不好的消息！」

「哦，妳快說。」

「方家巳來納聘，並巳定了婚期。」

「啊，霞妹子她……」

「她曾經誓死反抗，但大老爺却堅持他的主張。」

「這麼說咱們是緣盡於此了！妳呢，也要跟她嫁往方家？」

「不，經過小姐懇求，我巳經離開鐵氏，回復自由之身了。」

「那妳今後——」

「今後我是北宮少夫人，還有甚麼好問的？」

「多謝妳，鎖子，唉……」

「別難過嘛，相公，小姐叫咱們儘快離開京師，最好明晨就走。」

「不，鎖子，我有點替她担心。」

「你替她担什麼心？」

「那方世寶既是一個花花公子，必然接觸過不少女人……」

「那又怎樣？」

「如果他發現霞妹子不是處女……」

「啊，糟了！」

「的確很糟。」

「此事與小姐切身有關，她必然能够想到。」

「我担心的正是她能够想到。」

「我不懂。」

「妳應該懂的，難道妳不明白她的個性？」

「啊，相公，我明白了，她會自殺，她會死在方家！」

「是的，她會自殺，當她決定留在客棧與我共渡良宵之時，她就下定這個決心了。」

「哦，相公，我怎麼沒有瞧看得出來呢？」

「妳不是男人，自然瞧不出來，她自視很高，是一個守身如玉的女孩子，但自那夜之後，她却十分放縱，似乎在珍惜每一分寸的時光。」

「我明白了，小姐……嗚嗚……」

「別哭，鎖子，咱們想法子救她。」

「咱們又不能逃，如何能够救她？」

「這樣吧，鎖子，妳日間回去陪她，就便探聽消息，或是叫她裝病，拖延一段時間，讓我想想辦法。」

「好吧。」

次日凌晨，當小鎖子返回鐵府之後，北宮琦略作歇息，便整理了一下衣衫，由東長安街，出正陽門，逕向天壇走出。

他沒有目標，也沒有約會，只是想將心情舒暢一下，再來考慮如何替鐵秋霞解開這個死結。

他剛剛來到天壇，身後忽然有人呼喚道：「公子——」

「公子」是對一般少年子弟的通稱，既沒有加上北宮姓氏，不一定就是叫他，只是那黃鶯一般的嬌呼，聽來十分耳熟，不由得不扭頭向身後瞧去。

「啊，玉兒，是妳？」

「不錯，是我，我還以爲轉眼蕭郎似路人，你不認我這個朋友了！」

「怎麼會呢？妳幾時來京師的？」

「此地不是說話之處，你跟我來。」

語音一落，逕自轉身向一個僻靜的小巷走去。

北宮琦在後面跟着，目光却緊緊盯着她的背影。

小玉變了，鉛華洗盡，回復本來。

北宮琦原以爲她只是中人之姿，想不到她竟是如此的清麗脫俗，如果與鐵秋霞相比，應該是春花秋月，各擅勝場，決不會在她們主婢之下。

而且她還有另一樁好處，侍候男人的一套功夫是鐵秋霞主婢所不及的。

他在思忖之中，巳經到達一扇油漆斑剝的狹門，小玉將門推開，嫣然一笑道：「公子請進。」

進門是一個小廳，小玉穿廳而過，是一個小小的院落，經過院落進入另一個大

廳，裏面古色古香，陳設頗爲不俗。

小玉替北宮琦倒來一杯香茗道：「公子！請坐。」

北宮琦道：「謝謝妳，玉兒，這麼大的一棟房子，就只妳一個人居住麼？」

小玉道：「不，還有小莉及大虎小虎，房子雖大，我並不寂寞。」

北宮琦道：「他們呢？都出去了？」

小玉道：「小莉出去買點東西，大虎小虎在房子後面睡覺。」

北宮琦道：「睡覺？大白天還在睡覺，他們必然是兩位夜間工作者了？」

他語音未落，屋後忽然傳來了一聲虎吼。

北宮琦呆了一呆道：「我沒有猜錯，牠們果然是夜間工作者。」

小玉道：「你的確沒猜錯，牠們不只是夜間工作，而且還是一對忠實伙伴。」

北宮琦道：「想不到玉姑娘還有降龍伏虎之能，妳越來越神秘了。」

小玉道：「我的確能够伏虎，却沒有力量降龍。」

北宮琦道：「哦……」

小玉道：「我原想降伏一條神龍的，結果却栽在那條神龍的手裏。」

北宮琦微微一笑道：「那條神龍的道行也許今不如昔，妳何不再試他一試？」

小玉搖搖頭道：「我現在的身份巳與往日不同，所以不想試了。」

北宮琦道：「說眞的，玉兒，咱們巳經不是泛泛之交了，妳究竟是什麼身份，難道不能告訴我？」

小玉道：「當然可以告訴你，否則我也不會將你帶到此地來了。」

北宮琦道：「好，妳說。」

小玉道：「別忙，要我告訴你可以，不過你必先答允一個條件。」

北宮琦道：「我知道，我保證守口如瓶，決不洩漏就是。」

小玉道：「你這個保證並不可靠，我還是不能告訴你。」

北宮琦道：「要怎樣才能使妳相信？請說。」

小玉說道：「很簡單，加盟咱們的組織。」

北宮琦道：「哦，你們是一個什麼組織？」

小玉道：「復漢會。」

北宮琦一怔道：「復漢會？沒有聽說過。」

小玉道：「那不要緊，你只要加盟就行。」

北宮琦道：「復漢會是怎樣一個組織，它是什麼宗旨？會主是誰？」

小玉道：「你還沒有答允加盟本會，就提出如此多的問題，對不起，我不能告訴你。」

北宮琦道：「玉兒，我連復漢會是怎樣個組織都不知道，你叫我怎能加盟？」

小玉略作沉吟，說道：「你應該想得到的。」

北宮琦悄聲道：「反淸復明？」

小玉道：「你說對了一半，咱們旨在驅逐韃虜，還我河山，並不一定要恢復明庭。」

北宮琦道：「好宗旨，不過太平天國巳計窮力促，離敗亡必然不遠，一木不能支大厦，復漢會又能有什麼作爲？」

小玉幽幽道：「你說的對，所以會主曾經馳函忠王，請他保全實力，揮軍西進，與翼王聯手經營西北，生聚教訓，再圖後舉，只可惜……」

北宮琦肅然起敬道：「貴會主的措施竟與家師之意不謀而合，這當眞是英雄所見略同，貴會主必然不是常人。」

小玉微微一笑道：「她自然不是常人，否則我也不會爲她所用。」

北宮琦道：「可惜忠王沒有聽貴會主的建議！」

小玉道：「這是會主最爲担心之事，所以她巳經作了最壞的打算。」

北宮琦道：「哦，請問她的打算是什麼？」

小玉道：「潛伏民間，培養實力，喚醒民族靈魂，鼓勵民族氣節。」

北宮琦道：「就像姑娘這樣，那麼還我河山豈非遙遙無期了！」

小玉道：「這就難說了，不過只要民族能够復興，成功何必在我！」

北宮琦面色一肅道：「好胸襟，好氣魄，在下願意了。」

小玉大喜道：「公子是說願意參加復漢會？」

北宮琦道：「不錯。」

小玉道：「今晚子時請公子再來此地，玉兒替你介紹幾位朋友，並替你舉行入會儀式。」

北宮琦道：「好的，玉兒，咱們的公事談完了麼？」

小玉道：「談完了。」

北宮琦伸手一抄，將她摟了過來，道：「現在該咱們敍敍舊情了，玉兒，我好想妳。」

小玉柔順的偎向他的懷裏，却撇撇嘴道：「哼，嬌妻美妾，左擁右抱，還會想我這個黃臉婆子？喲……你別這樣……」

良久——

「你這人，大白天裏，要是給小莉撞見，豈不羞死人了！」

「不要緊，小莉替咱們在外面守衞，她不會撞進來的。」

「啊，你壞……」

她一雙粉拳在北宮琦的胸前敲擊，柔柔的，輕輕的，生似害怕將他敲痛似的。

打情罵俏，小玉最爲拿手，任何一種細微的動作，她都能撩人情思，像這樣的一個女人，北宮琦怎能不想。

他們溫存良久，北宮琦忽然啊了一聲道：「玉兒！有一件事不知道妳能不能帮我？」

小玉道：「什麼事？你說。」

北宮琦道：「救一個人……」

接着他將鐵秋霞的處境毫無保留的說了出來，道：「玉兒！聽說方世寶不是好人，妳能不能設法阻止這件婚事？」

小玉道：「這件事麼，我只怕無能爲力。」

北宮琦說道：「別騙我，玉兒，復漢會要是連這一點都做不到，我也不想加盟了。」

小玉道：「別生氣，公子，復漢會不是辦不到，只是其中還有許多困難。」

北宮琦道：「什麼困難？妳說。」

小玉道：「要我說可以，不過我要先將我的立場作一說明，咱們討論此事，是站在復漢會的立場，一切作爲要顧到本會的利害。」

北宮琦道：「這個我知道。」

小玉道：「你既然明白，就應該知道你跟鐵秋霞是不可能結合的。」

北宮琦道：「玉兒，世間的確有不少壞人，但出污泥而不染的也十分之多，妳不也是其中的一個？」

小玉道：「是的，鐵氏一門雖是熱衷名利，數典忘祖，但鐵秋霞却深明大義，並未跟他們合流同污，縱然如此，你與她還是不能結合！」

左宮琦道：「什麼理由？」

小玉道：「薰蕕不同器，冰炭不同爐，你應該明白這個道理，再說你如若加盟本會，就不能有這麼一個妻子，否則你將成爲神捕世家注意的目標，也成爲方御史蓄意報復的仇人，影响所及，本會也要受到牽連了。」

北宮琦點點頭道：「妳說的對，但鐵秋霞太可憐了，咱們不能置她的生死於不顧！」

小玉道：「好吧，我替你辦，你等候消息好了。」

北宮琦道：「多謝，我也該走了，今晚子時以前我再來。」

小玉道：「京師是有宵禁的，夜間行動要當心一些。」

北宮琦點點頭，戀戀不捨的離開了小玉的香閨，由於時間尙早，他到天壇逛了將近兩個時辰。

最後在街上小攤上吃了一點東西才回到住處，屋裏靜悄悄的，原來小鎖子還沒有回來。

當暮色蒼茫之際，小鎖子回來了，只是臉色蒼白，好像受了什麼委屈似的。

北宮琦道：「怎麼啦？鎖子，有什麼不對？」

小鎖子嘆息一聲道：「小姐婚期巳定，下個月初五就要嫁到方家去了。」

北宮琦道：「下月初五，那不是只有二十一天了麼？」

小鎖子道：「誰說不是嘛，相公，你可想個法子。」

北宮琦道：「別急，鎖子，我巳經找到人了。」

接着他將遇到小玉的經過說了出來，然後目光一抬道：「鎖子，我想她會有辦法的，咱們今晚一道去小玉那兒，妳看可好？」

小鎖子櫻唇一噘道：「原來你遇到老情人了，我不去。」

北宮琦一把將她摟了過來，道：「又吃醋了？鎖子，別這樣，小玉他們不是常人，咱們要跟他們合作，希望妳能放開一點。」

小鎖子哼了一聲道：「碰到一個風流成性的丈夫，不放開一點行麼？」

北宮琦道：「鎖子，妳可不能寃枉好人，到海棠春可是妳們逼我去的。」

小鎖子撇撇嘴道：「現在該你得了便宜賣乖了，其實我就不相信在風塵中打滾的女人會是什麼好東西。」

北宮琦面色一整道：「妳錯了，鎖子，小玉涉跡風塵是別有用心的，我倒是對他們爲民族犧牲的精神由衷的敬佩。」

小鎖子道：「好啦，晚上我跟你去就是，不過你事先沒有跟他們講好，我去是不是有點冒昧？」

北宮琦道：「我想不會的，妳是我的妻子，他們如果相信我，就不該拒絕妳入會。」

小鎖子道：「好吧。」

× × ×

在子時之前，北宮琦帶着小鎖子趕到了小玉的住所，他瞧不出這幢僻靜的房屋有什麼異樣，但隱約之中覺得它巳有十分嚴密的戒備。

他們剛剛到達，小莉巳由暗影中閃身而出，她向小鎖子打量一眼，道：「請跟我來。」

她將北宮琦夫婦領到一個秘室之前，用手指在門上輕重不同的彈了幾次，秘室的房門立即打了開來。

「兩位請進。」

她只是交待了一聲，忽然彈身一躍，向暗影中隱了進去。

北宮琦走進秘室，立即感到這間小小的房屋，充滿着神秘的氣氛。

秘室上方是一個香案，供奉着三個牌位，炎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兩位併列，下面一級是「八卦眞人離火敎主」之神位。

另外燒着六隻巨燭，三爐馨香，但見香烟繚繞，充滿整個秘室。

秘室的左側立着一名身着紅袍，滿腮虬髯的大漢，右側除了小玉，還有一名年約三旬，風姿不俗的青衣美婦。

小玉迎上幾步，向北宮琦介紹虬髯大漢道：「陳容鈞大哥，是咱們北方分會的會主。」

然後再介紹青衣美婦道：「這位杭杏妹是副分會主。」

經過介紹，北宮琦跟他們略作寒暄，然後指着小鎖子說道：「她是內人，在下冒昧帶她前來入會，希望各位勿以冒昧見責。」

陳容鈞豪放的一笑道：「尊夫人出身鐵門，一身功力武林罕見，咱們歡迎來不及呢，北宮兄弟就不必客套了，現在請賢夫婦就位。」

入會的儀式十分簡單，上香，叩拜，宣讀誓詞，就算完成了。

儀式完成後，陳容鈞握着北宮琦的手臂道：「兄弟，方世寶的事交給老哥哥，三天之內準會替你辦好，咱們還有事，明日午後，咱們在三鳳樓爲賢夫婦接風，告辭。」

此人面貌魁梧，聲如宏鐘，性格十分爽朗，一副江湖漢子的本色，北宮琦雖是與他初次相見，內心中巳興起一股好感。

「好，愚夫婦當準時赴約，方世寶之事拜託會長，小弟就不說客套話了。」

送走陳容鈞，杭杏妹也告辭道：「琦兄弟，三鳳樓是愚妹開的，今次希望多多捧場，我也該走了。」

待這兩人一走，小玉輕鬆的一笑道：「琦公子鎖姊姊，到我房裏聊聊可好？」

北宮琦不便做主，回頭向着小鎖子瞧去。

小鎖子道：「玉姐盛情難却，走吧，相公。」

小玉打開一道暗門，經過一條甬道就是小玉的香閨，小莉替他們沏上香茗，捧來點心水果，然後退了出去。

小玉舉着茶杯微微一笑道：「寒夜客來茶當酒，希望鎖姊姊不要責怪小妹招待簡慢。」

小鎖子道：「咱們巳是一家人，玉姐何必如此客氣。」

小玉道：「哦，這一家人三字不知道應該往那一方面解釋？」

小鎖子道：「兩方面都是，如果玉姊願意跟咱們同住，小妹衷心表示歡迎。」

小玉原是坐在小鎖子的對面的，此時移到她的身旁，輕輕握着她的玉手道：「是眞心話？」

小鎖子道：「小妹不善矯情，玉姊姊應該瞧得出來。」

小玉道：「多謝妳，鎖妹子，我接受姊姊的稱呼，因爲我比妳痴長幾歲，但不能跟你一起住，希望你多多原諒。」

小鎖子道：「爲了什麼？玉姊姊。」

小玉道：「我不願有一個家，也不想做男人的妻子。」

小鎖子一怔道：「玉姊姊，小妹不懂，妳跟相公不是巳經——」

小玉道：「是的，我跟公子有緣，不過，那只是霧水姻緣而巳。」

北宮琦忍不住道：「玉兒，妳是另有意中人了？」

小玉面色一整道：「玉兒的確曾經有過意中人，只不過他却爲民族的獨立生存而獻出了他的生命，玉兒如非爲了繼承他的遺志，早就青燈木魚遁入空門了。」

北宮琦肅然起敬道：「對不起，玉兒，我說錯了，請妳不要見怪。」

小玉淡淡一笑道：「我不怪你，明晚三鳳樓之約，你們必須前往，如果你們想久住京師，陳杭二人是必須結納的。」

北宮琦道：「咱們當然會去赴約，不過是否久住京師，就要看情形而定了。」

小鎖子道：「玉姊姊，咱們還不知道陳杭二人的底細，妳是否可以告訴咱們一點？」

小玉道：「當然可以，陳容鈞是當代義和門的掌門，勢力遍及北方五省，此人仗義疏財，重諾守信，武功走的是剛猛路子，一身外家功力很少遇到對手。」

北宮琦道：「他的確是性情中人，值得一交，那杭杏妹呢？」

小玉道：「杭杏妹出身華山，對劍道及暗器都有很深的造詣，尤以能言善道，八面玲瓏，因而廣結人緣，在京師中上下三個階層之中她都能够左右逢源，無往不利。」

小鎖子道：「這也是個難得的人材，玉姊姊呢？妳在復漢會担任什麼職司？」

小玉道：「愚姊不學無術，毫無是處，只不過追隨驥尾，替會主傳遞旨令，爲各方轉達消息而巳。」

小鎖子道：「玉姊姊太謙虛了，妳身任會主特使，身份決不在分會主之下。」

北宮琦又問道：「玉兒，會主究竟是誰？」

小玉道：「傅善祥。」

北宮琦啊了一聲道：「太平天國的女狀元？」

小玉道：「不錯，她原是在天京主持女館的，後來見大勢巳不可爲，只好帶着一部份親信屬下別謀發展了。」

北宮琦道：「妳也是來自女館？」

小玉道：「是的，我原名丁英，小玉只是我的化名。」

北宮琦道：「傅會主能够造就妳們這般人材，果然不是常人，哦，玉兒，時間過晚，咱們也該告辭了。」

小玉道：「琦公子，今晚就歇在這兒吧，一來夜色巳深，此時如果遇到巡邏的官兵，有點不好解釋，再者我有點小小的技能想教給鎖妹子，使你們閨房之中增加一點樂趣。」

小鎖子不知道小玉要教她什麼，北宮琦却大感興趣的哈哈一笑道：「這敢情好，咱們忙了大半個夜晚，也的確應該歇息了。」

小玉微微一笑道：「說的是，小莉，快帶琦公子去書房安歇吧。」

北宮琦一怔道：「什麼，妳要我一個人去住書房？」

小玉道：「對不起，咱們姊妹有些體己的話要說，你還是委屈一點吧。」

她不再理會北宮琦，拉着小鎖子一逕進入她的香閨裏間。

北宮琦自然不便涎着臉跟進去，只得發出一聲無可奈何的苦笑。

小莉道：「走吧，公子，日子長得很呢。」

日子的確長得很，北宮琦也不是一個急色兒，他只得獨自在書房歇了一夜。

翌晨早餐之後，他們才離開小玉的香閨，待回到住處，北宮琦巳迫不及待的道：「鎖子，玉兒教妳一些什麼？」

小鎖子嬌靨一紅道：「不告訴你。」

北宮琦還待纏她，她却一溜烟的逃了開去，說道：「不要煩嘛，我該去看小姐了。」

北宮琦道：「好吧，妳可得早點回來，咱們還得到三鳳樓赴約呢。」

小鎖子道：「我知道。」

北宮琦道：「告訴秋霞，我希望跟她聚聚。」

小鎖子道：「好的。」

待小鎖子離去之後，他就開始練功，大半天的時間就這麼打發過去。

午後不久，小鎖子忽然匆匆而來，北宮琦見她不只是回來得早，而且臉色有異，不由詫然道：「鎖子，出了什麼事？」

小鎖子道：「我也不知道出了什麼事，但鐵府大擧出動，京師九門戒嚴，必有不平凡的事發生，小姐担心你才要我早點回來。」

北宮琦眉峯一蹙道：「咱們到小玉那兒去問問，她也許會知道。」

小鎖子道：「此時街上表面上雖是瞧不出什麼，但那些穿梭來往的行人之中，有不少是刑部的秘探，咱們去玉姊姊那兒萬一替她引鬼上門，豈不害了她了！」

北宮琦道：「說的也是，只是三鳳樓之約呢，咱們去是不去？」

小鎖子道：「待會看情形再說，如咱們不便去，我想陳分會主也不會去的。」

他們說話之際，一陣剝啄聲忽然由門上傳來，小鎖子呆了一呆，道：「誰？」

「是我，小玉。」

小鎖子啊了一聲，急忙打開房門，一綫黑影已一閃而入。

來人果然是小玉，只是她已扮成一個五十出頭的年老婦人。

小鎖子讓她坐下，再替她斟了一杯香茗，道：「玉姊姊到底出了什麼事？」

小玉道：「方世寶被咱們做了！」

北宮琦道：「啊，殺了？」

小玉道：「不，只是宮了，免得他再蹧蹋女人！」

小鎖子唸了一聲佛道：「這樣再好不過，咱們小姐總算保住了。」

小玉面色一整道：「鐵秋霞是保住了，你們夫婦却到了火坑之上！」

北宮琦道：「怎麼說？」

小玉道：「在鐵秋霞出嫁的前夕，她的未婚夫忽然出了這種事，你說他們會不聯想到你的身上麼？」

小鎖子道：「這話不錯，小姐曾經對鐵夫人說出相公的名號，看來京師咱們是待不下去了。」

小玉道：「何止待不下去，你們還得馬上離開此地。」

小鎖子柳眉一皺道：「街上行走已是不易，而且九門已戒嚴，咱們如何能够出去？」

小玉道：「這個不必担心，陳分會主已經替你們作了妥善的安排。」

她進來之時手中提着一個包裹，此時才將包裹解開，原來是兩件孝服。

她指着孝服道：「快將孝服穿上，只待送殯的一來咱們就走。」

北宮琦道：「咱們跟着送殯的混出城去？」

小玉道：「不錯，守城的官兵已由陳分會主打點，可以說萬無一失。」

他們說話之間已經穿好了孝服，除了將兵刃藏於孝服之內，就只能帶點銀子，其他的衣物只好不要了。

出東直門果然順利，並未遇到半點麻煩，但出城不遠小玉就帶着他們離開送殯的行列，一直向南方奔去。

在一處森林之中，他們脫下了孝服並挖了一個坑將它埋掉，然後再奔向一間農舍。

一名彪形大漢迎着小玉雙拳一拱道：「馬匹已經備好，姑娘要不要瞧瞧？」

小玉道：「多謝，請上復陳大俠代致謝意。」

彪形大漢道：「好的，在下告辭。」

待彪形大漢身影消失，小玉才轉身一笑道：「這兒是兩位的臨時金屋，今晚委屈一下，天一亮就可上路了。」

小鎖子說道：「玉姊姊，咱們該去那裏？」

小玉道：「去天津，陳容鈞已有安排，你們只要一到天津近郊，就會有人來迎接你們。」

小鎖子道：「來人怎會認識咱們？」

小玉道：「他們留下的馬匹有特殊記號，絕對不會弄錯的，好啦，我也該走了，後會有期。」

小鎖子抓着小玉的臂膀道：「不要走嘛，玉姊姊，今日一別不知道那天才會重逢，妳就這麼忍心撇下咱們？」

小玉瞧了北宮琦一眼，道：「我何嘗不想留下，只是……」

北宮琦道：「留下來吧，玉兒，難道妳不願跟咱們盡一夕之歡？」

小玉略作沉吟道：「好吧。」

小鎖子歡呼一聲，接着小玉往屋裏就跑，及進門一瞧她只啊的一聲叫了起來。

敢情廳堂之中擺着一桌酒席，她正感到飢腸轆轆，怎能不欣然大叫。

不過屋裏的陳設相當簡陋，除了一桌兩櫈，就只有一張木床了。

這原是一幢無人居住的廢屋，能够這樣已是大爲不易。

除了這些，後園中還有兩匹壯健的坐騎，也是爲北宮琦夫婦準備的。

他們吃過晚餐，夜色已深沉了，小鎖子拉着小玉道：「咱們睡覺吧，姊姊。」

睡覺二字平常得很，但小玉的粉頰却紅了起來。

因爲房裏只有一張木床——

這也沒有什麼要緊，只要他們三人同心！

的確，他們不只是三個人同心，而且是乳水交融。

一夜繾綣，他們都獲得極度的滿足，當紅日盈窗之際，小玉竟然嚶嚶的哭泣起來。

「唉，相見時難別亦難，琦哥哥，鎖妹子，願你們多多珍重。」

「玉姊姊，妳何不跟咱們一道走？」

「我何嘗不想跟你們一道走？但韃虜未滅，炎黃子孫還在水深火熱之中掙扎，所以……」

「妳說的雖是不錯，不過跟咱們一道不一樣可以爲民族盡點心力麼？」

「當然可以，只是很多工作必須在京師才能完成，其中的道理我相信你們也會懂得的。」

「是的，京師是虜廷所在，腐蝕分化以及刺探高級情報等工作，只有在京師才能有所作爲。」

「鎖妹子果然是明白人，我該走了，但願咱們後會有期。」

小玉走了，不待天色大明，他們也摒當上道。

北宮琦一馬當先，馳上赴天津的官道，迎着微帶寒意的晨風，策馬狂馳起來。

直到一個時辰之後，他才放慢速度，同時哈哈一笑道：「迎風馳騁，倒也是人生一樂，鎖子，妳說是麼？」

小鎖子道：「不錯，只是你再跑下去馬兒可就吃不消了，哦，相公，咱們是去那裏？」

北宮琦道：「去即墨。」

小鎖子道：「回鄉掃墓？」

北宮琦道：「我原是要回鄉掃墓的，現在離開京師豈不是天從人願？」

小鎖子道：「相公說的是。」

他們一路穿州過縣，曉行夜宿，一直到達魯北的德縣，都沒有遇到什麼意外。

由德縣前進，如果走官道應該南下濟南。

但北宮琦歸心似箭，他竟然抄近路向東走，經商河博興之綫直趨即墨。

這天到達博興縣以東的石村鎭，日色只不過剛剛偏西，如果趕緊一點，可以趕到廣饒縣城投宿。

也許北宮琦進鎭之時急了一點，他的馬匹竟將一個路人撞倒在地。

他立即勒住韁繩，躍下馬匹攙扶倒地之人，誰知那人分明並未負傷，他却賴在地上不肯起來！

北宮琦微微一笑道：「起來吧，朋友，要多少錢我給。」

「這話可是你說的？拿來。」

他是一個面目猥瑣的灰衣漢子，不過由他躍起之時俐落的身手猜想，可能還有一身高明的武功。

北宮琦不願多事，因而淡淡道：「要多少閣下總得說一個數目。」

灰衣漢子道：「不多，你們身上有多少拿多少就是。」

北宮琦一怔道：「朋友，你不嫌有點過份麼？」

灰衣漢子嘿嘿一陣冷笑道：「過份？嘿嘿，虧得大爺今天心情較好，要不連你的媳婦也得算上！」

小鎖子大怒道：「你讓開，相公，此人存心訛詐，讓我給他一點教訓。」

北宮琦知道遇上這等地頭蛇，好言相商是不會收到效果的，因而牽着馬匹向一側走去！

灰衣漢子目光一抬，冷冷道：「小娘子敢情還是個會家子，好，妳出招吧。」

小鎖子見此人擺出的架式是嶗山派的天罡拳法，天罡拳雖然算不得武林絕學，但此人氣定神閒，沉穩如山，倒也不敢過於大意。

於是口中一聲嬌叱，一拳搗了出去。

這是神捕世家的流星七錘，但見勁風震耳，拳似流星，灰衣大漢根本來不及招架，他那龐大的軀體已經飛了起來。

小鎖子不願傷人，因而在出招之時使的是柔勁。

灰衣大漢並未說話，只是跌了一個狗吃屎，不過這也够他受的了，叫公鷄，地頭蛇，居然被一個年紀輕輕的少婦打得爬下，這不只是丟人現眼，而是砸了他的招牌。

自然，要是拿名利跟生命要他選擇，他必然會選擇後者，因爲生命只有一條，死也只能一次。

他是聰明人，聰明人最會保護自己，也最會見風轉舵。

於是他爬了起來，不敢再向北宮琦夫妻瞧看一眼，立刻脚板心抹油，來了個溜之大吉。

小鎖子當然不爲已甚，回過頭來向北宮琦嫣然一笑道：「餓了吧，咱們找吃的去。」

找吃的很方便，前面不遠就是一家酒館。

店小二遠遠的就迎了上來，道：「客官，牲口交給小的，兩位請裏面坐。」

北宮琦夫婦將韁繩交給店小二，到酒館要了幾樣菜就開始吃喝起來。

酒館中客人不多，他們夫婦也沒有相識之人，不過那些陌生的目光却時常向他們投來友善及感激的一瞥。

北宮琦夫婦明白，這是因爲他們適才懲戒地頭蛇而大快人心，替這些敢怒不敢言的純良百姓出了一口憤憤難平的怨氣。

飯後他們立刻上路，當晚終於趕到了廣饒。

此後一路平安，一直到達即墨再也沒有發生意外。

在即墨，北宮琦除了一位姑母別無親人，他當然要帶着小鎖子去拜望他惟一的長輩了。

小鎖子明眸皓齒，風姿綽約，在即墨這等偏僻的山城是罕見的，他的姑母自然也十分喜歡這位內侄媳婦。

在濃厚的鄉土親情之中，北宮琦雖然掃過了墓，還是不想離開，月是故鄉的明，對土生土長的故鄉，人們總是十分依戀的。

這天晌午時分，一名風塵僕僕的大漢找上了北宮琦。

「公子，在下蘇解，是玉姑娘派在下來找公子的。」

「啊，蘇兄請裏面奉茶。」

北宮琦接過蘇解交給他的一封書信，小鎖子急忙準備飲食招待這位遠道而來的客人！

待蘇解飲食之後，北宮琦取出一張五十兩銀票交給他道：「蘇兄一路辛苦，叫小弟好生過意不去，這點銀子請留着在路上飲茶。」

蘇解爽快的接過銀票道：「多謝公子，還有兩件事希望公子多加一點注意。」

北宮琦道：「哦，蘇兄請說。」

蘇解道：「神捕世家已經出動大批高手，可能對公子不利，另外在下所過州郡均已繪影圖形的緝捕公子及夫人，此地官府不久也可能奉到緝捕文書，公子要小心在意。」

北宮琦道：「多謝蘇兄，小弟會當心的。」

小鎖子道：「請問蘇兄，官府爲什麼緝捕咱們？」

蘇解道：「理由很簡單，只是拐誘逃婢四字。」

北宮琦道：「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妳就不必管它什麼理由了。」

蘇解道：「公子說的是，兩位保重，在下就此告辭。」

北宮琦道：「請蘇兄告訴小玉姑娘，在下一切照辦，爲恐蘇兄路上不便，在下就不寫回信了。」

蘇解道：「在下明白，告辭。」

蘇解走了，他却爲北宮琦帶來一片憤慨之色。

小鎖子輕輕依到他的身旁，道：「相公，玉姊姊的信上說了些什麼？」

北宮琦道：「她說秋霞已經嫁過方家去了……」

小鎖子一怔道：「方世寶不是已經被閹了麼，他爲什麼還要娶媳婦？」

北宮琦道：「爲了面子，他們婚期已經公佈，取消了豈不丟人現眼！」

小鎖子憤然道：「他們爲了面子就要小姐守一輩子的活寡？」

北宮琦一嘆道：「世間不平之事很多，遭到不幸的人也難以數計，有時候除了怨命實在別無他法。」

小鎖子撇撇嘴道：「我不信這些，走

，咱們回京師去。」

北宮琦道：「去救秋霞？」

小鎮子道：「難道你不願意？」

北宮琦道：「當然願意，不過還有更重要的事等待咱們去做，營救秋霞之事只好延後再說了。」

小鎮子道：「什麼重要的事？」

北宮琦道：「小玉說最近探得消息，清廷有一個神秘的殺手組織，專門暗殺民間志士，不管是士農工商，只要具有領導能力，而有反清傾向的，都是他們暗殺的目標。」

小鎮子道：「玉姊姊要咱們去查？」

北宮琦道：「是的，他說濟南有一位說鐵板快書的何拐子，此人十分可疑。」

小鎮子道：「她要咱們再去濟南？」

北宮琦道：「是的。」

小鎮子道：「如果咱們被繪影圖形所緝捕，濟南怎能待得下去？」

北宮琦道：「妳會易容麼？」

小鎮子道：「這是一項專門學問，我沒有學過。」

北宮琦道：「咱們如若不能易容改扮，今後只怕就寸步難行了。」

小鎮子道：「那怎麼辦？」

北宮琦說道：「咱們去四十里堡碰碰運氣，如果能找到那隻老狐狸就沒有問題了。」

小鎮子道：「老狐狸？」

北宮琦道：「老狐狸是個戲班子小丑的外號，他精於易容之術，因爲年事已高，所以離開戲班子回到家裏納福去了。」

小鎮子道：「他家住在四十里堡？」

北宮琦道：「是的，四十里堡是一個鎮集，在諸城以南四十里。」

小鎮子道：「你多年沒有回家，怎能知道他還在不在四十里堡？」

北宮琦道：「不必担心，我託姑母打聽過。」

小鎮子道：「既是如此，咱們就快點離開吧，遲了會連累姑母她老人家的。」

北宮琦道：「好，咱們現在去向爹娘辭行，明天一早就走。」

他們午後又去祭了一次墳，翌晨拜別姑母，逕向鰲山衞奔去。

由此地僱船出海，經黃海南下，在王家灘棄舟登岸，然後趕往四十里堡。

這個走法十分安全，因而一直找到老狐狸居住的村落，並未發生任何意外。

他們找到了老狐狸，却是一個失望。

老狐狸還是老狐狸，只不過少了兩隻眸子。

據說是被兩名陌生人所害，他們摘了老狐狸的眸子就走，像是專爲此事來的。

小鎮子怒哼一聲道：「我知道，必然是那般狗腿子。」

北宮琦一嘆道：「走吧，鎖子，咱們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

他們正要轉身離去，老狐狸忽然出聲招呼道：「慢步，兩位，請問你們爲什麼來找老朽？」

北宮琦道：「這個……」

老狐狸道：「怎麼，你們找我帮助你們，就連實話也不肯說麼？」

小鎮子道：「咱們跋涉千里，原是來找你帮忙的，可是——哼，你已經無能爲力了。」

老狐狸哼了一聲道：「姑娘這是門縫裏瞧人，將在下瞧扁了，不錯，他們摘了在下的眸子，却沒有割掉在下的舌頭，也許以後他們還會來割，至少現在在下還能够言語。」

北宮琦抱拳一拱道：「寒荊出言不愼，希望前輩不要見怪。」

老狐狸道：「好吧，我不怪你們，要我帮什麼忙，你們說。」

北宮琦道：「咱們被人所迫，不得不易容改扮……」

老狐狸道：「我明白了，新兒，快將爹的工具箱取來。」

新兒是老狐狸的獨子，約莫十七八歲，他在屋角一堆雜物之中取出一隻破爛的手提箱子，放到老狐狸的身前。

老狐狸哈哈一笑道：「狗腿子搜遍了每一個地方，却忽略了這堆雜物，他們雖是有眼，却是有眼無珠，哈哈……」

他是在笑，但兩股急淚却由瞎眼中湧了出來。

北宮琦與小鎮子相顧戚然，不知道如何才能安慰這位慘遭迫害的退休藝人。

終於，老狐狸不再發笑，也不再流淚了，他以無比堅定的語氣道：「新兒，將東西順序取出來擺在地上。」

新兒擺好了東西，他就開始口述化裝易容的要訣，以及每一物件的功用。

敢情這當眞是一項專門學問，它不只是要具備人地時物，山川季節的條件，而且一個人的身材臉型，精神動態，全與易容改扮息息相關。

最後他傳授他們一套手法及技巧，當眞是傾囊相授，不作半點保留。

傳授完畢之後，他將幾樣藥物及幾張人皮面具全部送給北宮琦夫妻，然後乾咳一聲道：「老朽的玩意就只這麼多，新兒替爹送客。」

這位老藝人的性格古怪得很，他雖然瞧不見北宮琦夫婦的長相，至少總可以問問他們的姓名及來歷。

他沒有詢問，沒有懷疑，一旦傳授完畢，立刻下了逐客之令。

北宮琦自然不便再留，却難免感到一份歉咎，他取出一張白紋銀的銀票塞給新兒，然後雙拳一抱，轉身與小鎮子急馳而去。

他們先在無人之處扮成一對四旬以上的中年夫婦，再趕到諸城投宿。

翌晨由諸城北上安邱，再經維縣，臨淄，一逕奔向濟南。

沿途州縣果然已經繪影圖形的捉拿他們，如非習得易容之術，當眞要寸步難行了。

這天到達濟南，他們在大明湖畔的北壇莊租了一幢房子，這樣比住客棧清靜，也可以減少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麻煩。

待一切就緒，小鎮子斜着眼兒微笑道：「請吧，相公，舊地重遊正是時候。」

北宮琦不禁一怔道：「妳說什麼？鎖子。」

小鎮子道：「瞧你一副魂不守舍的樣子，難道不是想去海棠春？」

北宮琦道：「這……咳，可惜鳳去樓空，小玉已經不在海棠春了，我還去那兒

做什麼？」

小鎮子面色一整道：「不，我認爲你還是應該去。」

北宮琦道：「這話怎麼說？」

小鎮子道：「你不認爲知府千金涸跡烟花，有些不近情理？」

北宮琦道：「她是爲偵察小玉——」

小琦子道：「並不盡然，你想，玉姊姊當時的身份只是一個妓女，要對付她只要用官家的力量配合海棠春的老鴇子，任什麼都辦得來，何須知府的千金作如此重大的犧牲！」

北宮琦道：「有道理。」

小鎮子道：「所以我認爲說書的何拐子固然可疑，但對海棠春也不能放過。」

北宮琦略作沉吟道：「這樣吧，咱們明找何拐子，暗探海棠春，妳看可好？」

小鎮子道：「好吧，不過咱們民間頗爲保守，婦女聽說書的十分少見，你自己去，我不陪你了。」

北宮琦道：「我一個人去多沒意思，妳改作男裝不就行了麼？」

小鎮子瞧瞧她那雙纖纖玉足道：「別的都可以改扮，這雙脚可坑死人了。」

北宮琦吃吃一笑道：「我可不是這般想法……」

小鎮子拋給他一記白眼道：「你們男人都是一般的壞心眼，只知道將女人當做玩物。」

北宮琦將她一把摟過來道：「好，算我說錯了，讓我親一下表示一點歉意。」

小鎮子嫣然一笑，柔順的偎進他的懷裏，同時雙眼一闔，一張小巧的櫻唇已然送了上去。

良久，她掙脫北宮琦的懷抱道：「時間不早了，快去吧。」

北宮琦道：「好的。」

× × ×

喜鵲齋是濟南城最著名的茶樓之一，距離海棠春約莫一箭之地。

此時華燈初上，街頭巷尾都呈現着一片熱鬧的景象，尤以喜鵲齋更是人頭攢動，座無虛席。

北宮琦來得不算太晚，也只能在遠遠的角落裏獲得一個座位。

一壺香片，一碟瓜子，一碟花生，就這麼無聊的消磨着大好時光。

人們大笑談着，喧鬧之聲震耳欲聾。

北宮琦的隣座是一位年約五旬的老者，他向北宮琦頷首一笑道：「一個人？」

北宮琦道：「是的，請教……」

老者道：「常農，你呢？」

北宮琦道：「小姓秋，草字銀漢。」

常農道了一聲「久仰」接着詢問道：「第一次來聽說書？」

北宮琦道：「是的，久聞何拐子之名，所以前來見識見識。」

常農道：「這一點倒是不假，我走過不少地方，聽過不少說書的，就沒有一個比得上何拐子。」

北宮琦道：「常兄必然聽過何拐子說書了，請問他有那些與衆不同？」

常農道：「那就多了，不過最出衆的有兩點，第一是咬字清晰，無論你坐得多遠，都會聽得明明白白，第二他能够將故事翻新，不落俗套。」

北宮琦暗忖：「第一點沒有什麼特別，只要是具有內功之人都不難辦到，不過由這一點也可以證明何拐子決不是一個簡單說書的。」

至於故事翻新不落俗套，那就不簡單了，老瓶裝新酒，還要別人能够接受。

他思忖之間，人聲忽然一靜，同時响起一股雷鳴一般的掌聲。

這自然是何拐子來了，但能够獲得聽衆如此的歡迎，必然不是一個泛泛之輩。

掌聲歷久不衰，直到何拐子登上說書的台子，掌聲才停了下來。

此人身材瘦長，面頰削瘦，先流目向全場一瞥，然後作了一個羅圈揖道：「謝謝各位大爺捧場，謝謝。」

茶樓外面掛的水牌北宮琦曾經瞧過，那是「何拐子演說翠屏山」，這是一個家喻戶曉的民間故事，倒要聽聽他如何翻新，怎樣不落俗套？

何拐子飲了一口茶，然後拿起鐵板，敲起一陣悅耳的叮噹之聲。

此時萬籟俱寂，除了鐵板敲起的悅耳之聲，整個茶樓幾乎落針可聞。

突然，一陣清越嘹亮的聲音响了起來，抑揚頓挫，高低有緻，像詩歌那麼動人，像高山流水那麼縹逸，還沒有了解它的內容，已經令人起了共鳴，心神上感到無比舒暢。

北宮琦不由讚嘆一聲道：「好一個何拐子，果然名不虛傳。」

他今天說的是「潘巧雲慧眼識三郎」，這雖是一段十分通俗的民間故事，他却大作翻案文章，將潘巧雲說成一個三貞九烈的淑女，拚命三郎石秀是一個風流倜儻的湖海奇俠。

故事並未脫出英雄救美，美人報恩的俗套，只不過他將潘石之間說成一個反抗傳統的戀愛，內容曲折綺麗，婉轉動人，不只是化腐朽爲神奇，而且令人廻腸蘯氣，哀艷無比，使聽者如痴如醉，不知洒下多少同情之淚。

如果北宮琦只是來聽說書的，算得是不虛此行，但對何拐子的一切，除了斷定他身懷武功，並沒有太多的收獲。

這當然不能滿足他的希望，因而對隣座的茶客常農道：「何拐子果然要得，在下算是開了一次眼界。」

常農道：「不錯，可惜他每天只在午晚二時說兩場咱們只好明天午間再來。」

北宮琦道：「那也只好如此了，哦，常兄可知道何拐子住在那裏，有機會我倒想去拜候一下。」

常農道：「他住的地方好找，就在院西大街膠州客棧五號上房，不過你要拜訪他可就難了。」

北宮琦道：「哦，爲什麼？」

常農道：「此人個性孤僻，不喜交遊，往日不少登門求見的全都失望而回。」

北宮琦道：「他沒有家人及朋友？」

常農道：「沒有，他只有兩樣嗜好，海棠春他是常客，有時候他會出外遊歷，十天半月甚至一年兩年都說不定，你能够聽到他說書可眞不容易。」

北宮琦道：「原來是這樣的，看來只好打消拜訪他的念頭了，小弟想先走一步，告辭。」

（未完）

俠義中篇奇情故事／

秦紅·文
盧令·圖

劍歸何處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南丹青代活閻羅迎戰白衣秀士，並把白衣秀士打敗之後，就向活閻羅追究十幾年前殺父仇人的事來，原來這活閻羅雖然使用鯊魚劍，却又不是南丹青的殺父仇人，正感到失望之際，活閻羅突又想起一位武林名宿蕭振天，蕭振天曾經說過南方武林出現一位高手使用鯊魚劍的，南丹青懷着一份希望，與康琬琬到淮陰去……南丹青接了神情失常的母親上蘇州娘家，未到蘇州，已得知白衣秀士找上門來要和南丹青再決一戰，果然在南丹青舅舅家中見到白衣秀士，兩人相約在石榴領上再次決鬥——

爲報殺父仇　何懼上刀山

白衣秀士主婢五人，剛在嶺上下了馬，南丹青和康琬琬也已抵達，兩人先後入場，一南一北而立。

這座石榴嶺並不高，是一片非常寬廣的平嶺，整個嶺上種植著石榴樹，此時正值開花時節，一眼望去，紅花簇錦，燦爛奪目，景色非常美麗。

白衣秀士擧目四望，頗爲欣賞的笑道：「這地方眞不錯……」

南丹青道：「是的，我小時候常來此處摘石榴。」

白衣秀士笑問道：「這裏可以埋葬死人吧？」

南丹青點頭道：「可以。」

白衣秀士聳聳肩道：「你有沒有想到，今天你我可能有一人要死在這裏？」

南丹青淡淡答道：「想到了。」

白衣秀士微微一笑道：「按說你我並無深仇大恨，不過刀劍無眼，爲了爭取勝利，有時難免會有死傷……」

南丹青道：「你不以爲這樣太不值得嗎？」

白衣秀士斂去了面上笑容，換上一副冷峻之色，說道：「你以爲不值得嗎？」

南丹青道：「是的，你剛才說的，你我並無深仇大恨。」

白衣秀士道：「雖無深仇大恨，却有過節，泰山登仙台那一仗，我的對手本來是活閻羅閻永豪，結果你却挺身而出。」

南丹青道：「你是『天外不速客』的兒子，令尊在武林中的聲望無人能及，可惜你們父子是非不分，自甘墮落，居然爲五萬兩銀子而殺人，我不喜歡這種人在中原武林橫行！」

白衣秀士冷笑道：「我們父子高興幹甚麼就幹甚麼，不容別人過問！」

南丹青道：「我剛好最喜歡過問這種事。」

白衣秀士右手一伸，喝道：「春花，刀來！」

春花應聲上前，獻上寶刀。

白衣秀士拔刀出鞘，面上又是一片騰騰殺氣！

只有一點與在泰山登仙台不一樣，那

次他沒有把南丹青放在眼裏，根本不認爲南丹青是個可怕的勁敵，而今天他已收起了輕敵之心，準備傾力與南丹青一搏了。

南丹青也拔劍出鞘。

劍是新買不久的，還沒使用過一次，樣子很新，可惜却是一把很普通的劍。

他拔劍出鞘時，心情十分沉重，因爲他實在不喜歡打這一仗，他不喜歡殺人，也不喜歡被殺；但他知道這是不可避免和退縮之事，因此他不禁輕輕嘆了口氣道：「你自關外來，目的是賺一筆重金和闖出名氣，是麼？」

白衣秀士冷冷一笑道：「現在我只想殺人！」

南丹青道：「今天你如能殺死我，一切自然無話可說，要是不能，你肯回關外去麼？」

白衣秀士道：「如果我再次敗在你的劍下，當然無面目再在中原停留。」

南丹青道：「一言爲定？」

白衣秀士點頭道：「當然！」

南丹青身形微挫，馬步一沉，橫劍在胸，準備迎戰了。

他的態度看上去極之氣定神閒，却又給人一種無比嚴肅之感；這也正是一代劍術大家佟熊傳授給他的一種特質——佟熊的劍術已到神化之境，所以能「氣定神閒」，但佟熊對武學的態度又是嚴肅而敬重的，所以一旦面臨搏殺之際，其態度也是非常嚴肅的！

白衣秀士此番再找他決鬥，志在必勝，所以他所表現的是强烈的殺氣；他慢慢的擧刀蓄式，全身的功力好像完全貫注於刀上，刀光閃閃，如日東昇，看來就像活的一般，具有無比的威力。

雙方劍拔弓張，戰鬥氣氛越來越濃烈，空氣似已凝結，全場雅雀無聲，人人心弦抽緊，彷彿置身於一場即將來臨的天災地變似的！

「殺！」

驀地，白衣秀士厲叱一聲，搶步疾上，刹那間場上已是一片耀眼的刀光！

他一口氣攻出十八刀！

這十八刀可謂蔽天蓋地，威力有如天羅地網，令人無隙可遁。

南丹青長劍上下翻飛，似匹練迸飛，一面施展師門絕學「迷踪步」閃躲，一開始仍採守勢。

白衣秀士的攻勢却如驚濤駭浪，一波跟着一波，刀光如電，銳風似嘯，奮不顧身的進撲，其猛烈的程度眞可裂鼎破石！

南丹青竭力抵擋，拚命招架，身形跳躍翻騰，幾乎使盡渾身解數，才躲過他的强猛攻勢。

「錚！」

突然，刀劍首次碰擊，是很强烈的碰擊！

兩人當場互被强力震退，同時顚出五、六步！

「殺！」

白衣秀士又是一聲厲叱，身形突如利箭出弦，再度猛撲而上，手中寶刀横劈而出，劃出的刀光寬達一丈，好像抖出一匹白布！

南丹青縱身躍起三丈。

刀光過處，只聽「嗍！」的一聲，幾棵石榴樹攔腰而斷，蓬然倒了下去。

南丹青空中一個鷂子翻身，手上突然似點燃一串火藥，劍光連閃如爆炸，對準白衣秀士直罩而下！

這是他首次展開反擊，威力之强，就如雪崩，倏忽之間，反將白衣秀士整個人「網」住了。

但白衣秀士兇如猛虎，口中連發嗥吼，刀光連連向上迸射，在一陣震人耳鼓的銳响之下，南丹青似受巨震，身如斷綫紙鳶，直飛出三丈開外。

「殺！」

南丹青的雙脚甫一着地，白衣秀士的刀光已然捲地而至，勢如白浪奔馳，滿地盡是刀光！

幾百個觀戰者不禁發出一片驚呼。

但就在此際，只見南丹青身子一斜，手中長劍一式「海底刺鰲」疾速往下刺落，但聞「叮！」然一響，滿地刀光頓告消失，白衣秀士收刀急退三步，面色有些蒼白。

他沒有受傷，他只是震驚於南丹青破解自己攻擊之神妙而已，在他的預料中，南丹青是不可能破解自己這一手家傳之殺手鐗的。

因爲，剛才他攻出的刀法，名叫「奪命三十六刀」，是他父親「天外不速客」最得意的絕學，他父親每次發出這一殺手鐗必使對方粉身碎骨，四肢斷成數十塊。

但是，南丹青似蜻蜓點水的一劍，却將他的攻擊完全化解了，怎不令他爲之懍然心驚？

南丹青在他後退時，並未乘勢追擊，他按劍而立，神色嚴肅地道：「老兄，生命可貴的，咱們就此結束如何？」

白衣秀士深深做了一次調息，態度又呈强悍，嘿嘿冷笑道：「還不到時候！」

南丹青道：「非殺死我不可？」

白衣秀士道：「對！」

南丹青道：「只因爲我在泰山丟了你的臉？」

白衣秀士道：「還有一個理由——你是我的絆脚石！」

南丹青道：「殺了我，你也未必能稱雄於天下，就算你能稱雄於天下，那又有甚麼意義？」

白衣秀士道：「你認爲稱雄於天下是一件沒有意義的事？」

南丹青道：「是的，人生在世，爲的並非搏殺稱雄，積德重於積財，厚德乃能載福，齊桓公不計管仲一箭之仇，反得其心，這些道理你難道不懂？」

白衣秀士笑道：「我只知道一件事，我父親是擧世無雙的人物，我豈能不繼其雄風！」

寶刀一翻，縱身猛撲而上，再度展開一陣兇悍無比的攻擊，似乎不把南丹青殺死絕不甘休！

南丹青只好擧劍應戰。

刹那間，刀劍如電交擊，一陣又一陣，「錚錚」之聲震耳欲聾，雖是在白天，仍可看見火星飛迸，搏鬥之慘烈，已到了必分生死的地步。

白衣秀士的刀法一經施展，總是剛猛凌厲，綿綿不絕，令人喘不過氣，但南丹青的劍法却靈活如蛟龍，身法步法也極之

巧妙，兩人眞是勢均力敵，難分軒輊，看得在場衆人目瞪口呆，心絃陣陣抽緊……

劍如驟雨！

刀似狂風！

石榴樹一棵一棵倒下去！

兩人就這樣一直交纏不休，時而南丹青後退，時而白衣秀士後退，有時更一齊躍起於空中，像兩隻兇鷹互相撲搏，不過盞茶工夫，白衣秀士已攻出一百八十刀，南丹青守多攻少，也回敬了七、八十劍。

這中間沒有停頓，沒有分開，雙方各展所學，全力相拚，好像不分生死便永不停止似的！

不知不覺，一刻時過去了。

這種劇烈的拚鬥最耗力，雙方已漸漸現出疲倦力竭之態，出手已不如先前之快，尤其是南丹青，他精神負担較重，體力的支持也就較差，已漸感不支了。

「噹！」

突然，一聲巨響，南丹青的長劍被白衣秀士的寶刀打得脫手落地！

白衣秀士長笑一聲，寶刀連續猛砍猛劈，逼得南丹青後退不迭，險象環生。

康琬琬急叫道：「丹青哥，快逃！」

南丹青轉身便跑。

「哪裏走！」

白衣秀士大喝一聲，如影隨形追躡上去，手中寶刀暴遞，抹向南丹青的脖子。

這一刀去勢如電，在場觀衆都斷定南丹青勢難躲過，腦袋要搬家了。

不料眼看刀鋒已抹上南丹青的右頸之際，忽見南丹青身子就地一蹲，緊跟着旋身揚掌——

「砰！」

五指戳中白衣秀士的胸膛！

白衣秀士頓時一呆，好像中了人家的定身法，手中寶刀叮噹落地，整個人僵立在那裏，一動也不動。

他的面色一陣青一陣白，胸口劇烈的起伏着，旋見一縷血水從他嘴裏溢出，任何人一看即知他已受到嚴重的內傷！

他吃驚的瞪視南丹青有頃，然後眼睛漸漸無神，眼皮慢慢垂下，終於仰身倒下，直挺挺的躺在地上了！

春花、秋月、夏雨、冬爐四婢大驚失色，慌忙一齊圍上去，驚叫道：「少爺！少爺……」

南丹青走去拾起長劍，納入鞘中，冷然道：「放心，他死不了的，只要在三個月內不近女色，多服大成湯，可以活着回到關外。」

他向康琬琬一招手，道：「琬兒，咱們走吧！」

× × ×

一大片的焦炭廢墟。

這是蘇州城中的一條臨河小街，原有幾十戶人家，可是現在只見一片焦炭廢墟，看情形遭回祿已有兩三年以上，因爲廢墟中已經生長出不少雜草，觸目所及，一片瘡痍！

南丹青呆呆望着這片焦炭廢墟，心中好難過好難過，一直盤繞在腦海中的童年時的一切景象，彷彿也變成了焦炭，完全幻滅了。

他本來抱着滿腔希望，希望母親回到這蘇州老家時，能喚醒喪失的記憶，卻不料老家竟遭回祿，一場大火已將老家燒得面目全非。

左右隣居沒有了，門前臨河的一棵柳樹只剩下一塊樹頭，只有小河沒有改變，然而河水潺潺，已沖走了昔日的一切……

「這就是你的老家舊址？」

「嗯……」

康琬琬不禁嘆了口氣道：「你的運氣好像不大好，老是碰到不如意的事。」

南丹青默然無語。

他抬頭凝望着天空，努力不使眼淚掉下來。

是的，運氣太壞了，十多年前，他們在這條小街上原有個溫暖的家，父親雖是個開館授徒的武師，可是卻非粗俗之人，他溫文儒雅，淡泊名利，日常以詩詞自娛，與母親恩愛如蜜，也常常帶自己上街或去郊外釣魚，那段日子過得多麼美好……

可是，忽然有一天，一個陌生人上門要求與父親比武，那人使用一把鯊魚劍，態度非常堅決，父親推辭不掉，就跟他出門去了，就此一去不返，人天永隔。

要不是那個人上門挑戰，他們一家人日子過得快快樂樂，怎麼會家破人亡，死的死瘋的瘋？

——那個人，他是誰？他在哪裏？

——我一定要找到你，我一定要殺死你！

康琬琬心知他有許許多多的感觸，這時發覺他面露殺氣，不禁一驚道：「丹青哥，我說錯了麼？」

南丹青搖搖頭道：「不是，我想起了那個殺死我父親的人……」

康琬琬一哦，游目四顧道：「此處風景好美，要不要扶你娘出來看看？」

南丹青道：「看甚麼？」

康琬琬一指小河道：「看這條小河，房子雖然沒有了，小河還在呢。」

南丹青苦笑道：「河水已非舊時水，看了徒增感傷而已！」

康琬琬道：「那麼……」

南丹青道：「走，咱們去杭州拜訪『九指先生蕭振天』！」

他揮手示意陳七和羅漢脚抬起轎子跟他走，可是剛一舉步，忽見眼前擋立着一人，不禁一怔而住。

來人頭戴一頂寬邊斗笠，身穿一襲藍布袍，腰繫一條白帶，足着芒鞋，樣子好神秘！

說他神秘，是因他那頂斗笠故意扯得低低的遮住面部，不讓人看見他的廬山眞面目，而且從其打扮上看分明是個武林人，但却沒有帶任何武器。

他挺立在小街中央，擋住了南丹青的去路。

南丹青上下打量他一眼，開口道：「這位老兄有何指教？」

藍衣人道：「你是南丹青？」

嗓門低沉而有力！

南丹青點頭道：「是。」

藍衣人又說道：「我知道那個人在哪裏。」

南丹青一聽即知他說的是甚麼，但他沒有欣喜之色，反而很冷靜的問道：「閣下貴姓大名？」

藍衣人道：「我的姓名不重要。」

南丹青道：「我認爲很重要，那表示你的誠意。」

藍衣人道：「我得罪不起那個人，如果你一定要先知道我的姓名來歷，那只好不談了。」

語畢，轉身便走。

南丹青道：「請留步。」

藍衣人轉回身子，等他開口。

南丹青問道：「你知不知道老父的名諱？」

藍衣人道：「快刀南雅堂。」

「怎麼死的？」

「他是死於一個使用鯊魚劍的人的手裏。」

「甚麼時候？」

「十三年前。」

「地點？」

「南郊。」

「你親眼看見的？」

「不，但我確實知道他就是殺死令尊之人。」

南丹青心中好興奮，但仍以冷淡的口氣問道：「好，請你告訴我他是誰？」

藍衣人道：「這個人名氣很大，在大江南北一提起他，連三歲小孩都知道。」

南丹青等着他說下去。

藍衣人道：「他叫『雲龍三現爪龍長嘯』！」

南丹青不知道這個人，但一旁的康琬琬一聽之下，臉色大變，失聲道：「飛龍帮的帮主？」

藍衣人微微頷首道：「正是他！」

康琬琬深吸了口氣道：「眞想不到……眞想不到會是這個人！」

南丹青轉對康琬琬問道：「琬兒，他是怎樣一個人物？」

康琬琬懍然道：「你難道不知道？飛龍帮是中原武林的第一大帮，勢力遍佈大江南北，提起『雲龍三現爪龍長嘯』這個人，眞是家喻戶曉，無人不知呀！」

南丹青道：「飛龍帮是幹甚麼的？」

康琬琬道：「這……我一時也說不上來，只知飛龍帮勢力非常强大，帮中高手如雲，凡練武之人，若不加入飛龍帮，接受該帮的指揮，就別想在武林上立足！」

藍衣人接口道：「這位姑娘說對了，就以安淮鏢局的總鏢頭『八臂韋陀韋煥昌』來說，他也是飛龍帮的人，每年要向總壇繳年費一千兩銀子才能生存！」

南丹青衝口問道：「金陵的龍虎武館館主魯雷是不是？」

藍衣人道：「也是，只不過他在飛龍帮沒有地位，只是個小嘍囉而已！」

南丹青眉毛一揚道：「這麼說，飛龍帮主龍長嘯是個坐地分贓的人物了？」

藍衣人道：「正是，各行各業都受他控制，要向他繳年費，誰敢抗拒不繳，馬上會死得不明不白。」

南丹青道：「他多大年紀？」

藍衣人道：「四十五歲。」

南丹青道：「以鯊魚劍爲武器？」

藍衣人道：「是的，但八年前就棄鯊魚劍而改用一對『飛龍神爪』。」

南丹青道：「誰能指證他八年前使用鯊魚劍爲武器？」

藍衣人道：「我！」

「你也是飛龍帮的人？」

「是的，我原是他最得力的手下之一，他創立飛龍帮之初，我就爲他效命，可是他爲人太霸道，最近我忍無可忍，就離開他了。」

「除你之外，還有誰能够指證他八年前使用的武器是鯊魚劍？」

「很多，但沒有一人敢說，因爲他在創立飛龍帮之前曾經幹了許多不光彩的事，因此他嚴令手下不得說出來。」

「你敢不敢帶我去見他？」

「不敢，我還想活下去。」

「這樣的話，我如何斷定他眞是當年殺死家父的兇手？」

「他的鯊魚劍便是證據。」

「你不是說他已棄置不用了？」

「對，但他還珍藏着它，藏在他房中的一個鐵箱裏面。」

「你又怎知他確是當年殺死家父的兇手？」

「有一次他喝醉了，當着我面前如數家珍的述說他以前殺了些甚麼人，其中就曾提到令尊的大名。」

「他爲何殺我父親？」

「爲了成名。」

「爲成名而殺人？」

「是的，那時他還沒甚麼名氣，就四處找高手比武，爲了成名，他出手從不留情，前後死在他鯊魚劍下的武林高手多達三十位！」

「他人在何處？」

「飛龍帮的總壇。」

「總壇在哪裏？」

「太湖西洞庭山。」

南丹青對他深施一禮道：「承蒙相告，感激不盡，我應該怎麼謝你？」

藍衣人道：「不必，我來告訴你這個秘密，絕非指望你答謝，只希望你翦除此獠，造福蒼生而已！」

一抱拳，轉身疾去，很快就走出小街，隱沒不見了。

南丹青欣喜萬分，回對康琬琬笑道：「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琬兒，這下我可以爲先父報仇了！」

康琬琬的臉上却無半點喜色，反而憂形於色道：「你最好冷靜一點，首先咱們要思量思量這個人說的話是否可靠……」

南丹青道：「絕對可靠！」

康琬琬道：「要提防上當呀！」

南丹青道：「琬兒，這絕不是詭計，我和他無冤無仇，他沒騙哄我的理由。」

康琬琬不以爲然道：「你和他無冤無仇，和別人也沒有麼？上次你曾經告訴我琵琶娘子慫恿『綠林七巨神』攻擊你的那些事情，上個月你又殺了『山林四魑』中的銅鑼眞人，說不定那些人想騙你去送死呢！」

南丹青笑道：「此事絕不可能是詭計，因爲飛龍帮主龍長嘯有一把鯊魚劍——有誰能够把一把鯊魚劍放入他房中的鐵箱裏面？」

康琬琬沉吟道：「嗯……即使是他最可靠的部下，他也不會讓他進入自己的房中……」

南丹青道：「所以，剛才那位藍衣人說的話絕對可信！」

康琬琬道：「但你一定要見到那把鯊魚劍才可採取行動。」

南丹青道：「這個當然。」

康琬琬憂心忡忡道：「還有，飛龍帮主龍長嘯是個非常可怕的人物，聽說他身邊有『十八天將』也個個厲害非凡，而西洞庭山又在太湖之上……總歸一句話：飛龍帮無異龍潭虎穴，你一個人成麼？」

南丹青道：「成！」

康琬琬白他一眼道：「別說得這麼輕鬆，飛龍帮當眞不是可以輕覷的地方；龍長嘯的武功也許不如白衣秀士那麼難對付，但是你一旦進入飛龍帮總壇，所要面對的絕不只龍長嘯一人！」

南丹青道：「妳要我放棄？」

康琬琬道：「不是，我的意思是，你何不請求令師下山助你一臂之力？若是有令師同行相助，那才有可能——」

南丹青搖頭道：「不，這是我個人的事，我不想勞動家師！」

康琬琬聽他說得很堅決，不禁感到奇怪道：「你認爲……要求令師助陣是一項不合情理的事麼？」

南丹青道：「不，家師與一般人不同，他有很濃厚的英雄色彩，認爲我已藝滿離師，今後我在武林中的所作所爲，是成是敗，都與他無關，他常說『若要出名須要闖』，要我自己去憑本領闖，別回去找他，所以我若回去求他助陣，他一定不會答應。」

康琬琬道：「但這件事不比尋常，你單槍匹馬絕非飛龍帮之敵，而我……你是知道的，我的本事不濟，也帮不了你的大忙。」

南丹青笑道：「不對，這回妳可以帮我一個大忙！」

康琬琬大喜道：「你肯讓我去？」

南丹青搖頭道：「不，妳帮我照顧我娘，這樣，我就可安安心心的去找龍長嘯報仇。」

康琬琬好像被洒了一桶冷水，臉上的興奮表情一下子沒有了，噘噘唇道：「有蘇大嫂照顧還不够麼？」

南丹青道：「不够，加上妳一個人，我才更安心，可以無後顧之憂。」

康琬琬道：「你甚麼時候去？」

南丹青道：「明天動身，你們則在此城等我，我只要不死，最遲三天必返。」

× × ×

次日，南丹青由蘇州城中的客棧出發，一路往南疾趕，打算去前山乘船前往西洞庭山……

走了一整天，第三天早上他在東洞庭山的前山鎭湖邊欲買舟渡湖，但是當船家聽說他要去西洞庭山時，竟都搖頭拒絕。

後來找到第四個船家，一看船家也搖頭拒絕，他便問船家理由。

「沒甚麼，我的船只捕魚不載客！」

「我給你五両銀子。」

「抱歉。」

「你是不是飛龍帮的人？」

「你問這幹麼？」

「如果你是飛龍帮的人，我便有話可說。」

「你說吧。」

「我要去西洞庭山拜見飛龍帮主『雲龍三現爪龍長嘯』！」

「幹甚麼？」

「有事。」

「何事？」

「一定要告訴你？」

「不錯。」

「這樣吧，要是你有辦法立刻與貴帮總壇連絡，就說南丹青到訪。」

「南丹青？」

「是的。」

「在泰山登仙台大戰『天外不速客』的兒子的南丹青？」

「是的。」

「好，你請在此稍候片刻。」

船家匆匆走了。

南丹青就在湖畔等候。

太湖，一眼望去，烟波浩蕩猶似大海，傳說周圍六百八十里，面積三萬六千頃，跨江蘇浙江二境，春秋吳越二國以此爲界，湖中小山甚多，而以東西洞庭最大，山多果園，產楊梅枇杷，水石之勝，天然入畫，世稱爲洞天福地。

南青丹小時候曾隨父親到吳江遊湖，那時對此太湖並無深刻印象，如今再見太湖，始覺太湖之大之雄，確是名不虛傳，而如此浩大的太湖，現在竟似已完全控制在飛龍帮手中，其勢力又遍及大江南北，由此可知飛龍帮之大，確實不可等閒視之了！

他在湖畔鵠候約莫半個時辰，才見那船家匆匆趕回，態度改變了，很客氣的笑道：「南少俠，那邊飛鴿傳書已到，要小的送你過去，你請上船吧！」

於是，南丹青上了船。

由東洞庭前往西洞庭，距離最近，但漁船也行駛了兩個多時辰，才靠近西洞庭山。

縱目四望，西洞庭山附近的湖面上穿梭着許多大小船隻，可以看出那絕不是普通漁船，它給人的感覺是「戰船密佈」四個字。

這時，一條小舟迎着南丹青的船划了過來。

船家立刻停船。

小舟上有兩個人，一個是划船的漢子，一個是衣着華貴的少年，他站在舟上穩如旗桿，一看就知有一身不俗的武功。

小舟在漁船旁邊停下，舟上那少年向船上的南丹青一抱拳道：「足下是南少俠麼？」

南丹青在未證明龍長嘯是殺父兇手之前，不願失禮，當下還禮道：「不敢，正是在下。」

那少年道：「家父命小弟前來恭迎南少俠，就請移駕舟上如何？」

南丹青知他是龍長嘯的兒子，當即輕輕躍落小舟；他有意賣弄，雙脚落到小舟上時，就像飄落一片樹葉小舟沒動一下。

那少年笑道：「好俊的輕功！」

南丹青淡淡一笑道：「誇獎，台甫如何稱呼？」

那少年道：「賤名必飛。」

南丹青道：「幸會。」

龍必飛含笑道：「南兄泰山一戰，名噪天下，小弟有緣識荊不勝榮幸之至。」

南丹青道：「僥倖而已。」

龍必飛道：「昨天下午我們還得到消息，說南兄與那狂生又在蘇州石榴嶺二度較手，結果又勝了，是不是？」

南丹青微笑道：「貴帮消息如此靈通，難怪能稱雄於大江南北。」

龍必飛笑笑未答，示意那漢子划舟，那漢子立即划動槳板，掉頭駛向西洞庭山去。

不久，舟到山下一碼頭。

「南兄請！」

「別客氣。」

南丹青一躍上岸。

龍必飛也賣弄了一下，由舟上躍上岸時，比南丹青遠出兩丈有奇！

南丹青笑道：「龍兄好俊的身手！」

龍必飛面有得色，口中却謙遜道：「那裏，南兄是高人弟子，又兩度打敗『天外不速客』的兒子，身手之超絕，小弟望塵莫及，今後還望南兄多多賜教。」

語畢，側身肅客。

一條寬闊的石級，由碼頭斜伸上山，舉目望去，石級兩邊每隔一段即有兩個持槍站崗的勁衣漢子，他們的勁衣胸襟上都有一個圓圈，圈中有一條飛龍，個個神態慓悍，紋風不動的挺立着，可知是經過嚴格訓練的「精兵」。

見微知著，看兵知帥，飛龍帮看來的確不是可以輕視的一個大帮！

南丹青藝高胆大，當然不會被這種排場所唬倒，他一提長衫，舉步登上石級。

龍必飛陪行於側。

那些持槍戍守的「哨兵」看見他們經過時，紛紛向他們舉槍致敬，動作整齊有力。

不久，來到山的半腰上，只見石級旁邊建有一座亭子，名曰「解劍亭」。

亭中坐着一個中年人，他看見少帮主陪着南丹青到達，連忙起身行禮道：「來賓請解腰間劍，敝帮當以禮相待！」

南丹青刹住脚步，回顧龍必飛問道：「這是貴帮的規律？」

龍必飛點頭笑道：「是的。」

南丹青冷笑道：「對待賓客之道？」

龍必飛又點頭道：「是的，來意如善，解劍何妨？敝帮以此做爲識別來訪者的善惡，來訪者如肯解劍，敝帮便知他是善意，也就會以貴賓之禮相待。」

南丹青道：「若是不肯解劍呢？」

龍必飛微笑道：「那就表示他不懷好意，過此解劍亭而不解劍，敝帮將視之爲敵！」

南丹青道：「在下此番造訪貴帮，將與貴帮爲敵或爲友，現在還很難說，要等見到令尊才能做決定。」

龍必飛含笑道：「是敵是友，必須在此決定！」

南丹青不加思索地道：「劍爲武士之第二生命，在下不想離開它。」

龍必飛一躬身道：「那就請吧！」

南丹青按劍走過解劍亭，繼續向上登去。

龍必飛沒有繼續陪伴，站在解劍亭外大聲道：「南少俠請好走，小弟當在上面恭候大駕！」

情勢至此，已十分明顯，南丹青不肯在解劍亭解劍，他們已視之爲敵，不肯再以禮相待了。

往後的一段路——解劍亭至總壇——可能會發生事故，也許是截擊，也許是陷阱，總之必有不友好的情況出現！

南丹青不在乎，因爲他斷定龍長嘯必是殺父兇手，今日既到西洞庭山，遲早必有一場搏殺，當然不在乎對方視自己爲敵了。

果然，走上一百多級，石級轉過一個彎道時，眼前已出現一個模樣非常古怪的人！

這人年約六十開外，個子瘦瘦細細的，腦袋比一般人小得多，眼睛、鼻子、嘴巴擠成一團，像個沒牙齒的老太婆，怪的是兩耳却奇大，是所謂的招風耳。

他雙手握着一對乾坤圈，大馬金刀的站在石級中央，模樣既滑稽又邪氣！

南丹青停住脚步，含笑問道：「閣下是把守第一關的人？」

怪老人嘴唇一扭，如美人之抿唇一笑，道：「不錯！」

他的聲音好尖細，要不是他有個大大的喉結，南丹青眞要以爲他是一個老婦人呢！

南丹青道：「尊姓大名？」

怪老人道：「十八天將敬陪末座，姓童名無忌，匪號『陰陽奪命客』！」

他一面說一面抬起手上的乾坤圈，以炫耀的姿態亮了亮；原來這種乾坤圈又名「陰陽刺輪」，是武器，也是暗器，其形如鐲，直徑約八寸，外緣有鋒利的三角尖，累累有如鋸齒，是一種很難練好的武器，因此凡使用乾坤圈之人，必爲出類拔萃的高手。

南丹青看都沒對他的乾坤圈看上一眼，只淡淡一笑道：「話要說在前頭，在下此番拜訪貴帮，將與貴帮爲友或爲敵，要等見到貴帮龍帮主之後才能決定，因此在此之前，在下不想與貴帮發生衝突……」

陰陽奪命客童無忌吃吃怪笑道：「既如此，何不在解劍亭解劍？」

南丹青道：「在下不喜歡受人擺佈，劍是我自己的東西，我有權帶着它。」

陰陽奪命客道：「本帮的規律是：凡不肯在解劍亭解劍者，一律視爲敵人！」

南丹青道：「那麼，要見貴帮帮主就得硬闖了？」

陰陽奪命客點頭道：「正是！」

南丹青道：「要是一時失手傷了閣下，那豈不大傷和氣！」

童無忌道：「不會，在解劍亭不解劍，已經傷了和氣了！」

南丹青拔劍出鞘，擧劍一拱道：「這麼說，在下只好放肆了。」

他搶前數步，一劍平刺過去。

童無忌身形微側，左手的刺輪一揚，剛好將南丹青刺到的長劍套入圈內，緊接着向下一壓，右手的刺輪「呼！」的暴遞而出，攻向南丹青的咽喉！

這些動作，是在一瞬間完成的，又快又巧妙，令人有措手不及之感。

但是南丹青却沒有措手不及的現象，他在長劍被套住的一刹那，突然眞力迸發，大喝一聲「撤手！」，長劍奮力向上一揚——

「錚！」

一聲銳響，童無忌左手的刺輪反被挑得脫手飛上空中去了！

次瞬間，南丹青長劍連揚，發動猛烈的攻擊，一口氣就是九招凌厲無比的劍法。童無忌無法完全破解，當場被迫退了五六步。

他的臉色頓時變得很難看，因爲他已經試出了南丹青的能耐：本來他左手上的刺輪已經套住了南丹青的長劍，在這種情況之下，取敵人的性命已如探囊取物，却不料南丹青竟有能力反將他的刺輪挑出了手，雙方强弱已在此分出，其感受是非常强烈的。

因此，他的臉色一陣紅一陣白，在退出五六步後，竟已沒有勇氣再戰，瞠目結舌，呆若木鷄。

南丹青沒有繼續進攻，微微一笑道：「這一關是不是可以通過了？」

童無忌呆了半响，才讓開一邊，以折服的姿態拱拱手道：「請！」

南丹青大步走了過去。

但走上數十個石級，驀聽得腦後勁風銳响，他不用看就知對方擲出了刺輪，當即一伏身，長劍向上吐出！

一聲鏗鏘，長劍正好刺入圈內，由於刺輪來勢太猛，在劍上一陣旋轉，發出刺耳的聲音。

南丹青乘勢一揮長劍，喝道：「完璧歸趙，接住了！」

刺輪「咻！」的一聲，反向童無忌飛去，快如流星飛瀉！

童無忌不敢接，急忙往旁跳開一步，讓刺輪從身邊飛過去。

南丹青很不滿意他這種行爲，當下仗劍走下去，道：「看來這第一關在下還沒通過，那麼在下只好再領教領教了！」

童無忌大耍小丑，兩隻招風耳動了動，笑嘻嘻的拱手道：「不，你已經通過了，前頭還有人等着你，請吧！」

語畢，扮了個鬼臉，迅速退去。

南丹青一見如此，只得回頭往上走，復行一段石級，眼前又見一人擋住去路。

這人也是六十開外的年紀，但體形高大，健壯如牛，手上提着一對用鐵鍊相連着的狠牙鎚。

狠牙鎚，一般只有一顆，且有一個握柄，此人却使用兩顆，而且用一條鐵鍊相繫着，可知是一種改良的流星鎚，由於鐵球上有許多「狠牙」，故其威力顯然比流星鎚大得多了。

他一手提着一顆狠牙鎚，慢慢的幌盪着，面上木無表情，冷冷道：「南丹青，你所爲何來？」

南丹青道：「來拜訪貴帮龍帮主。」

老人又問道：「爲何不肯在解劍亭解劍？」

南丹青道：「在下不接受這種不禮貌的待遇——你貴姓大名？」

老人道：「江湖一匹狠王鏞！」

南丹青道：「十八天將排名第幾？」

王鏞道：「十七。」

南丹青笑道：「這倒安排得好，由後面一個一個來，昔日關雲長過五關斬六將，今天在下恐怕要連過十八關吧？」

王鏞道：「要不了那麼多，只怕這一關你就過不去！」

話聲未了，左手上的狠牙鎚疾掄疾放，頓如打出一顆炮彈，對着南丹青流星也似的直撲過來！

狠牙鎚較流星鎚令人見而生畏的地方，即在它上面有三角尖刺，一旦被它打中，不但會皮開肉綻，而且不論打中身上哪一部份，那一部位的骨頭一定碎裂，必死無疑。

這個「江湖一匹狠」的功力着實不弱，一鎚放出，勢如雷霆萬鈞，銳不可當！

南丹青不敢用劍迎擊，他施展師門絕學「迷踪步」，一個旋身跨步，不但巧妙的避過打到的狠牙鎚，反而欺近對方跟前，振劍點出。

行動如風，一出招便已反搶得先機。

王鏞面色微變，急忙倒縱上五個石級，同時右手的狠牙鎚「呼！」的飛出，直取南丹青的胸口。

南丹青身形一閃，長劍橫撥其鐵鍊，但聞「錚！」然一響，王鏞打出的第二個狠牙鎚已然失去準頭，但南丹青正待出劍反擊，忽見另一顆狠牙鎚又已打近自己面門，心中不禁一驚，急忙往下一伏，同時揚劍格出。

這一格，頓告上當！

原來他格中的是鐵鍊，而王鏞打出的狠牙鎚適時順勢一扯，狠牙鎚忽然在空中轉了一圈，竟將他的長劍捲住了。

王鏞不容他抽回長劍，緊接着再往後一扯，南丹青登時向前顛出，更糟的是就在這一刹那間，另一顆狠牙鎚已又颯然打近他的腦門！

換了旁人，這下非腦袋開花不可了，但南丹青畢竟是名家高足，應變的能力甚强，只見他身子就地一滾，狠牙鎚頓告落空，砰然擊中石級，打得石級碎裂迸飛！

躲是躲過了，長劍却已被對方的鐵鍊捲去，不過他也在這時使出了一招出乎對方意料之外的妙手，但見他右掌如電一探，竟然抓住了對方的鐵鍊中段，跟着一聲大喝，就以對方的一顆狠牙鎚據爲己用，奮力一掄鐵鍊，狠牙鎚頓如流星飛瀉，反向對方打去。

王鏞不防有此，不覺慌了手脚，因爲他人站在石級上面，躲避極爲不易，一時心慌之下，迫得只好放開鐵鍊，頓足往後暴退。

狠牙鎚就這樣反到了南丹青手上，他哈哈大笑，雙手掄動狠牙鎚，如龍吐珠，連續打出，將王鏞逼得後退不迭，束手無策。

一見王鏞已無還手之力，他即停止攻擊，拾回自己的長劍，納入鞘中，往背上一插，然後又掄動兩顆狠牙鎚，一路攻逼上去。

王鏞空手無法招架，只得掉頭疾跑，一溜烟似的逃上山去了。

南丹青就提着兩顆狠牙鎚上山，又走上一百多個石級，忽見從石級右方的樹林裏閃出一個白髮老人，此老手持一支丈八蛇矛槍，人一出現，一語不發，揮槍便刺，勢如靈蛇吐信，快速的連續刺出！

此老槍法非常高明，頓時就將南丹青逼退了二十幾步。

南丹青不擅使用狠牙鎚，被攻得心慌，不覺大喝一聲，雙手猛力一掄狠牙鎚，

然後脫手擲了出去。

這一手，十分猛烈，兩顆狠牙鎚平飛而出，中間是一條鐵鍊，威力可就非常厲害了。

白髮老人身手却極了得，一個縱身竟然很輕易的避過奇襲，而且人在空中，丈八蛇矛槍仍沒閒着，似驟雨般猛烈刺下！

南丹青在擲出狠牙鎚後，跟着劍已出鞘，所以白髮老人凌空的一輪攻擊並未得逞，反被他的長劍一一撥開化解於無形。

白髮老人雙脚落到地上時，手中丈八蛇矛槍「呼！」的一聲，傾力橫掃而出，厲聲道：「小子，就此下山，本帮破例放你一馬！」

南丹青一跳避過，空中身形突如飛箭向前射出，大笑一聲道：「不必客氣，你請盡力施爲！」

話聲中，劍已攻入白髮老人跟前。

使用長兵器的人最怕被敵人攻近身邊，因爲這樣一來他已無所施展其技了。

他大吃一驚，急忙頓足暴退。

可是，南丹青已如附骨之蛆，絕不肯讓他拉開距離，如影隨形緊躡在他跟前，同時長劍連續攻出。

白髮老人一退再退，仍然甩不掉他，只好雙手横握槍桿上下格擋他的攻擊，但這種守勢怎能抵擋南丹青神奇的劍法，只聽「嘶嘶嘶」一陣衣裂聲響，他胸襟已然破裂片片。

這，還是南丹青劍下留情，否則他早已慘死在利劍之下了。

「停！」

白髮老人倒縱疾退，大叫了這一聲。

南丹青此行的對象只有一個「雲龍三現爪龍長嘯」，不願濫傷旁人，故立刻停止攻擊，笑道：「這位前輩有何賜教？」

白髮老人滿面通紅，忿忿地道：「南丹青，本帮究竟甚麼地方得罪了你？」

南丹青道：「沒有。」

白髮老人怒道：「既無過節，你硬闖本帮總壇意欲何爲？」

南丹青道：「拜謁龍帮主。」

白髮老人道：「友善的拜訪？」

南丹青道：「可以這樣說。」

白髮老人道：「那爲何不肯在解劍亭解劍？」

南丹青笑了笑道：「在下要見的只是江湖上一個帮派的帮主，不是皇帝或王爺，你們訂的規律又不是王法。在下沒有服從的必要！」

白髮老人道：「如果你是友善的拜訪，就該尊重本帮的規律！」

南丹青道：「劍是我自衛的武器，豈可輕離身邊？你們的要求太過份了，所以我不接受。」

白髮老人問道：「你要見本帮之主，究竟爲的何事？」

南丹青道：「追究一件事。」

「甚麼事？」

「對不起，此事要等見到貴帮帮主，在下才肯說出來。」

「你不說個明白，本帮帮主不會接見你！」

「那我就硬闖！」

白髮老人面上再現敵意，冷笑一聲道：「這就是你所說的友善的拜謁麼？」

南丹青道：「只要龍帮主肯接見在下，在下當以禮拜謁。」

白髮老人斷然道：「你不先說明拜訪的目的，休想見到他！」

說畢，身形一挫，準備再戰。

南丹青冷冷一笑道：「你是『十八天將』中的那一個？」

白髮老人沉聲道：「蛇槍王羅通！」

南丹青笑道：「你年紀不小了，怎的如此不識好歹，一定要拚掉老命才過癮不成？」

蛇槍王羅通面容一獰，舉槍便待刺出，就在此時，忽聞山上有人遙遙傳下話來：「帮主有令，請南少俠上山，在會賓樓相見！」

蛇槍王羅通一聽此言，立刻收槍，態度也立刻改變，側身讓路道：「請！」

南丹青納劍入鞘，舉步拾級而上。

石級蜿蜒長達一里，到達山頂上，才見到一座規模宏偉的城堡。

這座城堡巍立於西洞庭山的最高處，佔地極廣，四面都有高高的圍牆，堡門與一般城門相似，氣派極是不凡，眞似王侯所據之處。

此刻，堡門大開，門口站着一個少年，正是剛才在山下見過面的龍必飛！

他對着南丹青一揖，含笑道：「南兄身手超絕，令人折服，家父已同意接見，請隨小弟進去吧！」

南丹青隨他入堡，但見堡中樓閣如林，整齊清潔，優美有如宮闕，但氣氛却極森嚴，處處都有勁裝武士在站崗。

看到這情形，南丹青不能不對這個飛龍帮刮目相看了，他知道自己的確已進入了龍潭虎穴，雖然剛才在山徑上打敗了三個「天將」，但飛龍帮的實力絕不能以此來衡量，此番自己能不能活着下山，確實是個未知數。

不過，他並不懼怕，爲了報殺父之仇，縱然上刀山下油海，他也絕不退縮。

拐彎抹角，他被領到一棟雕龍畫棟的三層高樓門口，門庭上横懸一匾額，上書「會賓樓」三個大字。

門口站着一個中年人，看他一襲不顯眼的長衫打扮，分明是個「師爺」人物。

他見龍必飛領着南丹青到達，很客氣的拱手作揖道：「南少俠麼？」

南丹青點點頭。

中年人接着轉對龍必飛笑道：「少爺，令尊和副帮主都在三樓客廳候駕，你不必上去了。」

龍必飛點頭一笑，向南丹青拱手道聲「失陪」，即逕自走開。

中年人便向南丹青再拱手笑道：「南少俠，請隨在下上樓。」

南丹青乃舉步走入會賓樓。

會賓樓內，佈置富麗堂皇，中有一梯直上二三樓，但不是木梯，而是刀梯！

那是以鐵爲支架而以幾十把利刀爲階級的刀梯！

每一把利刀的刀口向上，人要上樓，就得踩着每一把刀口走上去！

這分明是在考驗訪客的身手的一種佈置，要是沒有非常深厚的輕功和氣功，一步都上不去的，南丹青一見之下，不禁微微一笑道：「要脫鞋麼？」（未完）

民初技擊鬥智小說／

獨孤紅・文
盧　令・圖

一身是胆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馬標在劉家古祠把裘萬山制服，爲了守株待兔等候姓趙的來自投羅網，便與勝奎、耗子同在古祠守候，可是苦候了整夜，毫無動靜。天亮後，他們正感飢喝時，驀見戴若男率兩婢帶了大批食物到來，於是大家開懷吃喝。之後，商議決定置裘萬山於死地，由耗子執行。耗子將裘萬山解決了回來不久，突有一老翁走入祠內，可是，一見馬標等人在着，回頭就走，馬標立即命耗子將他截回，質問他爲何而來？何以一來就要走？老翁祗是支吾以對，馬標要他實話實說……

舌槍抗火槍　危言勝惡言

老頭兒道：「我說的是實話。」

話聲却帶了抖顫，顯然這「實話」有問題。

馬標兩眼緊盯着他道：「我看你的話不是實話。」

老頭兒連身都起了顫抖，苦着一張老臉，看樣子都要哭了：「我，我——」

他「我」了兩聲，俯下了頭。

在塲沒有一個不是在江湖上闖蕩的，一副心腸都夠硬，可是戴若男雖然「若男」，但畢竟還是個女兒家，她頭一個覺得不忍，道：「也許這位老人家說的是實話。咱們幹咱們的，何必跟個沾不上邊兒的人過不去，我看——」

馬標一搖頭道：「妳看的沒我看的準，他要是不說實話，我就不放他走。」

這句話似乎很管用，老頭兒猛然抬頭，老淚縱橫，砰然一聲跪了下去：「這位大爺，求您放我走吧，我要是不回去，我家的，我兒子媳婦，還有我兩個孫子就完了。」

戴若男聽得一怔。

勝奎凝目望老頭兒，兩眼之中倏現威凌。

馬標上前伸手扶起了老頭兒，道：「老人家，你這話什麼意思，爲什麼你不回去，你的家人就都完了。」

老頭兒哭得好傷心：「我要是不回去，他們會死在人手裏啊！」

戴若男道：「老人家，怎麼回事，是誰要殺你的家人！」

「我，我——」

戴若男道：「你不說，我們不能放你走，若你說了實話，我們還會救你的一家人。」

老頭兒一怔，睜着淚眼忙道：「你們能救我的家人。」

勝奎道：「老人家，你告訴我，是不是有人扣住你的家人做人質，讓你到這兒來看個究竟。」

老頭兒沒說話，俯下了頭。

勝奎接着道：「事到如今，我們也不瞞你了，我們在等一個人，這個人牽扯着一件命案，不逮住他，這件命案無法眞象

大白，扣你家人做人質，逼你來看究竟的那個人，很可能就是我們要等的人，如你幫我們個忙，告訴我們實話，我們也願意幫你的忙，救你的家人。」

老頭兒抬頭道：「你們，你們是偵緝隊的？」

勝奎道：「不，我是『勝記車行』的，我姓勝，叫勝奎！」

老頭兒一雙淚眼猛睜：「啊，您這位爺是『勝記車行』的，是勝家人，我要是早知道——我說，我說——」

他要說，可是突一猶豫，又問了一句：「這位爺，您眞是『勝記車行』的，您眞是勝家人。」

馬標道：「錯不了的，老人家，這位是勝家的五爺，這位姑娘是『霸王寨』的戴家人。」

「呃，『霸王寨』，勝五爺，我說，五爺，您說得沒錯，是有個人扣住我的家人做人質，逼我來看個究竟。」

馬標道：「那個人多大年紀，長得什麼模樣。」

「約莫四十歲上下，白白淨淨的，嘴唇上有兩撇小鬍子！」

耗子忙道：「姓趙的。」

馬標道：「錯不了，準是他。」

勝奎道：「二爺，咱們——」

戴若男道：「老人家，我們這就放你走，不過你得先幫我們個忙，我們才能幫你的忙，救你的家人。」

「好，好，你們說怎麼辦，我就怎麼辦。」

戴若男道：「你回去告訴那個人，這兒沒人，什麼都沒有見——」

馬標道：「不，不能這樣說。」

「怎麼了。」

「姓趙的是個狡猾人物，這麼說他未必相信。」

「那你說該怎麼說。」

馬標冲老頭兒道：「老人家，你這麼說，你在這兒看見兩個人，一個是他。」

馬標指耗子。

老頭兒忙望耗子。

馬標又道：「記清楚他的長像，老人家就說看見他被綁着，混身是傷，是一個四十來歲年紀——」

他把裘萬山的模樣說了一遍，最後問道：「老人家聽清楚了麼。」

老頭兒連忙道：「聽清楚了，聽清楚了。」

「最後你再告訴那個人，就說這後一個人讓你帶話給他，想要朝面的，不如來和他們倆見一面。」

老頭兒一怔道：「能這麼說嗎?」

「當然能，你這麼說，那個人準信，你也只有這麼說，才能讓他相信，才能讓他不傷你的家人。」

老頭兒忙道：「好，好，我就這麼說，我就這麼說。」

「那就行了，你走吧。」

耗子鬆了老頭兒，老頭兒千恩萬謝，連忙走了。

勝奎道：「二爺，這麼說，他會上這兒來麼?」

「可能會上這兒來，也可能跑，咱們不能等他上這兒來，更不能讓他跑。」

戴若男忙道：「你是說跟去?」

「對，咱們跟着老頭兒去，到那兒把他家一圍，看姓趙的還往那兒跑。」

「可是——」

「我知道，務必小心謹愼，絕不能讓姓趙的發覺，要不然老頭兒就等於是咱們殺的。」

「我就是這意思。」

「跟我來。」

馬標帶着勝奎，戴若男，耗子，小紅，小綠到了大門口外望，只見對着大門的方向草頭擺動，却看不見人。

馬標道：「若男，妳帶的人他們在那兒。」

「在遠處，分散在四下。」

「妳帶小紅，小綠綴在老頭兒身後，跟你的人招呼，放老頭兒走，快去。」

戴若男答應一聲，帶着小紅，小綠走了，很快地沒入了草叢裏。

「五爺，咱們分兩路，從兩邊繞着過去，耗子跟着我，看見老頭兒的住處後，再慢慢挨進，如姓趙的手裏掌握着人，咱們絕不動他。」

勝奎一點頭：「好，就這麼辦。」

說完話，勝奎閃身撲進了草叢裏。

馬標道：「咱們也走吧。」

帶着耗子進了草叢。

× × ×

人在草叢裏，外頭的情景，什麼也看不見。

馬標帶着耗子，只認準了方向，在草叢裏一路往前摸！

好不容易到了草叢邊，撥開野草往外看，看見了，只看見老頭兒一個人在幾十丈外往前走，別人一個也看不見。

耗子低低道：「馬爺，戴姑娘她們，許是從那條土溝裏過去了。」

可不，正對着古祠大門方向，草叢外頭，有一條乾涸了的溝渠，筆直地往前伸去。

馬標道：「許是。」

「五爺呢，怎麼沒看見。」

「那就不管了，他自會想辦法追過去，走，咱們從土堆後過去。」

不遠處有個長滿了雜草的大土堆，正好掩護身形。

兩個人鑽着土堆，一前一後，很快地竄向前去。

不遠處有個長滿了雜草的大土堆，正好掩蔽身形。

兩個人貼着土堆，一前一後，很快地竄向前去。

土堆走到了頭兒再一看，看得馬標一怔。

那個老頭兒不見了。

遠近幾片樹林，還有一片片的青紗帳，老頭兒不知道被那一片擋住了。

耗子也急，道：「馬爺——」

馬標道：「光說沒用，走。」

他弓着身竄了出去，專找可以掩蔽身形的地方走。

走了約莫半里多，剛繞過一片青紗帳，看見了，看見了戴若男跟小紅、小綠。

戴若男也看見了馬標了，抬手往不遠處那片樹林指了指，意思是告訴馬標，老頭兒走那邊兒。

馬標會意，一打手勢，兩方面都撲了過去。

戴若男既打手勢，那表示她始終盯着老頭兒，知道老頭兒的確實去處，所以馬標讓戴若男超了前，等眼前戴若男帶着小紅、小綠撲進了樹林，他才放心大胆地帶着耗子也進了樹林。

從樹林裏往前走，到了樹林片緣，馬標看見戴若男她們停下了。

他也停下了，因爲他不但看見戴若男，還看見二三十丈外座落着幾間瓦房。

三間瓦房座落在二小片樹林裏，背向着這邊，樹林成馬蹄型，往後頭圍住三間瓦房。

馬標帶着耗子竄到戴若男身邊，道：

「人呢。」

戴若男往前指指道：「進那片樹林去了。」

「沒錯?」

「我始終沒讓他離開我的視綫，絕錯不了。」

「妳的人呢?」

戴若男往左邊指指道：「我讓他們從那邊繞過去了。」

馬標往左前方看了看，只見左前方不遠處有樹林，也有青紗帳，就是沒看見有人。

戴若男道：「他們不是躲在樹林裏，就是躲在青紗帳裏。」

馬標往前望着道：「麻煩，這情勢，只要咱們一過去，就等於他在暗處，咱們在明處。」

忽聽耗子道：「快看，勝五爺。」

馬標、戴若男齊循耗子所指望去，只見右前方是一片蕎麥地，這邊緊隣着一排瓜棚，一直伸到三間瓦房外樹林丈餘處，這時候從蕎麥地鑽出了人來，藉於瓜棚掩蔽，直往樹林挨去，不是勝奎是誰。

馬標道：「那邊好挨過去。」

想過去從那邊走，却不可能，只因爲馬標等藏身處，跟那片蕎麥地之間，平坦、空曠，少說也有十來丈距離，一點可資掩蔽的東西都沒有。

就在這說話之間，勝奎已到了瓜棚盡頭，一矮身，竄到了樹林外。

馬標道：「能有一個過去就行了，等等再說吧。」

剛說完這句話，只見勝奎蹲在樹林外到處張望，似在找尋馬標等。

耗子就要往外一點，揚手招呼。

馬標一把拉住了他，道：「你這一招呼，勝五爺固然看得見，姓趙的也可能看見。」

話落，他俯身拾起一顆石頭，抖手打了出去。

石頭一飛老遠，落在了草叢裏。

外人不會注意，可是正在遊目找尋的勝奎看見了，也聽見了。

勝奎經驗歷練兩够，當然明白是甚麼回事，當即手勢打了過來。

馬標看懂了，道：「他讓咱們等一等，等他進去看過情形之後，再招呼咱們過去。」

剛說完這話，勝奎一頭鑽進了三間瓦房外的樹林，不見了。

轉眼工夫之後，從三間瓦房正後方的樹林裏，伸出一隻手，往這邊連連招動。

馬標道：「耗子跟我走過去，行動要快。」

兩個人一前一後竄了出去，弓着身直撲那片樹林。

很快也鑽進了樹林，勝奎就在眼前。

馬標跟勝奎打了個手勢。

勝奎指指瓦房後牆。

馬標一看，恍然大悟，三間瓦房，只有左右兩間有後窗，中間這一大間根本沒有窗戶。

馬標放心了，往外一打手勢，戴若男帶着小紅、小綠，很快也竄了過來。

勝奎道：「現在咱們怎麼辦?」

馬標道：「五爺繞到前頭埋伏，若男帶小紅、小綠走那邊窗戶進去，耗子跟我從這邊窗戶進去。」

事不宜遲，六個人立即行動。

勝奎去了前頭。

馬標帶着耗子，挨着窗戶內望，只見裏頭竟是廚房所在，沒人，靜悄悄的，也聽不見一點聲息。

兩個人一前一後翻窻進入廚房。

迎面有扇門，通堂屋，垂着門簾。

馬標跟耗子輕輕挨過去，從門簾縫裏外望，看見了。

堂屋裏男女老少六個人。

老頭兒跟個老婦人，還有個莊稼漢、少婦拖着個四五歲大男孩兒，滿臉驚恐地縮在一角。

屋中間，有個穿褲褂兒，戴呢帽的漢子正來回踱步。馬標跟耗子看見他的時候，他正好走向對面，所以只看見了他的背影。

可是轉眼間，他轉了過來，耗子兩眼一睜，忙向馬標點頭。

馬標知道，這個人是姓趙的沒錯，白白胖胖，唇上還留着兩撇小鬍子。

突然，姓趙的停了步，望着老頭兒冷然道：「你說你只看見兩個人。」

老頭兒忙點頭：「是，是兩個人。」

「一個被綁着。」

「對。」

「那另一個讓你帶話，叫我去跟他見一面。」

「對，他是這麼說的。」

「你可會看見他手上拿着什麼東西沒有——」

「沒見他拿傢伙。」

「我不是指傢伙，他帶着傢伙也不會讓你看見，我是說別的東西，像金殼懷錶啦——」

「金殼懷表，沒有。」

姓趙的臉色突然變得陰險無比：「哼，哼，裘萬山，難得於心耿耿，你是跟我過不去到底了，好吧，我就去跟你見一面，作個了斷，其實，你既逮住了耗子，何必還……嗯，對，一定是耗子沒說實話，狗娘養的，只先去撂倒姓裘的，我非扒你的皮不可，叫你兒子給我帶路。」

老頭兒一驚：「那兒很好找——」

姓趙的冷然道：「我知道很好找，可是有他做伴兒，可以給我壯胆，再說，你要是騙了我，我也有個人好收拾。」

老頭兒大驚：「求你別讓他去，我已經替你跑一趟了，求你放過我們吧。」

姓趙的道：「只要你沒騙我，你有什麼好怕的。」

「我，我——」

馬標知道，該動了，再不動，老頭兒就會實情實報，實話實說了。

他這裏剛要竄出去，只聽身後「噹」地一聲，像是什麼掉了地。

忙扭頭看，鍋鏟掉在了地上，一隻貓穿窗跑了。

該死！

還是眞該死！回頭再看時，姓趙的已經把那小孩搶在了手裏，戴若男帶着小紅、小綠也進了堂屋。

馬標一跺脚，帶着耗子竄了出去。

姓趙的動作飛快，一把刀子已抵住那孩子的心窩，看見耗子，爲之一怔：「耗子！」

老頭兒一家嚇傻了。

馬標、戴若男也沒敢動。

「好哇，老頭兒，你眞敢騙我。」

馬標冷然道：「他沒騙你，在我沒到古祠去之前，古祠裏的確只有兩個人，裘萬山跟耗子，耗子的確被他綁着。」

「那麼裘萬山呢?」

「他沒來，他來不了了。」

「你是什麼人?」

「馬標，這位是霸王寨的戴姑娘。」

姓趙的臉上深現陰森冷笑：「大廟的大神，我福緣不錯，只是不管是誰，只動一動，我就要這孩子的命。」

戴若男說道：「這小孩子跟你無仇無怨。」

「那當然，可是，他現在是我的護身符。」

戴若男咬牙道：「你鄙卑——」

堂屋門口人影一閃，勝奎也現了身，他猛一怔，姓趙的臉色猛一變。

馬標道：「認識這位麼?」

姓趙的一定神道：「眼生得很！」

馬標道：「五爺——」

勝奎兩眼發直：「除了唇上那兩撇鬍子，其他的活脫脫是那一個！」

馬標道：「姓趙的，你嘴唇上那兩撇小鬍子，可以扯下來吧。」

「我不懂你說些什麼。」

「等我扯下它來，你就懂了。」

姓趙的一揚刀子道：「不要這孩子的命，你們盡管來。」

馬標跟勝奎都想動。

馬標跟勝奎都沒動。

馬標道：「姓趙的，你不承認?」

「你要我承認什麼?」

「那一個金殼懷錶，你是從那兒得來的。」

「笑話，只要多少襯點兒，誰沒個金殼懷錶。」

「可是金殼懷錶裏藏着錢都買不到的東西的，却只有這麼一個。」

「我不懂你在扯在什麼。」

「裘萬山已經和盤托出來了，你還不承認嗎?」

姓趙的冷冷一笑：「他既然和盤托出來了，你何必還在乎我承認不承認!」

「姓趙的，我不能不承認，你是個好手，可是現在——」

「現在我要走了，臨走前我要問耗子一句，我那個金殼懷錶呢。」

馬標道：「當了，你要是早讓他知道，裏頭另藏有好東西，他也就不會把它送進當鋪了。」

姓趙的道：「我是問耗子。」

耗子已經從馬標的答話獲得了指示，道：「眞當了，五里舖的雷老三，可惜他人已經跑了!」

「雷老三跑了我也要走了，讓路。」

他讓勝奎讓路。

可是勝奎沒動：「姓趙的，勝家跟你有什麼仇怨。」

「我連認識都不認識你，談得上什麼仇怨，讓開。」

「姓趙的，勝家偌大基業，弟兄幾個幾條命都不要緊，要緊的是勝家的名聲，好不容易堵上你，你想我會讓你走嗎?」

「你不要這孩子的命了。」

「我要是顧這條命，就沒法顧勝家的名聲了。」

姓趙的臉色大變，兩眼倏現殺機。

馬標忙道：「五爺，捨這孩子一條命，就能保住勝家的名聲。」

勝奎神色一黯，道：「二爺——」

「五爺，正邪的分別就在這兒。」

勝奎一點頭道：「我放他走，可是他不能帶這孩子走。」

馬標道：「姓趙的，你聽見了嗎?」

「我說過的話你聽見沒有，這孩子是我的護身符。」

「我們答應放你走，你放下孩子。」

「你們答應，憑什麼叫我相信。」

勝奎道：「憑勝家的名聲。」

「你勝家的名聲抵不過我這條命。」

勝奎兩眼暴睜，威稜外射：「姓趙的，你最好不要逼我!」

姓趙的冷冷道：「我也可以答應你們，只讓我平安出了五十丈，我會毫髮無傷的放了這孩子。」

勝奎道：「同樣的，我們也信不過你啊。」

姓趙的一揚刀子道：「你讓不讓路，再不讓路，別怪我心狠手辣。」

勝奎冰冷道：「若敢傷這孩子，你就死定了!」

剎時，雙方僵在了當場。

馬標道：「姓趙的，你保證不傷這孩子。」

「只要你們讓我平安走出五十丈，他總是個孩子。」

「好，我相信你，五爺，請讓路。」

勝奎張眼望馬標。

馬標道：「咱們的事歸咱們的事，人家一家老小沒招誰惹誰。」

勝奎一句話也沒再多說，抽身退向後去。

姓趙的要走。

馬標道：「姓趙的，若你敢傷這孩子毫髮，我誓必讓你十倍償還。」

「你放心。」

姓趙的抱着孩子走了出去。

馬標等忙跟出去。

屋外，是塊平坦的打麥場。

勝奎站立一旁。

姓趙的抱着孩子退着走。

堂屋裏，傳出一聲撕裂人心的悲呼。

馬標忙道：「若男，攔一攔。」

堂屋裏，闖出了婆媳們，老頭兒跟莊稼漢跟在後頭。

戴若男帶小紅、小綠迎上去，死命攔住。

好在打麥場前一片空曠，可以清楚地看着姓趙的走。

姓趙的步履飛快，很快的出了五十丈，他把孩子往下一放，轉身就跑。

砰、砰、兩聲鎗響。

姓趙的撲倒在地。

左邊青紗帳裏撲出了八條人影，飛似的奔向姓趙的。

姓趙的打個滾，翻身又起，狂奔。

馬標急道：「咱們追。」

馬標、勝奎、耗子、戴若男、小紅、小綠，飛追而去。

莊稼漢跟在後頭，他是去抱他兒子。

一個人跑，十四個人追。

前後相差五十丈。

但是很快的，距離接近了四十丈。

砰！又一聲鎗響。

可惜距離過遠，不在有效射程之內。

戴若男叫道：「留他活口，打他的腿子！」

留活口也好，打腿也好，那得追進有效射程之內才行。

別看姓趙的胖胖的，他脚下還眞不慢，馬標等把距離拉近四十丈之後，又追了老半天，只有馬標進了卅丈內，勝奎、耗子，還有戴若男帶來的八個護衞，都已經落在了後頭。

當然，落在最後頭的，是戴若男跟小紅、小綠。

脚程是沒辦法勉强。

體力也是沒辦法勉强的。

姓趙的這種人，即或最近這一陣沒心情，以前也必跟酒色脫不了關係。

離不開酒色的，身子自然差。

時間一久，就看出來了。

姓趙的脚下不如剛才那麼快了。

而馬標、勝奎、戴若男的八個護衞，速度仍像脫弩之矢。

雙方的距離，以馬標爲準，廿五丈，廿丈——

馬標已追進了駁壳鎗的有效射程之內了。

可是，偏偏他腰裏藏的不是駁壳，而是一把小巧玲瓏的掌心雷。

掌心雷的有效射程，又較駁壳鎗爲近了。

廿丈，十五丈——

雙方的距離越來越近。

馬標翻腕出鎗。

一片樹林正好擋住了姓趙的。

當然，也擋住了馬標等人的視綫。

馬標一急，猛提一口氣，加快速度，繞過了樹林，看見了姓趙的還在前頭跑，步履不穩，身子搖晃，眼看是跑不動了。

按說，馬標可以不必開鎗了。

但是，馬標驚急之餘，反盡快的擧了鎗。

只因爲他看見前面有條河，姓趙的已經到了河邊。

砰！

鎗響的同時，姓趙的一躍跳下了河。

噗通一聲，水花四濺，濁流打了個漩兒，人跟着就沒了影兒。

馬標追到了河邊，握着他那把「掌心雷」傻了臉。

接着，勝奎、八護衞到了。

戴若男、小紅、小綠到了。

耗子落在了最後，直喘，臉上都沒了人色，誰讓他老往「窰子」裏跑。

每個人都看得淸楚，誰還不明白是怎麼回事。

勝奎猛跺一脚：「老哈河！」

不錯，這條正是老哈河，「閘口」在下游，那兒是「霸王寨」的地盤兒。

戴若男喘了幾喘，急問：「你打着他了沒有。」

馬標臉上沒表情：「我鎗響，正好他跳起來，我也不知道，不過，希望我沒打中他。」

不錯，一個帶着鎗傷的人跳進了河裏，再上來的時候，很可能是具屍體，那就糟了。

勝奎咬牙道：「二爺，我敢說，十之九九，這個姓趙的，就是僱我車的那個姓趙的。」

馬標道：「我也是這麼想，可是沒有用，咱們要扯下他的鬍子，親手把他送交軍警聯合執法處才行。而且要活的！」

勝奎道：「就算扛具死屍去，也可以證明，坐勝記車行車的那個姓趙的，就死在現在，不是死在當初。」

「死無對證，軍警聯合執法處來個不認帳，你能拿他們怎麼辦。」

勝奎猛跺一脚：「該死的老哈河。」

戴若男道：「咱們到這兒傻站了，咱們站在這兒不動，就算剛才那一鎗沒打中他，他也往下游跑了。」

耗子到這時候臉上才有點血色，才能說話：「當家的說得對，咱們趕緊往下追吧。」

馬標道：「走。」

一聲「走」，一行十四個人，又沿着河岸急往下游追去。

馬標、勝奎併肩着走，一路注意着河邊，看看有沒有從河裏上岸的痕跡。

戴若男等則注意着對岸的動靜。

十四個人走得都相當好，絕不比從河裏往下游慢。

可是河岸這邊，並不是平坦空曠的，有時候碰上陡岸，下有蘆草、樹叢，必須往上頭走，雖然還得察看蘆草叢跟樹叢，但却不能一眼打到底，察看起來也沒那麼容易。

同樣的，對岸也有這種情形，這是無法到對岸去察看。

不知不覺間，天暗下來了，那個「閘口」也已然在望了。

一路毫無所獲。

每個人的臉色都不好。

馬標的臉色尤其凝重。

到了「閘口」，十四個人都停住了。

馬標道：「已經從這兒撈起一具屍體了，老天爺保佑，千萬別從這兒再撈起一具了。」

勝奎道：「二爺，我不相信你打中了他。」

「但願，否則我就帮了倒忙，罪過大了。」

「眞要是那樣，那也是勝家的刦數勝家的命，沒人會埋怨您。」

「幹嗎等別人埋怨您，我自己埋怨就够了。」

戴若男突然道：「去，吩咐加派百名弟兄，日夜監視『老哈河』兩岸，從閘口往上一直到姓趙的跳下去的地方，快！」

八名護衞奔去了兩個。

戴若男接着道：「這樣不管是死是活，總該有個分曉。」

馬標道：「若男回去『霸王寨』等候消息，五爺怎麼辦，是——」

勝奎道：「我想在『霸王寨』打擾兩天，等等消息，二爺呢。」

馬標道：「我帶耗子找我大哥去，看看他找雷老三找得怎麼樣了。」

戴若男道：「也好，人跟東西，缺一樣都不行，你就去吧，這兒有勝五爺跟我呢。」

馬標道：「若能找到姓趙的，不管是死是活，別漏一點消息，等我跟大哥到了再說。」

勝奎道：「二爺放心就是，戴姑娘剛說了，人跟東西，缺一樣都不行。」

馬標一搖頭道：「寧缺東西不缺人，東西是姓趙的自己丟的，怪不着別人。」

勝奎聽得一怔，馬標帶着耗子走了。

他沒再跟戴若男說話，戴若男也沒吭一聲。

這樣的有情人，原就跟一般的情人不同！

× × ×

離「閘口」遠了，天也黑透了。

馬標突然道：「耗子，餓了吧。」

耗子窘迫一笑：「原來忘了，你這一提，想起來了，還眞有點兒。」

「咱們先上十里『蓮花湖』去吃一頓去！」

「不就誤事兒麼，馬爺。」

「皇帝還不差餓兵呢，不管幹什麼，也得先塡飽肚子，反正現在不急了。」

「不急了。」

「你以爲我幹什麼去。」

「你不說去找大爺，看看找雷老三的事怎麼樣了嗎。」

「辦這種事，大爺一個人綽綽有餘，我去幹什麼。」

耗子一怔：「那你是——」

馬標道：「找姓趙的去。」

耗子又一怔：「找姓趙的，姓趙的不是——」

「以我看，只要姓趙的不死，他絕不會還在『老哈河』裏，他已經知道東西轉到雷老三手上去了，要是你是姓趙的，你會不會去找雷老三。」

耗子驚喜道：「對，還是你高明！」

話鋒忽一頓，猶豫了一下，又道：「那你還讓當家的跟勝五爺——」

「我不能不防姓趙的死在老哈河裏，再說，讓你們當家的跟勝五爺一塊兒去，大隊人馬，浩浩蕩蕩，豈不是過於招搖扎眼。」

「嘿，對，」耗子點頭道：「你高明，還是你高明。」

「別高明不高明，但願我那一鎗沒打中他，別讓他死在老哈河裏，要不然我就成了大罪人了。」

耗子心裏也嘀咕這個，但是他沒敢再多說，他轉了話題，道：「馬爺，您知道大爺在那兒。」

「不知道。」

「那咱們上那兒找大爺去。」

「不要緊，有人知道，待會兒到十里蓮花湖吃一頓後，我拐個彎兒去問一聲就知道了。」

「您上那兒去問，問誰呀。」

「這你就別管了。」

「是！」

說話之間，已到「十里蓮花湖」了。

「十里蓮花湖」早就上燈了。

從古祠這一路到了「十里蓮花湖」，好像覺得那兒都燈火輝煌，那兒都熱鬧。

兩個人沒往熱鬧處去，熱鬧處惹眼，找了個賣吃喝的小店，吃喝一頓後，馬標讓耗子在店裏等着，他一個人出了店門。

反正馬標不急，耗子吃飽了，喝足了，剔着牙，喝着茶，正好歇息，倒也逍遙自在。

馬標很快地到了那一家，很快地進了美姑娘金玉鳳的屋。

紅牌姑娘的屋裏，永遠有客在座。

客人剛瞪眼，馬標陪了笑：「別誤會，我跟我妹妹說了話就走。」

一聽是紅姑娘的哥哥，保不定有機會成爲大舅子，再大脾氣的客人也不會發作，而且還馬上也陪笑臉。

馬標沒心情逗他，適可而止，拉着金玉鳳出屋，到了廊簷下暗影中，把古祠的經過，匆忙說了個大概，然後問金玉鳳，龍剛的下落。

金玉鳳聽得臉上變色，倒豎柳眉：「你是怎麼混，怎麼跑的，萬一讓姓趙的死在老哈河裏，你不等於害了勝家嗎，你這算帮人家什麼忙。」

馬標道：「別埋怨了，現在埋怨誰都沒有用了，只指望老天爺帮忙，讓我那一鎗打偏了。」

「打偏個屁，你的鎗法我清楚，你自己也不會不知道——」

「別說了好不好，我現在就剩下這一綫希望了，耗子還等着我呢，快告訴我大哥的下落吧。」

「上縣城石頭坊去。」金玉鳳沒好氣的一句，摔身就進了屋。

龍剛的下落有了，馬標走得比什麼都快。

他快是快，可是回到那家小店之後，耗子却沒了影兒。

桌上的茶杯還在，還有半杯茶，耗子就是不見了。

店中客人本就不多，這時候連剛才的夥計也不見了，空蕩蕩的沒一個人影。

耗子生了二心，跑了？

不大可能，耗子沒這個胆！

還是臨時內急，去方便去了。

問問夥計就知道了！

馬標正打算叫，身後響起了個冰冷話聲：「不許動，把手擧起來。」

馬標一聽就知道是誰了，他知道，眞不能動，這主兒恨他一定入了骨，動一動非請他吃鎗子兒不可，他擧起了手。

「過去摘他的傢伙。」

馬標聽見有人走了過來，然後兩隻手在身上摸，把他的「掌心雷」、刀子全搜去了，甚至連裝救急藥的那個小瓷瓶都沒留下。

「轉過來。」

馬標轉過了身，秦彪拿着鎗就站在門口，搜去他傢伙的漢子就站在身右，掌心雷、刀子，小瓷瓶全進了那漢子腰裏。

秦彪冰冷道：「小子，你現在還有什麼能耐。」

馬標不答反問：「耗子已落在你手裏了。」

「不逮着那個下九流的傢伙，還不知道你也來了呢。」

「耗子呢！」

「鬼門關前等着你呢，走吧。」

「鬼門關前，至少耗子還活着。」

兩把鎗對着，馬標既不是大羅神仙，也不是鐵打銅澆的，只好乖乖聽人家的。

出了小店，那漢子把馬標推進了一條小胡同裏，遠處有燈光，但是射到這兒已經相當昏暗了。

耗子靠牆站着，滿嘴是血，衣裳也破了，秦彪的另一個手下用鎗對着他。

耗子一見馬標低下了頭：「馬爺，我該死，可是我是指望您救我。」

馬標道：「我知道，不要緊。」

秦彪冷笑道：「救你，他自己泥菩薩過江，還指望人救呢。」

耗子沒說話。

秦彪道：「姓馬的，咱們的帳該好好的算一算了。」

揚手就是個耳括子。

馬標反應多快，往後一仰身，秦彪那一下落了空。

秦彪火急了：「狗娘的，抓住他。」

搜身的漢子往後頭攔腰抱住了馬標，可惜他沒馬標勁兒大，馬標掙身一甩，那漢子踉蹌幾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秦彪驚怒道：「你——」

馬標道：「姓秦的，你可以一鎗打死我，可是你別想打我整我。」

搜身的漢子惱羞成怒，竄起來就捉馬標，嘴裏還不乾淨：「我操你——」

秦彪暴喝：「站住。」

搜身的漢子忙利住撲勢。

秦彪道：「別上他的當，別近他的身，讓他制住一個咱們就對付不了他了。」

搜身漢子一驚，往下退了一步。

馬標道：「還是幹隊長的機靈。」

「你少廢話，我就聽你的，一鎗打死你。」

秦彪揚起了鎗口。

馬標道：「你打死我不要緊，可惜便宜了雷老三。」

秦彪一怔停手，隨即瞪眼罵道：「姓馬的，你少又玩花招。」

「玩花招，你以爲我跟耗子往『十里蓮花湖』過，是幹什麼去。」

秦彪後退一步，伸手捏着耗子的下巴，猛往上一揚：「耗子。」

耗子有多機靈，點頭道：「沒錯，我們是找雷老三去。」

「雷老三在那兒。」

馬標道：「你問錯了人了，耗子得跟着我走。」

秦彪一鬆耗子，惡狠狠地道：「好，我問你。」

「你問我，你以爲我會就這樣告訴你了。」

秦彪陰笑道：「姓馬的，我打傷你一條腿再整你。」

他又揚起鎗口。

「傷了我一條腿，叫誰帶你找雷老三去。」

秦彪獰笑道：「不要緊，我們三個人，可以分出兩個人架着你走。」

「那不就近我的身了麼？」

秦彪一怔，旋又獰笑：「容易，我先傷你一條腿，再斷你兩隻手。」

「那我只比死人多口氣，還不如死了好。」

「我不會讓你死。」

「我一個字兒不說，也不帶你去找雷老三，你還會讓我活嗎。」

秦彪一怔怒叫：「姓馬的，我不在乎你一條命——」

「除非你有把握，能自己找得到雷老三。」

「找到找不到雷老三，跟我都沒大關係。」

「那就什麼也別說了，開鎗吧。」

秦彪跳了腳：「姓馬的，我操你祖奶奶。」

「秦隊長，你幹了這麼多年偵緝隊長，就是靠操人祖奶奶逼供的。」

「你——」

「秦隊長，你這不是讓人說實話的態度。」

「那怎麼辦，我姓秦的還給你作半截揖，還能跪下求你不成。」

「那倒不必，眞說起來，我跟秦隊長你遠日無怨，近日無仇，只有我欠你的，只要你對我好點兒，咱們就好商量！」

「姓馬的，你又想跟我耍花招——」

「三對二，要命的傢伙在你們手裏，我還敢耍花招嗎。」

「那麼你說，怎麼好商量。」

「一句話，我跟耗子帶你們去找雷老三，追回東西之後，你秦隊長出手大方一點，賞我們個千兒八百的。」

「姓馬的，你要弄清楚，你們這兩條命，不只値千兒八百。」

「你的意思是找到雷老三，追回東西，放我們兩個走路。」

「你就應該知道。」

馬標一搖頭：「你認爲値得，我認爲不划算。」

「姓馬的——」

「秦隊長，人要有良心，你拿到那東西之後，升官外帶發財，落得豈不更多，那在乎這千兒八百的。」

名與利是世上每一個人所追求的。

人沒有不想發財的。

只要沾上一點「官」，那是既想升官，又想發財。

當然，不能說沒有例外，可是古來這種例外太少了。

秦彪絕不是這種「例外」裏的人，雖然明知道這是冒險，弄不好會連命都沒了，但是那個「貪」字還是讓他心動了。

他沉吟了一下，然後抬眼瞧着馬標：「姓馬的，我不怕你耍花招，就像你說的，三對二，要命的傢伙握在我手裏，你最好先想清楚了。」

他倒讓馬標先想清楚。

馬標道：「秦隊長，我已經不也三思了，人有的時候是得看開點兒，老是捨不得，命沒了就是落下金山銀山又有什麼用，所以我只有忍痛跟秦隊長你分享了。」

秦彪道：「你想清楚了就行，咱們什麼時候走。」

「現在，這種事只能早不能晚，去遲了就趕不着咱們了。」

「怎麼，還有別人——」

「秦隊長，你怎麼會有這麼一問，這東西那一個不是玩兒命的搶。」

「我是說，還有別人知道雷老三在那兒。」

「那就不清楚了，但願只有我一個人知道！」

「咱們往那兒去。」

馬標微一笑道：「我只能帶路，不能說。」

秦彪含恨地看了馬標一眼：「那你就帶路吧，還等什麼！」

馬標道：「耗子，你能走麼。」

耗子點了點頭：「能，馬爺。」

「那人家秦隊長算是手下留了情，跟我走。」

馬標剛要邁步。

秦彪突然道：「慢着、慢着，你們倆分開走。」

馬標笑一笑道：「分開走，秦隊長，你總不會願意，我們倆有一個走在你們後頭吧。」

秦彪一怔。

馬標轉望耗子：「耗子，跟我走。」

他順着胡同往前行去。

耗子忙跟了上去。

秦彪沒再阻攔，一偏頭，兩個漢子先跟了上去，而把駁殼鎗對着馬標跟耗子的後心要害。

秦彪收鎗走在最後，可是他的右手始終插在腰裏。

× × ×

馬標不說話，耗子當然也不吭氣兒，馬標怎麼走，他怎麼走，馬標專找人少處，往西邊出了「十里蓮花湖」。

馬標悶聲不響的往前走。

秦彪可沉不住氣了：「這不是往『五里舖』方向走嗎。」

「是啊。」

秦彪道：「姓馬的，『五里舖』我去過了，姓雷的早跑了。」

馬標道：「秦隊長，『五里舖』過去就沒地方了？」

秦彪微微一怔：「你是說縣城。」

「縣城過去也有別的地方，是不！」

「那得跑多遠哪。」

「秦隊長，你精明人怎麼淨說糊塗話，你要是姓雷的，你會躲在近處嗎。」

秦彪不吭氣兒了。

秦彪是不吭氣兒了，可是又走了幾步，馬標說了話：「想要那東西的人，可是眞不少啊。」

這是一定的。

秦彪沒接腔。

馬標接着又道：「聽說南邊兒也來了人了，秦隊長知道不知道。」

秦彪一怔道：「這我倒沒聽說。」

「我原先也沒想到他們敢冒這個險，還是我一個朋友告訴我的。」

「你的朋友是怎麼知道的。」

「他怎麼不知道，想當初他在南邊兒吃過他們的虧，這次南邊兒派來的，正是他的對頭，所以他一眼就認出來了！」

「你這個朋友在南邊兒吃過他們的虧，你這個朋友是幹什麼的。」

「我這個朋友，想當初在江湖道上跟我有過命的交情，如今他是鳥鎗換炮混整了，說來秦隊長你也許不信，他在你頭頂那個衙門裏當差。」

「怎麼說，你的朋友在我頭頂那個衙門裏當差，誰？」

「龔萬山，你聽說過這個人嗎？」

秦彪一怔叫道：「怎麼說，龔——你認識龔爺？龔爺是你的朋友。」

「怎麼，不能呀。」

「我不信。」

「我就知道你不信。」

「你既是龔爺的朋友，怎麼還——」

「還什麼，朋友是當年的朋友，就是現在的朋友也一樣，各幹各的，我要這東西，跟他所要的並不衝突。」

「少胡說，你要的這東西，跟他所要的怎麼會不衝突？」

「秦隊長，你是裝糊塗，還是不夠份量、不夠格，連這都不知道，龔萬山要的是人，你那頭頂上的衙門也交待他抓人，東西跟他有什麼關係，只能把人抓回去，東西沒了是姓趙的事，你們處裏會往姓趙的身上追，不會往他龔萬山身上追，對不對？」

秦彪大大吃了一驚，脫口道：「你怎麼知道——」他還算機警，話說到這兒，馬上就閉上了嘴。

馬標道：「我怎麼知道，是不是，你不告訴我，自有拿我當朋友的告訴我，這個姓趙的跟坐勝家馬車的那個姓趙的，是同一個人，這是你們處裏耍的狠毒花招，想整掉勝家，可是姓趙的東西讓耗子摸了去，不敢向處裏交差，處裏以爲他帶東西潛逃了，就派龔萬山來抓他，而且龔萬山也交待過你抓姓趙的，這都沒有錯吧。」

秦彪何止驚，簡直心胆欲裂，道：「我不知道對不對，可是我不明白，龔爺怎麼會告訴你這些。」

「道理太簡單了，我要東西，龔萬山不管，可是一旦碰上姓趙的，我得逮住姓趙的交給他，這樣他既可交差，也不得罪朋友，何樂不爲。」

秦彪沒敢接腔！

「哼，哼，早知道我有這麼個朋友在你頭頂上那個衙門裏，我就用不着三番兩次麻煩秦隊長你了。」

秦彪突然想起了件事，道：「你不是原爲勝家嗎，怎麼現在——」

「精明人不該又有此一問，像我這種人，爲什麼，爲誰，是要隨時間而有改變的，只有爲自己，才是一成不變的，什麼對我有利，我就爲什麼，誰對我有好處，我也就爲誰，秦隊長你懂吧。」（未完）

孫子兵法

地形地物的利用

賽孫賓

圍地則謀，被圍困時，先要有計劃地掙脫包圍

被封在蠻夷之地的吳，在春秋時代闔閭即位時，開始强大起來。

吳伐楚又伐越擴大了國力，我們不能忘了這是武將孫武的功勞。

我們在此提起吳王與孫武，有關「圍地」的軍略問題。所謂圍地就是險要之狹隘地區，進入其中，則必然進退兩難，利用這種地形，以少數的軍隊，也能打擊對方的大軍。

闔閭問孫武說：「我們如進入圍地，前面受敵，後面險阻，若敵人斷了我們的糧道，進退兩難，我們應怎麼辦？」

孫武說：「如果圍地好好的處理，就是塞了通路，使其無法往來，以軍爲一家，萬衆同心協力爲最重要。然後過了數日，不讓敵人發現炊烟，那麼外表上像將要瓦解。敵人看到這個情形，在防備上多少會有些鬆懈。乘機鼓舞士氣，使他們奮起；同時在陣地埋伏精銳的士兵，如果遇到敵人，以最快的速度展開戰鬥，召左右的兵制止敵人便可以了。」

「但敵人如果在圍地靜靜地潛行計謀引誘，把軍旗藏起來，變成不知敵我的混戰狀態時，又怎麼樣呢？」

「以千名旗子騙惑他們，阻塞要道，若少數人挑撥也不要出陣迎擊。絕不能離開此地。這才是擊敗奇謀的手段。」

在春秋戰國時爭霸諸侯之戰中，圍地的攻防是數不盡的。尤其內行的軍事家作戰，大都是一進一退的。在此要說的是，無論如何進入圍地，或你發現已進入了圍地，應該出奇妙計謀，以敵人料想不到的方法脫離。

死地則戰，陷入極限狀態時，常能發揮意想不到的力量

孫子的所謂「死地」，也就是不發揮力量反擊便會被殺之地。

把這狀況假定爲極限狀況，例如由於作戰的失敗被趕入死地，但到了這種地步，每個人都會奮戰的。因此碰到這種狀況，要有效地攻擊敵人，絕不要使敵人有決死一戰之心，故於擊潰主力之後，同時應該替敵人留個缺口，以免敵人拚死。

孫子對於「死地」的想法是積極的。他說爲了要打勝仗，自己造「死地」，應該自動地赴「死地」。

以計劃把人們推進到「死地」，讓全軍瞭解只有一戰才能生存，而由一個人發揮十二個人的力量這種打勝仗的兵法，在「現代」也許還可以適用。但把這樣的方法，認爲羅曼蒂克，而難以接受示人也不少。

製造安全的「死地」，安全地踏入「死地」，把孫子兵法現代化，乃是成功之路。

有利則戰，無利就停止行動，合於利而動，不合於而止

究竟何時才能如孫子所說的「以有利的狀況採取行動，如果不是有利那麼再等待機會吧！」這句話成爲可能嗎？

孫子的兵法有許多優點，對等待的想法，也列入軍事之一。所謀「等待」，並非呆呆地等待着，而是爲了少減等待的時間，盡量去思考，才能抓住機會。

孫子知道等待的重要性，也知道等待的利害。

對於孫子來說，多等或等不到，並非是「等」。

如果這麼想，對於糾纏在「等待」的黑暗印象便會消失，忍耐着「等待」的印象消失了，思考着「等待」便代替了它。

我們很希望「等待」也就像如此地極積。

兵貴神速，乘敵準備不及而攻擊。兵之情，至速，乘人之不及

唐武德四年秋八月，李靖把大軍集合在夔州，佔據了江陵準備討伐抵抗他的蕭銑。當時正是秋天常雨的季節，河水高漲，三峽道路都被淹沒。蕭銑判斷李靖軍不可能在這時進軍，所以鬆懈了戒備。

九月，李靖率軍進擊，欲直攻下三峽。所屬的諸將都說：

「把軍隊暫駐在一個地方，等待水退再進擊吧！」

但李靖却說：「戰爭需要迅速。我們不能失去機會。我們剛集合了部隊，蕭銑也許還不知道。我們如果乘水漲的時刻，突然出現在城下，敵軍縱然要緊急召集兵力，也無法防備，他們必會成爲俘虜。」

在這樣的情形下，李靖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很快地得荊門、宜都二城，到了夷陵。剛好這時蕭銑部將文士弘，率精兵數萬駐屯在清江。孝恭欲立刻攻擊，但李靖却制止了他。

「那是援軍。本來就沒有任何計劃。因此不會維持太久的。我們暫時停留在南岸看看情形，經過一天，敵人必會把軍隊分開，一半留在此地防備我軍，一半回去守備。軍隊如分散了，勢力會減弱，我們趁敵軍轉弱時攻擊，不怕戰不勝。現在如攻擊敵人，敵兵必會合力拚命抵抗。楚兵慓悍，是難應付的啊！」

但孝恭不聽他的勸告，親自率兵攻擊。果然打了敗戰，好不容易到了南岸。蕭銑的軍隊棄船搶奪了笨重的貨物。李靖看到了這個情形，不放過這個大好的機會，立刻出兵猛攻，終於大破敵軍，突入江陵。

孫子說，戰爭重在迅速。趁敵人不防備時，以敵人料想不到的方法，攻打敵人疏於防守的地方。

在自己管轄內最易鬆懈，到了生疏的地方則專心防備了。凡爲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

趙惠文王得到楚和氏璧。秦昭王聽到了，立刻派人到趙國，希望將秦國十五城交換和氏璧。惠文王召見藺相如說：「秦派人來要求用十五城交換和氏之璧，你以爲如何？」

「秦爲强國，趙乃是弱國，還是交換好，免得惹麻煩！」藺相如答道。

「但如果秦把璧拿走了，城池不給，那怎麼辦？」

「秦國要求用城與璧換交，如果趙國不聽，那麼弱點便在於趙國，趙國給了璧秦國不給城，那麼錯在秦國。兩者比較，我們還是接受要求，讓他們負弱點的責任比較好。」

趙王派相如帶着和氏璧到秦國。秦王見到相如獻出的璧非常高興，拿着璧讓宮女與侍臣們看，侍臣們都高喊「萬歲」。相如知道秦王無意交換城池，便立刻進前說：「璧本身有痕，我告訴你吧！」

王把璧交給相如，相如接到璧後立刻站起來，身體緊靠後面的柱子，怒髮沖冠的說：

「大王，你爲喜愛璧而派使者到趙國，趙王召集羣臣開會，終於決定不把璧交給秦，但我却認爲匹夫之交也都不欺，何況大國之秦怎麼會呢？同時主張千萬不要爲了一塊璧得罪强秦。趙王就齋戒了五天，把璧交給我帶到秦的宮廷來。但大王却視我如侍臣，太過於傲慢了，取璧與宮女侍臣戲看，成何體統？我已看透了大王的心，無意用城交換，因此我取回和璧，大王若要追回，我一定與這塊璧同歸於盡。」

相如拿着璧凝視柱子，就要碰柱的樣子。秦王非常驚慌，親自道歉。相如就這樣再度帶着璧回趙國完成了偉大的任務。

這就是孫子所說的：「以客人的身分深入敵方，則無他心。而認爲在自己管轄內鬆懈的敵人，在道理上是得不到勝利的。」這是個最好的例子。

死都不怕，沒有甚麼做不好的。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

如果把軍隊逼入無法逃生的狀況，是不會敗走的。換句話說，士卒拚命去戰，那有得不到勝利之理？孫子並不是逃避責任而說「把士兵逼入窮途」。

孫子的作法，並非把士兵去送死，而是需要有充分準備，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實行這種謀畧。

我們曾提到吳起替患疽士兵吸膿的故事，這個人的母親知道了放聲大哭。據兵卒的母親說：「前些時吳公也吸了他的父親的膿，父親很感激，在戰場不肯退讓，終於戰死沙場；吳公又吸了兒子的膿，終有一天他也會戰死沙場的！」

但在現代化的生活中，是否有所謂「無處可逃」的場所或狀況？

除非在自己的手裏，在自己的心裏，有了絕對不退的防衛綫的決心，現在人還是不斷地出現逃避逃亡的意義。社會的狀況變化了，昨天的「無去處」，在今日也許變成沒有事的平原。社會不斷地轉變，自己在何處設定自己「無去處」的地方？

如果問孫子，他也不會回答你的。

會用兵的人，如常山的蛇一樣，首尾呼應。故善用兵，譬如率然

孫子兵法原文的意思：「巧妙的指揮官，如率然一般推動軍隊。」所謂率然，就是援應迅速之意。孫子繼續說：「率然」乃是居於常山的蛇。如果揮棒要打這種蛇的頭部，蛇便揮尾反擊，若打牠的尾巴，便抬頭反擊。若想打牠的腹部，它就用頭與尾反擊。這反擊的方法非常地快，所以孫子把軍隊首尾相呼應的戰法，比作「常山蛇勢」或「常山之陣」。

但無論如何有才幹的指揮官，都很不容易把士兵像「率然」一般靈活指揮。換句話說，如同用自己的手足一般自如，是極爲困難的。

那麼究竟怎麼辦？「是否能把士兵如率然一般地指揮運用？可以。本來吳國與越國的人民都是宿敵，不過如果兩者坐同一條船，遇了颱風，該如何？必定會忘掉敵我的關係，互相帮忙渡過這難關的。」

孫子把戰場的地形分爲九類（九地）。在此他首先重視侵入他國領土戰爭。他認爲如果在他國打仗，不能久留，必須速戰速決。爲此，必須率然一般運用軍隊，爲了想要活命，也會合力去作戰。這就是他的主張。

不知如何是好，由於自己的優柔寡斷而想要死的時候，乾脆就跳入死地一試吧。這樣一來，也許就是求生的一種方法。

深入敵境，自然專心一志，否則就人心渙散了。凡爲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

凡爲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別客氣」。我們在作客的時候，常聽主人說這句話。

在異鄉或他人裏，因爲不熟悉，所以會有相當的準備。警戒心都加强了起來……客人所以如此，是因爲客與主相對立。

在外國作戰的士兵，他們離開祖國愈遠，愈會感到無限的寂寞。如果靠近祖國，當然可支配面大，但愈離開了，面就成爲綫，不久便成爲點，離開駐留的軍營一步就是異鄉，敵國的觀念就會切身地體會到，恐怖心也增加了。不愼重的行動會連累到死，因此必須同伴互相團結，以集體行動爲主。如果將這種人心巧妙地利用，那麼在缺乏兵力，糧食之中，或許能打出能力以上的東西了。

但靠近祖國時也許會產生相反的現象，不發生敵地或異鄉等觀念。同時也沒有敵襲的危險，綱紀鬆懈了，行動渙散了。

運用這樣的人類心理，孫子對在異鄉的戰爭分析，把離開祖國的絕地，按照離

開情形與地形分類，同時表示各種方略。

抓住士兵心理吧！讓全軍了解只有拚命一戰（死地）才有生路，同時也讓指揮官巧妙的利用各種地形。

以敵人的境界來着想，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墮。

魯桓公攻擊魯國。魯將曹沫三戰三敗。魯莊公恐慌了，獻地求和。桓公答應了，與魯在柯訂立和盟。曹沫提着短劍迫近壇上，恐嚇齊桓公。「齊國强，魯國弱，但貴國對魯的侵略情形太過度了。現在魯城破了，請適當地處理吧！」

桓公在那種情形下，不得不答應把奪得的土地全部還給魯國。曹沫立刻丟下短劍，退回羣臣的位置，但臉色絲毫不變，說話的語調也很正常。

桓公非常生氣，打算背棄盟約殺死曹沫。但管仲勸他說：

「這怎麼可以，如貪小利，以求本身之快，就在諸侯之間背棄了信義，必然引起諸侯不滿，我們還是將土地還給魯國的好！」

在這樣的情形，桓公終於把侵略得來的土地完全還給魯國。諸侯得悉了這個消息，都相信了齊，紛紛投入齊國的旗幟下。由此桓公稱霸中原。

過了一段時期，閔王的時代，齊爲誇示威力，壓迫諸侯，擴展疆土千餘里，閔王與秦昭王爭相稱霸。

閔王得到這種勝利，非常驕橫，不久，感到閔王驕暴的趙、楚、韓、魏、燕等諸侯，聯合起來伐齊。聯軍攻陷齊都臨甾，閔王敗走了。閔王的驕橫行爲毀滅了國家。

孫子說：「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個人做自己想要做的事去威壓對方，其結果、終將導致自己城池陷落，乃至終於亡國。」

指揮官應賞罰嚴明，使三軍團結，如若一人。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

假定這裏有某種規定，規定的內容爲常識，也許誰也會認爲妥當。孫子說：「如果忠實地遵守這個規則，賞罰分明，便能把三軍如一人的帶領了。」

那麼究竟在什麼狀況，什麼時候，作規定以上的賞罰呢？

那就是以霸王的姿態在行動的時候，維持天下的秩序叫霸者，以霸者支配天下的人叫霸王。霸王的規則與賞罰必須超越社會的常識才行。

順從對方，讓他們疏忽戒備。

故爲兵之事，在於順詳敵之意。

「作戰最要緊的，是要測度敵人的確實的意向所在。」孫子如此說。

例如隣國是個强國，他們靠着勢力，要求各種奉獻的事情。這邊以笑臉答應他，這樣經過了兩、三次，對方便完全改變主意。我們抓住這個機會，將對方一氣之下消滅。

換句話說，不要讓對方知道我們的用意，但却很清楚對方的情形，這就是打勝仗最好的方法。爲了要打勝仗，首先討好對方，使他疏忽戒備然後才能操縱對方。

巧妙地派出間諜展開間諜戰。使敵人疏忽戒備，看到時機成熟，便以奇計轉爲迅速攻擊，得到大勝的將軍，田單復國是個最好的例子，所以司馬遷特別推薦戰國時代齊人田單。

燕王以樂毅爲將，進攻齊國，諸城先後都被攻陷，僅剩下莒與即墨兩個據點。得到楚援軍的齊王，與曾在充分表現戰場上的智勇將領田單，據守這個據點，與燕的名將樂毅軍展開攻防。

戰爭數年，田單不斷地利用間諜放出流言說：「樂毅爲延長歸國而故意使戰爭延長，以我們燕國的立場來說，最怕更換敵將。」結果燕王上當，把樂毅率換回去，騎刧爲將軍。

等到時機成熟了，田單將軍把精兵藏起來，令老弱、婦女上城樓假裝要求投降，同時命民間的富翁送巨額金錢賄賂燕將，徹底地使他們疏忽戒備。

奇榮的火牛計被採用了。利用千頭牛，用紅絹畫龍穿在牛身上，牛角綁着短劍，尾巴繫草點燃火把，向燕的陣營衝去。後面有五千精兵，跟隨牛後衝鋒陷陣開始了總攻擊。

同時在城內鳴軍鼓、銅器，聲音轟動了天地。

燕軍當然大敗了！

這一次即墨之戰，齊國奪回了七十餘城。

徵稿啓事

隨着時代巨輪之推進而不斷改革；面對廣大讀友的需求而充實內容！這是本刋的主旨，也是一貫的作風。

過去十多年來，風靡了各階層人士的武俠影、視片集，十居其九改編自本刋內容，由斯足見本刋並非徒具虛名。今茲本刋爲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對讀友有更大貢獻，除積極網羅海內外名作家執筆外，更廣事徵求新進作家，凡有志寫作者，請記着：本刋門戶，常爲君開！來稿一經刋出，敬致厚酬。

武俠世界出版社編輯部啓

諸葛青雲・文
盧　令・圖

雲海雙英（大結局）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岑大化指摘司馬彥在爭奇大會所交出的成形何首烏，乃是無用廢物。司馬彥被他一語道破，深感尷尬。岑大化接着提出兩個條件——一是交出成形何首烏眞品。一是解除無垢書生的外號，永不准用。要司馬彥任擇其一。但司馬彥兩者皆不接受。於是雙方由舌戰而動武。雲夢三奇等人齊齊出手，分向司馬彥、司徒璐、姬綠綺三人攻擊，打得如火如荼。結果，康醉天被司馬彥制服，挾持作爲人質，紀西屏只得敞開鐵門，讓司馬彥等人離去……

眞誠攄芳心　靈藥換愛情

且說游天樂偷回這盒「八寶神泥」之後，便一溜烟般竄出「黑眚谷」去！首先發覺他的行踪的人，便是聶小冰，啣尾盯梢，緊隨追出！

其次，便是大智禪師，老和尚在幌眼間，不見了心愛徒兒，便知道了游天樂的伎倆！乘機溜走。也就連忙追出！

兩人追趕游天樂，各有原因，別懷心事！

聶小冰爲了「萬妙駐顏丹」，要向游天樂查個底細，究竟他老婆吃服的是眞是假！她希望眞丹還在人間，更希望自己尋得，完成心願！

大智禪師爲的仍是老套「收徒」之事，苦纏不休！

游天樂的輕功脚程，不消說，遠遜大智禪師。還比不上聶小冰的疾勁！

可是，他却有一套躲避人家追踪的鬼心思！一出大門便躲藏起來！

本來，他是生怕柳文宗發覺這一神偷手段，跟踪追來的，但他在暗裏瞧見追出大門的人，只有聶小冰和大智禪師，心頭大石這才放下！

二人追出太快，反而走在前頭，變成游天樂走在後面，剎那間，三條人影，已跑出了「黑眚谷」去了！游天樂在出谷之後，不走原來路徑，却竄到了一道淺林之內，坐了下來！

他內心忖思：司馬彥必然相繼追來，在這裏稍候片刻，待司馬朋友一到，便可將「八寶神泥」盒底的「大還丹」交到他的手上，以了心願！

他坐在淺林中，瞧着出谷來路，全心全意的等候司馬彥！

豈料這一等候，一直過了兩三個時辰，還未見司馬彥的出谷踪跡！

來路上靜悄悄的只有山風吹樹，什麼人影都沒有發現走過！

天色巳是停午過後，日色西移，漸漸反照疏林，更見得是將屆黃昏時候了！

游天樂心起狐疑，更怕司馬彥被困「黑眚谷」裏！

繼而忖想：以司馬彥的高强武功，「雲夢三奇」和「南荒毒蜎」幾人，怎能把

他困住？

而且，和司馬彥合字兒的朋友，還有一個「九幽冥后」司徒璐助陣！

那「綠眉妖女」姬綠綺雖是態度不明，但在自己當時瞧見她的行動，也是站在司馬彥那邊的人？

那麼，莫不是司馬朋友走在別的路上出谷麼？

游天樂心念電轉，思潮起伏，却在司馬彥的行踪上，想來想去！

等人覺久，深思入神，坐在這淺林中漸漸起了倦意，漸漸陷入半睡半醒境界！

陡然問，衣袂飄風的輕微响聲入耳，游天樂忙的睜眼瞧去，飄縱入林的人影，是個長衫男子。

游天樂瞧清來人面目，心裏暗暗吃驚，竟然是在黃鶴樓上，掌擊自己墜落長江之人——馬空羣！

馬空羣一眼瞧見游天樂在處，哈哈說道：「原來你還沒有死去，呆坐在這裏，是不是在等着孟香禪麼？」一提起孟香禪，游天樂一縷輕愁，冒起心上，在他墜江遇險之後，一直和這位心愛嬌嬈，隔斷消息，正不知道她是死是活？更有可能被馬空羣擄去，汚辱一番？

瞧着馬空羣既驚且怒，倏然站起，喝道：「姓馬的，你待怎麼樣？」

馬空羣打量了他全身上下一遍，伸手指了指他的懷裏，說道：「你這偷兒，到來這裏，做了什麼手脚？」游天樂由於武功打不過馬空羣，內心難免生怯，在他問話和手勢之下，不期然伸手摸了摸懷裏這盒「八寶神泥」後退幾步！

這無異做了「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聰明笨伯，自己把秘密揭穿了！

馬空羣何等兇狡，在這情形下，那會瞧不出來？但是，他忖度游天樂懷裏必然藏着一件什麼寶物，却不知是什麼東西？

馬空羣自恃技高欺人，又貪婪成性，便踏前一步，伸出手來，喝道：「偷兒，做案也得孝敬地主，識相的快些拿來！」

游天樂又後退一步，蓄勢戒備，準備一拚，叱喝道：「逼虎跳牆，不要欺人太甚。」

馬空羣怒道：「看你這偷兒，定是要飲罸酒的東西，不到黃河心不死了！」

說着話，便縱身一掌劈去！

游天樂一躲避開，不敢接掌，就在此時，靈機一觸，計上心來，叫道：「師傅，快來援手！」

揮手向林外招去，做出求援之狀，又連聲叫喚，像是眞的聽到有人趕過來的模樣！

馬空羣知道，大智禪師到處尋找游天樂，要收他作徒弟之事，目下，他叫師傅，意識上已憬憧着大智禪師可能和他一起到來這裏！

而大智禪師的武功，高超奇妙，馬空羣也忌憚三分，給游天樂求援一叫，不自禁停下掌來，向林外瞧去！游天樂詭計得售，在馬空羣瞧望之間，一溜烟跑出了淺林之外，沒命飛奔！

待馬空羣發覺之時，已經慢了一步！

唯是，聰明自況的人，着了人家的道兒，禁不住心頭冒火，便提勁追去！

一前一後，兩條人影，星飛電閃般在「黑眚谷」外的亂山叢裏，追追逐逐！

黃昏日色，映照着你追我趕的影子，倏忽間已跑到一道山腰之上！

到底游天樂的輕功火候，不及馬空羣快疾，半個時辰左右的衝刺奔跑，內力眞元已感不繼，喘氣冒汗，脚步也凝滯起來了！

在這山腰路上，一回頭瞧去，馬空羣已追到身後不及二丈距離，大吃一驚，使勁跑去！

游天樂這時，心急脚慢，神魂俱亂，縱有許多詭計，此時也想不出逃避之法！

一聲輕喝响起，游天樂驟覺肩頭一緊，已給馬空羣追到抓住，把他一帶，便踰跟跟的摔倒地上！

馬空羣一脚踏在他的胸口，喝道：「你跑得了麼？」

路旁樹上，竟然輕飄飄的跳下一個人來，身未站地，便接口說道：「你也跑得了麼？」

馬空羣一瞧落地之人，怒剔雙眉，不聲不响，便一掌向這人劈去！

這人一飄一縱，避過掌擊，搖着手中摺扇，哈哈說道：「天地雖大，我們冤家路窄，又在此相逢了！」

馬空羣喝道：「莊伯樂，且慢得意，神女峯下的樑子，今天結算如何？」

莊伯樂搖着摺扇，悠閒地道：「倘馬朋友有興的話，我們走幾招玩玩也好！」

稍停，指着他脚下的游天樂問道：「你待將他怎樣的了？」

馬空羣怒道：「我的事，你敢插手淌混麼？」

莊伯樂不答，突飛一足，向馬空羣左腿踢去！

馬空羣右足踏在游天樂胸上，全身重心，却在左腿之上支持，踢來腿勢，既快且勁，倘被踢上，脛骨立折，忙的併掌成刀，一掌煞落！

可是莊伯樂用的是「連環腿」法，一招三式，虛實任意。

馬空羣一掌煞空，才醒悟人家原是虛式，在這刹那間第二腿又到，踢向面門！回掌拆招，已來不及，逼得向後一翻，縱身後退！

游天樂解除控制，翻身躍起，走了開去！向着莊伯樂一揖到地，說道：「朋友相救在下，永銘五中。」

莊伯樂一揮摺扇，忙回一禮，笑道：「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正是江湖人本色，『妙手郎君』游朋友何須如此客套？」

游天樂怔了怔神，心裏嘀咕，暗忖：怎麼人家叫得出自己的外號姓名，這位陌生朋友，不知在那裏會過一面？正想向莊伯樂請教稱呼！

馬空羣已走了過來，指着他剔眉怒目的喝道：「偷兒，不要以爲有人作你的靠山，我馬空羣奈何不了你！識相的，快把贓物留下，放你一條生路！」

游天樂一看天色，已屆薄暮，在此和這兒人瞎纏，有害無益，而且，也阻誤了自己正經之事！

遂在懷裏掏出那盒「八寶神泥」，就在掏出的刹那間，以最最巧妙的手法，把盒底所藏的「大還丹」，取了出來，然後說道：「這盒『八寶神泥』，我游天樂無

甚用處，轉送給你便是。」

話完，一手擲出，叫道：「接住。」

馬空羣接過「八寶神泥」，揭開紫松木盒，瞧了一瞧之後，便藏在懷裏，狂傲萬分的瞧了莊伯樂一眼，嘴裏說道：「偷兒，算你運道！」

話一說完，便掉頭跑下山去。

莊伯樂瞧得莫明其妙，但他個性，對人家的事，不想尋根究底詢問，只看了游天樂一眼便算！

游天樂已瞧破他的心思，遂笑着說道：「這盒『八寶神泥』，原是贋品，以前，在下爲了參加『雲夢爭奇大會』，才由別處弄來，哈哈，自命聰明絕世的馬空羣，也要自墮圈套！」

莊伯樂微微一笑，然後緩緩說道：「原來如此！」

游天樂隨又抱拳說道：「在下就此別過。」

一幌身形，便要走下山去！

莊伯樂笑道：「游兄何須亟亟，兄弟相送一程如何？」

於是，二人併肩走着，沿着山腰之路，向前慢走！

莊伯樂的心情，彷如閒雲野鶴，悠然自得，平靜到極。游天樂却別懷心事，急於把「大還丹」交到司馬彥手上！

轉過一道山彎，迎面而來的人，竟是「玉琢嫦娥」聶小冰，相隔二丈多遠，便被她瞥見了！

聶小冰一見了游天樂，尖聲叫道：「游朋友，原來你走在這裏！」

游天樂連忙答道：「聶姑娘要找在下麼？」

聶小冰笑道：「姑娘有話問你。」

話落人到，英挺挺的站在游天樂的面前。

這時，才瞥見莊伯樂在處，好一個「玉樹臨風」的美少年，態度瀟洒，面目英俊，映入了聶小冰的眼簾！

懷春少女的「玉琢嫦娥」，驀地相逢這般俊俏的男子漢，心頭不禁鹿撞，不由自主的多瞧幾眼，把莊伯樂全身上下，打量了一遍復一遍！

游天樂瞧入眼裏，想起了男女相悅之事，就是那麼奇妙！由自己想到別人，都是如此！

自己碰上孟家禪之後，如蜜遇花，如繭自縛，對於其他女子，更是味同嚼蠟，無所動心！

繼又想到，相見投緣的江湖朋友司馬彥，對於女人的緣份，也是有和自己同樣之處！

以自己所知，司馬彥和「無爲仙子」歐陽絮，雖然僅僅見上一面，而且又在歐陽絮服了「冬心九毒草」，氣息僅屬，如陳死人之際，彼此未交一語，只在一封遺書之上，竟能互通了堅如金石的情愫！

司馬彥對於司徒璐，長途偕行，言中示愛！却是若即若離的敷衍嬌痴，辜負好意！

還有，「綠眉妖女」姬綠綺，用了放浪形骸姿態，投懷送抱手段，也沒法引誘司馬彥入彀！同夢風流！

而聶小冰更不必說了，可以說是杜廢心機，難償夙願！如果不及早知機，跳出愛情漩渦，便難免愛河滅頂！

想到此處，總覺愛情二字，奇得無可再奇，很像是冥冥中自有主宰，強求不得，但又擺脫不開！

「妙手郎君」游天樂，此時的感觸，已想入非非，有如月姥冰人，不想人間男女，有情場失意之事！

更覺得莊伯樂和聶小冰二人，是天造地設的一對璧人，珠聯璧合的良伴！

不期然，抬起眼兒，怔怔的瞧視着二人！

半晌的寂靜，三人都是呆呆站着，沒有發言！

最後，游天樂才醒悟過來，笑着問道：「聶姑娘有什麼要問在下的教言，請說如何？」

聶小冰一收盯視莊伯樂的眼神，略一想去，才笑着道：「這不過是爲了『萬妙駐顏丹』之事啦！」

莊伯樂插口說道：「姑娘所說的『萬妙駐顏丹』，是否『雲夢三奇』紀西屛，藉以炫耀江湖朋友之物？」

游天樂點頭答道：「不錯。」

聶小冰瞟他一眼，嫣然一笑，才問道：「這位朋友，可是知道這顆妙丹的一些來歷？」

莊伯樂尚未答話，游天樂驚奇的「喲」了一聲，問道：「原來兩位尚未識荊，如今却是初見的麼？」

英風颯爽，豪朗逼人的聶小冰，被這一問，便變成了一般閨女的模樣，臉上暈紅，低下頭來！

莊伯樂笑答道：「游朋友一言提起，在下還未向姑娘請教，失禮之處，尚望海涵！」

聶小冰到底是個江湖女兒，一時嬌羞，就是動情的表現，聽到莊伯樂的請教名號問話，便按捺鹿撞的芳心，抬頭瞧他一眼，正待答言！

游天樂却佔先說道：「由我介紹二位可好？」

於是指着男的，說出他的姓名住處，「巫山神女峯莊伯樂。」

女的便是居住塔里木河，人稱「玉琢嫦娥」聶小冰。

還加上一句，說道：「兩位都是名滿江湖，後起之秀，武功，丰神，都有着並稱瑜亮，珠玉相輝之妙！」

說得二人也有些忸怩困態，可是，心裏却實在甜如注蜜一般！

聶小冰覺得游天樂說溜了嘴，口若懸河，却往二人身上作話題，太難爲情了，便岔開話兒，說道：「剛才所說那『萬妙駐顏丹』的事，莊朋友還沒說下去呢？」

莊伯樂一揚入鬢長眉，笑道：「以在下所見不廣的見聞來說，紀西屛的『萬妙駐顏丹』，實在是騙人之物！」

聶小冰臉一愣，瞥眼間又回復過來，才再問道：「莊朋友請恕我直言冒撞！不知你這種說法，有何實據？」

莊伯樂道：「聶姑娘何必客套！在下素性喜歡直話直說的人。」

稍停，又道：「聽說『萬妙駐顏丹』，原是六十年前，『海上雙仙』的『東瀛素女』手製，採集數百種珍奇藥料，經過十多年爐火，才能煉成三顆，『海上雙仙

』自已服了二顆，餘下一顆，從來不明下落！」

說到此處，他仰面想一想，繼續說道：「在海上雙仙死去之後，他們隱居練功的海島上，當時不少武林中人，特別是年青女子，絡繹不絕的到海島尋找，希望得到這一顆妙丹，永駐青春，長留美貌！」

這幾句話，正是說中聶小冰苦尋「萬妙駐顏丹」的目的，語語直敲心扉，聽得花容變動！

莊伯樂輕嘆一聲，接着說道：「如此尋求妙丹的人，何止盈千上萬，哄動了十多年江湖，可是，沒有一人不是失意而回，空手而返。」

聶小冰接口問道：「到了後來，是不是有人於無意中得到這顆妙丹？」

莊伯樂搖頭說道：「不是。」、

聶小冰驚奇的問道：「紀西屏這顆『萬妙駐顏丹』又從那裏得來？却能令到江湖中人如此相信？」

莊伯樂道：「待在下源源本本說清，姑娘自然明白的了！」

聶小冰一咬朱唇，小蠻靴輕輕一頓地上，道：「莊朋友快說啦！急死人了！」

莊伯樂微微一笑，才道：「最後前往海島尋丹的人，便是在下的祖師……」

游天樂打斷他的話頭，問道：「可是人稱『蜀山慧劍』趙儀娘女俠？」

莊伯樂點頭答道：「不錯，正是區區在下的師祖。」

然後回過頭來，對聶小冰再說下去，道：「在下聽得家師說過，師祖在年青之時，也是渴求此丹，常駐那神仙般玉容。費了整整一年時光，把島上一草一石，都細意檢視，結果，仍然是白費心機！」

一停，又輕嘆一聲，才又說道：「師祖雖然白費時光，白費心機，可是，却得到了死了這條尋丹之心的證物！」

聶小冰和游天樂異口同聲問道：「什麼證物？」

莊伯樂說道：「那就是『海上雙仙』的死後遺容，『萬妙駐顏丹』製煉訣要册子。」

聶小冰訝然說道：「原來這位趙女俠，却親眼見過『海上雙仙』的遺容麼？」

莊伯樂道：「家師說來如此，他老人家從沒一句僞話，在下自是深信了！」

言時，瞧了聶小冰一眼，却是無巧不巧的，二人目光在這刹那間不期接上，四目交投！

目光傳情，勝於情話，二人的心鹿，倐忽間加速跳盪起來！

好半晌，莊伯樂一整神色，才道：「師祖在海島上尋到一所秘洞，有如地窖，深入海底約有百尋之深，這秘洞的岩石白如凝脂，砌成兩座石台，一男一女端坐台上，容貌栩栩如生，沒有腐化！」

聶小冰道：「話雖如此，那秘洞二人，怎能證實便是當年的『海上雙仙』眞容呢？」

莊伯樂笑了一笑，答道：「自然有啦！師祖的聰明智慧，勝過我們百倍。」

游天樂插口問道：「是不是這册子證明呢？」

莊伯樂道：「秘洞岩壁上，刻着『海上雙仙』的羽化年月和經過，又是『海上雙仙』在羽化前幾日，親手刻上的，刻字的『大金剛』指法正是他們成名絕技！」

於是，莊伯樂便把「海上雙仙」所刻留言，約略說了一遍，最後，還說出「海上雙仙」的遺容，是一對鷄皮鶴髮，老態龍鍾的夫婦。而製煉「萬妙駐顏丹」的册子，最後一頁的警語，是說明此丹，功能保全死後容貌骸骨，不腐不變，「駐顏」二字的說法，不是生前，而是死後。

莊伯樂這一番話說完，聽得聶小冰機伶伶的打了個寒噤，半晌，才醒悟過來，說道：「我想過了，那就是說，得到了『海上雙仙』的手製眞丹，也是沒用，何況是紀西屏之物，那還用說麼！」

游天樂哈哈大笑，說道：「我們眞是聰明笨伯，給紀西屏騙得團團亂轉呢！」

莊伯樂感嘆一聲，說道：「眞情永愛，何在容貌，有道是『兩情若得長久時，又豈在朝朝暮暮。』這句話可以說是愛情的眞諦！」

說着話，無限深情的眼神，注視着聶小冰臉上。

聶小冰嫣然嬌笑，笑得份外甜蜜，仰起頭來，承受他的眼神，悄聲唸道：「相逢莫恨晚，綰髮證三生。」

游天樂聽着瞧着，心中一樂，暗忖自己在處，有碍二人，自己還做引綫「紅娘」的，也該告退了。

遂抱拳一禮，朗聲說道：「在下有事趕路，不克奉陪，就此別過兩位了，後會有期！」

說完，不俟兩人回答，縱步跑去，沒入了蒼茫夜色之中！

且說司馬彥相偕司徒璐和姬綠綺走出「黑告谷」後，一心一願，要追尋游天樂的踪跡，可是，跑了半天，仍沒發現過一絲消息，在無量山那蜿蜒起伏的千峯萬壑之間，逡巡找遍！

翌日，却在歸途路上，陡然碰上了「推山神手」孟萬林，迎面走來！

這位只在「雲夢爭奇大會」上，見過一面的江湖朋友，相逢之下，難免打個招呼！

孟萬森是個豹頭環眼，闊臉海口，昂藏結實，膂力聲洪的壯漢，年紀四十歲左右，正是個活龍活現的武家子。令人見了，自然覺得他是個有氣有力的江湖好漢。

司馬彥脚步稍停，抱拳說道：「孟兄何往，今日有緣幸會！」

孟萬森還了一禮，答道：「好說，在下經年都是忙於朋友之事，四方跑腿，哈哈。」

司馬彥信口問道：「孟兄打這條路走來，可有見過『妙手郎君』游天樂游兄的麼？」

孟萬森答道：「未曾見過。」

一頓，像是記憶起來的事，忙又說道：「在下聽得朋友說及，有一個萬兒响亮的武林紅粉，要尋訪兄台。」

司馬彥不禁訝然問道：「要尋找兄弟的人是誰，孟兄不妨直說！」

孟萬森骨碌碌的環眼，瞧了瞧司馬彥身旁的司徒璐和姬綠綺，欲言又止。

姬綠綺撇嘴說道：「說就說啦，你婆媽什麼？」

孟萬森朗聲答道：「咱是怕你們姑娘

心狹量窄，打破了醋罎子的，那可不是玩啊！」

司徒璐臉色端莊，正容說道：「孟朋友不要說笑了，我們爲了挽救好友的性命，趕路要緊，沒工夫和你磨牙，你不便說出，也就算了啦！」

司馬彥揮手示意，止住二人，誠懇的問道：「不知這位朋友，要尋在下，有什麼要事？」

孟萬森這才說道：「聽說東海龍女艾紫君，得了一種起死回生的妙藥，要找司馬兄相贈。」

司馬彥喜動顏色，問道：「此事可是眞的？」

孟萬森答道：「事不會僞，不過，還有下文！」

姬綠綺最愛打聽，插嘴問道：「什麼下文，說來聽聽好麼？」

孟萬森答道：「姑娘聽完，可不要惱我啐我！」

姬綠綺笑道：「就算姑娘們惱你啐你，也是你求之不得之事啦！」

孟萬森雖然狙獷粗魯，聽到了姬綠綺之言，妖冶的笑，已有了色授魂與的迷惑，遂哈哈笑道：「姬姑娘說得對極了！」

姬綠綺不期然啐他一口，說道：「幹什麼還不說出啦？」

孟萬森急道：「艾紫君知道司馬兄心急救人，忘命尋求『大還丹』之事，要成全他的至情心願，但是……」

話至半途，瞧住姬綠綺吞下一口涎沫，截然中止！

那時，司馬彥也忍耐不住了，接口問道：「但是要有個條件，是也不是？」

孟萬森點頭應道：「司馬兄聰明不過，在下那還用多說麼？」

聽得司徒璐莫明其妙，二個人對話，好像是說佛偈一般，便道：「司馬兄只是猜中一半，還有一半，孟朋友也該說個明白？」

姬綠綺白他一眼，啐道：「鬼鬼祟祟，拿話騙人。」

這種激將之法，率直成性的孟萬森如何抵受得住，便爽朗說道：「艾紫君的條件，聽說是把妙藥要和司馬兄交換愛情，這個條件，眞是新鮮不過！」

一說出來，遂使到司馬彥和司徒璐二人，不自禁呆了一陣，怔怔站着。

姬綠綺笑道：「這種羞人之事，女兒家怎能在人前說出？定是你編造鬼話！」

孟萬森正容答道：「一般來說，你們女子在談『情愛』二字之時，都是矜持的，但在一見鍾情，痴心永愛之時，那又不同的了！」一頓，却對姬綠綺涎臉陪笑說道：「即如在下見到姑娘一般，有着情難自已，永結同心的動念。」話完說，怔視着姬綠綺瞬也不瞬！

姬綠綺仰面望天緩緩道：「是麼？」

孟萬森踏前一步，搓手不迭，說道：「咱老孟，話是實話，情是眞情。」

姬綠綺回過面來，嘻嘻笑道：「你敢在我面前，說出這句不自量力的話，你的胆子可不少啦！」

孟萬森挺起胸膛，一振那肌肉虬結的雙臂，說道：「刀頭舐血的漢子，還怕什麼！」

這一下，却勝過千言萬語的求愛，那結實的肌肉，魁梧的丈夫氣概，表現出來，可把姬綠綺在這刹那間動心起來，冒起了追求現實念頭。

暗忖：「女子一生的幸福，就是要求一個忠誠熨貼的丈夫。有氣有力，滿足閨房樂趣的情人。俊美男子，有着中看不中吃之嫌！不若實用享受的粗魯壯碩漢子！眼前的孟萬森，正是那麼一個實用享受的對象！想通之後，心花怒放，瞧着孟萬森，若不勝情的嫣然媚笑，道：「瞧在你有幾分胆氣的份上，姑娘對你的說話，可以攷慮攷慮。」

孟萬森困惑起來，問道：「姑娘還有什麼攷慮，是信咱不過的麼？」

司徒璐那時，也在想通過來，想起了龍湫舊事，自己也曾嘗透了失戀苦味，敎多年的閨中知已歐彥絮再復嘗試，如此沒義！況而，瞧出司馬彥的至情表現，大有「除却巫山不是雲」的堅決意志！自已橫刀奪愛，得之，便是無義。不得，更難免無恥之名！

於是，掃淨靈台，把正待縛住司馬彥的一縷情絲，倐忽間收回心底！氣定神閒之後，冷眼瞧見了姬綠綺和孟萬森二人的動態，愛情交易的言語，便說道：「孟朋友不要傻氣了，人家答應你了！」

孟萬森聞言一楞，抱拳一禮，說道：「一言點破在下愚魯，就此謝過姑娘。」

司徒璐又道：「不知艾紫君現在何處？孟朋友說出之後，這裏也沒有你們的事了！」

這就是說，只要你孟萬森有頭有尾交代清楚，就此各行各路，兩不相阻了！況且，正要藉着機會，擺脫姬綠綺同行。

孟萬森答道：「聽說艾紫君懷着那些妙藥，趕往五台山去，找『青囊神叟』諸葛仁，訪問司馬兄的行踪消息。」

司馬彥聽完那話，便道：「謝過孟兄傳訊之德，在下後當圖報。謹祝你們永結同心！」說完，扯住司徒璐，匆匆走去！

孟萬森和姬綠綺，相視一笑，携手併肩也登程去了。

司馬彥和司徒璐經過幾日夜的急趕脚程，已到了五台山上，尋得那座華頂峯，拜訪「青囊神鬼」諸葛仁。

可是，相見之下，在諸葛仁口中，却得到了一個不同的消息！

原來，「妙手郎君」游天樂，前幾日趕到了「北邙鬼府」，把那顆「大還丹」交予諸葛仁，便要趕去黃山，柴天藻隱居之處，接孟香禪回去武昌城家裏，雙宿雙棲。

諸葛仁接到「大還丹」，喜不自勝，救命要緊，也不待司馬彥歸來，便即喂給「無爲仙子」歐陽絮服下。

以諸葛仁的醫學經驗，吃過了他手製的「九轉益元玉露」的歐陽絮，已經保留着一綫眞元，一綫生機。

如今，再吃服解毒聖藥「大還丹」，應該在兩個時辰之後，神智必然轉醒，恢復常人氣息！

但是，大出意外，歐陽絮吃服「大還丹」，一個對時，仍然是氣如游絲，全無起色！那就是說，這顆「大還丹」，必然是個贋品！

諸葛仁說完這些經過之後，長長嘆息一聲，負着雙手踱來踱去。

司馬彥焦急萬分，接口說道：「游天樂以性命相搏，在『南荒毒蛸』懷裏，偸回這顆『大還丹』，斷不至中途換過贋品，如此沒義！」

諸葛仁點頭說道：「老弟猜得不錯。老夫對他也沒起疑，只是……」

話到中途茹回，看了司徒璐一眼！

因爲，「大還丹」是司徒璐家傳至寶，說它原來就是贋品，怎能說出？

司徒璐何等慧黠，已聽出諸葛仁未完的話，便道：「大還丹的眞假如何，且不要再說，挽救歐陽姊姊性命，我們應該再想法兒要緊。」

諸葛仁雙手一攤，悃然道：「老夫知醫無藥，眞個是束手無策，悶得發慌！」

那時候，三人相對，徬徨無計，一室岑寂下來！好半晌，司馬彥長嘆一聲，喉頭打咽的說道：「事到如今，歐陽仙子的性命，那只有寄望在艾紫君身上了。」

諸葛仁搖頭答道：「此事看來，也甚渺茫，如果孟萬森的話不假，艾龍女也應趕到這裏來了！」

一言未畢藥僮忽忙入報，有人造訪！

三人一齊楞住，不敢相信來人眞是艾紫君！

諸葛仁揮手說道：「相請來人。」

不片刻，隨着藥僮步入室中的人，竟是個容光照人，儀態淸逸而又帶着幾分英武氣概的女子。

一身湖水色勁裝，玄色大斗篷披肩，肩插長劍，薄底小蠻靴，不消說，正是艾紫君。幌身踏脚入門，便嬌聲說道：「艾紫君恭候諸葛前輩起居，因事拜訪還請海涵冒昧！」言畢，行了一禮。

諸葛仁哈哈笑道：「艾姑娘請坐，人來待茶。」

艾紫君如言坐下，伸手接過藥僮遞上的香茶，放在几上，然後打量了司馬彥和司徒璐！笑道：「兩位造訪華頂峯醫廬，看來必然是爲了『無爲仙子』歐陽姑娘性命之事了?」

司馬彥也不隱瞞，朗聲答道：「在下和司徒姑娘到這裏，敬候艾姑娘大駕！」

艾紫君嫣然笑道：「司馬兄好說。」

她和司馬彥只是見過一面，竟然口裏如此親熱稱呼，也使司馬彥二人，感到她的爽朗性格！

諸葛仁說道：「艾姑娘有何要事，要找老朽?」

艾紫君答道：「要助司馬兄全成心願，送藥到來。」

諸葛仁問道：「艾姑娘有何妙藥，可否給老朽瞧瞧?」

艾紫君忙在懷裏取出一個黃絹小包，起身遞了過去，才道：「那是『千年蜃珠』，功能治百殘，解百毒，家父視爲至寶，輕易不肯出示別人。」

諸葛仁解開絹包，入眼是一個晶瑩玉盒，盒內裝盛着一顆光華閃耀的珠子。

諸葛仁看了又看，愛不釋手，點頭說道：「歐陽姑娘有救了。」

言畢，便信手藏在懷裏，道：「救人如救火，我們就此趕去北邙鬼府如何?」

艾紫君道：「且慢，我還有話說。」

司馬彥既怕阻延時刻，又怕她一說出來，難免臉熱，接口說道：「倘若有關在下身上之事，說什麼都依你就是了。」

艾紫君嫣然一笑，道：「司馬兄眞是快人快語，爽脆得很。」

司徒璐道：「既然如此，有請諸葛前輩，就此登程好了。」

於是四人聯袂，由五台山趕到北邙鬼府。經過諸葛仁的神奇醫術，千年蜃珠的解毒功力，果然，歐陽絮復活過來，脫離險境！

她既感諸人找藥救命之德，復感司馬彥至誠之情，得知艾紫君贈藥換愛之事後，便毅然相偕司徒璐隱居，留書要求司馬彥接受艾紫君的愛情，守信重諾！又說，自己對司馬彥只是姊弟的愛，而非夫婦之愛云云。

「青囊神叟」諸葛仁感慨地說道：「能够懂得處理愛情的人，這種俠骨柔腸，確實超人一等，放眼神州，能有幾人?可說是情中之聖，俠中之俠，好！好……」

（續完）

民族英雄軼事

秦中客

諸葛亮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諸葛亮，他的名字叫孔明，原籍是琅玡陽都，後來移居南陽鄧縣的隆中山，平時除了耕種，便是讀書。諸葛亮讀書只看重點，從不計較它的句子好壞，非常有抱負，常把管仲、樂毅等人比着自己，在隱居時，常和名士徐庶、石韜、龐統、崔州平等人交往，因此他的聲名也就遠近的人都知道了。

漢獻帝的時候，曹操在朝中弄權亂政，羣雄都起來反抗他，天下動亂，劉備也是反抗曹操的羣雄之一，有意繼承漢朝正統，振興漢室基業，最初是靠劉表守住荊州，把他的兵將分兵駐在新野，北面可以防備曹操。曹操在北面打敗袁紹，就想往南攻取荊州，劉表無能，劉備非常担憂，這時徐庶便大力推介諸葛亮，劉備叫徐庶約見，徐庶說：「只有你可以去見他，他不會來見你的，你最好親自去一趟。」劉備便答應了，一連去了三次，才見到諸葛亮。

諸葛亮見劉備來聘他非常誠懇，便答應劉備出山幫助他，完成大事，並告訴劉備當今天下大勢，他說曹操駐在北方，兵多將廣，暫時不能與作戰，孫權駐在長江左方，地方非常富庶，你對孫權只有暫時結爲外援，你應該先佔住荊州，作爲根據地，慢慢的把西面的巴蜀併了，把南方夷越給穩定住，另一方面把內政做好，並加强軍隊的訓練，將來再求發實，等到自己的力量壯大了，再向北討伐，克服中原。劉備對孔明的計劃，非常佩服，便聘請諸葛亮做軍師。

不久劉表病死，曹操便領兵八十萬往南進攻，劉表的第二個兒子劉琮便投了降，這時，劉備正在樊城，也開始往南出發，到了當陽的地方，便遭曹操埋兵襲擊，結果，人馬武器，損失很大，劉備和諸葛亮、張飛、趙雲等往南方走，關羽和劉表的長子劉琦的部隊一萬餘人，却回到夏口那個地方。

諸葛亮這時的政策是東聯合孫權，向北抗拒曹操，以求能立定駐足的地方，這時孫權駐在柴桑，坐觀成敗，諸葛亮親自請命往東吳求援，到了柴桑以後，即發動孫權說：「你現在據守江東，劉備也收復江南一帶地方，可與曹操並爭天下，現在曹操平定羣雄，又要進攻荊州，天下的英雄，恐怕都沒有用武之地，希望將軍領着吳越的兵將，與曹操一戰，不然，就趁早收兵，倘若將軍老是猶豫不決，大禍也會降到你身上！」

孫權聽了非常不高興的說：「如果先生所說的話是眞的，劉備爲什麼不投降曹操?」

諸葛亮說：「劉備是皇叔，是英雄，人民對他非常敬慕，都非常擁護他，除非蒼天不保祐他完成大事，否則怎樣也不會降曹操的。」

孫權說道：「我也不能領着東吳的十萬大兵去聽從劉備的指揮呀！我已決定了，不知道劉備現在戰敗以後，還能不能繼續抵抗曹操?」

諸葛亮說：「劉備雖然失敗，還有關羽的一萬多兵將，劉備的一萬多兵將，可以再戰，曹操從遠路來攻，部隊都非常疲勢並且不會水戰，你若肯出兵協助，曹操一定會失敗，曹操如果戰敗了，一定會撤回北邊，那時便形成了三分鼎定的局勢，希望你早做決定。」

孫權聽了，馬上命令周瑜、程普、魯肅三個人帶領水軍三萬人，隨着諸葛亮向西進行，協助劉備跟曹操作戰。

劉備既然得到東吳的派兵援助，聲勢非常振奮，在赤壁那個地方與曹操的部隊相遇，把曹操打敗，曹操失敗後撤到鄴城，他想以武力統一的迷夢，終於粉碎。

於是劉備趁着這個機會佔領了荊州以南的土地，並派諸葛亮負責零陵、桂陽、長沙三個郡，整理地方稅收，以充實軍隊力量。

建安十六年，益州劉璋遣人迎接劉備到四川，協助他消滅張魯，諸葛亮和關羽留守荊州，後來劉備攻取益州，與諸葛亮和張飛、趙雲一同也去了四川、平定各地的敵人以後，諸葛亮便做了軍師將軍。

建安二十六年，曹丕做了魏朝皇帝，接着孫權也自稱爲東吳皇帝，劉備也登基，號稱蜀漢，拜諸葛亮爲丞相。

不久孫權侵犯荊州，殺害了關羽，劉備親自帶兵去援救，結果又大敗，把部隊移到白帝城的時候，便病死了。

章武三年，諸葛亮遵照劉備的遺詔輔助後主。建興元年諸葛亮被封爲武鄉侯。一切國家大事，都由諸葛亮決定。

後主即位後，首先與東吳談和，建興三年，談和成功。

因爲四川南部四個郡城都有叛亂，諸葛亮爲了先消除後方的擾亂，親自領兵向南征討，所向無敵，越嶲、牂牁諸郡都被平定，只有建寧的酋長孟獲倔强不服，諸葛亮在五月領兵渡瀘江，大戰孟獲，把孟獲活捉回營，諸葛亮爲了收復人心，以德政來感動他，便把孟獲放回去，等到孟獲回去以後，又叛亂起來，捉捉放放，前後共有七次，孟獲深受感動，永不再叛亂，諸葛亮便把益州改爲建寧郡，分建寧永昌置雲南郡，復分建寧、牂牁置興大郡，由這些地方，供給軍隊需要，準備北伐。

諸葛亮既然聯合東吳、平定南蠻，就積極整編部隊，加强訓練，就準備大擧出征，向北方收復中原。建興五年，諸葛亮寫了一份出師表，便出兵駐守漢中，在他的師表裏面，充分表示出他出師北伐的宗旨，他說道：「劉備非常知道我做事謹愼，所以臨死時，把重責大任，託交給我，受命以來，時時刻刻都在担憂，恐怕達不成所交的任務，對不起先帝在天之靈，所以五月渡瀘江，平定南方，現在兵精糧足，當鼓勵三軍，再平定北方，每人要奮勇作戰，北方平定後，再遷回舊都，復興漢室……」可見他的一切措施，都是爲了北伐。

建興六年，諸葛亮先派趙雲，鄧芝從箕谷出發，以分散敵人的注意力，他自己領兵攻打祁山，號令嚴明，軍威大振，南安、天水、定安等三郡都起來響應。不料街亭一戰，守將馬謖却違背他的作戰計劃，影響大局，遭到大敗，諸葛亮馬上撤回關中，北伐的計劃，受到很大的挫折。

第二年再出師，收復了二郡，過了二年，再出祁山，用木牛流馬運送糧餉，與司馬懿相持在渭南，司馬懿知道諸葛亮最會用兵，始終不敢出戰，諸葛亮這時把駐守的地方，一方面訓練，一方面耕種，以作久遠的打算。不幸這年八月，諸葛亮病死在軍中，死後，他的軍隊便後退了，司馬懿去巡視留下的營壘，非常佩服地說：「眞是天下奇才。」

諸葛亮的政治思想，很受法家影響，所以他對政治，軍事，特別重視賞罰，講求實際，一切都以德爲本，馬謖失守街亭，諸葛亮揮着眼淚把馬謖斬了，決不以私人關係，對他原諒。

同時，他受命治蜀時期，始終堅持他訂好的政策，絕不更改，不管成敗得失，都全力的去做，就像他自己在後出師表中所說：「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種精神，都非常令人敬服。

諸葛亮死後，根據歷史記載，他私人財產，只有桑樹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其他什麼都沒有，這就看出他在生前爲官，非常廉潔。

（完）



俠義奇情
長篇連載

天蠶變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雲飛揚易名混進無敵門，復得獨孤鳳推介，引見乃父獨孤無敵，並代懇乃父收他為徒。但雲飛揚的行藏，已被公孫弘識破，匆匆而來，將情稟告無敵，一口咬定雲飛揚是武當派來無敵門的臥底，請無敵除之。其實無敵先此已接告密，早知雲飛揚來歷。獨孤鳳得知眞相後，憤於自己被騙，即揮刀向雲飛揚斬殺，久未得逞。終於無敵喝止。復與雲飛揚相約，如能接下無敵十招，任便離去。雲飛揚毅然答允。於是，雙方展開比鬥，第一個回合便開始……

「好，鎖喉槍！」無敵哈哈大笑，龍頭杖飛舞，接十三槍，還一杖，正擊在槍桿之上，將那支槍桿斷為兩截！

雲飛揚棄槍取棍，再取刀，然後劍，再配合「飛雲縱」飛靈變幻的身法。

無敵從容應付，將雲飛揚的兵器一一擊飛，挑飛，震飛！

到公孫弘的「九」字出口，雲飛揚劍亦脫手，但身上並無任何的損傷。

公孫弘獨孤鳳只看得目定口呆，其他無敵門的弟子更加就不用說了。

雲飛揚劍脫手，雙掌護身，一面運起霹靂掌勁，一面道：「還有一招！」

無敵面寒如水，道：「我知道。」龍

勇為護花使　義作嚮導人

頭杖往身旁地上一插。

他的面上已沒有笑意，神色凝重，雲飛揚武功的高強實在大出他意料之外。接說道：「武當派的六絕想不到你已經練到這個地步，難得！」

雲飛揚道：「門主的滅絕神功尚未請教。」

無敵冷笑道：「第七絕的天蠶功你也練成了？」

雲飛揚脫口道：「沒有。」

無敵大笑道：「這你就敢接我的滅絕神功？」

雲飛揚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請指教！」

無敵的衣衫陡然無風自動，隨即鼓起來，公孫弘一聲「十」字出口，無敵人就怒龍一樣飛騰在半空，赤紅的雙掌疾擊前去！

掌風呼嘯，雲飛揚剎那已籠罩在掌風下，初生之犢不畏虎，而此前單打獨鬥，也還沒有人是他的對手，只道滅絕神功縱然厲害，拚盡全力應該可以接下來，所以並沒有閃避，雙掌一翻，疾迎了上去。

獨孤鳳那邊看見，整個人立時緊張起來，她儘管生氣，這時候仍然替雲飛揚担上了心。

剎那四掌相接，「噗」一下異響，雲飛揚疾飛了出去，「砰」地撞在鐵門上！

他站地打了兩個滾，以手支地，又站了起來，那張臉已紅如噀血，整個身不停在顫抖。

誰都看得出他已經被無敵的內功震傷，公孫弘日月輪一揚，立即奔前，一面大喝道：「讓我結果他！」

獨孤鳳那邊迅速竄出，攔在雲飛揚面前，接呼道：「爹——」

無敵身形着地，吐了一口氣，又穩如泰山，應聲道：「你要我放過他？」

獨孤鳳點頭。「無論如何，他總算救過我兩次。」

公孫弘道：「師妹……」

獨孤鳳冷笑道：「在武當山下若不是他你已經死在管中流的劍下，難道你忘記了。」

公孫弘怔在那裏，無敵點頭：「不錯，做人要感恩圖報，不能夠忘恩負義。」

連無敵也這樣說，公孫弘更就不敢作聲了，無敵接揮手。「好，雲飛揚，你走！」一拍掌。

雲飛揚一聲不發，轉身，鐵門同一時大開，他一步跨出，身子猛一栽，眼看就要跌倒，但最後還是站立起來，拖着脚步，往外走去。

獨孤鳳待要追出，却給無敵一把拉住，公孫弘想了一會，道：「師父，這個人現在武功已經這樣，留不得。」

他又待追殺前去，無敵却喝住：「我說放他走就放他走！」

公孫弘不敢追。「為什麼不殺……」

無敵道：「被我的滅絕神功重傷，仍然能夠挺起胸膛走路的人並不多，這個雲飛揚可以說是一條硬漢，我喜歡這種有骨氣的硬漢。」

他接着一聲歎息，道：「在收徒弟這方面，無敵門到底還是比不上武當派。」

公孫弘一張臉不由紅到頸子去。

無敵又歎息道：「可惜——」

獨孤鳳忍不住追問道：「爹，可惜什麼？」

無敵慨歎道：「他硬接我雙掌，經脈已盡散，縱然保得住性命，以後也是一個廢人，一個沒有武功的廢人，亦不足為患，又何必趕盡殺絕？」

公孫弘聽到這裏，才有了笑容，獨孤鳳的面色却蒼白起來。

×　×　×

雲飛揚走得並不快，但終於走出了無敵門。

那道大門方在後面關上，他已經再支持不住，一口鮮血噴出，跪倒地上！

他的面色刹那竟變得有如金紙一樣，黃豆一樣的汗珠從額上滾滾流下來，一臉的痛苦之色，他的五臟六腑事實亦有如刀割一樣。

掙扎着他從懷中取出了侏儒三尺送給他的那瓶丹藥，倒出了幾顆，嚥了下去。

調息了一會，他才再舉步，倒下又站起，踉蹌着往山下走去。

平日半個時辰就可以去到的市鎮，雲飛揚差不多兩個時辰才去到。

黃昏已逝，他扶着人家的牆壁，好容易找到了一間客棧，雖然一身泥污，他身上到底還帶着銀兩，總算租到了一個房間，那個店二替他打點好一切，才走出房間，雲飛揚已支持不住，倒在床上。

到第二天早上店小二再拍門，却沒有人回答，推門進去，只見雲飛揚倒在地上，口吐鮮血，氣息微弱。

店老闆聽得說趕到來，大吃一驚，只怕人死在店裏惹起麻煩，到夜間，暗地吩咐幾個店小二以蓆子將雲飛揚捲起來，抬到荒僻的巷子裏放下。

雲飛揚一直都沒有醒來。

×　×　×

那的確是一條荒僻的巷子，兩旁都是廢置的屋子，雲飛揚倒在那裏，若是自己不醒來，後果實在是不堪設想。

雨也就在這時候落下。

風不急，雨也並不大，打濕了巷子凹凸不平的地面，也打濕了那塊蓆子。

凄風苦雨下，雲飛揚終於醒轉，他恢復意識，已知道是什麼一回事。

他掙扎着從蓆子裏爬出來，掙扎着爬向巷外，所憑的就只是一口求生的勇氣。

那麼多的事情尚未了斷，他實在不甘心就此撒手塵世。

巷子並不長，他爬到巷口的時候，却已是半炷香的時間之後，他就扶着牆壁坐起來。

一騎正從巷外奔過，怒馬鮮衣，竟然是峨嵋派的管中流。

雲飛揚看不真切，管中流也沒有在意，疾馳了過去。

馬蹄濺起的泥濘飛射到雲飛揚的面上，雲飛揚沒有在乎，也不能在乎。

他扶着牆壁站起身子，扶着牆壁往前行，也不知走了多久，終於看見了燈光。

那是一戶人家的正門，燈籠高懸，四個僕人正在奉主人的命在門前施飯施粥，來領粥飯的有附近的乞丐，還有附近的窮苦人家。

施粥施飯是善事，那戶人家的主人當然是善長仁翁，來領粥飯的人也很多，但終於一一離開。

那四個僕人方待收拾好餘下的粥飯，就看見雲飛揚扶着牆壁，踉蹌着走過來。

雲飛揚也的確是嗅到了飯香走向這邊，他昏迷了那麼久，又淋了雨水，當眞是飢寒交迫。

他已是在半昏迷的狀態中，所看見的東西都是朦朦朧朧，聽也聽得不清楚。

他隱隱約約聽到那四個僕人在呼喚他走過去拿粥吃，可是他的手才離開牆壁，身子便倒下，又昏迷過去。

那四個僕人一見，慌忙走前去，七手八脚將雲飛揚扶起來。

雲飛揚毫無反應，但一探鼻子，仍然未氣絕。

「還有氣！」一個僕人叫起來。

「看他的樣子，不像是壞人，莫不是遇上了强盗，給弄成這樣？」

「反正老爺整天都想着如何去做好事，我們就扶他進去，再叫老爺找個大夫給他看一看。」

四個僕人紛嚷着將雲飛揚扶了進去。

燈籠上老大的一個「呂」字，橫匾上寫的也正是「呂府」，從外表看來，那應該是一戶官宦人家。

× × ×

三個時辰之後，雲飛揚才再次醒轉，侏儒三尺給他的藥這時亦已經發揮功效，他雖然感覺氣虛體弱，精神已回復不少。

他的面色仍有如白紙一樣，血污却已被洗去，衣衫亦換過，臥在一個房間的床上，一個鬚髮俱白的老人站在床前，正在看着他。

老人的旁邊侍候着兩個僕人，看見雲飛揚張開眼，一個就嚷道：「醒來了。」

雲飛揚看看周圍，再看看自己，已明白是什麼回事，翻身便待拜倒，肺腑却一陣刺痛，老人一見忙伸手按住，道：「你重傷未癒，不宜妄動。」

他的語氣威嚴神態却是慈祥得很，雲飛揚喘了幾口氣，道：「這兒是……」

一個僕人道：「是呂府，昨夜你在門前昏倒，幸虧給我們發現。」

另一個僕人接口道：「這就是我家主人……」

雲飛揚目光轉向老人，啞聲道：「多謝呂老爺救命……」

老人揮手道：「不必多禮。」一頓接問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是不是遇上了强盗。」

雲飛揚無言點頭。

「那些强盗也未免太猖獗了。」老人又說道：「聽公子口音，不是這附近人氏吧。」

「在下原籍蕪州。」

「那是好地方，我有一個老朋友也是那兒人氏，學問還在我之上。」

雲飛揚苦笑。「在下自小離家，恐怕不認識老爺的那位老朋友。」

老人點頭。「他淡薄功名，退隱後更就不問世事，你不認識他也不足爲怪。」

「尚未請教老爺大名，日後也好得報答。」

「這是小事，你千萬不要記掛在心上。」老人微笑。

一個僕人接口道：「我家老爺是前任兵部尙書，心地向來都是很好的……」

老人輕喝道：「少開口。」

雲飛揚面露疑惑之色，忽問道：「未悉老爺是否就是呂望呂大人？」

老人一怔，道：「你怎會知道老夫的名字。」

「晚輩外公姓雲，雙名海天。」

老人又一怔，喜然望外的道：「你外公竟就是老夫那個老朋友，太好了。」一頓接問道：「他現在怎樣？是否還是當年那樣閒着喜歡喝幾杯？」

雲飛揚面容一黯，道：「晚輩外公已去世多時了。」

呂望歎息着道：「他的身子以老夫所知一直都很不錯，人又豁達，想不到竟然先老夫而去。」

雲飛揚垂下頭，呂望手按雲飛揚肩膀。「你也不用難過，生老病死，人所不免，就留在老夫這兒，先養好傷勢再說。」

雲飛揚方待拜謝，呂望已又道：「老夫與你外公情同手足，你也就千萬不要客氣，就當這裏是自己的家好了。」想一想，失笑道：「老夫也是老昏了，到現在還未知道賢侄怎樣稱呼。」

「晚輩雲飛揚……」

「哦，賢侄也姓雲……」

「晚輩從母姓。」雲飛揚苦笑。

呂望鑑貌辨色，知道其中必有苦衷，並沒有追問下去，轉吩咐下人道：「阿福快趕去請上官大夫到來，阿昌——」

呂望接吩咐執拾東廂書房，給雲飛揚居住，他退隱之前，身居高位，難免也會做一些不太對得住良心的事情，年逾花甲膝下猶虛，總以爲就是報應，所以退隱之後，樂善好施，希望積些陰德，就是沒有那重關係，一樣會收留雲飛揚，給他地方休養。現在知道是故人之後，當然愛護有加了。

雲飛揚也就在呂家住下來，這時候他已經發覺經脈盡斷，眞氣不能夠提聚，四肢軟弱無力，一身武功再也不能夠施展。

這在他來說，是一個很沉重的打擊，可是他雖然難過，並未因此而失去生念。

只是這種生活雖然舒適，與他在武當山做雜役不可同日而語，在他却過得並不快樂。

黑白雙魔

馬停在客棧門前，管中流滾鞍躍下，自有店小二上前來。

那正是雲飛揚投宿的客棧，管中流當然並不是往找雲飛揚，對於這個人他雖然刻骨銘心，却沒有刻意去打探雲飛揚的下落。因爲這還不是時候，他敗在雲飛揚劍下兩次，已實在足够了。

他也不是無意經過，是有目的而來，目的却不是這個鎮，乃是赤砂坪。

「往赤砂坪怎樣走？」才坐下，管中流就忙向店小二打聽。

「由這裏西行約莫二十里。」店小二的神態有些異樣，只因爲赤砂坪寸草不生，周圍十里，全無人烟。

管中流也沒有再問什麼。

接連經過幾次的挫折，他已經改變了很多，最低限度在吃東西那方面已很隨便，不再像以前那樣，先要六安七寶將椅桌拭抹乾淨，然後搬出自己那一套名貴的食具來。

這種改變在他來說，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也只有這樣他才能適應眼前環境。

× × ×

赤砂坪實在不是一個好地方，一望無際，都是砂土，夜間森寒，日間却酷熱如火，連鷄蛋也可以烤熟。

好像這種地方，當然不能住人。

正是正午，烈日當空。

赤砂坪之前的雜木林子之外，站立着五個人，有高有矮有胖有瘦，淸一色黃布長衫，敞開胸膛，手抱雁翎刀。

那種雁翎刀與一般的不大一樣，有經驗的江湖朋友不難分辨得出，這其實是彭家的五虎斷門刀。

抱刀的五個人也正就是彭家五虎，他們顯然在等人，但肯定不是等管中流，看見管中流走來，都露出詫異之色。

那片雜木林子並不大，枝葉也並不茂盛，可是在赤砂坪來說，却已是最舒服的一處所在。

五虎都是站在樹影下，眼中有的就只是詫異之色，並沒有敵意。

他們與管中流也總算是朋友。

不待管中流走到，他們已迎前，彭金虎試探着道：「管兄，這麼巧。」

管中流對五虎倒也客氣，抱拳道：「小弟是專誠找五位來的。」一頓，又說道：「小弟到過彭家莊，却說五位走來了這兒……」

五虎大感詫異，彭金虎目露警戒之色忙問：「到底什麼事？」

管中流道：「小弟前此曾聽說五位到過回疆，想向五位打聽一下到回疆的路綫，又應該配備些什麼東西。」

彭金虎詫異地道：「管兄怎麼要到回疆去？」

管中流道：「峨嵋慘遭滅門之禍，小弟只有到回疆暫避一時，順帶尋訪一個失落在回疆的長輩，看如何重整門戶！」

「原來如此。」彭金虎笑道：「這也簡單，此間事了，我們就替管兄擬一份詳細的地圖。」

「有勞之處，小弟……」

「自己兄弟，何必客氣？」彭金虎笑接道：「管兄的事也就是我們的事。」

管中流亦自笑道：「既然如此，小弟就多謝也不說了。」一停轉問道：「聽說，五位是約了人在此決鬥。」

「不錯！」彭金虎仰首向天。「差不多是時候的了。」

管中流有點奇怪的道：「怎麼約在這種地方。」

「這是對方的主意。」

「却不知是什麼人，竟然斗胆挑戰賢昆仲？」

「我們也不甚淸楚，對方殺了我們三個弟子，與戰書同時送來。」彭金虎目光一轉。「管兄也來得正是時候，一會說不定要借助管兄一臂之力。」

「言重了。」管中流應道：「彭家乃中原正義之家，小弟又焉能袖手旁觀，不過五位一身武功，五虎斷門刀法更是刀法之中精品，那裏用得到小弟那幾下三脚貓的本領。」

這番話入耳，彭家五虎無不詫異，幾乎以爲是認錯了別人當作管中流，在他們的印象中，管中流絕不是這樣謙虛的人，他們却也立即聯想到那是峨嵋派覆亡的影响。

千穿萬穿，馬屁不穿，管中流那番話也無疑受用得很，彭家五虎頓生好感。

也就在這個時候，遠遠傳來了一陣歌聲。那是女孩子的歌聲，非常之悅耳動聽，他們却聽不懂唱的是什麼。

「是回族的歌曲！」彭金虎細聽之下，面色就凝重起來。

管中流亦奇怪，脫口問道：「怎麼會在這裏聽到回族的歌曲？」

彭鐵虎插口道：「大哥不是說，我們被殺的那三個弟子死狀怪異，極有可能是死在回族的武功手法之下！」

彭金虎無言點頭。

管中流心頭一動。「賢昆仲莫非開罪了回族的什麼人？」

彭金虎沒有作聲，只是瞇起眼睛，向歌聲來處望去。

歌聲是由赤砂坪那邊傳來。

烈日之下，赤砂坪的砂土彷彿已經被烤熟，冒出縷縷白烟，一切看來都有些飄忽，有些怪異。

一個回族裝束的女孩子，一面漫聲歌唱，一面向這邊走來，白烟中看來有如仙子凌波。

她的面上幪着面紗，只露出眼睛以上一截，那雙眼睛明亮如秋水，美麗動人，體態亦窈窕，手中又拿着一支三尺來長的青竹枝，不時拂動幾下，就像要將那些白烟拂去。

彭鐵虎看在眼內，嘟喃道：「不會就是這個女娃子吧。」

彭金虎沒有作聲，只是看着那個女孩子，一直等到那個女孩子到面前，才問道：「來的是什麼人？」

那個女孩子在五虎面前兩丈停下脚步，應道：「依貝莎。」她穿的雖然是回族的衣服，說的却是漢語。

彭金虎冷冷的道：「依貝莎又是什麼意思。」

「只是我的名字。」依貝莎顯得很冷靜。

「是你殺我們的弟子，約我們到這裏決鬥？」彭金虎追問。

「是我。」依貝莎並沒有否認。

「爲什麼？」彭金虎聲色俱厲。

「要知道沙漠之星的下落。」

彭家五虎面色齊皆一變，彭金虎冷冷的道：「你到底是那一個。」

依貝莎淡然應道：「我就是重金托你們護送沙漠之星上京，却給你們偸龍轉鳳，因而被當今天子怪罪服毒自盡的那個回族族長的女兒！」

彭家五虎一面聽，面色一面變，管中流一旁聽得清楚，以疑惑的目光轉望向他

們，彭金虎一眼瞥見，急叱喝一聲：「住口！」

依貝莎接道：「我已經查得很清楚，的確是你們的所爲！」

管中流又看了五虎一眼，彭金虎避開管中流的目光，叱道：「彭家俠義傳家，我們又怎會做出這種事情來，我看你是受了別人唆擺——」語聲一頓，目光轉向彭鐵虎。

鐵虎會意，立即道：「不管怎樣，你殺了我們彭家三個弟子，一定要還給我們一個公道！」也不等依貝莎答話，立即揮刀衝前，一刀疾砍了下去。

雁翎刀重，鐵虎雙臂也有千斤之力，這一刀砍下，已足以開碑裂石，可是依貝莎偏身一閃，手中竹枝，往刀鋒上一點，那柄雁翎刀便輕飄飄的盪了開去。

鐵虎心頭一凜，腳步迅速移動，連刺七刀，依貝莎只是竹枝輕揚，輕描淡寫的將鐵虎的刀一一盪開。

——這是至陰至柔的內力，這個女孩子練的到底是那一個門派的內功？

管中流不禁留上了心。

彭金虎的一雙濃目却皺了起來，突喝一聲：「住手！」

鐵虎一怔，還是收住了刀勢，依貝莎也沒有追擊，轉望向彭金虎。

其他的目光亦集中在彭金虎的面上，彭金虎乾笑一聲，道：「敢問姑娘，黑白雙魔是你的什麼人？」

依貝莎不答反問：「這與你有什麼關係？」

彭金虎道：「只怕大水冲倒了龍王廟，弄傷了自己人。」

「這句話怎樣說？」依貝莎感到有些奇怪。

「黑白雙魔與我們兄弟是朋友……」

「胡說！」依貝莎叱道：「我師父那裏有你們這種朋友。」

管中流聽得眞切，眼睛一亮，這一次他要去回疆，原就是要找尋海龍老人所說的那幾個擅長陰柔內功的高手，而黑白雙魔正是其中兩個。現在却就在這裏遇上了黑白雙魔的傳人，難怪他喜出望外。

他雖然年輕，江湖經驗却不少，鑑貌辨色，再聽雙方的說話，已知道是什麼一回事，對彭家五虎，立時留上心。

彭金虎並沒有退縮，胸膛反而挺起來，面色一沉。「若是你不相信，只管回去問清楚你那兩位師父。」

依貝莎看他說得那麼肯定，不由亦懷疑起來。

彭金虎接道：「有這重關係，我們若是再跟你動手，就不說以大壓小，老朋友面前也說不過去，你既然殺了我們這邊三個人，事情就這樣解決好不好？」

「怎樣解決？」

「沙漠之星，我們還給你，恩怨從此一筆勾消！」彭金虎說着踏前一步。

依貝莎疑惑的望着彭金虎，考慮一會，道：「你們將沙漠之星還給我再說。」

「沙漠之星就藏在刀柄之內！」彭金虎將手中刀一轉，一面將刀柄的頂端旋開，一面將刀柄向着依貝莎。

刀柄果然是中空，彭金虎才將手放下，十數道寒芒就向依貝莎射去！

那都是淬了毒的喪門釘，依貝莎冷不提防，眼看就要喪命在釘下，一道劍光及時飛來，一絞一轉，盡將喪門釘震飛，劍光一斂，管中流橫擋在依貝莎身前。

依貝莎驚魂甫定，亦知道是發生了什麼事，脫口一聲：「謝謝——」

管中流回頭一笑。「沒有傷着你？」

「沒有。」依貝莎詫異問道：「你不是他們的人？」

管中流道：「可以說是朋友，却看不慣這種暗箭傷人的卑鄙行徑。」

那邊五虎却變了面色。彭金虎沉聲喝道：「管中流，你這是……」

管中流冷冷的道：「還說彭家乃是中原俠義之家，竟做出這種暗箭傷人的所爲，我怎能袖手旁觀！」一頓又說道：「沙漠之星一事，這位依貝莎姑娘相信也沒有冤枉你們！」

彭金虎恨恨的道：「姓管的，你考慮清楚的了？」

管中流正色道：「峨嵋乃名門正派，路見不平，自然要拔刀相助！」

「說得好！」彭金虎冷笑一聲，一招手，四虎身形展開，迅速將管中流依貝莎兩人圍在當中。

管中流依貝莎很自然的一轉身，背靠在一起，一陣淡淡的香味由依貝莎身上傳來，嗅着管中流不由心神一蕩，依貝莎的眼神那刹那亦好像有些異樣，偏頭偷偷的望了管中流一眼，管中流也正好做着同一動作。

兩人目光相接，欲語還休，喝叱聲中，五虎的雁翎刀已四面八方砍上來。

管中流一聲：「小心！」長劍展開，封住了其中三刀，依貝莎亦以竹杖接下了其餘兩刀。

劍刀相接，「錚錚」有聲，竹杖與刀相觸，發出來的聲响却是非常沉實，管中流依貝莎身形一分，依貝莎飛燕一樣穿插在刀光之中，管中流却有如怒鵰飛撲，他知道五虎聯手，佈成刀陣，威力最少大一倍，所以表面裝作準備給五虎圍起來，但一出手就施展落日劍法的絕招，迫住了其中三刀，接從缺口衝出去！

五虎一下被衝散，再要結成刀陣已沒有可能，依貝莎青竹枝牽制住其中兩人，招式怪異，配合矯捷的身形，幾個閃躍騰挪，便將其中一柄雁翎刀擊落地上，再三招，竹枝往手腕一敲，另一虎的雁翎刀亦落地！

與此同時，管中流亦以劍挑飛兩虎的刀，再一劍，抵在彭金虎的咽喉上。

彭金虎面色大變，手中雖然仍有刀，已施展不出來，他的嘴巴仍然很硬。「姓管的，你本領！」

管中流目光轉向依貝莎。「姑娘，你說怎樣處置？」

依貝莎眼露笑意，到轉向彭金虎，立即一寒。「這個人心地狠毒，謀奪那顆沙漠之星，只怕就是他的主意。」

管中流冷冷接問：「到底是不是？」

彭金虎說道：「是又怎樣，不是又怎樣？」

依貝莎道：「我不喜歡殺人，也不想將你們斬盡殺絕，罪魁禍首若是你，那你就還我爹爹一條命！」

其餘四虎一聽這番話，神態都變得有些特別，對望了一眼，彭鐵虎立時道：「老大，主意是你出的，這個責任你可不能推卸！」

彭金虎聽說面色立時大變，狠狠的盯着鐵虎：「老二，你這是什麼說話。」

鐵虎偏開臉，道：「老大，一人做事一人當，你認了只是一條人命，彭家還有我們四個支撐局面，不致於就此滅亡。」

另一虎接道：「你也看到了，他們要殺我們，實在易如反掌。」

彭金虎轉望其餘二虎，那二虎只是垂下頭去，一聲也不發，不由破聲大笑道：「好，好兄弟！」

語聲一落，反手一刀，插進自己的胸膛之內，濺血倒下。

四虎看得怔在那裏，管中流一聲輕歎，將劍收回，冷冷望了四虎一眼。「彭金虎雖然詭計多端，總算還是一條好漢。」

四虎先後垂下頭去，管中流接問：「那顆沙漠之星在什麼地方？」

「藏在我們彭家莊之內。」

「那我們就走一趟彭家莊。」管中流回問依貝莎。「姑娘，你的意思……」

「我就是這個意思。」依貝莎目注管中流：「公子若是不便……」

管中流笑道：「反正是閒着，除非姑娘反對。」

依貝莎搖頭，嫣笑道：「人說中原武林多的是俠義之士，這句話我一直都有些懷疑，現在才知道這是事實。」

管中流笑笑。「姑娘還是第一次入中原。」

「是第一次。」依貝莎並沒有否認。

「令師却是這樣放心。」

「我是瞞着師父來的。」依貝莎一合掌。「幸遇公子仗義相助。」

「又來了——」管中流轉向彭家四虎。「四位，勞煩你們走一趟。」

四虎垂頭喪氣，兩個走過去抬起彭金虎的屍體，一聲不發的往來路走去。

× × ×

沙漠之星藏在彭家莊內堂的一幅壁畫之內，是一顆鷄蛋大小，晶光四射的寶石，用一個錦盒載着。

管中流從未見過一顆這樣大，又這樣完美的寶石，到現在他總算明白，彭家五虎何以會大動貪念。

依貝莎將錦盒接過，檢視一遍，才將錦盒蓋上，與管中流離開。

四虎眼巴巴的目送，沒有攔阻，他們知道以目前彭家莊的力量還留不住管中流兩人。

目光却是那麼的惡毒，管中流依貝莎並沒有看在眼內。

× × ×

出了彭家莊，管中流依貝莎一直往西行，依貝莎不時偷眼望向管中流，管中流目不斜視，其實都看在眼內，知道已完全取得依貝莎的信任。

他們默默的走了一程，還是依貝莎先開口。「今天幸得你仗義相助。」

「姑娘不必掛在心上。」管中流有些感慨的道：「我其實也想不到彭家五虎會做出這種事情。」

「你怎會知道刀柄中藏的是暗器？」

依貝莎想不通的就是這件事。

管中流笑道：「很簡單，我雖然未見過那是怎樣的一顆寶石，但那既然是貢品、一定是很貴重的東西，彭金虎又怎會藏在刀柄內隨身携帶？」

依貝莎一聲微喟：「難怪師父總是說我江湖經驗不够的了。」一頓轉問：「中原的武林是不是人人都是這樣狡猾的。」

管中流一愣，轉念道：「大都是，所以很多時防不勝防，也所以我才厭倦，才想到隱居回疆。」

「你要到回疆隱居？」依貝莎奇怪之極。

「這一次我找彭家五虎，原就是因爲他們到過回疆，想請教他們往回疆怎樣走？」管中流說得很認眞，依貝莎看着他，「噗哧」的突然一笑。「那你現在開罪了他們，怎麼好？」

管中流佯歎道：「那祇好找別人請教了。」

「你雖然江湖經驗豐富，腦筋還是不怎樣靈活？」依貝莎忽然問道：「你忘記我是那兒的人了？」

管中流一怔地道：「你……我竟然忘記了你是來自回疆的女孩子，忘記了你身上的是回疆的裝束。」

「怎會這樣的？」

管中流欲言又止，依貝莎若有所覺。

「你要說什麼？」

「那……那想必是姑娘你……」

「我怎樣？」

「你太美，我只顧看着你的臉……」

管中流欲言又止，他說的倒也並非完全謊話。

依貝莎不等他說完，已羞怯的垂下頭去。

× × ×

夜漸深，破廟中燃燒着一堆火，一隻小羊烤在火堆上。

那是管中流從山中的獵戶買來，他並不喜歡吃羊肉，只因爲知道依貝莎喜歡才轉過這個念頭，這段路走下來，他們已很熟落。

依貝莎的臉上始終都是幪着白紗，管中流雖然奇怪，又怕那是回疆的什麼規矩，現在總算找到了一個機會，他割下了一條燒好的羊腿，一面遞前去，一面問：「你們回族的女孩子吃東西的時候也是要戴着面紗？」

他問得若無其事，依貝莎仍然顯得有些羞怯，點點頭。

「不怕麻煩。」管中流佯作會意的接道：「我明白了，是怕吃得不雅。」

依貝莎搖搖頭，管中流又問：「你整天戴着面紗，其實是爲了什麼？是不是風沙撲鼻？」

依貝莎仍然搖頭，管中流四顧一眼。「這兒又沒有風沙，怎麼不拿下？」

「你很想我將面紗拿下來？」依貝莎忽然問。

管中流點頭。「但你若是不高興，就不要勉强。」

依貝莎看着管中流，考慮了一會，終於將面紗解了下來，管中流這才發現依貝莎比他意料中的還要漂亮，看得怔住在那裏。

依貝莎雙頰通紅，難以言喻的嬌羞，垂下頭，眼蓋也垂下。

管中流目定口呆，越看卻也就越愛，依貝莎等了一會，仍聽不到管中流作聲，眼蓋微顫，偷望了管中流一下，看見管中流那樣子，嬌靨更羞紅，輕聲問：「你……怎樣了？」

管中流如夢初覺，脫口道：「我從未見過比你更美麗的女孩子。」

依貝莎又是嬌羞又是高興，又垂下頭去。管中流接道：「你這樣整天幪着龐臉，未免太可惜。」

依貝莎垂着頭低聲道：「你難道不知道這面紗在回族的女孩子來說，就等如她的衣服一樣？」

管中流這一次眞的目定口呆。

依貝莎緩緩抬起頭來，雙頰羞紅如朝霞，眼瞳閃動一種難以言喻的光采，管中流看在眼內，知道依貝莎對自己的確已發生很大的好感。

這是事實，回族的女孩子一向熱情奔放，不愛造作，依貝莎並沒有例外。

兩人四目交投，情意盡在不言中。

× × ×

火熄滅的時候已經是第二天早上，依貝莎臥在神壇上，尤在睡夢中。

管中流靠牆而臥，却是被一陣輕微的脚步聲驚醒，他心念一動，半身一轉，俯身以耳貼地面，仔細聽去，倏的一躍而起，縱身掠到依貝莎身旁。

依貝莎驚覺，一張眼，見是管中流，脫口道：「什麼事？」

管中流道：「有人向這間破廟迫近來了……」

話口未完，一個霹靂也似的聲音已經在廟外响起：「管中流，你出來！」

管中流一皺眉，依貝莎奇怪道：「這聲音好像在那裏聽過。」

「那是彭鐵虎的聲音。」管中流沉吟着道：「看來他們一定找到了什麼人助拳了。」

「有你在，我什麼都不怕。」依貝莎顯得滿懷信心。

管中流聽說，那能不挺起胸膛，舉步往廟外走去。

在廟外的果然是彭家四虎，人手一刀，鐵虎看見管中流現身，立即大聲疾呼：「姓管的，那個賬，我們今天一定要算清楚。」

管中流笑問：「你別在我面前充英雄，邀來了什麼人，何不乾脆請出來。」

鐵虎老臉一紅，一個洪亮的笑聲即時凌空落下。「這不是出來了！」

聲落人落，是一個和尚，飛鳥一樣從一株高樹上掠下。

「原來是無敵門的千面佛！」管中流冷笑，即時又一條人影掠下，衣飾奇特，雖然是男人，却帶着極重的女人媚態，正是無敵門的護法九尾狐。

管中流目光再轉，冷冷笑道：「無敵門兩大護法一齊到來，目的當然就是我的了。」

千面佛大笑道：「十三分舵的血債我們還未與你算清楚。」

管中流大笑，道：「峨嵋山上的人命我正要無敵門下抵償！」

「好，姓管的有種——」千面佛仍然一面笑容。

依貝莎一旁輕聲問道：「管大哥，這兩個人的武功怎樣？」

管中流尚未回答，千面佛目光已落在依貝莎面上，色迷迷邪笑道：「好美的女娃子！」一頓回顧道：「這個女娃子大夥兒手下小心些，留給佛爺好好的受用！」

衆人立即邪笑相和，依貝莎又羞又惱，一面將面紗拉上一面道：「管大哥，今天我們可不要留情，一個都莫教走了。」

管中流皺眉道：「無敵門勢力龐大，他們顯然是有備而來，我們在這裏與他們硬拚，一定吃虧？」

「管大哥的意思是……」

「暫避一避，」管中流輕捉着依貝莎的肩膀：「你先走，我押後。」

千面佛雖然聽不清楚，但鑑貌辨色，已猜到幾分，「格格」大笑道：「想走麼，沒有這麼容易，上！」一聲暴喝，當先撲前，九尾狐彭家四虎也相繼衝前去！」

管中流一聲：「走！」立即出口，手抓着依貝莎的肩膀一送，將依貝莎送上破廟的瓦面，身形一動，亦自掠了上去。

依貝莎忙道：「管大哥，要是我們一起走！」

「想不到回疆的女孩子與中原的一個性子，總是那麼的拖泥帶水。」管中流心中這樣想，却沒有說出來。

他一點頭，牽住依貝莎的手，一齊展開身形，往前掠出。

千面佛下面看見，一揮手，九尾狐彭家四虎立時分開兩撥往左右包抄過去，他自己卻一抖袈裟，緊接着掠上破廟瓦面。

這片刻之間，依貝莎管中流已不知所踪。

× × ×

一片片草地在脚下飛逝，管中流依貝莎身形飛快，迅速掠前。

依貝莎輕功的造詣竟不在管中流之下，這在管中流來說，倒是方便不少。

千面佛九尾狐緊追在後，距離在十數丈外，彭家四虎落下更遠。

依貝莎奔着，突然探囊拿出一支小竹管，放在口裏吐起來，吐出一種尖銳而奇怪的聲响。

管中流沒有問，却已猜到那必是傳訊之物，只不知依貝莎要通知的是什麼人。

——莫非黑白雙魔已來了中原，且就在附近。

他忽然生出了這個念頭，身形更迅速，有如離弦箭矢。

依貝莎本已追不上，但因爲管中流一手扶着，所以仍能够與管中流以同一速度飛掠前去。

再前數丈，進入小路，兩人的身形不由慢下來。

也就在這時候，左方傳來了與依貝莎的一樣的竹哨聲。

依貝莎立時面露喜色，一聲「往西走！」轉向西面掠去。

翻過一個山坡，眼前是一面峭壁，筆直如削，峭壁下有一個山洞。

竹哨聲也就是由這個山洞傳出來。

× × ×

千面佛九尾狐掠上山坡的時候，依貝

莎與管中流已經不知所踪，却有竹哨聲從山洞內傳出，九尾狐目光一轉，冷笑道：

「一定是掠進了那個山洞！」

千面佛點頭道：「聽彭家四虎說，那個女娃子也有一身武功，山洞地方狹窄，他們若是聯手，我們只怕非但佔不了便宜，還很易被他們算計！」

「不錯，但他們走進小洞之內亦不是一個好辦法。」九尾狐陰陰笑道：「我們只要守在洞外，那怕他們不走出來。」

「還有一個更好的辦法，」千面佛摸着下巴，格格的大笑。「只消彭家四虎到來，就可以進行。」

「什麼辦法？」

千面佛只說出一個字：「火—」

× × ×

彭家四虎一到，千面佛立即吩咐他們到附近收集乾枯的樹枝，堆放在小洞外，點燃起來。

竹哨聲始終不絕。

乾柴烈火，濃烟大起，正值東風，將烟盡吹入山洞內。

竹哨聲立斷，嗆咳聲接起，千面佛九面狐彭家四虎不由放聲大笑了起來。

千面佛大笑着道：「倒要看你們能够支持多久！」

笑語聲甫落，濃烟突然倒捲，反向他們迎面撲過來，他們同時感到了一股寒意，驚訝未已，那些枯枝帶着火燄，一條條凌空飛舞，向他沒頭沒腦的洒下。

千面佛心頭一凜，禪杖飛舞，將洒下來的枯枝盡數砸飛，九尾狐一條長鞭揮出，亦舞得風雨不透。

彭家四虎却沒有這個本領，立時弄了一個灰頭土臉。

濃烟剎那消散，山洞的前面出現了一白一黑兩個人，白的一身白衣白履，頭髮眉毛鬍子亦是根根發白，面色有如死魚肉一樣，就連咀唇也是鉛白色。

黑的一個則是無一不黑。

千面佛九尾狐一眼瞥見，齊皆變色，彭家四虎的面色就更加難看。

「黑白雙魔——」千面佛脫口一聲呻吟。

九尾狐立即陪上笑臉。「兩位前輩什麼時候來了中原？」

白黑雙魔翻眼望天，彷佛根本就沒有將這些人看在眼內，這兩個人本叫做黑摩勒白摩勒，成名已多年，一向都聯手對敵，武功既高強，脾氣又古怪，出了名的難纏，七八年前也曾來過中原，鬧得天翻地覆，後來不知吃了什麼人的虧——才消聲匿跡。

千面佛九尾狐也是老江湖，當然知道這兩個人的厲害，彭家四虎曾經在回疆混過一陣子，印象更就深刻。

依貝莎管中流相繼從山洞中走出來，依貝莎隨即手指彭家四虎道：「那就是彭家的人，一心要奪回沙漠之星，還請來兩個無敵門的護法。」

白黑摩勒相顧一眼，目光轉向千面佛九尾狐，九尾狐慌忙辯護。「我們的目標只是那個姓管的小子？」

白摩勒冷笑道：「事實你們是要將我們的徒弟也置諸死地。」

九尾狐陪着笑臉，道：「那是我們有眼不識泰山，若知道是兩位前輩的高足，那就是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冒犯。」

黑摩勒嘿嘿一笑，道：「你這個小子倒懂得說話。」

白摩勒接道：「好，你們走，留下這四條老虎。」

彭家四虎面色大變，鐵虎忙向千面佛九尾狐道：「兩位……」

「四位——」九尾狐佯嘆一聲，截口道：「不是我們不幫忙，只是你們不知道輕重，冒犯到兩位老前輩的頭上。」

「人不爲己，天誅地滅——」千面佛接誦一聲佛號，一個身子如飛倒退。

九尾狐退得絕不比千面佛稍慢，彭家四虎面色慘變，不約而同，轉身便待開溜，那知道身形才動，黑白摩勒便飄然凌空落在四人面前，截住了他們的去路。」

彭鐵虎首當其衝，大喝一聲，一刀急劈向前面擋着的黑摩勒，身形接往旁竄出，他的身形雖然快，但與黑摩勒根本就不能够相提並論，黑摩勒身形輕靈，有如鬼魅，一閃將刀閃開，接一掌將刀封在外門，再一掌印在彭鐵虎的胸膛之上。

彭鐵虎的武功原不致如此不濟，只因爲急切逃命，十成武功便僅剩六成。

黑摩勒一掌擊實，「噗」的一聲如中敗革，彭鐵虎並沒有被擊飛，反而僵住在那裏。

他整個身子突然顫抖起來，一絲絲的氣從毛管口透出，迅速凝成了冰霜，然後就殭屍一樣直挺挺的倒了下去。

黑摩勒的另一隻手同時抓住了另一虎的後頸，亦只是一抖，那一虎便癱軟在地上。

同一時，其他二虎亦先後倒在白摩勒的掌下，死狀與彭鐵虎完全一樣。

管中流一旁看在眼內，目光大亮，好像黑白摩勒這麼陰柔的內功，他還是第一次目睹，要使峨嵋落日劍法的精奥，能發揮極至，非要先練成陰柔的內功不可，那黑白摩勒的內功心法無疑就是他的目標。

但怎樣才能够取得黑白摩勒的信任，傳授這種陰柔的內功，管中流不禁大費躊躇。

黑白摩勒連斃四人，若無其事，依貝莎反而顯得有些不忍，但却也沒有多說什麼。

兩人隨即舉步往山下去，依貝莎急推了管中流一把，跟了上去。

管中流忙亦舉步，黑摩勒即時回頭，冷冷瞟着管中流。「你跟着來幹什麼？」

管中流一呆，依貝莎忙道：「大師父，他要去回疆，我已經答應替他引路的去了。」

黑摩勒不耐煩的道：「我們現在可不是回回疆去，叫他離開。」

依貝莎倔强的道：「我既然答應了人家，就得要守信。」

黑摩勒怒瞪了依貝莎一眼，方待發作，旁邊白摩勒已道：「老大，就讓這小子跟着好了。」接一眨眼，黑摩勒會意，悶享哼一聲，繼續走前。

依貝莎這才鬆過口氣，笑望了管中流一眼，管中流亦笑，那却是苦笑，他出道以來，幾曾將別人看在眼內，又何曾受過這種氣。

（未完）

正宗長篇武俠故事／

臥龍生・文
盧令・圖

金筆點龍記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俞秀凡被金針制住穴道，全身乏力，被送到花花妃子的屋中，花花妃子起初想用女色迷惑俞秀凡，使他服下一種有毒丸藥，但俞秀凡美色當前，能鎭定自如，反而使花花妃子信服下來，決定帮助俞秀凡，使他能够找到造化城主，原來，這花花妃子雖貴爲造化城主的妃子，但她却要經常被逼出賣色相，以引誘不少武林高手成爲造化城主的手下，她忍辱偷生了多年，至今才遇見如此有骨氣的俞秀凡，首先將俞秀凡身上所中之金針拔出，使他恢復功力，接着施計使金針使者就範……

使用苦肉計　設法見城主

俞秀凡道：「話已經說完了，你如何決定，似是也該給我一個確定答覆了！」

湯蘭道：「可以，但要再給我三個時辰的時間。」

俞秀凡道：「妳的花招不少，不，咱們接受過，妳必需立刻決定！」

湯蘭道：「一個時辰呢？」

俞秀凡道：「半個時辰也不會等，湯姑娘如是無法決定，咱們就代妳作主了。」

湯蘭道：「代我作主，用意何在？」

俞秀凡道：「很簡單，可以殺了你，也可以使用很殘酷的手段，迫你就範。」

花花妃子笑一笑，道：「我有辦法，咱們只要給她吃下一粒藥物就行了。」

俞秀凡道：「什麼藥物？」

花花妃子道：「就是給你食用的那一粒藥物。」

俞秀凡道：「那不是專門對付男人的？」

花花妃子道：「對付女人也是一樣有效，至少，它可以使一個人的思想改變。」

俞秀凡道：「好吧！咱們試試看這藥物是否靈驗？」

花花妃子道：「湯姑娘，仔細看看我。」

湯蘭道：「不用看了，賤妾對妳早巳記憶的十分清楚了。」

花花妃子笑一笑，道：「當妳思索能力逐漸受到控制時，妳會忘記了很多事，只有記憶得很深刻的現象，才會永記不忘。」

湯蘭道：「賤妾不明白夫人的意思。」

花花妃子道：「吃下那藥物之後，妳會減少思維的力量，除了常常見面的人之外，妳會連自己的兒女，也逐漸的忘去。」

湯蘭道：「可惜，我沒有兒女。」

花花妃子道：「天下至親，莫過父母、子女，我不過是擧個例子給妳聽聽罷了。」

一面伸手取出藥物接道：「俞少俠，想辦法把她牙關揑開，我把藥物冲入她的口中。」

湯蘭面色一變，道：「不行！」

花花妃子道：「湯姑娘，妳自己心中很明白，妳巳無法反抗。」

湯蘭道：「夫人，咱們可不可以再談？」

俞秀凡道：「不可以，我們時間寶貴，何至寸陰寸金。」

湯蘭道：「我如是答應了你，你們會相信麼？」

俞秀凡道：「自然要有一些表現才行。」

湯蘭道：「難處就在此了，要我如何表現呢？」

俞秀凡道：「自然要能讓咱們相信，姑娘確巳決心脫離造化門，背棄造化城主。」

湯蘭沉吟了一陣，道：「我可以給你們個證明，不過，我要先瞭解一件事。」

俞秀凡道：「你請說。」

湯蘭道：「你們是要我帶你們逃走呢？還是要我帮你們對付造化城主？」

俞秀凡道：「在下千辛萬苦而來，豈肯輕易離去，但也不用妳帮忙對付造化城主！」

湯蘭道：「既不用我帶你們逃走，又不用我帮忙你們對付造化城主，那要我作什麼？」

俞秀凡道：「至多是要妳給我們打個接應，主要的是要妳心向我們。」

湯蘭道：「你能夠相信我麼？」

俞秀凡深吟不語。

花花妃子道：「不相信，除非你能給我們一個證明。」

湯蘭道：「證明很難說了，是不是要我殺幾個人，要他們知道我背叛了造化門？」

花花妃子道：「正是這個意思！」

湯蘭冷笑一聲，道：「你們證實了，造化城主也知道了內情。」

花花妃子怔了怔，道：「這個……這個……」

俞秀凡接道：「湯蘭！先回答我一句話，妳要不要背叛造化門？」

湯蘭道：「這個麼，在下就很難說了，我在造化城主眼中，也不是盡如人意。」

俞秀凡冷冷說道：「這是說，妳也可以背離造化門了？」

湯蘭道：「我要看背離了造化門，有多少生存的機會。」

俞秀凡歎息一聲，道：「湯姑娘，在下不是和你談論機會，我想知道是妳心中是否有是非之分。」

湯蘭道：「是非之分麼，自然是有，不過，我覺得這些事，對我個人來說，比是非還要重要一些。」

俞秀凡苦笑一下，道：「姑娘，一個人不能活千秋萬年，妳苟安偷活下去，難道眞的會活的愉快麼？」

湯蘭道：「好死不如賴活着，如是我沒有選擇的餘地，那只有苟安偷生下去了。」

俞秀凡道：「湯姑娘，我們處於劣勢、危境，實在是担保不起任何一點輕微的挫折，但我們心靈上距離太遠，只好委屈你了。」

湯蘭道：「殺了我，是麼？」

俞秀凡道：「我如因此殺了你，那和造化城主的爲人，又有什麼不同。」

湯蘭道：「不殺，總不能放了我吧？」

俞秀凡道：「不能，放了妳，我可能見不到造化城主。」

湯蘭道：「那你的意思是——」

俞秀凡接道：「點了你的穴道，使妳無法傳出消息。」

湯蘭沉吟了一陣，道：「不怕我運氣衝開了被點的穴道麼？」

俞秀凡道：「我的手法很特殊，我相信三個時辰之內，妳不會衝開穴道。」

湯蘭歎息一聲，道：「你太低估造化城主了，還會給你三個時辰的機會麼？」

俞秀凡抬頭望了花花妃子一眼，道：「她不是虛言恐嚇？」

湯蘭說道：「她雖是妃子的身份，但這一區段的負責人是我，傳訊內情，只怕她也不知道。」

俞秀凡道：「湯蘭！妳是自己說呢，還是要在下問？」

湯蘭道：「你準備如何一個問法？」

俞秀凡道：「這要你自己決定了。」

湯蘭淡淡一笑，道：「每隔上一個時辰，每一個區段，都要有一次暗記傳出，這暗記不得任何一點錯誤，而且，十分機密，除了每一區段的首腦之外，別的人都不知道。」

話聲頓了一頓，接道：「現在，已是傳出暗訊的時間了。」

俞秀凡道：「這不是威脅麼？」

湯蘭道：「那要看你怎麼想了？」

俞秀凡沉吟一陣，道：「妳去吧！」

鬆開了湯蘭腕穴上的五指。

湯蘭笑一笑，未說一個謝字，轉身一大步而去。

花花妃子道：「你怎麼放了她？」

俞秀凡道：「不論她是否已通知造化城主，我了此的用心，只在能求得面對面和他來一搏的機會，如是我無法對付他，訊息是否傳出，都是一樣。」

花花妃子道：「如是湯蘭傳出訊息，你根本就沒有看見着造化城主的機會。」

俞秀凡道：「殺了她，也一樣沒有法子見到造化城主。」

花花妃子楞了一楞，道：「爲什麼不迫她和咱們合作？」

俞秀凡道：「造化城主是那樣一個謹愼的人，湯蘭如非誠心和咱們合作，她很快會傳出這些變化的訊息，殺了她也於事無補！」

花花妃子道：「那總比放了她好些。」

但見緊閉的木門，突然大開，針叙湯蘭緩步行了進來。

她神情嚴肅，手中捧着一把長劍。

花花妃子拔出一把匕首，道：「你要幹什麼？」

針叙湯蘭望也未望花花妃子一眼，目光却凝注俞秀凡的身上，道：「你一定要見那造化城主麼？」

俞秀凡道：「是！」

湯蘭道：「至少你該有一把劍，對麼？」

俞秀凡點點頭，道：「我對劍法上，下過了一番苦功。」

湯蘭道：「天下最好的劍，對一個用劍之人而言，就是他自己常用的佩劍。」

俞秀凡道：「不錯，自己的劍，會順手一些！」

針叙湯蘭說道：「看看，這是不是你用的劍？」

緩緩把長劍遞了過來。

俞秀凡接過長劍，有些說不出的感慨，輕輕歎息一聲，道：「多謝姑娘！」

湯蘭笑一笑，道：「我送還你的長劍，只有一個心願。」

俞秀凡道：「什麼心願？」

湯蘭道：「我想看一看你和造化城主動手的情形。」

俞秀凡道：「那只有一個辦法，請姑娘和我們同行一趟了。」

湯蘭道：「可悲的是，我沒有選擇的餘地，而且，你也很需要……」

俞秀凡道：「在下需要什麼？」

湯蘭道：「需要一個人，一個爲你拏着長劍的人，花花夫人不能拏着劍去見城主，那會立刻引起他的懷疑。」

俞秀凡道：「姑娘的意思是——」

湯蘭道：「我似乎是最好的人選。」

俞秀凡說道：「那豈不是太過委屈了妳姑娘！」

湯蘭道：「不要緊，我自己選擇決定的事，從來不會後悔。」

俞秀凡道：「這個，這個……」

湯蘭道：「現在，我們可以去了。」

兪秀凡道：「在下身上的金針——」

湯蘭道：「位置相差不遠，證明了你是個很細心的人。」

兪秀凡道：「姑娘誇獎了。」

湯蘭道：「就這樣辦了，咱們走吧，我替你帶路。」

兪秀凡道：「在下應該把劍還給姑娘。」

湯蘭伸手接過，舉步向外行去。

花花妃子道：「我也去！」

湯蘭搖搖頭道：「妳最好別去，那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花花妃子道：「我不去，也沒有活的機會，是麼？」

湯蘭笑一笑，道．「不過，至少妳可以死的安適一些。」

兪秀凡道：「兩位對在下似乎是完全沒有一點信心。」

湯蘭道：「沒有，你不是造化城主的敵手，甚至，根本用不着造化城主出手。」

兪秀凡道：「那姑娘和在下同行，豈不是死定了。」

湯蘭道：「是！我如是還活下去，自然不會跟你去了。」

花花妃子快行兩步，追上湯蘭，說道．「湯姑娘，讓我同去吧，我向造化城主證明一件事！」

湯蘭道：「證明什麼？」

花花妃子道．「我要讓他瞧瞧，他一向認爲最懦弱的人，也敢面對死亡！」

湯蘭道：「想不到妳竟有這樣的勇氣。」

湯蘭提劍當先，兪秀凡身上揷着六枚金針，走在中間。

花花妃子走在最後。

轉過了兩個彎，只見甬道中並肩站着兩個手提寬刀的紅衣大漢，攔住了去路。

湯蘭淡淡一笑，道．「兩位認識我麼？」

左首紅衣大漢，道．「湯段玉！」

敢情已離了湯蘭的轄區。

湯蘭道：「那就讓過路吧！」

兩個紅衣大漢對望了一眼，閃身讓開。

湯蘭舉步而過，穿過兩個紅衣人。

兩個紅衣大漢四道目光盯注在舉步維艱的兪秀凡身上，道．「這一位就是兪秀凡麼？」

湯蘭道．「不錯，兩位有何評論？」

左首紅衣大漢道．「這小子細皮嫩肉的，怎麼能傷了造化門下那多高手？」

湯蘭道：「很可惜，他身受金針制穴，要不然兩位可以試試了。」

左首大漢冷笑一聲，突然伸出右手揪住了兪秀凡的耳朵，冷冷說道：「就憑你小子這副德行，怎會勝了我們的人？」

湯蘭道：「他的人雖然十分文秀，但他劍招，却是凌厲得很！」

左首大漢用手拉了一拉，道．「兪秀凡！你這小子，當眞是胆大包天，不過，走夜路多了，總會遇到鬼，你小子，這一次，吃不完要兜着走了。」

湯蘭道．「夠了，別再折騰他了，應該如何，由城主發落就是。」

左首紅衣大漢放開了兪秀凡的耳朵，道．「湯段主，咱們割下他兩個的耳朵如何？」

湯蘭道：「爲什麼？」

紅衣大漢道．「讓他整個臉的去見城主，豈不是太過便宜了他？」

湯蘭說道：「不行，我把他整頭整臉的生擒過來，自然要整頭整臉的把他帶回去見城主了。」

紅衣大漢身份雖然不高，但他不是湯蘭的直接屬下，笑一笑，道．「湯段主，這麼辦吧，我在這小子的臉上劃兩刀如何？」

湯蘭道：「這個麼，我不同意。」

紅衣大漢嘻嘻一笑，道：「這小子這張臉太好看，湯段主的看法如何呢？」

湯蘭道：「你們敢對我如此無禮麼？」

紅衣大漢道：「不敢！不敢！咱們只不過隨便說說罷了。」

左首紅衣大漢突然一揚手，刀光一閃，直對兪秀凡的臉上劃去。

兪秀凡一閉眼，肅立不動。

他已把生死事置之度外，毀了這張臉兒，也不放在心上了。

湯蘭右手一指，食中二指，挾住了刀背，冷冷說道：「你要幹什麼？」

紅衣大漢道：「想過咱們這一段，不留下一點什麼，如何能叫咱們兄弟甘心。」

湯蘭笑一笑道．「去請你們段主出來。」

紅衣大漢搖搖頭，道．「不行，咱們段主忙得很。」

兪秀凡心中暗道：看來這造化城中，矛盾很多，大約是每深入一段，愈是造化城主的心腹了。

湯蘭面色一變，道：「你們兩位雖非我屬下，但也不該對我如此無禮。」

紅衣大漢笑一笑，道：「湯段主，每一段區，有一段區的規矩，這一點，湯段主大概還不明白。」

湯蘭突然嬌媚一笑，道：「兩位可眞是膽大得很啊！」

突然，雙手齊揚，分向兩人襲去。

她動作快速，金芒一閃間，兩個人已同時咳了一聲，倒了下去。

兩人手中拏着長刀，但却沒有機會把手中的長刀舉起，人已倒了下去。

湯蘭的動作很快速，雙手十指，一伸一抓，已經把兩具將要倒下去的屍體給抓住，緩緩把兩具屍體，給靠在牆壁上。

兪秀凡輕輕吁一口氣，道：「原來姑娘這金針，還可以當作兵刄施用。」

湯蘭淡淡一笑，道：「這個，倒叫你兪少俠見笑了。」

她口中雖然說的輕鬆，但神情間却流現出一片緊張之色。

顯然，她內心之中，正有着無比的緊張。

兪秀凡目光轉動，望了兩個紅衣大漢的屍體一眼，舉步向前行去。

湯蘭神情冷肅，一側身，超過了兪秀凡，快步向前行去。

這山腹之內，盤轉曲折，規模很大，而且，有時候還有天光透了進來。

顯然，這山腹之內，距離山崖絕壁不遠。

連轉了三個彎，行了十餘丈，竟然未見有攔阻的人。

湯蘭放緩了脚步，回顧了遙遙隨身後八尺左右的花花妃子一眼，舉手招呼。

花花妃子快步行來。

湯蘭低聲道：「你到過這後面來麼？」

花花妃子點點頭道：「來過、但現在形勢完全不同了。」

湯蘭低聲說道：「你來過多久了？」

花花妃子道：「那是兩年前了，我來的時候，這地方有很多守衞的人。」

湯蘭歎息一聲，道：「愈是如此，愈是可怕。」

只聽一個冷冷的聲音接道：「只要妳湯段主對城主忠心不二，有什麼好怕的呢？」

湯蘭轉頭望去，只見一個身着紅衣，手執雙刀的大漢，肅立在那八尺開外。

他神情冷肅，雙刀平架胸前，大有立刻動手之意。

湯蘭笑一笑道：「原來是平段主，咱們久違了。」

紅衣大漢冷冷說道：「那位滿身金針的，可就是兪秀凡麼？」

湯蘭道：「不錯，正是兪秀凡。小妹用網兜兜住了他，然後，施用飛針釘穴之術，制住了他的穴道。」

紅衣大漢說道：「湯段主，你是怎麼進來的？」

湯蘭道：「小妹就這樣走進來的。」

紅衣人冷笑一聲，道：「湯段主，咱們這一區段的規矩，只怕湯段主還不清楚。」

湯蘭道：「是什麼規矩啊，小妹確實不知道。」

紅衣人道：「凡是進入本段之人，都要留下一點紀念。」

湯蘭道：「原來如此啊！平兄那兩個手下，也確會要兪秀凡留下一隻耳朵，但是小妹反對。」

紅衣人道：「湯段主爲何反對？」

湯蘭道：「那是因爲小妹千辛萬苦的把他生擒下來，準備見了城主，請功領賞。如是把他弄得缺鼻子少眼睛，那豈不是一場很大的憾事。」

紅衣人道：「湯段主勸他們幾句，他們就聽信了？」

湯蘭道：「他們原不肯聽的，後來，小妹只好出手點了他們的穴道。」

她聰明絕倫，聽那平段主的口氣，這中間還有下文，心想這一段下文事關重要，自己如是無法答得出來，必然會露出馬脚。

乾脆說點了兩人的穴道，使他無法再問下去。

紅衣人冷笑一聲，道：「湯段主，你好大的膽子，竟在本段區之內出手傷人。」

湯蘭道：「你我都是段主的身份，如是小妹的屬下，冒犯了平兄，你也不會饒過他們的了。」

紅衣人說道：「湯段主錯了。這並非是區區的主意，令諭是城主所下，規矩也是城主頒下，你傷了兄弟的屬下，也就是犯了城主的令諭。」

湯蘭道：「平兄的意思是——」

紅衣人接道：「在下的意思很簡單，湯段主違規傷人，兄弟也不便處置，只好帶人去見城主了。」

湯蘭道：「就算是平兄不帶小妹去，小妹也要去見城主。」

紅衣人雙目在兪秀凡的身上，打量了一陣，不見有何可疑之處，才冷笑一聲，說道：「湯段主可以去見城主，不過，不是現在這個見法。」

湯蘭道：「那要如何呢？」

紅衣人道：「先要帶上刑具，才可以去見城主。」

湯蘭格格一笑，道：「閣下，不覺着這做法太過份了麼？」

紅衣人道：「不過份，這是城主的令諭，任何人不能例外。」

湯蘭顰顰柳眉兒，正想發作，花花妃子突然接道：「不能爲湯段主身加刑具！」

紅衣人道：「爲什麼？」

花花妃子道：「因爲，這兪秀凡桀傲不馴，是我請湯段主押送來此。」

紅衣人接道：「夫人沒有要她傷人吧？」

花花妃子道：「也是我下的令諭，城主怪罪，由我承擔。」

紅衣人一皺眉頭，目光轉注湯蘭的身上，道：「妳要晉見門主，爲何不傳入求見的訊號呢？」

湯蘭道：「夫人急令如火，小妹匆匆趕來，忘記傳入訊號。」

紅衣人道：「妳任段主多年，怎的如此糊塗？」

湯蘭道：「縱然是小妹犯有過失，但我相信，我生擒兪秀凡的功勞，足可補償。平兄不要欺人過甚，別忘了小妹守的段區，一樣也可以留難平兄。」

紅衣人對湯蘭雖然不假辭色，但對花花妃子却是有些畏懼，輕輕咳了一聲，道：「既然夫人把此事承擔起來，湯段主刑具可免。不過求見城主的事，在下先要行稟報城主才行。」

花花妃子道：「這個自然。」

紅衣人道：「諸位稍候。」

轉身向前行去，彎過一個轉角不見。

兪秀凡低聲道：「姑娘還有幾道巨關？」

湯蘭道：「這應該是最後一道了。」

兪秀凡道：「造化城主不但謹愼，而且多疑，看來咱們這苦肉計只怕是很難實現了。」

湯蘭道：「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情勢必要，咱們只好闖過去了。」

花花妃子道：「以兩位的身手，闖進去自非難事，不過，闖進後再想見到造化城主，那就不容易了。」

兪秀凡道：「咱們儘量忍耐就是，只要不到武功廢了，性命難保，咱們就不動手。」

湯蘭笑一笑，道：「公子武功卓絕，養氣的功夫，似是也到了人所難及的境界。」

兪秀凡道：「湯姑娘，在下進入這造化城，內心之中已經有了一個準備，那就是忍受千萬辛苦，只有一個心願。」

湯蘭道：「什麼心願？」

兪秀凡道：「見到造化城主。」

湯蘭點點頭，肅然起敬，道：「單憑這一份大無畏的氣度，就叫人爲之心折了。」

兪秀凡輕輕吁一口氣，道：「湯姑娘，在下想請教一事，不知姑娘願否見告？」

湯蘭道：「什麼事？但請吩咐！」

兪秀凡道：「在下有一位同伴爲你們所擒，不知他現在何處？」

湯蘭道：「被我困在一座石室之中。」

兪秀凡道：「他沒有受傷吧？」

湯蘭道：「傷勢不重，但却被我點中了穴道。」

兪秀凡道：「在下還有兩位同伴，留在上面……」

湯蘭接道：「其中之一是金釣翁。」

兪秀凡道：「姑娘早知道了？」

湯蘭道：「是、我看到了他的金鈎，此人昔年時對我有過救命之恩，我已悄然把金鈎投回洞外了。」

兪秀凡話題突然一轉，道：「湯姑娘，妳見過造化城主麼？」

湯蘭道：「見過。」

兪秀凡道：「眞正的面目麼？」

湯蘭道：「我們都算是親衞近臣，自然是見過他眞正的面目了。」

兪秀凡道：「能不能說出來，他究竟是怎麼樣一個人？」

湯蘭道：「很瀟洒，也很年輕，才智武功，都很卓越。」

兪秀凡道：「這個，可能麼？」

湯蘭道：「聽說他練成了脫胎神功，這是他修成的新體。」

兪秀凡道：「世上眞有這等奇事麼？」

湯蘭說道：「你這年紀，能有這身武功成就，……」

只聽一陣步履聲，打斷了湯蘭未完之言、那紅衣人當先而行，身後緊隨着四個半百以上的老者。

但聞那紅衣人冷冷說道：「城主駕前，四大將軍親自到此了。」

湯蘭望了四個半百老人一眼，道：「有勞四位將軍了。」

俞秀凡心中暗道：「這些人稱爲四將軍，不知是何由來？難道那造化城主已經稱孤道寡了。」

只見那四個同行的半百老人中，最前的一個，冷冷說道：「湯段主不用客氣，咱們奉命來此，迎接湯姑娘。妳立了大功，生擒俞秀凡，城主甚爲喜悅，特命我等來此迎接姑娘。」

湯蘭道：「那眞是不敢當，略施微勞，何足掛齒。」

那當先老者笑一笑，道：「不過，咱們來此之時，城主又交代了一件事。」

湯蘭道：「小妹洗耳恭聽。」

半百老者道：「城主說，那俞秀凡狡猾得很，咱們不能有絲毫疏忽。」

湯蘭道：「這個諸位將軍可以放心了。他被我金針釘穴，已無反抗之能，現在是砧上之肉，待宰之羊。」

當先老者冷冷說道：「是這樣麼？」

湯蘭道：「一點不錯。」

當先老者道：「就算姑娘說的句句眞實，咱們也無法完全相信。」

湯蘭道：「將軍的意思是——」

當先老者道：「咱們還要在他身上加上一重禁制。」

湯蘭心頭震動了一下，口中却說道：「將軍這樣不信任小妹，實在叫小妹難過得很。」

當先老者道：「不用難過，城主爲人謹愼，不會相信任何一個人。」

湯蘭心中爲難，不知如何開口。

但聞俞秀凡冷冷說道：「這有什麼不可？在下身受金針制穴，人已不能行動，又何在乎多加上一道禁制。」

當先老者說道：「好！俞秀凡，你很有豪氣。」

俞秀凡道：「諸位請出手吧！」

當先老者又向前行了兩步，正待出手，湯蘭突然開口說道：「慢着！」

當先老者道：「湯姑娘還有什麼事？」

湯蘭道：「你們要替他加上什麼禁制？」

當先老者道：「這個，似是和你湯姑娘沒有關係吧？」

湯蘭道：「怎會無關。而且，關係大得很啊！」

四個半百老者齊聲說道：「姑娘最好能說明白一點。」

湯蘭說道：「簡明些說，人是我生擒來的，我要他整頭整臉的去見城主，不能有一點傷害。」

當先老者道：「這個自然，我們也不希望他受到什麼傷害。」

湯蘭笑一笑，道：「所以，諸位用不着在他身上再加禁制了。」

當先老者道：「湯姑娘，人交給我們就是，妳可以回去，死活自有我們擔待。」

突然舉步，直對俞秀凡行了過去。

湯蘭一橫身，攔住了當先老人，道：「不行！我要去見見城主才行。」

當先老者一皺眉頭，道：「湯段主，妳這是什麼意思？」

湯蘭冷笑一聲，道：「除了城主之外，我不會把俞秀凡交給別人。」

四個半百老者，都穿的一樣的灰色長袍，但腰中繫着的絲帶顏色，却是完全不同，那當先老者，腰中繫的是一條紅色的絲帶。

只見他眉頭聳動，冷冷一笑，道：「湯段主，人貴自知。妳這樣不識抬舉，那就是不自知了。」

湯蘭道：「將軍，我生擒俞秀凡的功勛如何？」

紅帶老者道：「很大。」

湯蘭道：「我立下了這樣大的功勞，難道連城主一面也不能見麼？」

紅帶老者道：「城主會有獎，而且是很重很重的獎。」

湯蘭道：「什麼樣的獎？」

紅帶老者道：「在下只聽到城主這麼說，究竟要如何獎賞姑娘，倒還未曾聽到。」

湯蘭淡淡一笑，道：「所以我必須親自去見城主一面。」

紅帶老者道：「可是可以，但只許妳一個人去，那俞秀凡留下來。」

湯蘭道：「我如不帶俞秀凡去，豈不是見了也是白見？」

語聲一頓，接道：「咱們都可以在城主面前爭寵，不過，大家都要拿出一點氣度來，俞秀凡是我生擒的，除了城主之外，我不會交給任何人，包括你們四大將軍在內。」

紅帶老者呵呵一笑，道：「想不到啊！湯姑娘對城主如此忠誠。」

湯蘭道：「話已經說得很明白了，諸位也可以放在下一馬了。」

紅帶老者淡淡一笑，道：「湯段主，咱們是奉了城主之命而來，城主交代些什麼，咱們總是比姑娘清楚一些，對麼？」

湯蘭道：「不錯。」

紅帶老者道：「所以，我們希望湯段主不要太堅持己見。」

湯蘭笑一笑，道：「將軍，我的話已說的很明白，我可以讓步，但不能丟了主題。」

紅帶老者道：「看來，湯段主是一位很固執的人。」

湯蘭道：「當仁不讓，我不能太吃虧。」

紅帶老者臉色一變，道：「湯姑娘，如是我們不同意妳帶着俞秀凡去見門主呢？」

湯蘭沉吟了一陣，道：「那很容易，我把俞秀凡帶回去，聽候城主的召宣。」

紅帶老者道：「湯段主，妳既然來了，怎的還能很輕易的回去？」

湯蘭笑一笑，道：「閣下的意思是留下我湯蘭了。」

紅帶老者道：「咱們代傳城主之命，段主不肯遵守，那豈不是給我們爲難麼？」

湯蘭道：「將軍，湯蘭今日寧願鬧成一個橫屍就地，也不會答應閣下的條件。」

紅帶老者道：「那眞是一件很遺憾的事，咱們不如了姑娘的心願，只有先擒住姑娘，等候城主發落了。」

湯蘭冷然一笑道：「我不會坐以待斃。」

紅帶老者說道：「妳也可以違抗城主的令諭？」

湯蘭道：「不會。諸位如若帶我去見城主，小妹願諸位在城主面前辯論，以分是非。」

紅帶老者道：「湯段主如此固執，只怕沒有這個機會了。」

湯蘭道：「聽將軍的口氣，似乎是小妹如若不把俞秀凡交出來，諸位將軍，連小妹也要制服了。」

紅帶老者道：「湯段主說的不錯，如若妳堅持不肯交出俞秀凡，這就很難說了。」

湯蘭道：「將軍，你們如若一定要殺死我，小妹也只好放手一搏了。」

紅帶老者道：「湯姑娘要反抗麼？」

湯蘭道：「如若諸位將軍一定不希望我看到造化城主，我不會束手待斃，咱們之間，似乎是只有放手一搏了。」

紅帶老者冷笑一聲，道：「這麼說來，已沒有商量的餘地了？」

湯蘭道：「不錯。諸位既然不替小妹留一步餘地，小妹是被逼出手。」

紅帶老者冷笑一聲，道：「圍起來！」

另外三個老者和那紅衣人，應了一聲，立時出手，把湯蘭圍了起來。

這時，花花妃子突然向前行了一步，和俞秀凡成了並肩而立。有意無意間，把手中長劍的劍柄，對準了俞秀凡。

紅帶老者一皺眉頭，道：「夫人也準備淌入漩渦麼？」

花花妃子道：「我只覺着有些奇怪。」

紅帶老者道：「奇怪什麼？」

花花妃子道：「這樣對付湯姑娘，是你們的意思呢，還是城主的意思？」

紅帶老者道：「自然是城主的交代。湯姑娘不受令諭，咱們只好生擒她了。」

花花妃子冷冷說道：「不行！如若這是城主的意思，我要去見城主，說個明白。」

紅帶老者道：「夫人應知城主的脾氣，他交代過的事情，不會再改主意。除非湯姑娘先受令諭，交出俞秀凡，再求見城主。」

花花妃子道：「現在不是湯姑娘求見城主，而是我要見城主。」

紅帶老者道：「夫人！這不是讓我們爲難麼？」

花花妃子道：「不錯，你很爲難。但你可以報告城主，由他定奪。」

紅帶老者道：「如是城主不見呢？」

花花妃子道：「你沒有替我通報，怎知城主不見？」

紅帶老者回顧了另外三人一眼，緩緩說道：「三位兄台，有何高見？」

其中一個腰繫白色絲帶的老者，冷冷接道：「咱們奉有城主之諭，就算是夫人身份，也要遵守。」

紅帶老者笑一笑，道：「夫人，妳聽到了，咱們奉有諭令，不便通融，夫人請早些回去吧！」

白帶老者道：「妳本是局外之人，何苦要捲入漩渦呢？」

花花妃子道：「我看到湯段主生擒俞秀凡所費的心血，我也會盡力勸說他歸服本門：」

紅帶老者笑一笑，接着道：「夫人也要爭功？」

花花妃子說道：「應該爭的，我爲什麼不爭？」

紅帶老者道：「妳已貴爲夫人，還要爭什麼呢？」

花花妃子道：「城主有很多的夫人，每人的身份都不同，我要換一個夫人的位置。」

紅帶老者道：「哦！」

花花妃子道：「你報是不報？」

紅帶老者道：「不報，夫人請閃開，我們要出手了。」

身子一側，反手突然扣向湯蘭的左腕穴道，湯蘭忍住一口氣，閃身避開。

白帶老者呼的一掌，遙遙擊來，一股强猛的掌力，劃起了嘯風之聲。

甬道狹小，避無可避，湯蘭只好舉起右手硬擊接過。

老者那一掌功力深厚，雖是遙發掌力，但也把湯蘭震退了一步。

湯蘭冷冷說道：「諸位這等逼迫，是逼我拚命了。」

紅帶老者冷笑一聲，道：「湯蘭，難道妳還敢施展飛針麼？」

湯蘭雙手一揚，一把銀針疾飛而出。

她的飛針之術，已到了出神入化之境，飛針出手，四將軍中，有三個被飛針擊中。只有紅帶老者沒有被飛針擊中。

湯蘭冷笑一聲，道：「我爲什麼不敢？反正諸位想要我的性命。」

紅帶老者臉上泛起忿怒之色，冷冷說道：「湯蘭，妳眞要造反了？」

湯蘭道：「這都是閣下逼的。」

紅帶老者冷笑一聲，道：「好，湯段主，妳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了。」

右手一抖，由腰中抖出一把軟鐵緬刀。

湯蘭道：「閣下如是要動刀子，那就別怪我心狠手辣了。」

這甬道之中，十分狹小，湯蘭的飛針，又準確無比，紅帶老者內心之中，對湯蘭的飛針，眞還是有些顧慮。

目光轉動，只見隨來三個同伴，都已被飛針釘住了穴道，難再有動手之能。

那紅衣人腰中的闊刀，也已出鞘，但他和那紅衣老者一樣的對湯蘭的飛針，有着很大的顧慮，一直不敢出手。

湯蘭對兩人的武功十分了解，只要一擊不中，就再不會有第二次機會出手。

心中也有很多顧忌，何況，還存着會見造化城主的希望，所以，她儘量的忍耐着，沒有出手。

雙方形成一個對峙之局。

紅衣人忽然長長吁一口氣，道：「湯蘭，目下大錯還未鑄成，回首還來得及。」

湯蘭冷冷說道：「除非你們能帶我去見城主，咱們很難解脫這相峙的僵局。」

紅衣人道：「妳不再想想麼？」

湯蘭道：「我已經想得很淸楚了。」

紅衣人突然一揮手中寬刀，一片銀光，繞體護身，直對湯蘭衝了過來。

湯蘭左手一揮，一把金針，激射而去。

但聞一陣波波輕響，金針大都被紅衣人手中的刀光擊落。

就是這一剎時光，紅衣人已然欺到湯蘭的身側。

刀光一閃，平向湯蘭劈去。

湯蘭知道他武功高强，早已有備，一吸氣向後閃退七尺。

紅衣人冷笑一聲，道：「湯段主，妳還能走得了麼？」

人隨刀進，寒光一抹，直劃前胸。

忽然間，銀光一閃，鮮血激射，紅衣人向前奔衝的身子，完全失去了控制，撞上石壁摔倒地上，前胸至後背，被透穿了一個血洞。

是俞秀凡伸手拔出了花花妃子捧在手中的長劍，一劍洞穿了紅衣人的胸背，劍中要害，氣絕而逝。

拔劍刺出，還劍入鞘，只不過一瞬工夫。

凝目看去，俞秀凡身上仍然帶着金針，靜靜的站在原地，若無其事一般。

湯蘭震動了一下，心頭大感驚懍，她在江湖上行走半生，可算得閱歷豐富的人，但她記憶之中，從沒見過這樣的快劍。

那速度閃雷電奔的，幾乎使人目不暇接。

但心頭更爲震駭的是那紅帶老者，雙目圓睜，目注着湯蘭，道：「妳眞的背叛城主？」

湯蘭鎭靜了一下心情，道：「閣下再三相迫，小妹只有抗拒一途了。」

紅帶老者突然轉身向後躍去。

湯蘭早已動了殺機，此情此景之下，放走了這紅帶老者，對自己有百害而無一利。

雙手揮揚，數枚金針，疾射而出。

這地方如若是寬大一些，以那紅帶老者的輕功身法，自然可以閃避開去。

但這地方太狹窄了，那紅帶老者，只能直綫奔行，如何能快過那湯蘭的金針，金針數枚刺中了紅帶老者的後背穴道，身子一軟，摔倒

在地上。

湯蘭目光轉注另三個老者臉上，冷笑一聲，道：「你們四將軍，一向是同出同進，走了一位，豈不是少了一個伴兒？」

這三個人都是江湖閱歷極豐的老手，怎會聽不出弦外之音，臉色一變道：「湯段主！」

湯蘭出手如風，一把鋒利的七首，疾劃而過，斬斷了三人的咽喉。

俞秀凡心頭微微一震，暗道：這丫頭好毒辣的手段。

湯蘭拭去了七首的血跡，輕輕吁一口氣，道：「俞少俠，是不是覺得賤妾的手段太過毒辣一些？」

俞秀凡道：「此等情勢之下，也只有殺人滅口了。」

湯蘭道：「照賤妾的看法，那造化城主早已對咱們有了懷疑，他所以這樣重重刁難，無非是想把你制服後，再和我及花姑娘算賬。」

花花妃子道：「咱們先退出去，不用再送入虎口了。」

俞秀凡道：「好不容易走到此地，就這樣退回去，實叫人難以甘心。」

湯蘭道：「唉！我也想到俞少俠不肯，所以，我先把四將軍殺掉，撈撈本。不過，咱們已無法再用苦肉計了。」

俞秀凡道：「此地距那造化城主的寢居之地，還有多遠？」

花花妃子道：「不太遠。就我記憶所及，不會超過十丈。」

俞秀凡又問道：「花姑娘很少到後面來過嗎？」

花花妃子道：「很少。明白些說，一年時光我未到這裏了。」

俞秀凡道：「姑娘對這些還有記憶麼？」

花花妃子道：「有。不過，這裏的一切佈置，常常改變，但憑一年前的記憶，以乎是已經沒有辦法找到出入之路。」

俞秀凡道：「只是幾條甬道，會有這樣大的變化？」

湯蘭低聲道：「俞少俠，別低估了造化城主，他不是一個很平凡的人。」

只聽一陣呵呵大笑，傳了過來，道：「湯蘭，你眞的背叛了我麼？」

聲音很平和，但湯蘭却聽得臉色大變，道：「屬下不敢。」

那聲音又遙遙傳了過來，道：「湯蘭，妳現在還有一個機會，那就是施展你的飛針之術，取了俞秀凡的性命。」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閣下是造化城主麼？」

平和的聲音應道：「正是。」

俞秀凡只覺那聲音由後石壁上傳了過來，似是對方先用功，把聲音送到石壁上，由石壁反折回來。

輕輕吁了口氣，道：「你化身千百，變幻無常，在下見過了你很多的化身。」

平和的聲音應道：「很可惜的是，你沒有遇見到過我。」

俞秀凡道：「這是在下來此的唯一心願，已經有很多的人，爲你而死。你似乎用不着再藏頭露尾，故作神秘了。你應該知道，造化城主中，那樣多的高手，都無法攔得住我，何況是湯蘭呢？」

一陣哈哈大笑之後，又傳出那平和的聲音，道：「這麼說來，湯蘭已被你說服了？」

俞秀凡回顧了湯蘭一眼，湯蘭微微頷首，道：「俞少俠，瞞不了他，你覺得應該怎麼說，可以告訴他了。」

俞秀凡說道：「造化城主，現在你瞧到了什麼？」

造化城主道：「瞧到了你和湯蘭，還有幾具屍體。」

俞秀凡道：「閣下，俞某人覺得咱們已照了面，似乎是再也用不着故弄玄虛了，我想咱們應該面對面的一決勝負了。」

造化城主道：「可以。不過，俞秀凡你要先到我宿住的地方，才有和我動手的機會。」一語聲一頓，接道：「湯蘭，妳已經決定背叛了本城主麼？」

在造化城主的長年積威之下，湯蘭不自覺的說道：「屬下還在考慮。」

造化城主冷冷接道：「湯蘭，我要妳現在決定。」

湯蘭輕輕吁一口氣，道：「城主明鑒，我無法勝得過他。」

造化城主冷笑一聲，說道：「湯蘭在本座面前，妳仍敢如此大膽，在別人面前，那還得了？」

湯蘭經過這一陣時間之後，人已經冷靜下來，突然間，神態大變，淡淡一笑，道：「城主！你能够看到屬下麼？」

造化城主沒有直接答覆，却避重就輕的說道：「你覺着本座能够看得到你麼？」

湯蘭道：「屬下覺得你看不到。」

造化城主冷笑一聲，道：「湯蘭妳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了。」

湯蘭道：「屬下感覺之中，我似乎是早已進入棺材中了。」

造化城主的耐心，大出了湯蘭的意料之外，沒有一點回音。

湯蘭長長吁一口氣，道：「城主覺不出麼？咱們住在這個地方，是不是像一個很大的棺材。」

冷哼一聲，造化城主似是已動了怒火，道：「湯蘭妳知道妳犯了什麼罪麼？」

湯蘭道：「不知道。」

造化城主道：「背離造化門，欺瞞城主，那是千刀分屍的大罪。」

湯蘭緩緩說道：「屬下請問城主，一個人能死幾次？」

造化城主道：「一次。」

湯蘭道：「這就是了。咱們造化城中的死罪太多，似乎是一個人稍有一點錯誤，就是死罪了。」

造化城主道：「所以我能統治這樣多的高人和化身千百。」

湯蘭道：「不錯。你統治了很多的人，但你沒有統治他們的心。只要他們有機會，就會背叛你。俞少俠一路行來，傷了你多少人？又有多少人背叛了你？你自己想想看，你統率這麼多人，但有幾個可靠的？」

在她想像之中，造化城主，聽到了這樣的話後，一定會十分震怒，但那造化城主的聲音却十分平和，答道：「湯蘭，妳只有這些意見麼？」

湯蘭道：「難道這還不够？」

造化城主道：「湯蘭，妳對本門的實力，知道得很清楚吧！」

湯蘭道：「很清楚。不過，你這些人，都是有些靠不住。只要他們有機會，都會和我一樣背叛你。」

造化城主冷冷說道：「湯蘭我已經對妳盡到了最大的耐心。但一個人該死的時候，他會自己瘋狂。」

湯蘭突然格格大笑起來，道：「城主，我們一直在死亡的威脅之下，所以，我們沒有自由活動的權利。住在這座石洞之中，兩年來不見天日，老實說，這日子是生不如死了。」

造化城主冷笑一聲，不再答話。

湯蘭高聲說道：「城主，俞秀凡向你挑戰

，你敢不敢出面應戰。」

造化城主不再回答。

湯蘭回顧了俞秀凡一眼，道：「人算不如天算，造化城主太過奸詐，事情已經挑明了，咱們也用不着再裝了。」

俞秀凡用力一抖，全身金針，盡皆脫落。

伸手取過來花花妃子手中的長劍，道：「湯姑娘，妳是不是有些怕？」

湯蘭道：「剛才，我確然有些怕，不過現在我已經想開了。」

俞秀凡道：「如若是咱們死定了，怕也得死，不怕也得死，對麼？」

湯蘭笑一笑，道：「現在，我一點也不怕了。」

俞秀凡道：「好！咱們衝過去。」

花花妃子接道：「不行！不可莽動！」

俞秀凡道：「爲什麼？」

花花妃子道：「我記得，這裏有很多的埋伏，都是可以置人於死的埋伏。」

俞秀凡回顧了一眼，只見這甬道大約有七八尺寬，高約一丈五六，兩面都是光滑的石壁，看不出一點埋伏的痕跡。

輕輕吁一口氣，道：「這地方如若設下了埋伏，當眞是工程浩大了。」

花花妃子道：「造化城主經營這座造化城，化去了二十年工夫，借天然的形勢，加上了龐大人工，造成了這座山中石府，化去了無數的財力。而且，聽說，造化城主，還爲此羅致了不少的人才，百名以上的木石消息人才，但是在造成了這座石府之後，却不見一人生離此地。」

俞秀凡道：「全都被他殺了麼？」

花花妃子道：「是不是全數被殺了，賤妾不敢妄言，也許是他們被囚禁了起來。」

俞秀凡道：「以造化城主的殘忍，怎會費七心神，無一生離，自然是全數死了。」

花花妃子颯然歎息一聲，道：「所以，除了造化城主之外，無一人知曉整個的機關埋伏詳情。」

俞秀凡用劍鞘輕輕敲打一下石壁，說道：「如若此地有什麼埋伏，造化城主應該早發動了。」

花花妃子道：「就賤妾所知，咱們還沒有進入設伏地區。」

俞秀凡回顧了湯蘭一眼，道：「湯姑娘！請帶花姑娘先行離此。」

湯蘭接道：「俞少俠呢？」

俞秀凡道：「我既然到了此地，如不見見那造化城主，實是心有不甘。」

湯蘭歎息一聲，道：「俞少俠，造化城主雖然身處石府，但他却仍具有指揮全局的能力，連賤妾也不明白他用的什麼方法。我們就算是離開此地，活命的機會也不大。」

俞秀凡道：「碰碰運氣！妳們聯合金釣翁、石生山、無名氏等三人，會合於一處，也許有闖出去的機會。」

湯蘭搖搖頭，道：「俞少俠，賤妾已見識了你那閃電一般的劍法，那是從未見到過的快劍。但造化城主的屬下太多，你一人武功雖高，也不易抗拒。賤妾之意，何不暫時忍耐一二，咱們把金釣翁召集於一處，賤妾也有幾位心腹屬下，集中起力量，再設法攻入石府。」

花花妃子道：「就我所知，這裏只有一條出路，如若咱們能够守在湯姑娘區段之內，封死他們的出入之路，豈不是以逸待勞麼？」

湯蘭道：「這倒是上上之策，但不知俞少俠肯否答允？」

只聽一聲冷笑，傳了過來，道：「湯蘭！妳太低估本座了。」

湯蘭冷冷接道：「我的錯誤，過去就是太過高估於你了，所以，現在我只好低估你一些了。」

俞秀凡道：「造化城主，既然彼此已經答上了話，似乎用不着故作神秘了。」

造化城主冷冷說道：「我能統率這麼多的武林高手，自然是一個很冷靜的人，你這些激我之言，怎會發生作用。」

俞秀凡道：「造化城主，我俞秀凡單人隻劍，向閣下挑戰，你如是自信能够勝過俞某人，爲什麼不現身出來，一決勝負。」

造化城主道：「和老夫動手麼，你還不够這個份量。」

俞秀凡道：「要什麼人才够份量？」

造化城主沉吟了一陣，道：「俞秀凡，不要炫耀你的武功，老夫決不會敗於你之手。」

俞秀凡接道：「那很好，閣下何不現身出來，咱們作一次公平決鬥。如果在下死於你手，也好拔去你眼中之釘，背上芒刺；萬一在下倖勝了，殺死你造化城主，在下也好了去我一樁心願。」

造化城主冷冷的一笑，道：「俞秀凡，老夫想了又想，覺着你還不配和我動手。當今武林之世，只有一個人，可以和老夫動手打上幾招。」

俞秀凡道：「那是什麼人？」

造化城主道：「艾九靈。」

俞秀凡道：「哦！」

造化城主道：「除了艾九靈之外，天下再沒有配和在下動手的人。」

俞秀凡冷冷說道：「在下覺着，我至少可以和你動手一戰。」

造化城主道：「那是你的想法。」

俞秀凡道：「至少我衝到了這裏，聽到了造化城主的話。你的這些關卡，沒有一道能攔得住我。」

造化城主道：「俞秀凡，我現在派遣三個人和你動手，如是你能把他們三個人全數殺死，我再和你動手。」

俞秀凡道：「好吧！如是在下勝了他們，那將如何？」

造化城主道：「老夫現身，和你動手。」

俞秀凡道：「好！咱們一言爲定，閣下可以放他們出來了。」

造化城主道：「可以，但你要告訴湯蘭，不許她出手助戰，如若她要施展飛針，那就別怪我說了不算。」

俞秀凡轉對湯蘭道：「湯姑娘，在下和他們動手時，不許姑娘出手。」

湯蘭點點頭，高聲說道：「我可以不出手，但你也別太相信造化城主的話。他可能派遣三個人出來和你動手，但如你眞的殺了他們三個人，造化城主未必會出來和你動手。」

俞秀凡道：「他是一門之主，這等當面許下的諾言，難道還會食言不成。」

湯蘭道：「很難說啊！」

俞秀凡道：「果然如此，那也是沒有法子了。」

造化城主厲喝道：「湯蘭，本城主雖然是善用謀略，但我親口許下諾言，怎會食言。」

俞秀凡說道：「但願如此，在下恭候教益了。」

造化城主道：「你等候一刻工夫，我會下令他們一個一個的出去，免得三個人聯手對你夾攻。」

俞秀凡道：「看來，城主還有一點英雄氣概！」

造化城主冷冷說道：「俞秀凡，你還不配和老夫談論這些事情。」

俞秀凡道：「在下敢向閣下挑戰，難道還不配和閣下說幾句話麼？」

造化城主道：「江湖上的武士，到了某一等境界之後，就應該有着很嚴格的劃分，愈是上品的名貴之物，它所分的等級愈嚴。第一流武士中，應該有着更嚴謹的等級。你算是第一流的武士了，但你和老夫，還有一段距離。這段距離，雖是毫釐之差，但却有天壤之別。」

兪秀凡道：「高論，高論！但不知在下幾時才能進到和閣下一樣的等級？」

造化城主道：「殺了三個人後，你就可以再進一級。那時雖然還不能和我並駕齊驅，至少，老夫可以接近你了。」

兪秀凡道：「好吧！城主請早些出來！」

一刻工夫之後，前面甬道轉角處突然出現了一個全身白衣的人。

兪秀凡凝目望去，只見那白衣人不但衣服如雪，臉色也蒼白的幾乎和衣服相同，全身都散發着一股寒意。

他的年紀不大，顎下無鬚。

他手中執着一柄長劍，五尺左右的長劍，而且劍身很寬，嚴格點說起來，那應該是一片扁的鋼板。

只是具備了劍的形式。

兪秀凡遙遙一抱拳道：「在下兪秀凡。」

那白衣人只冷冷一笑，道：「我知道。」

兪秀凡道：「閣下可是造化城主派來的劍手，和在下動手的麼？」

白衣人道：「是！」

兪秀凡道：「請教閣下怎麼稱呼？」

白衣人道：「這個不用說了。我只是造化城主手下的一流劍手，奉命取你人頭而來，通報姓名，於事何補？」

兪秀凡冷笑一聲，道：「閣下怎知一定能勝過在下？」

白衣人道：「這是眞本領，硬功夫，大家兵刃上分生死，武功上見眞章，不用逞口舌之利。」

兪秀凡道：「看來，閣下是一個很不喜歡講話的人。」

白衣人道：「不錯！我是不喜歡講話的人，而且，也不喜歡別人多講話。」

兪秀凡淡淡一笑，道：「看來，閣下倒是一個很乾脆的人。」

白衣人道：「你亮劍吧！說這麼多話的工夫，也許咱們已經分出勝負了。」

兪秀凡凝神運劍，平胸而舉，緩緩說道：「閣下請出手吧！」

白衣人一語不發，舉起了手中的長劍。

其實，他的動作，已經代表了答覆。

白衣人長劍舉起了之後，立刻湧現出一股强烈的殺氣，直對兪秀凡逼了過來。

一種本能，使得兪秀凡很自然的生出了警覺，也覺着遇到從未遇過的勁敵。

只見白衣人疾上一步，手中又長又寬的長劍，突然疾落而下。

劍如閃電，直劈而下還未近人，已使兪秀凡感覺那鐵板一般的長劍上蘊藏着千斤重力，來勢有如泰山壓頂一般。

兪秀凡不敢揮手硬接，只好一咬牙，向後退了兩步，避開一劍。

白衣人又向前逼進了一步，唰唰劈來了兩劍。

這兩劍威勢强大，站在數尺外的針釵湯蘭和花花妃子，都感覺到劍勢上所發出强烈的劍風。

兪秀凡一提氣，又向後讓開了兩步，道：「閣下好沉重的劍法！」

白衣人冷哼一聲，說道：「你怎麼不敢還手？」

兪秀凡道：「在下正等候閣下的破綻，只是你劍上的威力，太過强大，使人無法逼近。所以，你雖然有很多的破綻，但因在下無法接近閣下，縱有破解之法，也是無法施展。」

白衣人冷冷說道：「兪秀凡，你如是不敢和我動手，還有一個辦法。」

兪秀凡道：「什麼辦法？」

白衣人道：「束手就縛，隨我去見城主，這是你唯一的生機。」

兪秀凡冷笑一聲，道：「在下到此的用心，就是想見識一下造化城主，難道還會畏懼閣下不成。」

白衣人冷哼一聲，突然揮劍斬去，這一輪急攻，有如狂風驟雨一般，猛烈無比。

兪秀凡劍勢急收猛攻，劍鋒指向白衣人的關節、要害，竟然把白衣人的劍招封住。

白衣人似是未料到兪秀凡的劍勢如此快速、辛辣，大出了意料之外，一時間，竟然被兪秀凡把劍勢封住！

這使得他大爲震驚不已。

兪秀凡却是突然間精神大振，他發覺了自己的快劍，能够阻擋住這白衣人的攻勢，心中頓然間開朗起來，信心倍增。

白衣人的凌厲攻勢被兪秀凡快劍封住之後，使他完全無法發揮威力，心中不禁有些急躁起來，手中寬重的長劍，攻勢更加瘋狂。

兪秀凡却愈打愈是沉着，快劍逐漸熟悉了那白衣人凌厲的劍路打法，更見輕鬆。

白衣人連攻了一百餘劍，竟然未能把兪秀凡再迫退一步。

他掄出的劍風，更見强烈，但他的劍招，却已開始有些散亂。

兪秀凡經過一百招的觀察之後，發覺了那白衣人的劍法，並非是全無破綻，心中暗作盤算，準備反擊。

一側觀戰的針釵湯蘭，悄然移動身軀到花花妃子的身側，低聲說道：「夫人！妳會武功麼？」

花花妃子道：「會是會一些，但我這一身武功，擋不住那白衣人一劍。」

湯蘭歎息一聲，道：「他那隻怪劍，不但又寬又重，而且劍路也怪異得很，只怕我也無法擋他一劍。」

花花妃子道：「妳怎能和小妹相比，妳可以用飛針傷他。」

湯蘭道：「我看他的劍路，用飛針也傷不了他。」

花花妃子道：「妳號稱針釵，飛針之術，天下第一，難道也傷不了他麼？」

湯蘭搖搖頭，道：「傷不了。」

語聲一頓，接道：「夫人的劍法如何？」

花花妃子道：「可以看出一些路子，但我本身的造詣太差。」

湯蘭道：「那白衣人的劍法，雖然詭異凌厲，但看上去，還有可尋之路；兪少俠，怪異的看不出一點路道，渾然天成，不見招式。」

花花妃子道：「眞難爲他，能支持了這樣久的時間，未敗下來。」

湯蘭道：「就目下的情勢而言，兪少俠已經掌握了勝利的機會，十招之內，就可能反擊了。……」

話尚未了，突聞兪秀凡大喝一聲，一劍直刺過去。

這一劍看上去並無什麼特殊之處，但却正好是抵隙而入，白衣人的長劍也正好是用到力盡之處。

劍光一閃，鮮血迸冒，白衣人的一條右臂，應手而斷。

一條斷臂，連同沉重的長劍，一起跌落在實地上。

蓬然一聲，長劍只擊的地上石屑橫飛。

（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無憂公主

蕭逸・著　盧令・圖

悟徹醉金烏　抒懷白桑軒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朱翠和潘幼迪打退了一班衞士之後，自己腰間也已受了傷，但却不以爲意，他們走了一程，到了「黃家堡」，在農家吃了東西之後，遂到小鎭上一家客棧暫住，剛巧客棧對面就是一間尼姑庵，庵主是個退隱江湖，一心修禪的「青霞劍主」李妙眞，朱翠、潘幼迪就借請她療傷之故拜訪了李妙眞，妙眞女尼確實發諸善心，爲朱翠療傷，至此朱翠才知自己中了九品紅的劇毒，只因曾經服用過一粒劇毒的解藥，才不致毒性散發，朱潘兩女遂詢問女尼有關武功事宜，但女尼却不願重提此事……

「我方才已經說過了，人的一生是何其短促！」頓了一下，老尼才接下去道：「……而佛道又是何等精深，有人苦心孤詣，少年入佛，窮其一生之力，猶不能頓開茅塞，貧尼又何許人也，焉能侈望自得于佛學武道，雙途並進？」

——她深深的又嘆息了一聲，黯然自傷的道：「我錯了，終於我想通了這個癥結，將長劍掛起，便不再在武學一途上求進了！」

潘幼廸嘆息一聲道：「聽庵主言，我們眞慚愧了！」

「那倒也不是！」妙眞女尼一本正經的道：「武學與佛學一樣，幾乎是同樣高深的學問，我的意思是除了至聖先佛以外，凡人極難雙途並進，而至於極境，貧尼以爲，我們只能擇其一，鍥而不捨——」

微微一頓，她才又接道：「像是令師——她便是一位令我深深欽敬的前輩，我想她便是擇武學一道而窮其畢生之力研討鑽進的一個例子。如果她像我一樣晚年從佛，那武學一道便難精進更上層樓了。」

朱翠微笑道：「庵主所說極是，眞是聞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了。」

潘幼廸點點頭道：原來這樣，庵主妳才不再出現江湖，雖經我苦苦哀求，也不再施展絕技了！」

妙眞老尼微微點頭道：「這是我的一點私心，萬請姑娘成全。」

潘幼廸搖搖頭道：「我以爲庵主這麼做並非全對，一個人拿到勁劍，若是心中未存殺機，沒有仇恚，也不會構成心裏的孽障，庵主妳以爲可是？」

妙眞老尼搖搖頭，冷冷的道：「這句話似是而非，一朝劍在手，便不容你不過問武林中事——唉！這實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當你一天拿起了劍，和江湖武林結下了這個緣，便很難抽身了！」老尼滿懷傷感的道：「過去數十年的武林生涯，給我的感覺像是一塲惡夢，在武林中想要一直保持住你的尊嚴，不爲別人打敗，實在很難，然而你如果有見於此，半途思退，想要抽身，却是更難！」

朱翠不解的道：「這又爲了什麼？」

妙眞老尼吶吶道：「因爲別人不會輕易放過妳的——就像潘姑娘——她只是以武會友，還算是好的，另外的一些人，却是居心叵測了！」

潘幼廸一笑道：「庵主這是在明責我的不是了！聽妳的口氣，莫非另外還有人居心叵測，上門來找庵主生事麼？」

妙眞女尼黯然的垂下頭，發出了一聲喟嘆道：「這就是我的難言之隱了！」

笑了笑，她遂即注視向潘幼廸道：「只顧了說這些，竟是忘了妳的傷了！」

潘幼廸緩緩探出了右手道：「請庵主試試脈膊，便知傷勢如何了！」

妙眞庵主微微點頭，一隻手遂即捉住了潘幼廸的脈門，彼此都不再出聲！

稍停之後，妙眞庵主才鬆開了手指，看着潘幼廸道：「姑娘的傷勢，在於目前五行不通，莫非是爲人內氣攻入不成？」

潘幼廸點點頭，十分折服的道：「庵主眞是個大行家，情形正是這樣！」

妙眞老尼吶吶道：「這股內氣斷非尋

常氣機，敢莫是發自金鐵兵刃之上？」

潘幼廸又點了一下頭！

妙眞老尼吶吶道：「好險！這股刀劍之氣，若是再前進一寸，便得傷了心脈，那時姑娘是否還能保住這條性命，便很難得知了！」

潘幼廸與朱翠聆聽之下，都不禁暗吃一驚！尤其是潘幼廸私下裏更爲之揑了一把冷汗，對於宮一刀存下了深深的戒心！

「阿彌陀佛！」妙眞女尼嘴裏輕輕喧了聲佛號道：「姑娘武功得自觀濤嫡傳，已是天下罕有敵手，這人却能以刀劍之氣，攻入姑娘中腑，幾乎傷了內臟，料想當是一功力極爲傑出的窮兇極惡之輩，此人既然有如此功力，姑娘千萬不可大意，要防他一防才是！」

潘幼廸點點頭道：「庵主說的是——這傷要緊麼？」

妙眞老尼搖搖頭道：「姑娘已識得厲害，防範於先，只須服藥兩次，每日早晚自運功力調息，便可復原如初！」

一面說，她遂離開座位，自藥架上取藥包好，交與幼廸，並指示了服用方法。

老尼遂即自座位上站起，雙手合十道：「阿彌陀佛，早課時間已到，二位姑娘可願隨同貧尼至前殿，共瞻佛光麼？」

二女當下連連稱謝，遂即起身告辭！

妙眞女尼送出禪院，合十告退道：「請恕貧尼不遠送了！」

朱潘二女逕自返回棧房！

朱翠道：「想不到在這個地方，竟會遇見了前輩高人，若不是她指出我傷處有毒，我還一直不知道怎麼回事呢！」

潘幼廸自倒了一杯茶，默默無語的喝了一口！

朱翠看她一眼道：「妳在想什麼？」

潘幼廸搖了一下頭：「沒有什麼，妳眞的相信這個妙眞女尼的話麼？」

朱翠微微一怔：「妳不相信？」

「不是不信！」潘幼廸微笑了一下：「她爲人很够義氣，又對妳我有恩，照理說我是不該對她懷疑的，可是我總覺得她有些言不由衷……」

朱翠道：「妳是說……？」

「我不相信她眞如所說，是一個不再手摸寶劍的人！」

「那妳認爲她方才說的都是假的？」

「並非全假，起碼有些言不由衷。」

潘幼廸看了朱翠一眼：「妳久處深閨，雖然學了一身難得的武功，到底歷事不多，如果我這雙眼睛沒有看錯，眼前的這個妙眞庵主——」方言到此，話聲忽然一頓，猛地偏頭向窗——

朱翠幾乎與她不差先後的都感覺出了，就在潘幼廸偏頭向窗的一刹，朱翠已騰身而起，雙手虛接處，一雙紙窗霍地爲了大開。

——就在這一刹，一條纖弱的人影，驀地騰身躍起，以朱翠之快捷身法，竟然未能看清對方之全貌，隱約中只看見了這人翩然翻起的一截衣襟！「唰！」的一聲，已隱向屋脊背後！

朱翠先是一怔，隨後想起，立即縱身躍起，一個快翻來到屋脊另側，在間錯的大片白楊樹林裏，早已失去了那人踪影！

身後人影微閃，潘幼廸現身眼前……

「妳看見了麼？」

「嗯！」朱翠點點頭：「不過太快了，只看見一個模糊的影子！這人好俐落的一身輕功！」

潘幼廸一雙深邃的眼睛，投向對面楊樹林裏，神秘的笑了一下：「不要緊，我們早晚會知道他是誰的！」

一面說他翻身飄過屋脊，來到窗前！

朱翠也跟過去，——二人細細的察看了一遍，看不出絲毫痕跡——甚至於連窗前地面上的一層泥塵，都沒有異樣！

潘幼廸輕輕舒氣道：「這人的一身輕功，絕不在妳我之下！」

一面說她抬頭向上看了一眼——一截樹枝斜伸當空——

「原來如此！」嘴裏說着，她已輕輕縱身而起，右手二指輕輕一捻，拈住了那截橫枝的尖梢，整個身子遂即騰在空中。

「看見了麼？」潘幼廸嘴裏說着，遂即鬆手，輕飄飄的落了下來：「那個人就是像這個樣子偷聽我們說話的！」

朱翠皺了一下眉道：「誰能有這種功夫？」

潘幼廸由窗戶翩然翻進房中，朱翠也緊跟着進來！

「難道是那個老尼姑——？」

嘴裏雖這麼說，心裏却難料其是眞！

潘幼廸抬頭看着她，微微笑道：「妳猜對了！」

「什麼！」朱翠一驚：「妳眞的以爲是她？我看不見得，……吧！」

潘幼廸冷笑了一聲：「當然不能就此認定，不過幾乎已經可以判斷是她了！」

朱翠仰起臉來想了想，心裏很紊亂！

潘幼廸道：「妳可注意到了那個老尼姑的頗多可疑之處？」

朱翠的確是沒有這麼疑心過誰，聽她這麼一說，仰起臉來想了一會兒，搖搖頭表示不知。

潘幼廸道：「第一她那把掛在牆上的劍，其上不染纖塵，絕不像是經年久置的樣子……第二……」她緩緩探手入懷，摸出了一方絲帕！

朱翠奇怪的注視着她，不知道她是在弄些什麼玄虛！

却見潘幼廸緩緩把絲巾打開來，却在裏面留神的拿起了一小片枯葉和一些小小的泥碴！

——她看了朱翠一眼，道：「妳過來看！」

朱翠忙自湊過去，看了看不解的道：「這又是什麼？」

「這是一小片枯黃的竹葉，和一些紅色的泥土！這兩樣東西都是妳剛才跟老尼姑進去療傷時，我在她的一雙鞋子上採下來的！」

朱翠還不大瞭解的道：「這又有什麼奇怪？」

「爲什麼不奇怪！」潘幼廸看了她一眼道：「因爲這兩樣東西，顯然不是黃家堡所有……妳再想想看在那裏見過？」

朱翠被她這麼一提，才想起來道：「妳是說那天我們摸黑經過的那片竹林？」

潘幼廸點點頭道：「對了，除了那片竹林內外，我就再也沒有看過一株竹子，還有——」

她小心的由絲帕裏拈起了一些泥渣，遞向朱翠道：「妳再看看，這些泥土有什麼特別之處麼？」

朱翠皺了一下眉道：「妳是說它的顏色是紅色的？」

潘幼廸微笑道：「對了，這是最重要的……妳再想想看，我們被曹羽陣勢所困，那地方泥土的顏色……？」

朱翠登時明白過來，吶吶的道：「我想起來了，那地方的泥土，確實是紅顏色的……」

她把記憶中的泥土顏色，拿來與眼前的泥土互一對照，頓時心內雪然，對於潘幼廸的細心機智不禁由衷的佩服！

「現在妳明白了吧！那妳再想想看，我們在石崖初次遇見曹羽埋伏的時候，有一個人暗中以竹籤救了妳，傷了一人性命！妳還記得吧！」

朱翠道：「我當然記得——我們當時不是猜是海大哥作的麼？」

潘幼廸點點頭道：「不錯，當時我確是疑心是他……可是現在我可以斷定，以飛籤傷人的那個暗中高人，不是別人，就是這個老尼姑！」

朱翠微微點了一下頭，吟哦着道：「妳這麼一說，果然有幾分相似，這麼說，這位青霞劍主對我們眞是愛護倍至了！」

潘幼廸吶吶的道：「我就是想不通這一點……她爲什麼要對我們這麼好？」

朱翠也不解的道：「她口口聲聲已不再動武，但是在暗中却照樣施展，這又是爲了什麼？」

潘幼廸道：「她是在造給人家一個這種印象，來掩飾她背後的行爲！」

朱翠道：「那麼她的背後行爲又是什麼？」

「這就是她刻意掩飾，不打算讓外人知道的秘密了！」潘幼廸冷冷的道：「我一定要把這個人摸清楚！」

朱翠道：「不過有一點我們可以斷定，即使剛才我們所猜測的都是眞的，這個老尼姑對於我們也沒有絲毫惡意，這一點應該不會錯！」

潘幼廸點點頭道：「到目前爲止是這樣，以後就不知道了！」

朱翠輕輕嘆息了一聲，不再說話。

潘幼廸冷冷的道：「我生平最不願被人利用，如果被我發現，這個老尼姑是在利用我們，哼——那我可是饒不過她！不過，到目前爲止，我們還實在看不出她是在利用我們什麼罷了！」

朱翠搖搖頭道：「眞是匪夷所思，不過……我實在不願意再費這個心了！」

潘幼廸道：「我知道妳心裏一直惦念着妳的家人，急着去不樂島，但是這件事太重要了，千萬不可失之於大意，而且，我與妳暫時相處的時日已不多，我打算在這裏再住三天，等到我內傷完全恢復之後，即返回普陀師門一行，以後就在那裏碰上在那裏再說了！」

朱翠聽她這麼說，一時默默無語——

她們雖見面時日不多，總共不過三天，然而這三天的患難相處，却使她們彼此均在內心種下了深摯的感情，現在一聽說潘幼廸要走，朱翠自然心裏不是滋味，流露出依依不捨的情懷！——

她雖然沒有說一句話，潘幼廸却能全然領會她的心意——四隻眼睛不期然的接觸之下，潘幼廸微微的笑了。

「妳放心——」潘幼廸盯着她道：「等我師門事情一完，我就會來找妳的，我只是告訴妳，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有些事固然急如星火，有些事却是欲速不達——尤其是前往不樂島這件事，我希望妳還要多有準備的好！」

朱翠點點頭道：「這個我知道——」

潘幼廸道：「時間還早，願意到外面去散散心麼？」

朱翠搖搖頭含笑道：「我寧可一人靜一會兒，我已經有兩天沒練功夫啦！」

潘幼廸道：「好吧，那我就不打攪妳了，妳練妳的功，我出去轉一圈去，咱們下午再見！」

朱翠點點頭，潘幼廸站起來遂即向外步出！

屋子裏只剩下了朱翠一個人，只是腦子裏却依然難得清靜，好容易壓制住思想母弟的情緒，運功調息了一陣，等到才一空閑下來，却又想到了海無顏——

「海無顏——」她低低的喚着這個名字，一刹間心情更紊亂了！

× × ×

海無顏正在聚精會神，極其緩慢的推出了最後的一掌。

這一掌不偏不倚的印在了吳明「氣海穴」道之上，——吳明身子劇烈的抖動了一下之後，忽然大吼了一聲，吐出了一口鮮血·血色泛紫，紫中帶黑！

——隨着他的身子向前直直的一挺，七尺長軀已經站在了海無顏對面！

「完事了？」吳明直直的瞪着面前的海無顏：「我想身上的毒大概已經全解乾淨了吧！」

海無顏點點頭道：「不錯，全解乾淨了！」

吳明大笑了兩聲，在石室內前後走了一圈，陡地站住脚步，兩隻手向當空一伸，全身骨骼頃刻之間，發出了一陣格格響聲，紫黑的臉上倏地閃過了一片紅光，這一霎似乎由於功力的恢復，又爲他帶來了無比的自信！

驀地，只見他身軀猝然騰起，有如旋風一陣，猝然間已撲向海無顏身前！

石洞裏旋盪起大股的疾風！

吳明身子猝然向下一落，兩隻手掌已施展出「雙撞掌」的手法，直向海無顏兩肋上按去！

海無顏雙眉一揚，急切間不容退後，雙手乍提，實實的接住了對方的雙手——在一陣凌厲的戰抖之後，兩個人立刻又回復了平靜。

緊接着吳明身子搖了一搖，禁不住霍地向後退開了一步。

——在這一刹，他像是得到了一項證實——

「你的功力畢竟比我要高上一籌，佩服，佩服！」

一面說時，吳明發出了頗爲尷尬的「嘿嘿」笑聲，臉上神色顯現着無可奈何的懊惱！

「你錯了！」

——身着紫衣的海無顏臉上並無絲毫喜悅！

「我的功力，不是眼前你所能瞭解的了！」

「……」吳明用着不解的眼神看望着他。

「不是我說句讓你洩氣的話！」海無顏吶吶的道：「我的功力又豈止比你高上一籌而已？」

吳明身子一震，凌笑道：「你……你是說……？」

海無顏一笑道：「你如今傷勢已是全癒，功力即使不能發揮十成，應該也有九成了，你可同意我這種說法麼？」

吳明點點頭道：「有理！」

海無顏冷笑了一聲，吶吶道：「但是我……你應該看得出來，我目前仍在傷勢之中！」

經他這麼一提，吳明才忽然像是明白過來，一雙烱烱瞳子，頻頻在海氏臉上轉着——

他所看見的是海無顏那一張失去血色的臉，殷紅而似瘀血的一雙眼眶。

「嗯——你果然像是中有很厲害的內傷……」

海無顏點點頭道：「不錯，這個傷已經纏了我好幾年了，就只是差一點要了我的命，我不妨告訴你說，現在我所能施展出手的功力，只是我原有功力的七成左右……這一點料必你能夠明白！」

吳明怔了一怔，遂即呆住了。

海無顏臉上現出了一抹淒慘的笑，憶及起多年來的痛苦煎熬，他那張原本失血的臉上，甚至於泛出了一片青色，每當他想到了這裏，總會激盪起無比的仇恨，從而激勵他堅毅的決心！

吳明慘笑了一下：「你是一個怪人，我對你眞的一點也不瞭解！」

赫赫一笑，他又接下去道：「然而無論如何，我這條命總是你救活的，算得上是我的恩人，就憑這一點，我就應該感激你！說吧，有什麼要我幹的沒有，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你言重了！」海無顏吶吶的道：「其實我對你要求不多……」

「說吧，只要你說出來，不是讓我欺師滅祖，我一定會答應你的！」

海無顏冷冷的道：「你們不樂島的『醉金烏』絕技，我已經見識了四招，還剩下五招，現在是你施展出來的時候了！」

吳明先是一愕，接着狂笑了一聲：「怎麼回事，你腦子裏還想着這個……？」

海無顏道：「你不願意？」

「不！」吳明道：「當然不是，我只是心裏奇怪而已！不過！我既然答應了，當然會如你所願，祇是你是知道的，這套招法一經施展，便不能不全力以赴……」

海無顏冷笑道：「這個我很明白，我所要求的正是要你全力以赴，你只管施展就是了！」

吳明一雙眼睛咕咕嚕嚕在他身上轉着，臉上陰晴不定，忽然他硬下心來，點頭道：「好吧！你既然一再的要我現醜，我就恭敬不於從命了，不過……恩兄，你可知道，這是有違我不樂門門規戒律的！」

海無顏微微一笑道：「你們不樂幫一向都在讓人家不快樂，難得自己也該不快樂一下，好了——我等着你的——」

一面說時，他雙手平着向外微伸，整個身子已向後緩緩退開！

頓時間，這間石室裏即充滿了充沛的氣機！

吳明臉色也跟着變得沉着了！

「大雅！」他眼睛盯向一隅的啞僮：「你往後面退，我和這位恩兄只是要比劃比劃手腳，不管你的事，你只許看，不許插手，知道吧！」

大雅當然明白，他雖然亦屬金烏門的門下弟子，可是像本門開山立門的絕技「醉金烏」手法，他却是從來還不曾目睹過，前此吳明與海無顏較技，曾經施展過這套招法的最前四招，因傷勢發作而中止，已使他驚心動魄，這時乍聽之下，慌不迭的連連點着頭，急促退向一隅牆角，貼壁站好，不再移動！

吳明一刹間運氣着力，却將大股丹田之氣，提聚雙掌，那雙手掌眼看着漲大了許多——

「這可是你自己一再要我施展的……倘或有什麼誤傷……恩兄……你可怪不得我……」

——說話時，只見他腹部却頻頻收縮不已，每收縮一次臉色越見振作，一雙眼睛亦更見明亮——

陡然間，吳明大吼一聲，碩大的身軀，有如狂風怒濤般的撲到了眼前！

打量着他眼前這般快速的身子，只以爲一上來必將是疾風驟雨，一發便不可收拾！

事實上却並非如此。

眞個的稱得上是疾如風，靜如山。

看起來，雙方幾幾乎已將是迎個正着，就在這一刹那間，吳明的身子陡然停止住！

——大股的勁風，迎合着站立不動的海無顏，發出了「砰！」然有聲的一聲大響。

這一聲爆響，純係來自兩股凌厲空氣的猝然接觸，配合着吳明猛厲的進動身勢，其勢動人心魄。

難得海無顏那般的鎮定——

多年來，他晝思夜想，一直在思索着對這套醉金烏手法的突破，難得今朝得償夙願。

面迎着吳明這般猛厲的攻勢，他身子甚至於連動也不動一下，然而並非眞的就像他外表那樣沉着，包括他全身每一根神經，都早已全神貫注。

一股發自丹田，融匯四肢的充沛勁力，恰恰於吳明收住身勢的那一瞬間猝然提昇而起。

無巧不巧的，吳明也於這時，發出了他凌厲的招式。

隨着吳明的雙手，推出了一種「半月」的形勢，一股鋒利如刀的風力，隨着吳明的左手指尖猝然劃出去，直取對方咽喉，那隻收縮的右手，却在這時直出如杵，當胸猛厲的直推而出。

這一劃一推，看似無奇，其實却包容萬千，其中暗藏有熊伸虎經，極其凌厲的飛滿雷動之勢，正是醉金烏手法中的第五

式「殘月抱」！

海無顏臉上一刹間昇起了無名的喜悅，他的喜悅來自他已證明了對於這一招式的事前種種揣測，全係正確無誤！

由是隨着他的出手，乃形成了對方此一招式的尅制，只見他左手忽地掄起，在略呈波浪狀態的出手裏，姆指與其它四指形成了一個一個拿揑的鉗形姿態，妙的是吳明那麼猛厲快速，兼具靈巧的左手半月攻勢，竟是逃不開他的這個鉗勢，忽然被他拿了一個正着——

同時間，發自吳明猛厲的攻心一鎚，却亦包含在海無顏右手無限春風的手掌之間。

兩個人的身子，在甫一接觸的當兒，頓時糾在了一團。

吳明必然是極力的在擺脫對方，隨着他身子快速的一連幾個打轉，却苦於對方的一拿一貼，有如一個大吸盤那般的磁實有力。

忽然，雙方像是猝然分開了。

海無顏的身子「唰」的一下子騰了起來，在這個勢子裏，他施展的是一式「燕抄波」，隨着他躍起的身子，驀地向下一抄，一隻右手，有如飛鷹搏兔般，向着吳明背上力抄了過來。

「叭！」一聲，像是拍在了吳明的背上，然而在吳明快速的一個滾勢裏，又脫開了！

接下去的這一招，更顯得力勢驚人！

吳明身子躍起的那般靈巧，兩隻手在右交叉着直向海無顏腹下抄來。

兩個人，却幻化出四個人的影子。

在一陣急促的接觸聲音裏，吳明大聲喘息着向左面閃開，海無顏却向右面掠出去。

也許是限於眼前所能施展身手的空間過於狹小，他們兩個人的身子，雙雙都沉重的撞向石壁——

海無顏的前腹兩側，已爲吳明猝然的雙手，戳了兩個窟窿，吳明本人，却並未能佔絲毫便宜，背脊上留有海無顏深深的一道指痕。

——也許是這一道指痕，激起了吳明的「無名」之火！

「好本事——還有三招，你就一塊接着吧！」

嘴裏說着，脚下像是螃蟹那樣的一路歪斜着趟了下去。

如果你爲他眼前這一趟醉態可掬的步法迷惑混淆，可就大錯特錯了！

事實上，極其凌厲，無限殺機的一式殺着，正孕有其間，驀地，吳明的身勢，旋風般的狂掣而起。

他身子乍起的一瞬，也正是海無顏乍落的一刹。

一個往天上起，一個却向地下縮。

吳明所施展的乃是極爲猛厲的「醉撲斜陽」，在這個勢子裏，他的雙手兩足，甚至於壯健的體魄上，都聚集着罡勁的功力，像是「金龜罩頂」，又似「雲遮大地」——那麼猛勁的當頭直壓了下來。

海無顏看來萬難脫開對方這強勢的一壓——

事實上，吳明在施展這一招式時，方圓兩丈之內，簡直可以說是不容許有任何異動！

這種居高臨下的招法，原是最易發揮功力的極致，稱得上事半功倍，若以眼前吳明的功力論，簡直是威力至猛，實在難以想像得出有什麼萬全的閃躱之策！

地面上就像是猝然起了一陣旋風，在吳明強力的體魄壓勢之下，揚起了大片的土屑，緊接着空中四肢齊開的吳明，已泰山壓頂般的落了下來。

在「金烏墜」招式之中，這一手是屬於第七式「大星殞落」，威力之剛足勁猛，簡直是無懈可擊。

隨着吳明急勁的落勢之下，兩手、兩脚、雙膝，六個定點，再加上全身上下所帶來的勁力，轟然一聲大響，撞向地面，整個石室俱都大大爲之震動！——這一震之威，竟使得屋頂石塊迸落如雨。

石室裏頃刻間蔓延起大片灰砂烟霧！

吳明的身子在其全力一擊之後，絕不少緩須臾，一沾即起，四肢箕開，大字形的軀體，騰起如鳶，只一下，又緊緊貼在了屋頂之上。

這一刹，氣氛出奇的寧靜。

石室裏由於激盪起過多的土屑灰沙，須要等待片刻澄清之後，才能有所辨別！

佇立一隅，始終不曾出過聲音的啞僮，這時也忍耐不住，被灰沙嗆得發出了一連串的咳嗽。

背脊緊貼屋頂的吳明，一直靜靜的觀察着眼前，使他奇怪的是，這麼久的時間裏，他聽不見對方一點聲音，甚至於連對方的身形也失去了！

灰沙漸漸消失，石洞裏漸現清晰。

然而，包括了大雅的一雙眼睛在裏面，竟然沒有能看見海無顏這個人的身影——他竟然消逝了！

吳明心裏一陣發涼，背脊吸力一鬆，全身有如四兩棉花一般的輕輕落了下來。

——他身子方自落地，眼前人影再閃，海無顏也同時落身下來。

敢情與吳明一般無二，海無顏竟然也是貼身室頂之上，至於他是怎麼上去的？何時上去的？吳明竟然是絲毫也不曾覺察出來！

這一驚，使得吳明爲之目瞪口呆。

「承教，承教——還有兩招，足下你就不要客氣，一併施展出來吧！」

話說時，海無顏已一步步向着吳明眼前踏進過來！

吳明的臉先是漲得一陣子發紅，緊接着有些滲青——驀地一聲冷叱：「好！」

盤膝運掌，一步步向前逼進——

壯健的身軀，隨着他前進的步子，不時的左搖右幌着，每走一步，幌上幾幌，不祇是身子在幌，他的足下也幌，四肢也在幌動，整個石室裏，隨着他幌動的身子，激起了一陣轟轟之聲，較之前番，顯然又是一種新的感受。

海無顏身子頓時站住不動——

這一刹，他那雙睜大的眼睛，緩緩的收歛起來，成了兩道細縫——每當他集中精力，運神凝思些什麼的時候，就會出現這種表情——

他似乎已經感覺出來，最緊張要命的一刻已經到來！

多年來，他甚至於在睡夢之中，也會

夢見這一招式，一想到此，他會情不自禁的爲之熱血沸騰，身上的暗疾，亦會隱隱作痛——

從而使他潛生出一種激動，一種復仇的激動！

然而眼前，他却不得不有所收斂——

透過他深邃的一雙眼睛，面前的吳明，似乎正在玩弄一種小兒作耍的姿態，像是在變戲法，又似在玩魔術，漸漸的他的那個身子糢糊了。

透過他舞動的雙手，身形，原本的一個人，忽然變成了兩個，兩個變成了四個，四分爲八，人影越變越多，這一刹，紛紛作扇面狀的向外擴散開來。

這一霎，就在海無顏深深吸進一口氣的當兒，吳明已如怒濤狂捲般撲了過來。

——幾乎和他不差先後，像是一般無二的，海無顏也搖動着他們的身子。

如果透過第三者啞童大雅的眼睛裏，所看見的形像更爲奇怪。

——因爲他們雙方的姿態看起來簡直是太相似了。

一條，兩條，三條，四條，……數不清有幾條人影，總之，在吳明一系的人影撲上的一刹，海無顏的一系人影也迎了過來。

這一刹無異是快到了極點！

緊接着，這些人影遂即一一迎在了一塊。

屬於幻像的終究是幻像，——一連串的波波聲音，遂即消逝於無形，因此可以證明出，雖然這些人影是屬於子虛的幻景，却亦已含着一份力道，因此在兩力互撞接觸的當兒，發出了「波波！」之聲。

像是一串小鞭炮般，發出了一連串的清脆爆破聲，隨之而後的即是人影雙雙消逝——

然而，其中畢竟有眞實的一個。

「拍！拍！拍！拍！」四隻手掌，在四個不同方位地方接觸在一塊。

再下去兩個人像是扭股糖般的一陣之打轉，而後忽然分了開來——

魚躍而起的吳明，像是一頭雄獅般的猛厲，隨着震耳欲聾的一聲大吼，再次撲了過去——

「醉金烏」一共是九招詭異身法，到此已全部施展完罄！

兩個人像是又纏在了一塊。

由這一頭推向那一頭。

由那一頭又推向這一頭——

像是用老了的一個拙笨的動作，只是其間却包藏了萬千細節，數不清的千百動作。

在一陣劈拍連聲的掌接肘觸之中，兩個人似乎又掉換了一個方向……

忽然吳明由下面翻上的一隻手，待要插進了海無顏的肘窩，海無顏身子向左後方微微閃開了一些，在這個閃勢之下，海無顏已抓住了那難能的千分之一——

這一刹，他的手如果如時的扳住了對方的手腕子，便可出奇制勝，施展他苦心殫慮之所得，將對方力斃手下。

——然而，他却不欲這麼施展。

在此，他留有深心。

他似乎已達到了比試的願望——他已穩操勝劵，但却無須在眼前遑能求勝，即使所表現的是相反的敗像，却無違初衷。

海無顏已有足够的信心，可以在那一刹，把右手尖銳猛厲的手指，插進對方的心窩，但是他却故意讓自己又失去了這個機會！

因此吳明在最後的一刹，獲了勝。

抬起右手的吳明，在不能自已的情況下，尖尖五指反插進了海氏的右肩窩下。

即使有强仞的護體元罡，也難當吳明千鈞的一戳。

海無顏腳下一蹌，平身倒了下來。

——他當然心裏有數，即使是存心負傷，也要表演逼眞，因此當他身子直挺挺的倒下去時，眞的就是倒下去了。

一股血箭，由吳明手插之處，穿了起來。

海無顏打了個滾兒坐起來，右手力按了下，阻住了待勢要穿出的再次熱血——

這一刹，他面色沉着，並無痛苦，實則却强掩着內心的狂喜，不使形諸於面。

吳明直挺挺的站在面前打量着他，全身隨着急劇的喘息而頻頻起伏着——

有說不出的感觸，使得他一時欲語還休。

在他的印象裏，這幾乎是不可能的，無論如何他也難以想通，眼前這個人，竟然能在「醉金烏」這套招法下，保持不死！——這是他無論如何也想不通的！

「我終於見識了！佩服！佩服！」

海無顏一面說時，緩緩由地上站起來，在他站起之時，他遂即施展特殊的點穴手法，止住了傷處附近的穴道，向着吳明微微頷首，遂即向外踱出！

吳明驚魂甫定下，趕上一步，道：「喂——」

海無顏回過身來，道：「你還有什麼事？」

吳明瞪着一雙大眼睛，略似歉疚的道：「你知道，我並不是故意要傷害你！」

「這個我知道，」海無顏微微揚動了一下眉毛：「能够見識這套『醉金烏』手法的高妙，已是我最大的榮幸，一點小傷算不了什麼！」

吳明不禁綻開了笑容，心情爲之頓時開朗！

海無顏轉過臉向着一旁的啞僮又點了點頭，這才轉身向外步出！

不知是什麼時候開始，吳明對他已存下了接交之意，只是他甚至於連對方的名字都不知道，鑑於對方的冷漠，幾次話到唇邊，又吞回肚裏，眼前這一刹，他却不能再失去這個機會——

「喂喂……恩兒！我還不知道你的大名應怎樣稱呼呢！」

海無顏站住腳，搖了一下頭道：「我的名字，現在還不能告訴你！」

「這又爲了什麼？」

「現在還不能告訴你！」

吳明楞了一下，心裏由不住有些生氣，他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情，平常任何人的賬他都不買，可是不知怎麼對於目前這個人，却覺能百般忍耐，一容再容，這一點可能連他自己也想不明白！

海無顏回過身來，像是忽然想起一件事道：「噢！對了，我還忘了告訴你，無憂公主朱翠要我放你們回去，你們已經自

由了！」

吳明挑了一下眉毛，大喜的道：「好極了……她的人呢！」

海無顏搖搖頭：「不知道！」遂即向外步出！

× × ×

今天，他心裏實在有說不出的愉快。

多少年以來，他一直夢想着能够有破解『醉金烏』這套罕世絕技的一天，今天這個願望終於達到了。

只憑這一點，就值得他綻開笑顏，痛痛快快的浮上一大白！

於是他來到了眼前這家酒店——

「白桑軒」。

顧名思義，這裏倒眞的種植有兩行桑樹，店主人用白粉把桑樹的樹皮粉白了，漆上「白桑軒」三個字的招牌，由酒店兩側左右排開來，看上去十分醒目，在正面屋簷下垂掛着兩排鳥籠子，籠子裏關的是八哥兒和畫眉，不時的跳上跳下，發出咕呱聒耳的鳴叫聲音！

海無顏選了一個側面靠窗的位子坐下來，只須抬起頭即可清晰的看見遠山的落日，和朵朵紅雲！

秋天的長空顯得無限肅殺，偶而過空的雁影，更爲眼前增加了幾許單調！

這裏的桑椹酒最是出名，其色暗紫，喝起來甜甜的，可是後勁兒却也不小，外來不明客，常常在暢飲之後不知醉倒——是以在酒店大門的兩側，準備有兩列紅漆板櫈，據說就是專爲這些醉客所準備的！

海無顏獨自個喝了兩角酒，要了一籠包子，慢慢的吃着——多年以來，他的心還不曾像眼前這麼開朗過，那個緊緊壓迫在內心的懸疑，終于得到了解答！

那就是，他多年的苦心鑽營，沒有白費——

他所研究出來的招式，已經過證實，確能尅制「不樂帮」的罕世奇技「醉金烏」手法，雖然在與吳明的交手一戰裏，他所表現的是個敗績，然而他自己心裏有數，眞正獲勝的是他，而非吳明，如果他不是及時手下留情，吳明已在最後那一式交手裏，喪生在他手下……

秋風颯颯，揚起了地上的桑葉，一團團在眼前打着轉兒——一個落魄文士模樣人，蹣蹣來到了店前！

這人一身青布長衫，肩上搭着銀帶，像是走了很遠的路，身後鈴聲噹噹，還跟着一頭小毛驢，驢背上馱着一些東西！

像是個出門應考的舉子，却有些地方又不大像，不過驢背上馱着的書倒不少！

這個人牽着驢，佇立在門前老半天，一個勁兒的只是打量着「白桑軒」這三個字的招牌！

白皙的臉上，滿佈有風塵之色，兩道彎起的眉毛，鬱孕着幾許愁苦與機智，顯示着這人的不落凡俗，却並不十分得志！

看着看着，一個小夥計由店裏走出來，過去與他搭訕了幾句，他把手裏的小毛驢交給了那個夥計，拍打了一下身上的灰塵，遂即向着「白桑軒」店門走進來！

店夥計把他帶到了一個臨窗的座位，這個位子與海無顏只隔着一個座頭——

放下了肩上沉重的那個布銀帶，接過了一個夥計手上的手巾把兒擦了臉和手，指點了幾樣菜，想是不太欣賞這裏的茶，他由銀帶裏自己拿出了一小包茶葉，交給店夥計，遂即倚背向椅，不再多說，只是沉沉的想着心思！

海無顏對於此人的好奇，暫時止於此，遂即把目光移向一旁——

這一轉移目光，却又被他發現了另外一件新鮮事兒！——

一個玩猴兒戲的老人，也在這個時候來到了店前，這個老頭兒，大概總有七十開外的年歲了，時令雖當深秋，他却在身上裏着厚厚的一件老綿羊皮背心，人既瘦小，衣服却是這般肥大，給人不大調和的感覺！更何況他背後還揹着一個旣大抑又十分沉重的箱子，以致於他原本就有些向下彎的腰看上去更彎得厲害了！

——這樣的一個人，已是十分的累贅，偏偏他手裏還牽着一雙猴兒，那雙猴兒，只是滴溜溜的在他身前打轉，模樣兒顯得極其不安寧，猴子一轉連帶着老頭兒也跟着轉，不待猴戲上場表演已是十足的逗樂了！

玩猴戲的老頭嘴裏吆喝着：「喂喂喂……你們這是怎麼回事！你們這麼一鬧，可是要了你爹的命囉——」

口音裏夾雜着濃厚而刺耳的晉陝味兒，每個人都被他這種外鄉口音引逗得側目而視。

只見那兩個猴兒一個往左一個往右同時打轉，弄得老頭兒顧此失彼，簡直不知照顧那邊是好！

好不容易，這個老頭兒才把猴兒給弄順了，就在食堂正中的一張桌子上坐了下來，一個小夥計過來帮着他想要把背上的箱子拿下來，却被一隻猴子跳過來擧爪攻擊，把這個小夥計的褲子都抓破了。

這個小夥計嘴裏啊唷怪叫了一聲，嚇得張慌退開一旁，大叫道：「啊唷，啊唷！好厲害的猴兒！」

老頭兒呵呵笑道：「鵝（我）這猴兒厲害的很，你不要想去碰牠！」

一面說，他這才鬆下了背上的箱子，把猴子一邊一個拴在兩只木櫈上。

那個險些被傷的小夥計，陪笑在一邊說：「帮帮忙，你老人家，把猴兒拴到院子裏去好不好！」

玩猴的小老頭抬了一下眉毛，老氣橫秋的道：「什麼，你要鵝把猴兒拴到院子裏去，簡直是豈有此理，實在告訴你吧，這兩個猴兒就是鵝的兒子，聽話的很，你們不惹牠，牠們乖得很，不信你看看！」

一面說，這老頭兒一隻手拍着一只板櫈大叫道：「大兒，你上來，給鵝乖乖坐好！」

右邊猴子聽他這麼一招呼，果然尖叫一聲，身子一聳就跳上了椅子！

小老頭又拍拍另一隻板櫈道：「上來上來，鵝的二兒！你也給鵝乖一點，學着你哥的樣！」

另一隻猴子聆聽之下，也一跳上來，坐着不動！

小老頭嘻嘻一笑道：「對了，對了，這才是鵝的乖兒，比起這些孫子來可乖多了！」

原本看熱鬧的一些酒客，聽到這裏俱都停住不笑了，敢情無緣無故的都被這個

馬雲作品
暢銷東南亞

名作家馬雲最新貢獻——

「地球爭奪戰」故事寫來絕非空穴來風，聳人聽聞，資料取材均有所據，過程發展實爲地球人所關心憂慮。快將完成單行本出版

敬請留意！

港幣四元

啞巴殺手
馬雲著

「大綁票」與「啞巴殺手」——過程驚心動魄，佈局出人意表！

大綁票
馬雲著

港幣五元

環球出版
印刷精美


環球出版社印行

小老頭兒給罵上了，成了孫子了！

擦了一把臉，小老頭又拿起茶壺，分別在兩只碟子裏倒了些茶水，分送到兩隻猴兒面前道：「來來來，喝茶，喝茶，喝足了以後好幹活兒，聽見沒有？」

兩隻猴子倒是聽話，他怎麼說怎麼好，聆聽之下，各自低下頭來滋滋有聲的把面前碟子裏的茶水吸得一乾二淨！小老頭自顧自得樂得拍手哈哈大笑，一副旁若無人模樣！

海無顏在對方這個小老頭乍一現身的當兒，就巳經留意到對方的幾點非尋常之處！

這時待機好好打量對方一番，只見他生就一對招風耳，一副猴頭猴腦樣子，簡直與他所牽來的那雙猴子是一個模樣！

——這個人雖然一副鄉下土佬，打扮成行走江湖，耍猴的賣藝人模樣，可是海無顏却不能就此認定！

第一，雖然從外表乍然看去，土固然是土矣，可是如果細細觀察，却是生得並不粗魯，手臉皮膚俱都細白乾淨，尤其是雙手十指，都留有甚長的指甲——只這一點就不像是行走江湖的粗人。

第二，這個老頭兒那雙眼睛裏含蓄着隱隱菁華，一雙太陽穴更是較常人要凸出許多，分明是一個內功有了相當基礎的練家子。

以上兩點，雖然在外人眼中，毫無可驚奇之處，可是却萬難逃過海無顏的一雙精銳眸子！

甚至於，那個早來一步，一身青衫的文士，也對他發生了興趣，不時的向他瞅上一眼，臉上表情陰晴不定，也不知他在想些什麼。

海無顏緩緩的飲下了一角酒，憑他精確的判斷，過人的見解，他立刻猜測到，這個地方極可能有什麼事情要發生了——

他生平最不喜愛管人家閒事，倒不是他缺乏正義感，而是圍繞在他本人身邊的事實在巳是够多了，這是其一，其二，這些江湖事實在也是理不得，一經步足其間，本身便實難脫開干係，演變到後來，常常形成讎仇，甚至於終身化解不開！

正因爲如此，所以一些身負奇技的江湖傑出人物，常常把管閒事引爲生平大戒，非萬不得巳，實在不欲插手其間。

海無顏起先發覺牽驢的少年，認爲不過出於偶然，還有幾分好奇，然而現在當他再次發覺到牽猴子的老人，就不能再認爲是一樁「偶然」事件了。

由袖子裏拿出了一小塊碎銀子，海無顏正待吩咐小二算賬，却沒有想到，就在這一剎間，又被他看見了另外一件新鮮的事兒——

轆轆車聲，夾起了大片塵土，驀地來到了面前，就在白桑軒的正門前，陡地停住。

車把式是個黑圓健壯的小伙子，嘴裏吁！一聲拉住了馬韁，即見車門開處，由裏面走下來一雙白衣男女！

這雙白衣男女的乍然出現，却使得原待要站起來的海無顏，忽然止住了待要站起的身子，臉上頓時顯出了一番驚疑！

——敢情來者二人他是認得的！

下意識的，他遂即把身子向着面前石柱移了移，借以遮住了半邊面影。

來人這雙白衣男女，一身白緞長衫，其上繡有整棵修竹，其人鼻正口方，海下留有一綹黑鬚，約有半尺左右長短，黑亮的眼珠子，盼顧生威，頭上的一頂同色便帽，却在兩側垂有兩根風翎，顯然是一個風流倜儻的瀟洒人物！

那個與他同行的女人，看上去三十六七的年歲，生得姿態雍容，落落大方，宮樣娥眉，鬱鬱秋水，一身白衣，其上繡有大片梅花，白底紅花，襯托得這個人更形嬌艷動人！

這樣的兩個人，分明是富貴中人，忽然在這個小店出現，自然使得各人爲之私下猜測不巳！

是時由車廂前座又跳下了一個模樣兒清秀伶俐的小跟班兒，急趨向前，伸出一手，讓那個看來雍容華麗的婦人將一隻纖纖細手搭向其上！三個人遂即直向白桑軒酒店進入！

酒店裏原本是亂哄哄的，就在這對夫婦乍然進入之時，立刻顯出了異常的清靜，每個人的眼睛都睜大了，顯然對於進來的這三個人，產生了極度的好奇——

一向只是坐在櫃枱後面撥打算盤珠子的掌櫃的，居然也由不住自位子上站了起來，三脚併兩步跑過來侍候客人！

白衣男士打量着面前的店掌櫃的，微微點了一下頭道：「這裏就是七里舖的白桑軒麼？」

掌櫃的立刻陪笑道：「不錯，不錯，這裏就是七里舖，白桑軒就是小店！」

白衣男士點點頭道：「帶路！」

還帶什麼路？邁步就進來了！

掌櫃的親自把這一雙望似貴賓的客人讓在了上座，兩個店小二招呼着上茶的上茶，送手巾把的送手巾把！——

無如却被那個看來清秀漂亮的小跟班兒一律給擋了駕，即見小跟班兒，由身後拿下了一個箱子，打開來是一套漂亮的景泰藍瓷器，另外取出一個茶葉罐子，裏面是上好的茶葉！

——他遂即吩咐店家道：「我們老爺夫人只喝自己帶的茶，杯子碗筷，也用我們自己帶的！」

掌櫃的愣了一下，遂即彎腰連聲稱是，將東西接過來，轉身吩咐身後的夥計一番！

這時，座上那位白衣男士輕輕發出一聲低咳道：「還有這裏的掌櫃的呢！你把他給我叫來！」

掌櫃的一笑上前道：「小人就是，這位客官有什麼差遣麼？」

白衣人輕聲一哼，上下看了他一眼，點點頭道：「很好，你原來就是這裏的掌櫃的，有件事我要你帮個忙，你貴姓？」

掌櫃的哈腰陪笑道：「不敢，小人姓侯！」

「侯掌櫃的！」

「不敢——您大爺……？」

「沒有什麼，你這個地方不錯，我想在這裏挨上些時候，可能半天，可能一天，也可能兩天三天——」

「噢——」侯掌櫃的發了傻：「只是！小店開的是酒店，只賣吃食，却沒有客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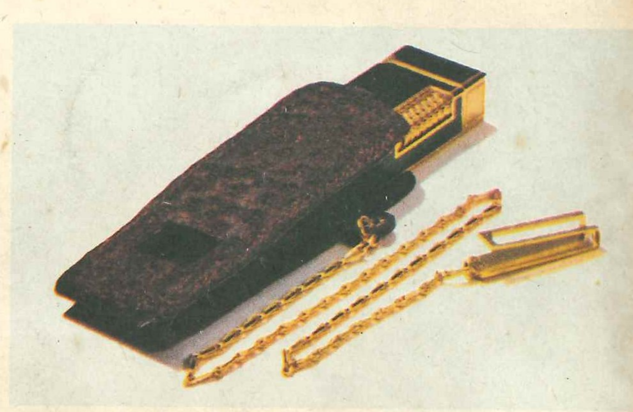
（未完）

PRINCE
太子牌

一物二用
石英電子報時打火機

PRECISION QUARTZ

最新科技設計，使夢想變爲事實，
太子牌電子石英報時打火機，
既可點火，又可準確報時，
時、分、秒、月、日，
一目了然，方便實用。
外型美觀，精巧名貴，
備多種款式，
任君選擇。



（附送精美金鏈軟皮袋）

總代理：太子牌(香港)有限公司 九龍彌敦道81號地下 電話：3-698291-2